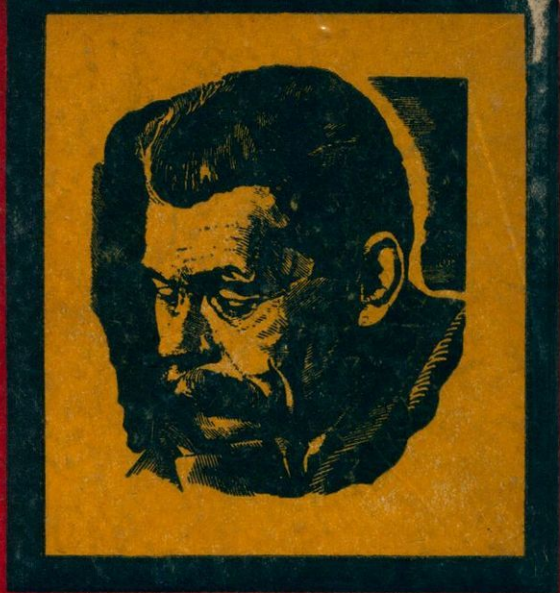


高爾基  
作品選



耿濟之等譯  
汪崧編選



# 高爾基作品選

耿濟之等譯

汪崧編選

惠民書店發行



# 高爾基作品選

譯者 耿濟之等

編選者 汪 崑

發行者 惠民書店

上海惠民路三一四號

印刷者 周順記印刷廠

上海惠民路三一八號

基本定價 二十五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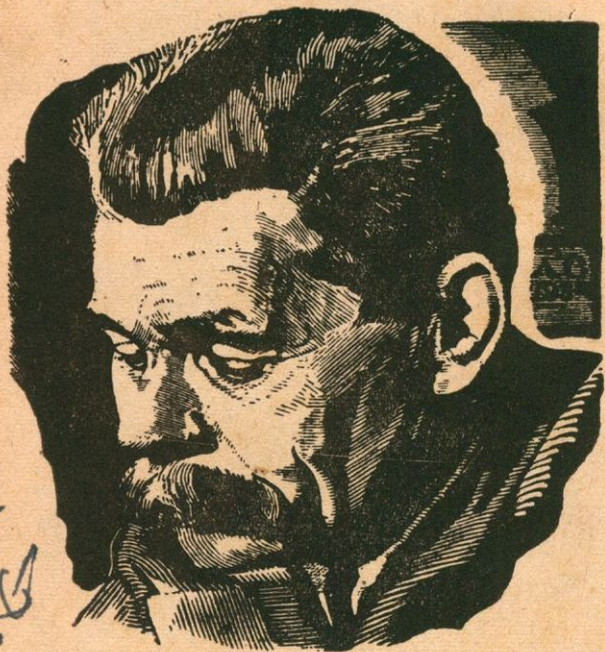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郵運費

出版期 一九四九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880  
8774  
38



M. KORKY

2  
1.5  
K  
A

國家圖書館



002900405



高爾基像 巴爾·科林繪  
(現藏忒狄亞科夫國家畫院)



## 目錄

高爾基所走過的路程·····	汪 崙作·····	九
拆爾卡士·····	宋桂煌譯·····	三一
海燕·····	蕭 參譯·····	八七
筏上·····	徐霞村譯·····	九〇
我的旅伴·····	耿濟之譯·····	一一〇
二十六個和一個·····	陳 節譯·····	一五三
奧羅夫夫婦·····	周 覓譯·····	一七七
『大災星』·····	蕭 參譯·····	二八七
曾經爲人的動物·····	宋桂煌譯·····	三二〇

墳場·····	蕭	參譯·····	四一九
草原上·····	朱	溪譯·····	四四六
馬爾華·····	陳	節譯·····	四六八
一個人的出生·····	健	南譯·····	五五九
笑話·····	蕭	參譯·····	五七九
英雄的故事·····	華	蒂譯·····	六三五
高爾基年譜·····	汪	崙編·····	六八五



# M·高爾基走過的路程

汪 崧

偉大的瑪克辛姆·高爾基（原名亞歷克賽·瑪克辛姆維支·彼西科夫），以一八六八年生於中部俄羅斯的尼什尼·諾甫哥羅特城的一個染匠底家庭裏。那適當是前世紀底七十年代——羅曼諾夫王朝底封建的警察制度與落後的「亞西亞式的」的資本主義密切地聯繫着而成爲二重的壓迫，加在工農大衆上面的時代；都市手工業者受了資本主義發達的打擊已開始敗落，巨大的工人階級正在成長的時代。

在這「交叉點」的時代裏所形成的小市民底生活，是陳腐陰鬱的獸類般殘忍的。多數人的陷於苛酷的勞働中和少數人的坐收紅利，胡亂的暴行，酗酒毆鬥，對於弱者的嘲弄，無教育的愚昧——這位未來的作家，少年彼西科夫是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之中長成了的。後來他在我的童年和在人間以及其他許多小說中，這些生活的

經驗都成了他的題材。在這種環境中，使高爾基從少年時代起，就在心底裏掀起了  
一種對這醜惡的世態底厭惡之情，而養成了他底對於形成這些現象的社會及經濟諸  
條件的反抗心。

高爾基沒有受過有系統的學校教育，在初等學校裏只讀了幾個月，他就離開  
了，而不得不開始用自己的力量去賺點錢來維持生活，他最初的謀生方法，是跟馬  
路上所常見的那些無家可歸的流鼻涕娃娃們混在一起，終天在街坊或酒館的附近走  
來走去，收集牛骨碎布和一些破銅爛鐵的舊東西，拿到舊貨舖裏去換得幾個「哥貝  
克」。十三歲起他開始被送出去學生意。他做過皮匠店的學徒，做過一家繪圖所的  
練習生，但在那裏所學的並不是繪圖，而是一些零零碎碎的茶房的工作。以後他  
又做過一個輪船上的廚子的徒弟，做過苦力，做過碼頭腳夫，做過烤麵包的工人。  
在這種被剝削的勞働生活裏，給了高爾基去領會革命的馬克斯主義的觀念之基  
礎。這種觀念，他不是從書本裏得到的，而是從自己底實生活裏去體驗來的。後來



他在回想裏說：「我從喀山麵包店的賽苗洛夫那裏，受到了比書本裏更好的，也是更多的馬克斯主義」。所謂賽苗洛夫，就是叫高爾基每天勞働十四小時到十六小時的一個製麵的工頭。生活和勞働對於亞歷克賽·瑪克辛維支，也是他的小學，也是他的大學。

書籍啟發高爾基的地方還是很多。他的讀書『是在所謂長期間裏苦幹着來的。』他每夜總是瞞着主人，偷偷地點着臘燭用功。工頭們如何地討厭讀書是可想而知的，看書的時候若是被他們發見了，便會遭到一頓狠狠的毒打。有一次竟被打得不能不送進了病院。雖然有了這些困難和妨害，高爾基還是如飢渴般的讀着書，一心的用着功。書本把最合理的，最有意義的生活指示了給他，因而他對於自己周圍的生活底反抗心也更加強大了起來。

爲了讀書底熱愛，高爾基滿懷着進大學的希望跑到了喀山市。雖然他深深的希望着這計畫能夠實現，可是進大學必須有很多的預備知識和學費，而高爾基——這

十六歲的窮少年也一無所有！他死心絕望了，再也不想去蹈進那為特權階級而特設的學府底門檻了。

高爾基在喀山，漸漸和那裏的一個革命的學生團體接近了起來。當時在那地方，馬克斯主義的贊成者和「民情派」(Narodniki)之間，常常發生很激烈的論爭。他也常常出席這種喧囂的會集。這革命的團體，於形成高爾基底馬克斯主義的世界觀上，給了很不少的影响。然而如高爾基這種非常活動底性質，先參加一些知識份子們的論爭，自然是不能夠滿足的。於是高爾基又第二次的開始向這「古舊的俄羅斯」，作漫無邊際的放浪去了。他周遊了伏爾加河畔，烏克蘭，比薩拉比亞，克里米亞和高加索這些地方。在沿途上幹着一些糊口的工作：做過人家的看們人，做過打掃煙囪的小工，又到過一個鐵路上當過差。因此他遇到了很多的人，貯蓄了極豐富的生活的體驗，供給了他底以後的作品以無限的材料。



當着九十年代的時候，這時俄國文壇上正籠罩着一種昏暗悲鬱的氣霧。陀斯妥也夫斯基底癡癡苦痛的有毒素的思想在發着酵。托爾斯泰在大聲地喧叫着他的誨澀的說教——「不要以暴力對抗惡行」。契珂夫以他非凡的才能，在誘引那些疲累的，憂傷的人們去認識那作為最高的智慧的謙讓的智慧。那羣頹廢派，象徵主義者們在用一種逃避現實的情調歌詠着：

「女女底屍骸，腐臭與膿腥」

「病色的荒原，青鉄的穹窿。」

也就正在這時候——一八九二年，高爾基出現了。這個純粹從堅實的生活出發的，帶着泥汗氣味的，完全粗魯的，毫不文雅的時代的巨人；用他那走進生活內部去的強固的步調，走進文學世界裏面來了。在第夫里斯市底報紙高加索上，他發表

x

x

x

x



了最初的短篇小說瑪加爾·丘特拉。這些年青的作家雖然是帶着浪漫主義的色彩而出現，但與當時一般流行的風尚却顯然不同。他是健全而且快樂，勇敢而毫無所悔恨。他的出現，是代表着一個新的勢力底抬頭，如一個聳立着的巨人似的，正面地像風一般的毫無顧忌地，對着當時那種萎靡的暗昧的氣氛，發出了一聲充滿了激動的，確信的，樂觀的，戰鬥力的，從不曾聽到過的巨雷似的吼聲；對着當時那種古舊生活的一切奴隸的條件，提出了火焰一般的抗議。

這位年青作家在初期文學活動上，成爲他底指導者的，是當時俄國名小說家柯洛連科。一八九四年，高爾基又寫成了一個中篇拆爾卡士，刊載在民情派的雜誌 Russkoe Bogatstvo 上。九八年，高爾基的短篇小說，已經集成單行本出版了。九年他寫下了他的最初的長篇小說福瑪·哥蒂耶夫（中譯胆怯的人），這是一部鮮明地描繪了那時代的布爾喬亞汜底都市風俗的畫圈。他並且又是一個有才能的劇作家。他初期寫作的戲曲小市民和底層（中譯夜店），在莫斯科藝術劇院上演時，曾

博得了非常的好評。

x

x

x

x

高爾基也參與過革命的社會事業，給革命團體以各種的助力，又常在新聞紙上發表關於社會生活之緊急問題的論文。

沙皇政府，嫌忌和壓迫用那些作品來鼓舞鬥爭和反抗心的這位社會作家高爾基，因此，他曾數次的受了拘禁或放逐的處分。在一八八九年，在一八九二年，在一八九八年，在一九〇一年都會被他們拘捕了去。等到拘捕的期間一過，接着就被放逐到離開工廠巨城很遠的鄉間去了。在他的背後常常有官憲——「包打聽」或「眼線」之類的眼光盯着他，圖書雜誌審查官也命令把他作品中的全章或者全頁刪去，並且禁止他的戲曲的上演。這些官們是怎樣地批評高爾基底作品呢？他們審查



新話雜誌以後，寫着這樣一段報告：「在小說欄裏給了暴露階級鬥爭和勞動者底貧困的狀態的作品以主要的地位。尤其顯明地運用這種題材的，是高爾基優秀的小說科諾瓦羅夫和曾經爲人的動物。」接着，這雜誌就被當局禁止了。從這裏證明了沙皇政府也不得不敬佩着他底敵人底偉大的才能，而稱讚他底敵人的作品爲「優秀的」，可是同時他們也就更懼怕着高爾基底在革命的青年和勞動者們底社會裏的廣泛的名聲與影響，而採取了最最卑劣的如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用來對付革命勢力的那種手段，企圖來塞住這巨人底「號角」。

由於高爾基底名聲轟動着世界，一九〇一年巴黎舉行露俄一百年紀念時，高爾基以俄羅斯代表者的資格去參加，接受了最鄭重的招待。因此連官辦的俄羅斯皇家學士院也自以爲很榮幸地贈給他一個名譽會員的頭銜，可是等得奏章呈到尼古拉二世那裏的時候，因爲貴族們的反對，便即刻遭了駁斥；下令把高爾基底學士會員的稱號取消了。這件事使契珂夫和柯洛連科非常氣憤，他們同時聲明退出學士院放棄

了會員的資格。

x

x

y

一九〇〇年代之初，是高爾基開始與社會民主黨的一部份——即聚集在列寧報紙 ISKRA (火花) 周圍的，以後形成多數黨（即布爾雪維克黨，以下概稱多數黨。）的一派，相接近的時代。

高爾基底社會政治的活動，在第一次的革命騷亂之年，就很活躍了。對於革命爆發的不可避免，一九〇五年的數年以前，就在有名的暴風雨海燕之歌中（中譯海燕）中寫着了。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之前夜，高爾基曾爲了防止當局鎗殺請願的勞働者羣衆，同一班作家和學者們的代表一道去訪問了沙皇政府的閣員彌爾斯基和衛德，然而終沒有得到絲毫的結果。在「血底星期日」之後，爲此種慘殺而震怒的



高爾基寫了一篇檄文，痛責皇帝及其走狗們「有計劃地屠殺多數俄國底公民」，呼喚一切人「與專制政體迅速而頑強地爭鬥」，因此高爾基又被拘捕了，被監禁在彼得洛帕洛夫斯基要塞監獄裏，罪名是「企圖顛覆俄羅斯現存制度」。在俄羅斯底各城市和西歐諸國底中心地，對於他的被捕激起了「要求立刻釋放高爾基」的大示威運動。結果，高爾基被悄悄地釋放了。

一九〇五年之末，是彼得堡發生着最喧騷的許多革命事件的時期，高爾基發刊了一個大日報諾瓦亞·企滋尼 (The New Life)，這種報紙成爲多數黨底最初的合法的機關報，事實上是置於列寧底指導之下的。高爾基在這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小市民生活 (亦可譯關於小市民性)，暴露了布爾喬亞知識份子的反革命性。在十二月事件的時候，高爾基在莫斯科也親自參劃了武裝暴動的組織。

一九〇六年之初高爾基又亡命到外國去了。在那裏他寫了以普維列塔利亞的革命運動爲小說母親和戲曲敵人。他依從黨的囑託，爲募集援助革命運動的資金，旅

行到了美國。他在那裏親歷過的生活，寫了一篇黃色的惡魔的都市。在這裏鮮明地描繪了資本主義的野獸都市底姿態，在這裏布爾喬亞的所有的傀儡都被暴露着。法國的布爾喬亞，借款給尼古拉·羅曼諾夫政府，來支持鎮壓革命運動的時候，高爾基寫了一本題名親切的法蘭西的小冊子，痛罵着與反動的沙皇政治聯盟的法國布爾喬亞底無廉恥行爲。

當在反動的時代——頹廢與背叛的時代，在作家的一部份及一般的知識份子們，都離反了組織而成爲「內奸」之流的時候，高爾基是始終忠實於勞動階級和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

一九〇七年，高爾基參加了倫敦的社會民主黨大會。這時高爾基開始和列寧接近，而成爲非常親密的朋友。列寧尊重着高爾基以藝術家底才能貢獻給俄羅斯勞動運動底偉大的功績，對於他，盡了特別的關切與注意。列寧時時用着像同僚樣的那種態度批評高爾基，並指摘了他的政治上的錯誤或者有什麼離開了唯物的世界觀地



方。同時列甯又把高爾基當着互相商量的人，他們毫無隔閡地談着關於黨的生活以及一些其他新的鬥爭的消息。對於高爾基的列甯底溫情的，庇護的，懇切的關係，例如從擔憂他的健康，或者盡力給與爲做一個作爲作家底事業底必要的條件這些地方處處都表現着。列甯很希望把高爾基任爲黨的機關報普羅列塔利亞的經常協力者，關係這件事他費了很大的心思周詳地打算過，並且他還專門寫過一封信給盧那卡爾斯基（見列甯全集第三十八卷五二一頁）。

列甯的希望到底是實現了。高爾基在外國的時候，擔任了普羅列塔利亞報的文章欄編輯。

x

x

x

x

一九〇九年和一九一〇年，高爾基發表了以他最熟悉的舊俄羅斯小市民生活爲

題材的烏古羅夫鎮和莫德惠·郭賽米耶金的一生等幾部創作。一九一三年起又相繼發表了長篇自敘傳小說我的童年，在人間和我的大學，這在作者自己是生活底總決算。這是以強韌的意志力和執拗性走過了舊俄國底烏古馬夫鎮式底（陰暗無聊的，鄙卑而愚蠢的，畜牲般污穢的）生活在其路程上所設置的一切的，那條長長的道路的人底生活底年代記。

高爾基這樣說過：「想起了未開化的俄國底生活底這樣遲鈍的卑鄙，我常常問自己：這種事情值得寫嗎？我總以更新了的確信回答自己：這是值得寫的。爲什麼呢？因爲這是活着的卑鄙的現實，這在現在也還未死滅。因爲要把它從人心中，從我國底沈重的屈辱的一切生活中連根拔去，這是不可不徹底明悉的真實。又使我寫這樣的卑鄙的情形的，還有另一種更積極的原因。俄國底生活，不僅僅因爲有各種各樣的畜生般的污物底層在其中豐富地停蓄着，而也是因爲通過這種層也還有明朗的健康創造的東西在順利地成長，有善良的人性在成長，使得對於趨向人樣的生



活的我們底復活的難以破壞的希望醒來，而是可驚的。」

在國外的期間，一方面他寫着一些表現俄羅斯市民層的陰鬱無味的生活底作品，同時他又寫了讚美普羅列塔利亞的一致團結 (Solidarity) 與人類勞動能力作的品——意大利童話。

x

x

x

x

一九一三年，高爾基遵從列寧的意見，回到了俄羅斯。不久，一九一四年的帝國主義大戰就開始了。有許多曾經是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這時都熱中於愛國主義，主張着戰爭；他們喧嚷着解消階級的敵意，擁護祖國得到最後的勝利爲止。當時，高爾基對於這次帝國主義者們因爭奪和分贓不均而引起的大戰，却非常的憤怒，很激烈的叫出了反帝的呼聲，他是一位英勇的反帝戰士，他成爲一切反帝戰士

們底喇叭手。他堅決地如所有多數黨們那樣；站在國際主義者底立場上，發刊了萊特皮西月刊。萊特皮西在當時是反對戰爭的唯一的雜誌。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時候，關於普羅列塔利亞專政以及知識份子的任務之評價等：諸問題，高爾基曾抱着幾分的懷疑而和多數黨發生了意見的相差。可是不久依據於列寧的定義，這些「政治的周折 *Nisance*」就被筆直的舒平了。數月後，高爾基已經和「十月」的活躍份子們一道參加了社會文化的工作。然而，因此很傷害了他底健康，不得已又離開了祖國，再到意大利的海濱去養病去了。

高爾基在外國仍然熱心地繼續工作着，他寫成了巨部的藝術作品。例如長篇小說阿爾泰莊洛夫家的事業（中譯沒落），就是其中之一。這裏寫的是一個商人阿爾泰莫洛夫一家底歷史。他們資本主義者底工作，是隨着勞働階級底成長和發展而必然地被破壞的。革命把這個人家底工作掃盡了。作者把一直到他們歸於破滅為止的過程用可驚地正確的社會分析表現着。比這規模更大更有意義的，是一部三卷的大



敘事詩克林·查姆金的一生。這是革命前數十年間之俄國的政治生活與文化生活的分析底總決算，是以經驗，觀察和藝術的材料底巨大使人驚異的作品。這也是以高爾基式的諷刺底一切的尖銳，致力於暴露那雖然有時淺薄地接近革命，但必然地轉移到激烈的敵人底陣營去的，與有產階級連結的知識分子底一部分底情形的作品。

x

x

x

x

高爾基雖然遠遠地離開蘇聯住着，可是他始終是和祖國保持着密接的連絡。他，好像是被派遣到資本主義世界去的蘇聯底輿論的大使。他以文藝作品闡明了資本主義的本體，而喚起了人們對於世界布爾喬亞的憎惡的情緒。布爾喬亞報紙攻擊高爾基，並要求着：「從意大利放逐出境！」這是很好的反證。階級敵人的這種攻擊，於高爾基不是意外的事，在過去也曾屢次的有過這樣的經驗。關於這，高爾

基寫着：「對於正義的作家或社會主義者，布爾喬亞的照顧是很麻煩的！」

一九二八年，高爾基回到新的祖國來。在幾百萬民衆的狂熱的歡迎中，高爾基和其他一切人們一起，進行着這無限廣大的飛躍發展着的新世界底建設工程。高爾基成爲許多重要事業和計劃底主動者。這一年，由於高爾基的發動，單是雜誌就有了我們的成果，建設中的蘇聯，超越國境，文學研究等等的創刊。

依照高爾基的提案，並在他豐富的經驗的指導之下，編纂，內戰史和工廠史。這些紀念碑的工作，對於勞動者的政治教育，特別是對於那些不知道革命以前的舊事和英勇的革命鬥爭的初年底史實的，那些年青的時代底人們，是有着很大的意義的。

x

x

x

x



一九三二年，當着帝國主義的強盜們正在瘋狂一般的地準備着新的戰爭的時候，戰爭的危險日益迫近着的時候；高爾基的聲音又正在這個時候被聽見了，他高呼着「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戰爭，是社會主義勝利的最後的決定鬥爭」。他帶着新的力量，帶着少年一般的熱情，以蘇聯代表的資格去參加了將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舉行的反戰會議組織。而膽小的布爾喬亞們；竟拒絕了高爾基在會議舉行地底荷蘭國的入境。可是，刊載於蘇聯報紙上的他底演說詞，也同樣地在世界各大都市的報紙上刊載了。他底那過去不會為沙皇政府所能壓住的而現在也同樣不能為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所壓住的聲音，到底還是達到了全世界的勞動者底耳裏。

x

x

x

x

高爾基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蘇聯，他的案頭上每天每天都堆着幾十封信和稿

本。他把這些稿本一行一行讀下去了，就給他們寄去了忠實地批判這些作品的回信。就是這樣，這位教師高爾基把許多年青的作家教育了出來，把他們送到世界的文壇上去。無怪在蘇聯有一幅很流行的漫畫，把高爾基畫成一只孵雛的母雞，周圍被一大窠小雞圍繞着，在牠們身上寫着蘇聯當代最有名的作家們的名字，這些作家們的作品早已被譯成了許多種外國文字了，高爾基之被選為蘇維埃作家同盟組織委員會的名譽議長，決不是偶然的。

x

x

x

x

當這位偉大的導師不斷地在積極參加着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我們來讀他的自敘傳的小說，我們就會感到現在的高爾基還是和當初的瑪克辛姆一樣的年青，一樣的發揮着無盡藏的活力。同時我們又看見年青的高爾基是怎樣執拗地勇敢走遍了一



切險惡的道路，他一步也沒有退縮，終於由沙皇俄羅斯的「烏古羅夫鎮」跑到了如今的蘇聯新世界去。高爾基是像但丁一樣從地獄中走出來的，但他出來時却不只是他自己一個人，他帶領了他所有的同患難的痛苦的伴侶們一道——一條以全世界被壓迫者組成的長鍊似的行列，絡繹的走到這光輝的新的世界上來。

在這新的世界裏，他還是同樣興奮地在工作着。在他的指導下，蘇聯文學的成果像其他一切建設的成果那樣已經超越了世界的水準，而且不斷地在更懸殊的超越着。

他以他的無邊的慈愛，無涯的智慧所創造的縱橫多方面的偉大的事業，無論於勞働階級以及所有的勞働者，於黨和蘇維埃政權，都得到了非常的歡迎和無限崇高的評價。作為這種事實底明證的，就是幾百萬部的高爾基的著作底銷數；當他從外國回來時人民對他的熱烈的歡迎；他之被選為政府最高機關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以及在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舉行的為紀念他的文學活動四十年的盛大的慶祝會

等等（此日蘇聯政府以最榮譽之列寧勳章，授與高爾基，為紀念他而把他的故鄉尼什尼·諾甫哥羅特城改名為高爾基城，這一夜並舉行了盛大的各種「紀念之夜會」）。

是藝術家，是社會政治評論家，是革命家，是教師，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參加者的高爾基，他被蘇聯本部的人民，以及其他各國所有的勞動者大眾所愛護着，尊敬着，那是由於他是「無限地愛人和世界」的緣故。

x

x

x

x

然而，當這新世界的工程還正揮動着鎚子在建設的時候，當他還不會見到他底行列中最後的一個伙伴走出地獄來的時候；突然！在一九三六年的六月十八日，從莫斯科傳出了這樣一段消息：



「高爾基因患肺炎和心臟衰弱症於今日上午十一時十分逝世了！」

我們担心着要到來的事終於到來了！高爾基不能例外地逃過那生理狀態底變化，他的眼睛已經閉攏了起來，他已經不再在這世界上呼吸着了！一枝有力的筆墮下了！我們應該說：他生着偉大，他死了也是偉大，因為他已經遺留下一條廣闊的達到光明的陽光下去的，曾經用他那哺育人類靈魂的母親底慈愛與那如伏爾加河水那樣豐富的智慧築起來的道路給我們了。

當我們——你底苦難的伙伴們，你底戰友們踏着這歷史的行程行進着的時候，  
瑪克辛·摩維支，你永遠是在我們底記憶裏的。

這篇文章是根據賽威林和特里孚諾夫合著的現代蘇聯文學概論第一章第二節寫的，間或也參閱和摘錄了別人的譯著。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

## 拆爾卡士

## 插話

南方蔚藍的天空，因碼頭上灰塵的飛揚，已成爲朦朧的光色了；如火般的太陽黯淡地照射在碧海之上，就如隔着一層灰色薄幕一般。水面上尋不出反映的地方，原來不停地被槳的划搖，汽船的螺旋輪，土耳其式的三角帆船的尖長的龍骨，以及其他船隻的行動打散了。這些船隻從各方駛向這雜沓擁擠的港岸來。在那里的自由的海浪被圍在花崗石的牆裏，被上面駛過的重載船壓碎了；因而不住地擊着船身和海岸；一面擊着，一面哀訴着，於是激成泡沫，並且糾纏着各種的雜物。

錨鍊的叮噠聲，上貨的載重車的刮辣聲，鐵片落在鋪石上的鏗鏘聲，木料相擊的骨碌聲，貨車求僱



的軋軋聲，尖脆而響亮的輪船汽笛聲，碼頭工人，船員，和海關職員的呼喊聲——這些響聲通同融化而成工作日的震耳的諧音。在港岸上盤旋着，一似若再上浮，就要消失似的。新鮮的聲浪又不停地從地上升起加入；深沉，陰慘，如怨如慕的回聲使一切都在戰慄着。尤其是一種尖脆可怕的聲響，穿越人的耳鼓和炎熱穢濁的空氣裏。

花崗石，鐵片，木料，港邊鋪石，船和人——一齊對着麥邱立（神名）奮力唱和這雜亂而且呆滯的讚頌歌。但人們的聲音微弱而可笑，不大聽得出。人們本身——這些一切喧嘩的第一淵源——也是可笑而且可鄰的：他們細小的身軀，蒙着灰塵，衣服襤褸，而輕快敏捷，屈曲在他們背上的貨物重載之下，在驅使他們到這裏那裏的憂慮的重載之下，在灰塵的雲中，在酷熱和嘈雜的海裏。他們的身軀和那龐大的鐵怪物，如山積的貨包，隆隆然的火車，以及他們所創造的一切比較起來，真是微小平凡得很。他們自己的創造物却役用着他們，把他們的個性生活偷走了。

他們一放汽，重而巨的輪船就囂囂地或吁吁地叫，或者似作長嘆，從輪船的每種聲音裏，總可聽得出對於灰色而且骯髒的人們的譏諷的嘲笑音調，這班人在甲板上爬來爬去，以他們牛馬般的勞苦，結果填滿了很深的船艙。可笑並且可鄰的是這些一行一行的碼頭工人，背上馱着數千噸的麵包，拋倒輪

船的鐵腹中，以取得幾個同樣的麵包投到他們自己的腹中——不幸的是這些不是由鐵製成的，却是易於感着飢餓痛苦的。這班人，衣履不周，濕透着汗，因厭倦，煩擾，和炎熱而造成呆笨了；爲這班人所創造的強有力的機器，吃得很好，整理得很光潔，却在日光中閃爍着；追根究底說來，機器的行動，並非由蒸汽，却是由牠們創造者的筋肉和血——在這反比裏含着一篇完全的殘酷冷峻的諷刺詩。

鼓噪壓迫着精神，灰塵塞着鼻孔，腫着眼睛，酷熱燻枯了身體，一切事物——房屋，人，鋪石——都似乎緊張着，要破壞了，失去了忍耐性了，大難將臨了，有什麼崩潰的舉動急待爆發了，爆發之後，人就可以在那新生的空氣中自由地，輕便地呼吸着了。那時地上就要變安靜了；那震撼耳鼓，刺激神經，驅人癡狂的喧擾就要消滅了；在城市裏，海岸上，和天空中就成爲靜明的，爽快的了。但這祇是似乎而已。所以似乎如此者是因爲人們對於較良事物的希望還未倦怠，求自由的盼望還未死滅。

有規則的音樂般的鐘聲鳴了十二下。最後的鐘聲消散時，那野蠻的勞工樂人隊已少去了一半。一分鐘後，已成了喪志的怨謗聲。現在人聲和水聲更加分明可聽了。原來午膳的時刻到了。

## 第一章



這些碼頭工人拋開了工作，就在這碼頭上散成了一堆一堆的雜沓人羣，從叫賣食物的婦人手中購買了各種的食物，拿到石地的牆角裏蹲着吃。他們當中忽然走來了格列士卡·拆爾卡士，他是一個追踵的狼，碼頭上的人都熟知他是一個老練的酒徒，是一個勇敢而機警的賊子。他光着頭，赤着腳，穿着一件披着紗的舊絨短褲，和一件班痕點點的髒短衫，配着一個破領子，露出他那活動的，乾枯的瘦骨，上面緊包着櫻色的皮。從他那黑而微帶灰色的頭髮的皺紋形狀，和他那敏銳而強梁的臉上的昏眩態度，可以知他是剛從睡夢中醒來的。有一根草枝黏在她的櫻色的鬚上，又有一根草枝黏在他那剃過的左頰的硬毛叢上，他的一隻耳後插着一根新折下來的香櫞樹小枝。他那高，瘦，尤其屈曲的身子，在舖石上慢慢地走來走去，把他那如鉤般的貪得的鼻子掉到這邊，掉到那邊，以他那兩隻銳利嚴峻的灰色眼睛向四面亂閃，依次地查點着衆碼頭工人。他那厚而長的櫻色上鬚不住地顫擺，像貓嘴上的鬚鬚一般，一面把手背在後面搓着，敏感地緊握着那捏着的長而曲折的手指。在這裏，有數百個和他自己一樣的衣服襤褸，奇形怪狀的流氓，而他却能登時吸引了衆人的注意，這是由於他像荒野中的一隻貓頭鷹。由於他的飢餓狀的枯瘦，以及由於他那種奇異的步態，好像在攫取掠奪物件似的，外表是非常平和穩健，內部却是智巧敏捷的，和一隻銳敏的鳥兒在空中飛翔一樣。

有一堆襤褸工人正斜倚在一堆煤簍底下，他走到了那里，就有一個短胖的青年工人來迎接他，那青年呆板的臉上和頸上有許多紫痕，顯係剛被鞭打了的。他跳起來走到拆爾卡士身旁，低聲說道：

「碼頭職員已查出少了那兩箱貨物了，他們站在守望處。你可聽見，格列士卡？」

「還有呢？」拆爾卡士問時兩眼打量着他。

「怎樣「還有」？我說他們站在守望處。就是如此。」

「他們會求我替他們找嗎？」

拆爾卡士帶着苦笑，看着義勇輪船公司的貨棧。

「你到魔鬼那裏去吧！」

他的朋友掉頭走開了。

「喂，等一等誰把你裝飾得這個樣子的？喂，他們把你的招牌上弄得這什麼形景呀！你看見密士卡

在這裏嗎？」

「我有許多時沒有看見他了！」另一個人答着，並且馬上回到他的友伴們那裏去了。

拆爾卡士去得遠了，一路上個個都和他點首，當作熟人看。他平時本是非常活潑談諧的人，但今天



却發怒了，有問他的，他都簡短急促地答着。

從一個貨堆的後面，走出了一個壯勇的海關職員，身上穿着暗綠色而帶灰塵的衣服。他攔着拆爾卡士的去路，立在他的面前帶着挑戰的態度，左手握着刺刀的柄，右手去抓住拆爾卡士的衣領。

「不許走向那裏去！」

拆爾卡士退後一步，舉目看着那職員，乾枯地笑着。

那職員的愉快而詭譎的紅色面孔想做出威嚇的態度來，於是噓着氣，把面皮漲成紫色，皺着眉頭，眨着眼睛，結果是很可笑的。

「教你不許到這碼頭上來，來就拆開你的肋骨！你又來了！」那人恫嚇着。

「你好，塞麻尼赤！我們多時不會了，」拆爾卡士從容不怕地迎上來，伸出他的手。

「謝謝你不要再來見我！滾開，滾開！」

但塞麻尼赤却去和那伸出的手相握。

「請你告訴我，」拆爾卡士繼續說，他握着的手指仍不放鬆塞麻尼赤的手，親熱地搖着，「你看見

密士卡嗎？」

「密士卡，誰是密士卡？我絲毫不知道密士卡。滾開，朋友！不然，稽查員就要看見你了，他要——」

「上回我和他在科斯盧馬一齊做工的那位紅髮朋友？」拆爾卡士堅問。

「你到不如說老實話，你和他在一齊做賊的。他已被送到醫院裏去了，你的密士卡；他的腿子給鐵棍打斷了。走開，我對你說客氣些，走開，不走開，我要劈去你的頭了。」

「啊，教你這樣！你說——你不知道密士卡！我也要說，你爲什麼這樣橫暴，塞麻尼赤！」

「我告訴你，格列士卡，不要向我露齒。走開——啐！」

職員發怒了，左邊一看，右邊一看，想把手從拆爾卡士的緊握中抽出。拆爾卡士將那蓋着厚眉毛的兩眼閉靜地看着他，鬆下露出笑着的嘴，不肯放開他的手，仍是繼續說着。

「不要催我。我要和你談够了才走呢。來，告訴我們，你是怎樣過活法的；妻子和兒女很好嗎？」眼中發出毒意的閃光，露着牙齒冷笑，繼續說道：「我久已就想會你一會，但是我不會有空，我是常喝酒的，你要曉得。」

「現在——那麼——你講好了，你——不要說笑話，你這瘦鬼。我是誠實的，我的朋友。你是說你要到人家和街上去偷東西嗎？」



「做什麼這裏的東西已够我們一生享用啦——你和我兩人，有上帝爲證，這些已够了，塞麻尼赤你偷了兩箱貨物，是不是？仔細着，塞麻尼赤，你到要小心呢！你總有一天要被抓住的！」

塞麻尼赤惱着拆爾卡士的侮慢，於是臉上轉成了青色，掙扎着，嘴唇亂顫，想要說的話來。拆爾卡士却放開手，裝出完全無慮的態度，仍走進了碼頭的柵門。那海關職員跟着他怒罵。拆爾卡士却更顯得歡快了；他從齒間呼出尖銳的聲音，把手插在袴袋裏面，裝出無事人的閒逸態度，向四面張望，露着無所關心的笑容，同時也有遮着同類假面具的反應。

「我說，格列士卡，他們是怎樣注意你呀！檢查過你沒有？」有一堆工人中忽有一人叫喊，他們剛吃完了午飯，這時正臥在地上休息。

「我是赤脚的，所以塞麻尼赤在注意我，不要有什麼東西戮了脚呢。」拆爾卡士回答。他們都走到了柵門。有兩個兵士把拆爾卡士周身摸了一回，讓他擠出，到街道上去了。

「不要讓他走！」塞麻尼赤從碼頭上走來號叫。

拆爾卡士斜過了馬路，在一個旅館門前的石柱上坐下了。從碼頭柵門裏，有陸續不絕的裝着貨的車子隆隆然走出來。刮喇的空車子又向裏面應接着，車夫在車上一顛一顛地播搖。碼頭上噴發着轟鬧

的叫喊和黏人的沙塵，地面爲之戰慄。

拆爾卡士對於這種喧譁吵嚷已習慣了，這時因想起剛和塞麻尼赤所談的一席話，祇覺精神上非常舒暢。在他的面前，有一叢叢滿載的壯觀，只需要一些奮力和許多的機巧，拆爾卡士深信他於後一樣是很充足的，於是半閉着眼睛，夢想早晨把這交易做成了，鈔票在袋中綽綽作聲，那時他是多麼快活呀。繼又想到他的友伴，密士卡，若不是折了腿子，這一夜到是很有用的了；拆爾卡士私下發恨，想着孤零零地一人沒有密士卡，也許很難把這一著辦妥。這一夜該是怎樣的一夜呢？拆爾卡士仰望著天空，遠望著街道。

離他五六步光景，鋪石上坐着一個少年，倚着一個石柱，上身穿着一件粗麻布的短衫，下身穿着一件同樣的短褲，腳上穿着一雙樹皮編成的鞋子，頭上戴着一頂破穿的紅色帽子。身旁放着一個袋子和一個無柄的鐮刀，上面纏着一束草，用線緊緊縛着。這少年闊肚方肩，頭髮披散着，面色顯示着是受過風浪的，以兩隻大藍眼睛凝視着拆爾卡士，露出天真的坦白。

拆爾卡士對着他冷笑，伸出舌頭，裝出可怕的面孔，瞪着兩眼釘視着他。

這少年起初兩眼亂轉，後來突然發出哄笑聲，由笑聲中喊出道：『啊！你這有趣的漢子！』一面半起



半坐地慢慢地移到拆爾卡士的石柱旁，把袋子翻滾到沙塵中，以鏟刀尖碰着石面。

『啊，朋友，你剛狂飲了來的，看得出！』他對拆爾卡士說着，一面牽着他的袴子。

『是的，小兒，確是如此！』拆爾卡士坦白地承認；他登時愛上了這健壯而天真的少年，睜着他的童稚的清明眼睛。『你剛割完了草的嗎？』

『正是！割一阜斯得才能得十戈比！真是一個可憐的營業人！人們又非常之多！他們是從災區來的。他們隨處都到，沿途喊出工價求人家僱用。他們在庫班能賺六十戈比。他們說，許多年以前，有三戈比的，四戈比的，五戈比的。』

『許多年以前！許多年以前，祇要看見了俄羅斯人的影子，他們就要拿出三戈比的，十年以前，總是依定期做這種營業。一個人要是到了殖民地——祇要說：『我是俄國人』——他們就要立刻走來注視着你，撫摩你，對你驚訝——你就可以得到三戈比了。他們還要給你飲食——你要住多時，就可以住多時！』

這少年靜聽着。起初嘴是張着，他那圓臉上現着非常得意的態度；後來想到這衣服襤褸的漢子是在信口杜撰，於是啞着嘴，忽然大笑起來。拆爾卡士保持着嚴肅的態度，強制着不露出笑容。

「你這有趣的漢子，你祇是說着，倒像真有這事似的，我還當一套新聞聽呢！不，委實是的，許多年以前——」

「怎麼，我不會這樣說嗎？的確的，我是告訴你怎樣多年以前——」

「你說！少年搖着手，『你是一個補鞋匠？還是一個裁縫？你究竟是做什麼的人？』」

「我？」拆爾卡士疑問着，思索了一會兒，然後說道：「我是一個漁夫。」「一個漁夫！真的嗎？你捉魚嗎？」

「怎麼捉魚？這裏的漁夫不光是捉魚。他們另外還捉淹死的人，舊的錨，沈了的船——一切的東西！捉這些東西，各有特別的鉤子。」

「你說！這種漁夫也許可以自己唱歌自己道。」

「我們撒着我們的網」

在乾的海岸上，

在儲藏室和伙食房上！」



『喂，你見過這樣的漁夫嗎？』拆爾卡士問，一面輕蔑地看着他，想着這天真的少年是很傻的。

『不，看見我是沒有我倒聽人說過的。』

『你歡喜他們嗎？』

『歡喜他們？也許歡喜他們是很對的，是很勇敢而且自由的人。』

『你對於自由的意見怎樣？你還想求自由嗎？』

『是，我是這樣想做你自己的主人翁，到你所願到的地方，做你所愛做的事。一定要如此假使你自己想到要怎樣做，你不知有別的東西壓在你的身上——這就是第一等快樂，你享所能享的樂，但是祇要記着上帝。』

拆爾卡士藐視地表示不贊成，掉頭向着旁邊，撇開這場對話。

『這就是我的境遇了，』少年突然振起精神說。『我的父親一死，我的田產很少，我的母親又老了，所有的田產又早荒了，我怎麼辦呢？我不得不生活。但如何生活呢？沒有人可以告訴。』

『我到一個富家去做女傭嗎？假使他們肯分給他們女兒一份財產，我就很願意去。』

『不成的，丈人魔鬼是不承認的。所以我不得不做他的奴隸——永久做——年年做。你曉得的，這是一樁漂亮的事呀！』

『但是我假使能賺到一百盧布，或是一百五十盧布，我就可以自立成家了，那時也可以斜視着安迪普，直接對他講話了！你肯單給瑪發一份家產嗎？不嗎？那麼，也好！謝謝上帝，這莊上並不是祇有她這一個女兒。我想我還是很自由，很獨立呢。』

『唉，是！』少年嘆息着。『祇要能够住到我的丈人家裏，在那裏結婚就好了，並沒有什麼揀好嫌醜，你可曉得，我想着要到庫班去，好賺得二百個盧布的光景——直接去！好好做一個有體面的人！但是不去！我還是不離開這裏的好，我打算我祇替我的丈人做工！做一個日工。我橫豎不能爲着自己——永久不能。唉！』

少年很不喜歡這種束縛於他未來的丈人的觀念。他的臉上絕對變成黯淡了，他遲鈍地在地上移動，把拆爾卡士從夢想裏拉醒過來。

拆爾卡士覺得這時不願和他說話，但問他另一個問題：『你現在向那裏去呢？』  
『哼，我到那裏去呢！到家裏去是無疑的。』



「唉，朋友，這我不敢斷定，你要到土耳其去吧！」

「土耳其去！」少年嚙嚙地說，「啊，基督教徒到那裏去過的有甚麼好處！我絕對不去。」

「啊，你這傻子！」拆爾卡士歎息着，乃掉頭別向，覺着這時實無心和他多談。這鄉村的野少年在他心中激起了一種感情，那是一種空漠的煩擾感情，不由自主地發生的，正在他心的深處攪亂着，使他不能專注在這一夜如何做法的考慮上。

被他這樣罵了的這少年嘴裏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不時以狐疑的眼色對着拆爾卡士。他的兩頰鼓漲得很可笑，兩唇張着，兩眼扭着，並且極快地亂閃。他顯然不會想到他和這長鬚的蹙腳人的談話有這樣快速和侮慢的終結。這蹙腳人不再注意他了。他如夢地信口噓着氣，坐在石柱頂上，用那裸露着的，不潔的足跟在石柱上擊着拍子。

這農家少年想要離開他了。

「喂，你這樣，漁夫！你可時常像這樣酣醉？」他開口來了，但同時這漁夫急速地掉頭對他問道：

「喂，小兒！你今夜肯伴我做一工嗎？喂，快快告訴我！」

「那一種的工？」少年懷疑地問他。

「什麼！我教你做的工，我們一齊去打漁！你划船。」

「好。是很好。我不問什麼工。祇要有。我不願和你宿在一起。你是非常可怕的。你簡直是陰沉沉的。」

拆爾卡士胸中起了火燙般的感覺，帶着冷峻的惱怒低聲說道：

「你有什麼思想，倒是不做聲爲妙，不然，我要打你這肉球，甚麼事情都輕鬆了。」

他從石柱上跳起，以左手掙着鬚鬚，那有勁的右手握着如鐵的拳頭，兩眼閃着光。

少年驚怕着，連忙向四面張望，不快地閃着眼，也從地上跳起來，他們都靜止着，四眼對射着。

「好嗎？」拆爾卡士發着怒問。他內部正在沸着，他因見這小孩對他這樣無禮而戰抖起來了，他對說話時，他是藐視着他的，現在却立時仇恨起來了，因爲他有這樣清明的藍眼睛，這樣的康健，一個火紅的面龐，和兩隻肥壯的手；因爲他在什麼地方有一個村莊，村莊上有他的家；因爲有一個富庶的農夫要他做女婿；因爲他生命中的過去和未來的一切，尤其因爲他——這小孩和拆爾卡士相比較——膽敢愛自由，而這自由本是他所不能領會，也不覺需要的，大凡一個人看見他認爲下於他自己的人愛同樣的東西，或憎惡同樣的東西，並且把他和自己放在同一水平線上，總是不適意的。

這農家少年呆看着拆爾卡士，已認他是一個僱主了。



『好，』他說，『我不管。我很願意。我找的祇要是工作。我不問替誰工作，你也好，別的人也好。我祇是說，你不像一個做工的人的模樣——到有些——襤褸。啊，我想到這是人常有的情形。好主，我祇當沒有見過醉漢吧！這種人很多呢！比你壞些的還有呢。』

『很好，很好！那麼，你承認了！』拆爾卡士比較和靄地說。

『我？是的。很願意！你把你的條件說出來。』

『那要看我的工而定。看工的出息如何。就是說，看我們捉得多少。你總可以得到五盧布。你懂嗎？』  
現在是金錢的問題了，在這方面，少年要求有確定的數目，並要求他的僱主的守信。他的不信任和懷疑又恢復了。

『那不是我做生意的方法，朋友！你現在是我手中的一隻獵鳥了。』

拆爾卡士拿出僱主的架子來了。

『不許辨白，等一等！跟我到飯館裏來。』

他們並着肩向街上走去，拆爾卡士裝出僱主的威嚴態度，掙着鬚鬚，少年是絕對預備讓主人先行的態度，但充滿了不信任 and 不安。

『你叫什麼名字？』拆爾卡士問。

『格甫立羅』少年答。

他們既走進了這煙塵迷漫的飯館。拆爾卡士就走到賬櫃旁，以老顧客的慣熟口調定一瓶酒，菜湯，一刀腿子和茶，計算着菜單，然後對侍僕簡短地說了一聲『一齊辦得來！』侍僕答應着去了，——格甫立羅立刻對這窮漢，他的僱主，起了尊敬心，初不料他在此能得着如是的款待。

『好了，我們現在可以用一次飯，好好談談。你坐好了，我去一會就來。』

他走出去了。格甫立羅向四面張望着。這飯館是在一個地下室裏；潮溼而黑暗，充滿了酒，煙，樹脂，和什麼酸物的悶塞氣味。在另一個桌上，對坐着一個醉漢，身上穿着水手的服裝，嘴上是紅鬚鬚，身上滿是煤炭和樹脂。他在低吟着一首歌兒，不住地打噎，那歌兒全是破字和不和諧的字組成的，那是奇異的喉齒音。他想這決不是一個俄羅斯人。

在他後面，坐了兩個摩爾達維亞婦人，衣服襤褸，黑髮紅面，也正在唱着一種破聲的歌兒。另一邊黑暗中有些些人影，都是蓬頭散髮，半醉半醒，吵嚷不休。

格甫立羅孤坐在這裏，覺得悽慘。他盼望他的僱主趕快回來。飯館裏的吵嚷愈見高亢。吵嚷聲每一



秒鐘尖銳似一秒鐘，融化成一個和音，就像什麼怪獸的咆哮，這怪獸有千百種的喉嚨，心裏感着不快，所以急欲掙扎出這潮濕的小屋，可恨不能脫出而得自由，格甫立羅覺有一種昏亂而壓迫的東西爬到了身上和四肢之上，使他的頭眩暈，使他的兩眼昏花，別人在這飯館裏却都欣欣然移動着。

拆爾卡士進來了，於是他們吃着，喝着，並談起來了。到了第三杯，格甫立羅喝醉了。他活動起來了，想對他的僱主說出一種快意的話來，這僱主——真是好人——他雖尚未對他有什麼服勞，他的款待已如此的周到。但字音剛流出了他的喉間，却因什麼緣故不能到舌面上來。

拆爾卡士看着他，臉上現出冷笑的態度，說道：

「已經醉倒了！喂——落湯鷄——不過五瓶！你怎麼做工呢？」

「親愛的朋友！」格甫立羅現出了一種醉意的和笑。「不要害怕！我尊敬你喂，向着這裏！讓我吻你好嗎？」

「來，來再喝一口！」

格甫立羅喝着，最後覺得一切的東西都似乎在他的眼前依着規律上下搖擺。這使他很不舒暢，並且覺得有病，他的臉上現着一種幼稚的昏亂，和愚昧的熱烈態度。他顫着嘴唇，並且吼着，有什麼話想說。

拆爾卡士懇切地注視着他，一面捋着鬚鬚，好像有所回想似的，仍對自己微笑着，但現在是粗暴和毒狼的態度。

飯館裏吼着醉酒的吵嚷。那紅頂的水手打手臂放在桌上睡着了。

「來，那麼，我們走罷！」拆爾卡士說着立起來。

格甫立羅也想立起，可是不能夠，於是發着嚴厲的誓，發出了一種無意義的醉笑。

「格外糊了！」拆爾卡士說了，仍對着他坐下。

格甫立羅仍是笑着，無神的兩眼呆視着他的僱主。拆爾卡士也懇切地，謹慎地，並且細心地注視着他。他看見在他面前的人的生命是落入他狠性的掌握中了。他覺得他有自由處置他的生命的權力。他可以把他當一個紙牌撕裂開，他也可以幫助着把他置於一個農家的穩固基礎上。他胡思亂想着他是另一個人的主人，並且想着這農家少年所飲的一杯酒不會和運命給他自已飲的一杯酒一樣。他嫉妬這少年的生命，又憐憫牠，藐視牠，並且又為牠而煩悶，自己對着自己描想這生命怎樣要再落入如他這樣的手裏。

最後這種種感覺在拆爾卡士心中融成了一個——一個為父的保愛心。他覺得為這少年擔憂，這



孩子是他所需要的。於是折爾卡士把他拉到手彎裏，用腿輕輕的抵着，把他扶到飯館的天井裏去，放下一堆木柴的旁邊地上，然後就他身旁坐下，燃起了烟管，格甫立羅稍稍動了一點，嘴裏喃喃着，已沉沉入睡了。

## 第二章

『喂，預備好了嗎？』拆爾卡士低聲問着格甫立羅，格甫立羅正在處理着槳具。

『一分鐘就好！這裏槳柱鬆了，我可以就用槳把牠釘緊了嗎？』

『不——不！不要有聲響，用你的手用力向下擡，牠自然會緊的。』

他們兩人正在偷偷地解一隻船，這船繫在全船隊的一隻船艙上，那船隊是裝着橡木的小駁船，和一半已經卸貨，一半仍滿裝着棕油，檀香木，和柏樹幹的土耳其式的大三角帆船。

夜色深沈，層層的密雲在天空中移動着，海面平靜濃黑和油一般。水面上飄浮着潮濕的鹹氣，水浪輕濺着船身和岸堤，使拆爾卡士的船稍稍搖盪着。他們的周圍都是船隻。遠遠地望見海面上有船隻的黑影，牠們的桅桿高聳在黑暗的天空中，上有各種顏色的燈光。海面上反映着這些燈光，祇見點點的黄影。

浮動着。在這深黑而且柔細的水上，在這水的天鵝絨般的懷抱裏，在這有韻律的水聲分明可聽見，這可算是極美麗的景色，原來海也像一個工人，日間工作疲倦以後現在沉睡了。

『我們開吧！』格甫立羅說着，把槳放到水裏。

『是！』折爾卡士極力掉轉船舵，把船駛到了兩隻三桅船之間，三隻船一齊飛速地在平靜的水波上馳着，船槳划過的地方，就有青色的燐光閃着。船艙的後面，也隨着一道顫動的燐光的寬帶。

『喂，你的頭怎麼樣，還痛嗎？』

『可怖得很！很像鐵器響一樣，我即刻用水潤濕牠了。』

『爲什麼？不潤濕你的內部，那麼牠就可以好了。這是你可以立刻辦到的。』他遞出一個瓶子給格甫立羅。

『啊？上帝賜福給你！』

一下子祇聽得有飲東西的微聲。

『呵呵！歡喜牠嗎？够了！』折爾卡士說着禁止他。

這船又飛馳起來了。沉寂地，輕輕地跟在那兩船之中。剎那間牠們已從衆船的空隙中鑽出，那不知



所止，默然無言，而發着微光和韻律的海張開在牠們前面，那遠處浪濤之上現着各色的雲塊，有的是淡紫色而有黃色的巨齒，有的深綠如碧波，還有鉛色的愁雲投射着沉重的暗影，壓迫着人們的心靈。這些雲塊一個迂緩地跟隨着一個，一個融合上一個，一個追過了一個，這種無心靈的物質的迂緩前進，似有一種使命存在其中。似乎在那大海之濱，牠們是不知其數的人羣，牠們要永遠地這樣懶惰地在天空中爬行着，帶着惡意阻礙着天空，使牠不能以牠那數百萬金眼，各色活潑的星，窺視這睡着的大海，那些星迷醉地照耀着，並且激動着凡是愛牠們聖潔光芒的人們的希望。海水的空漠柔細的簫聲正在空中盤旋着。

「這海景還很美靚嗎？」拆爾卡士問。

「很是美靚！不過我覺得害怕，」格甫立羅答着，一面用力而平穩地划着槳。水在那兒潺潺流着，那長槳播弄處激成一種放射溫暖的青色燐光的水花。

「害怕！真是一個傻子！」拆爾卡士不滿意地低語着。

他雖是一個賊子並且是一個兇悍之徒，却愛着海。他那種貪慕印象，如沸而且過敏的使他始終不疲於凝視這廣漠無際，自由而且有力的深嚴的大海。他坐在船艙上以槳劈着水面，沉靜地向前望着，心

中充滿了趕緊划過了這天鷲絨般平面的欲望。

在這海面上，他心中常起一種溫暖的感覺，這感覺控制着他的全部靈魂，並且多少澄清了靈魂中日常生活的俗氣。他寶貴這種感覺，愛在這水波和空氣的中心玩味這種感覺，在這裡生命的顧慮往往要失其敏銳性，生命本身往往要失其價值。

「索纜在那里呢？」格甫立羅突然懷疑地問，一面窺視着船內。

卡爾卡士驚訝着。

「索纜？我拿了放在船艙上。」

「啊，你說的是什麼索纜？」格甫立羅又以驚疑的口調問。

「什麼？繹繩和——」但拆爾卡士感覺到對這小孩子說謊的可羞，不該隱藏他的本心計劃，他又惋惜他心中所想的被這農家少年的發問打散了。他立時忿怒起來了。他所視以為常的烈火般的暴怒在他胸中和喉中生起了，他嚴重地，兇狠地，並且惡意地對格甫立羅說道：

「你好好坐着——我對你說，你是安坐着為妙。你不要管你不必管的事。我是僱你來搖槳的，你祇願搖槳好了。要是你的舌頭收不住，那就是你的一個凶兆。你可知道？」



船震顛了約一分鐘，停了。槳安放在水中，激成泡沫，格甫立羅不適意地在座位上移動着。

「搖！」

祇聞有嚴厲的咒詛聲飛起在空中。格甫立羅搖搖着槳。船急烈而不規則地向前推移着，喧鬧地排着水。

「穩重些！」

拆爾卡士從船艙上跳起，手中仍抓着槳，以他那冷峻的兩眼窺視着格甫立羅蒼白苦皺的面孔。拆爾卡士蹲伏着像一隻貓預備遠跳的樣子。這時有因怒而切齒的聲音。

「誰在呼喊？」海中發出了一種喊叫聲。

「啐，魔鬼，搖槳！輕點！我要殺你的，你這賤人。祇願搖！一，二！祇要你稍微有一點聲響！我就要割斷你的喉嚨！」拆爾卡士沉抑着聲音說。

「上帝的母親——聖母呀——」格甫立羅喃喃地禱告，因恐怖和奮力而戰抖着，並且渾身麻木了。

船身輕輕地掉轉頭，回向港邊進行了，那里的燈光吸引着許多不同的彩色，愈行愈近，並且有許多

直直的桅桿可見。

「噢誰在喊叫？」又是聲響馳過。這次的聲響較遠。拆爾卡士又覺着平靜了。

「朋友，那是你自己在喊叫！」他對着聲響來處說，繼則掉轉頭對着正在默禱的格甫立羅。

「好，朋友，你真是運氣好！假使那些魔鬼追着我們，那你就完了。你可知道？我就要登時把你葬到魚肚子裏去了！」

這時格甫立羅見到拆爾卡士說話平靜些，並且溫和些，因而一面戰慄着，一面懇求他。

「聽着，請饒恕我！爲着基督的緣故我求你，讓我走！把我放到岸上什麼地方！噯呀！噯呀！我登時完了！來，念着上帝，讓我走開！我做了你的什麼了？我不能做這樣的事呀！我不會習慣這樣的事業。這是第一次呀！我要完了！你怎麼騙我的呢？朋友啊？這是你的羞恥呀，啊，你在犧牲一個人的性命呀！這樣的行爲！」

「什麼行爲？」拆爾卡士惡狠狠地問。「啊，喂，什麼行爲？」

他覺得這少年的恐怖很有趣，他享受這種趣味，並且感覺着他是一個令人害怕的人，很爲得意。  
「曖昧的行爲，朋友。讓我走，爲着上帝的緣故，我做了你的什麼了？啊好的——親愛的——」



「不許做聲，敢要是你不願意，我也不帶你來。你可明白趕快閉起口來！」

「主呀！格甫立羅歎息着，嗚咽着。

「來，來！你要仔細着！」拆爾卡士阻止他。

但這時格甫立羅不能自制，竟號哭起來了，鼻子抽着氣，在座位上扭轉，但一面仍用力無可奈何地搖槳。船身前行如箭。船隻的黑影又現在面前了，船又闖入這些船隻之中了，跟隨在這水港中像一隻狼一般。

「這裏，你聽着！假使有人問你什麼事——假使你要有命上岸，你就要閉着口不做聲！你可知道？」

「噫——噫！」格甫立羅絕望地歎息着答覆這惡狠的忠告，接着苦苦地說道：

「我是無望的人了！」

「不要號！」拆爾卡士嚴重地低語。

這低語剝奪了他執物的一些能力，使變成了一個無感覺的自動機，全身寒戰，好像預知大禍將臨似的。他機械地將槳埋入水中，自己的身子向後一仰，把槳提起，隨又埋下，兩眼始終凝視着他那樹皮編成的鞋子。水浪帶着一種威嚇衝擊着船隻，似以牠們的鼾聲警告着，使他非常驚怕。船抵碼頭了。碼頭的

花崗石牆上發着人們的呼叫聲和浪濤的澎湃聲，從中又聽得歌唱聲，和尖銳的汽笛聲。

「停止！」拆爾卡士沉抑着聲音說。「停止搖槳！用你的手抵着牆！輕點，你這魔鬼！」

格甫立羅用手抵着那光滑的牆，使船身與牆面平行。船無聲無息地依傍着那有光彩的綠色石面前進。

「停止！把槳拿給我！拿來放到這裏。你的護照在什麼地方？在袋子裏嗎？把袋子給我！來，快拿到這裏來！我的好友，這樣你就不能逃走了。沒有槳，你還可以逃到什麼地方去，但是沒有護照，你就不敢逃走了。在這裏等着！但仔細着——假使你說話——把你送到海底去！」

拆爾卡士隨即用手挽着一樣東西，升到牆上不見了。

格甫立羅聳着肩。不想事實變化得這樣快。他覺得髒髒在這有鬚鬚的瘦賊之前，把他壓碎了的可惡的重量和恐怖登時鬆解了，滾着去了。現在逃去吧！他自由地呼吸着空氣，向四面張望着。在他的左方，起了一個黑的船影，沒有船桅，好像是一個大棺材。內面空無所有，悽慘荒涼，默無聲息。水波每衝擊着船身，內面就起一種空洞的回聲，好像是在深深地嘆息。

右方是碼頭上的潮濕的石牆，一路向前，蜿蜒如長蛇。在他的後面，也有什麼黑色的影像可見，在他



的前面，石牆和那棺柩的中間，他又見得那空曠無際的海面，一塊一塊的黑雲在天空中爬行着。一切事物都是寒冷的，黑暗的，惡意的。格甫立羅惟覺驚懼襲身。這稱恐怖比那拆爾卡士給他的恐怖尤爲利害；這種恐怖如冰般深入他的心竅，使他圍縮着釘坐在他的座位上，不敢稍動。

周圍全都是寂靜。除海的歎聲外別無影響；這種寂靜似乎時時要爲一種可怕的，兇猛的東西所打破，那東西要震撼全海的海水，要震裂全天空中的雲，要打散全海面上的船隻。雲仍在天空上移動，慘淡一如從前；還有許多相繼從海中湧出，一個人仰視着天空，不免要相信天空也是一個海，不過是一個騷動着的海，會由騷動而至平靜，這海覆蓋在下面安睡着的靜海之上，雲塊好像是海浪，那些海浪激成蜿蜒的灰色浪頭，向大地上和水心上衝撞着，剛要衝到，又爲風所擊散，轉回到剛欲升起的雲般的波濤裏，那些波濤正待泛成碧沫上噴呢。

格甫立羅覺得心胆被這幽暗的寂靜和美嚇碎了，又覺得他盼望他主人趕快回來。怎樣他逗留在那裏這樣久呢？時間過得很慢，比那些雲在空中的移動還慢些。一面寂靜越過越似惡毒。時有澎湃聲，沙聲，和喃喃聲從碼頭的牆上發來。在格甫立羅看來，這時他就要死了。

『噢！睡着了嗎？抓着仔細點！』這是拆爾卡士的粗聲。

有一種立方體的重東西由牆上墜下了。格甫立羅拿來送入船內。接着又有同樣的東西墜下。纜則拆爾卡士的長影從牆上爬下來了，槳也從什麼地方出現了，格甫立羅的袋子拋在他的足旁，拆爾卡士呼吸沉滯地坐到船艙上去了。

格甫立羅以一種歡快的，畏縮的笑容凝視着他。

『疲倦麼？』

『念得不疲倦，小牛！現在你儘力搖吧！轉頭向那邊！你賺得很好的工錢了，朋友。一半工程成功了。現在我們祇須從那些魔鬼的鼻子下面溜過，你就可以拿到你的錢，往你的瑪士卡那裏去了。你已經賺得一個瑪士卡了，我想，小羔羊，是不是？』

『不——不！』格甫立羅渾身極力伸張着，胸膛就像一個風箱，兩臂如鋼條一般。水在船底下潺潺地流着，船後的青色條紋更加闊了。格甫立羅登時渾身濕透着汗，但他仍拚命地划着。這夜他既經過了兩次這樣的害怕，所以現在又恐更要經過第三次的害怕，他祇希望一事——趕快了結這個可咒詛的工程，好爬上岸去，逃開這人，免得真的被他殺了，或把他囚禁起來。他決計不對他講說什麼，也不違抗他，他吩咐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他若能達到逃開他的目的，他明日定當至尼科來神前行謝禮。一種真誠



的祈禱就要從他的胸中衝出了。但他却自制着，吹着氣，不發一言，一面偷看着拆爾卡士。

拆爾卡士屈着他那瘦長的身軀，像一個鳥兒預備起翅高飛的樣子，以他那兩隻鷹眼凝視着船頭前方的黑暗，他那貪得無厭的鉤形鼻子掉到這邊，掉到那邊，一手緊握着舵柄，一手撚着鬚鬚，他每一微笑，鬚鬚就隨之而動。他正得意他的成功，得意他自己，並且得意這少年，因為這少年會那麼地畏懼他，已做了他的奴隸了。他幻想着他明天可以任意揮霍，現在又覺得他的權力已能奴役這少年。他注視着他的工作，又可憐他又想鼓舞他。

「喂！」他露着齒輕輕地說。「你十分疲倦嗎？」

「哦，不！」格甫立羅歎息着說。

「但你現在可不必這樣用力搖！現在祇有一處地方要通過了。休息一會兒。」

格甫立羅依言停止，以衣袖拭着面上的汗，仍把槳放到水中。

「現在更加搖慢些，不要划起水泡來。我們祇有閘們要通過了。輕些，輕些。因為有利害的人駐在這裏，朋友，他們可以登時射擊你。他們可以教你額上被打起癩來，你叫喊也來不及。」

現在船在水上慢行着，幾乎聲息全無。祇有槳上滴着青色的水點，落到水裏，便成有光的青色斑紋，

約一分鐘後消滅。夜氣更加溫暖而寂靜了。天空中已不似騷動着的海了，雲已四方分散，成了一層平滑的重幕遮在天空中，靜着不動。海下較前更加沉靜黑暗，鹹氣也較前更為強烈。

「啊，天下雨嗎！」拆爾卡士喃喃地念着。「那樣，就如在一頂帳幔裏，我們就可輕便走過了。」

船的左邊和右邊，立着不稍動搖的黑色駁船，像房屋從那黑水中升起似的。內中有一個駁船上有燈光行動着：想是什麼人帶着燈籠在行走。海浪擊着船身，發出一種懇求的空聲，船身以一種冷峻的回聲答應着，好像表示不願有所施捨似的。

「緝私兵！」拆爾卡士以極低微的聲音說。

自從他吩咐格甫立羅慢些搖那時以後，格甫立羅又為那種盼望的痛苦所制服着。他把頭伸到那黑暗中，覺得他已長大些了；他的骨和筋肉已動作得呆痛起來了，他的腦中充滿了一種單純的觀念，也疼痛起來了，他背上的皮已有些癢癢了，他的兩腿似乎有尖銳的芒刺和針刺着。他的兩眼因專力凝視黑暗，也作痛了，他無時不盼望從那黑暗中有什麼東西跳出。對他們叫道：「不許走，賊子！」

這時拆爾卡士說：「緝私兵！」格甫立羅祇是聳着肩，一而有一種強烈的，烈火般的觀念闖入了他的腦中，使他的過於緊張的腦筋震顫着；他想出聲哭起來，好求人來救援。他張開了嘴，從座位上半身立



起，舒張着胸膛，吸着一大口的新氣——張開他的嘴——可是突然地來了一種恐慌，如鞭般把他打得坐下來了，於是閉起兩眼，連忙向前離開了他的座位。

遠在那船前的地平線上，從這黑色的海水中升起了一道很大的藍色火劍，牠升起來劈開了這夜的黑暗，刀口從天空中黑雲裏馳過，隋又向下，把海面上造成一道寬大的藍色條紋。牠橫放在那裏，從那閃光條紋中可以由黑暗裏現出了船隻，這些船隻在以前是藏在這夜色深沉中未嘗被人看見的。鬚髯這些船隻是在許多時以前被強有力的暴風推到海底去了的，理在却被那藍色火劍的權力又復曳到水面上來了——這劍是海中產品，這時提上來是照察天空和這水面上的一切的。船隻的索纜纏在桅桿上，看去好像是黏着在那上面的海藻，這些海藻就是從海底上絆着那些黑巨人到水面上來的。這奇怪的藍劍又從海面上舉，把這黑夜又劈開了，繼則又掉轉方向下落了。牠所落在的地方，從墨暗裏又有以前未見的船影出現了。

拆爾卡士的船停止了，在水面上搖蕩着，似乎主意未定。格甫立羅躺在船底下，臉藏在兩手中，直待拆爾卡士用槳觸着他，忿怒地，但輕輕地對他低語道：

「傻子，這是海關巡洋艦。那是電光！起來，笨伯，電光就要掉到我們這邊了！你要害你自己和我了！」

來！

最後，被槳的尖端重重地擊着頭，格甫立羅才跳起，仍不敢睜開眼睛，坐在座位上，暗摸着槳向前搖。

「輕點！我要殺死你！我沒有說過嗎？輕點？你這傻子，該死！你怕的是什麼啊，豬臉？那不過是一個燈和一個反射望遠鏡。搖輕點！魔鬼！他們用反射望遠鏡在海上向這邊照照，向那邊照照，就是要看水上可有像你和我這樣的人的。他們是拿私販子的。他們不拿我們了，他們已走遠了。不要怕，孩子，他們不拿我們了，現在我們——」拆爾卡士得勝地四面張望了一回，「已過去了，我們逃過了呵——呵！呵！你有了好運了。」

格甫立羅靜靜地坐着；一面搖着槳，一面喘着氣，斜視着那火劍仍在一起一落的地方。他絕對不能相信拆爾卡士所說那不過是一個燈和一個反射望遠鏡的話。這淒涼的藍色光彩能穿過黑暗，使海上發着銀光，其中必有一種神祕不可思議的東西，格甫立羅就因之沉入一種催眠的，無可奈何的恐怖裏了。有一種空漠的預覺伏在他的胸中，使他覺得疼痛。他機械般搖着槳，帶着悽慘的臉色團縮着，好像有什麼東西要落到他頭上似的，他此時心中已沒有思想了。也沒有慾望了，他已空枯而無靈性了。這一夜的情緒終把他內心所有的一切人性都吞下去了。



但拆爾卡士又現出得勝的狀態來了；完全成功呀！登時達到吧！他的神經慣於先緊張，後鬆弛，繼又回復常態。他的鬚鬚浪漫地顫着，眼中現着一種熱情，他自覺壯快，從齒間吹出聲響，深深地吸着海上的潮濕空氣，向四面黑暗中張望着，視線轉到格甫立羅身上時，則溫和地笑着。

清風吹拂着，海面上陡起了一陣美麗的漣漪。天上的雲雖較前更美麗，更明徹，但仍是布滿着。風輕輕地，自由地吹過海面，雲則平靜不稍動，好像已入了夢鄉似的。

「來，朋友，你靜一靜心！成熟的時候到了！噢，你這是什麼風景；到像所有的氣息都被壓出了你的皮膚，祇剩了一個骨皮囊！我的親愛的朋友！現在什麼都過去了！呵！」

在格甫立羅，祇要是人聲，都很願意聽。也不管是拆爾卡士所說。

「我聽見了，」他輕輕地說。

「來，那麼，獸子。來，你來管舵，我來搖槳，你想必疲倦了！」

格甫立羅機械地調換了位置。調換位置的時候，拆爾卡士注視着他的臉上，見他兩足蹣跚不穩，因而格外可憐他，拍着他的肩。

「來，來，不要害怕！這一次你賺着好錢了。我要重重賞你，朋友。二十五盧布，你願意得嗎？」

『我——不要什麼。我祇求能上岸。』

拆爾卡士揮着手，拍着，坐下搖起來了，以他那長臂用力地搖着。

海已從睡夢中醒了。細浪已漸漸翻起，不住地向前推擠，泛成了無數的泡沫，時又散成小的旋渦。泡沫嘶嘶地嘆息着，而一切東西都充滿着音樂般的諧聲。黑暗似較前更生動了。

『來，告訴我，』拆爾卡士開始說，『你將來可以到鄉村去了，你可以把老婆娶來，做耕田播種的生涯，你的老婆會替你生孩子，食物不要弄的太多了，你就可以這樣終身了。好嗎？這裏面也有甜蜜嗎？』

『甜蜜！』格甫立羅畏縮地，戰慄地答，『真的嗎？』

雲間被風吹成了一條裂縫，從那裂縫中露出了蔚藍的天空，點綴着一兩個星辰。星彩反映在這洶湧的海面上，便隨波上下跳舞，時現時滅。

『向右邊點！』拆爾卡士說。『不久我們就要到那裏了。好好，工程完畢了。真值得一拖網！看這裏。一夜我竟得了五百盧布啊！你意下何如？』

『五百盧布？』格甫立羅不信任地嚙嚙着，但他登時害怕來了，隨即用他的腳觸着船內的捆紮，問道：『喂，這是一種什麼東西？』



『那是蠶絲。一種貴重的東西。這麼多，假使照實價賣，要得一千盧布，但是我要賤賣。這是苦交易嗎？』

『我——說？』格甫立羅懷疑地囁囁着，『那些都給我就好了！』他歎息着，立時回想起那村莊，他的一點微薄的田產，他的窮困，他的母親，一切遠或近的事實；就因此才被逼着出外做工，就因此他才遭受這一夜的痛苦。他心中如潮水般憶起他的村莊，那村莊沿着斜坡而至一條河道，村莊的盡處是柳樹林和高山。這些回憶使他心中起了一種溫暖的感覺，鼓舞了他，『啊，那要多麼闊綽呀！』他悲哀地歎息着。

『靠得住的！我希望你搭火車回去！你到家不有許多姑娘媚你嗎？你可以揀你願意的，你要自己建造一座宅子。不，這麼多錢也許不够建造一座宅子。』

『不錯——這不够建造一座宅子。因為木料很貴。』

『好，不要緊。你可以把舊宅子修一修，買一匹馬呢？你有馬嗎？』

『馬啊？是我有的，但是一匹老朽的。』

『那麼，你就買一匹馬，一匹頭等的牛——羊，各種的家禽啊？』

『不要空口談我巴不得啊！主呀！我將來要有怎樣的一種生活呀！』

『是，朋友，你的生命將來是頭等的。這些事我是有些懂的。我自己從前也會有一個家，我的父親是一莊的首富。』

拆爾卡士慢慢地搖着槳。船身在翻弄着的浪頭上舞蹈，差不多不向前進；浪濤似翻弄得非常得意，兩人在水上如醉夢般播盪，靜默地四面張望着。拆爾卡士把格甫立羅的思想引到了他的村莊上，本意是要鼓勇他，保證他的希望。起初他一面懷疑地由鬚下露着牙齒，一面說着，但後來爲着答覆他的友伴，並且使他憶起農家生活的快樂——他多年以前曾經厭倦，已經淡忘了至今才回想起來的快樂——他的心思就漸漸的被轉移了，不復更問這農家少年關於他的村莊和村莊上的工作了，祇是無意識地自對自描述着：

『農家生活中最偉大的一事，朋友，是牠的自由。你是你自己的主人翁。你有你自己的家——縱祇值一文錢——但那是你自己的啊？你有你自己的財產——縱祇有方寸之地——但那是你自己的啊！你有你自己的母雞，你自己的雞蛋，你自己的蘋果！你是你自家地上的王啊！其次就是有常規。你早晨起身，你有工作可做，在春季是一種，在夏季又是另一種，到了秋季，冬季——又是各有不同。你無論走到



什麼地方，你總有家可歸！那是溫暖的那裏是和平的！你是一個王。你想你果然是如此嗎？」拆爾卡士熱情地結束了他長篇的統算農夫的利益和特權，已不免忘記他的職守了。

格甫立羅好奇地注視着他，自己對這問題也很有興趣。在這段對話中，他已忘記他所相與周旋的是什麼人了，他已覺得他也是和他自己一樣的一個農夫了——終年以汗汗拌和着泥土，他兒時回憶中總不能脫此——他曾故意把農家生活拋棄了，至今仍因這種拋棄而負擔着不可避免的罪罰。

「不錯，老哥啊，委實不錯！現在祇要看你，你丟了田產，却變成了什麼樣子呢！啊啊！田產，老哥，就譬如一個母親，你是不能長久忘記牠的！」

拆爾卡士從他的夢想中醒了。他心中覺有一種疼痛的刺激，每當他的驕傲——怠惰的流浪者的驕傲——受人妨礙時，尤其是受了那在他眼中認為無價值的人的妨礙時，這種疼痛的刺激就隨時發生。

「他的舌頭歡喜得飛起來了！」他兇暴地說，「你也許當我說的都是誠實話。不要怕！」

「但是，不相識的朋友！」——格甫立羅一面說着，一面又被嚇着了——「我是說的你嗎？噢，像你這樣的人多得呢！唉！人們中不幸的人多麼多啊！漂泊者——」

『小牛，你來搖槳！』拆爾卡士發出這簡短的命令，想是有一道的怒氣全被吸回喉中去了。他們調換着位置；拆爾卡士一面向船艙爬行着，一面覺得急欲把格甫立羅踢到水裏去，同時又沒有一看他面孔上的勇氣。

這簡短的對話終止了，但這時格甫立羅的靜默在拆爾卡士看來正是鄉村的雄辯。他回想着過去，已忘却把舵了，船已被衝流到水心中了。波濤似乎明白這隻船已迷了方向，因而輕輕地戲弄牠，使牠在浪頭上顛播着，在牠的槳下激成了無數的藍色水花。但在拆爾卡士的眼前，却浮現着過去的形影，久遠的過去的形影，這過去和現在的中間，阻隔着十一年的流浪生活。他看見他是一個小孩子，他的村莊，他的母親，一個紅顏的肥胖婦人，帶着兩隻和靄的眼睛，他的父親，一個厲色的紅鬚巨人。他看見他在定婚，看見他的妻子，黑暗的安非沙，長髮，肥體，溫和，柔雅；又看見他自己是一個衛隊中的漂亮兵士；他的父親這時髮已蒼白，駝腰曲背了，他的母親臉上已有皺紋，已俯身而行了；他又看見他從軍中回家，村中歡迎的情景；看見他父親在衆人前多麼以他的格列哥里自驕呀，如此敏捷而且漂亮的一個勇武兵士。記憶是失意者的鞭策，能給過去的石塊以生命，傾注蜜汁於舊日所飲的毒汁中，使一個人要悟起他的錯行，使他愛着過去，而剝奪了他對於未來的希望。



拆爾卡士覺得有溫柔的家庭空氣擁抱着；回憶起他母親的溫言和他老父的喊聲；許多已不能分明記憶的聲響，和許多故鄉田野中的濃郁氣味。他覺得心碎了，若有所失，可憐而孤獨，依戀着那已經拋棄的舊日生活。

「哦！我們向那裏行呢？」格甫立羅突然問。

拆爾卡士驚訝着。現出鷺鳥的狀態四面張望着。

「呵，魔鬼把船拉去了！不要緊的。用些力搖。我們一直向那裏行。」

「你在做夢嗎？」格甫立羅笑着問。

拆爾卡士驚奇地看着他。這時這少年已完全恢復了安甯，閑靜地，歡快地，並且有些得勝的狀態。他是很年輕的，前途之遠大，正未可限量。他不曉事。這是不對的。也許大地是願意愛護他的。卡爾卡士這些思想在腦中盤旋着，所以更覺悲哀，於是悽慘地對格甫立羅說道：

「我疲倦了。船又顛簸着。」

「並不顛簸，委實的。但我想，這不見得就可以賣錢吧？」格甫立羅用腳推着那細槳。

「不。你儘管放心。我馬上就直接送去，拿着款子。」

「五百？」

「一個不少，我敢說。」

「啊嚏——總數那麼多！我這可憐蟲能弄到那麼多就好了！啊，我要過好日子了。」

「在你自家田地上嗎？」

「不消說！我何必到別地去——」

格甫立羅沉入夢鄉了。拆爾卡士似乎心碎了。他的上鬚下垂着，身子的右方濺着水浪，他的兩眼似乎深陷着，已失去光明了。他是一個可憐而失志的了。他身軀上一切如鷺鳥的狀態，都為一種屈服的憂悶所遮蔽了，祇團團地縮在那破衣衾中。

「我也疲倦了——沒精神了。」

「我們一直向那裏望着那裏。」

拆爾卡士急陡地掉着船，對着那聳立在水面上的東西駛着。

天空又復密布着烏雲，溫雨正在下着，雨點落在浪頭上浙瀝有聲。

「停下輕點！」拆爾卡士下着命令。



船頭正撞在那大船的船身上。

『他們都睡着了嗎？這些魔鬼！』拆爾卡士埋怨着，一面用船鉤勾住掛在那大船旁的繩索。『把梯子放下來。這兩真討厭。到像以前沒有下過似的！噢，這些飯桶。噢！噢！』

『是拆爾卡士嗎？』他們聽得從頭上發來一種柔細的語聲。

『來，把梯子放下。』

『卡力麥刺，拆爾卡士。』

『把梯子放下，你這黑魔！』拆爾卡士大聲喊叫。

『啊，他今天真會生氣。向這裏來！』

『起來，格甫立羅！』拆爾卡士對他的伙伴說。

剎那間，他們已立在艙面上了，那裏他們三個黑鬚的人在喋喋不休地談話，作一種奇怪的停頓，一面俯首窺着拆爾卡士的船內。那第四個少年穿着一件長衫，走到他的旁邊，握着手不做聲，繼則懷疑地看着格甫立羅。

『把款子預備好了，我到早晨就來拿，』拆爾卡士對他急促地說。『現在我們睡了。格甫立羅，跟我

來！你餓嗎？』

『我要睡了，』格甫立羅答，五分鐘後他已在那不潔的艙內呼呼地睡着了。這時拆爾卡士坐在他的身旁，試穿不知什麼人的一隻靴子。他忿怒地，悲哀地從齒間吹着氣，一面隨意地向一旁唾吐着。繼則就格甫立羅身旁臥下了，把靴子仍然脫去，把兩臂枕於頭下，然後凝視着艙面，撫着鬚鬚。

那隻大船在這洶湧的水上輕輕地顛簸着，惟聞有木料相擊的煩躁聲，雨點落在艙面上的浙瀝聲，和水浪衝着船身的澎湃聲。一切東西都在哀怨着，發出的聲音就如母親的催眠歌，對她的小兒的快樂實在已沒有希望了。拆爾卡士已沉沉入睡了。

## 第二章

他是第一個醒的，不舒適地四面張望着，但立時恢復了鎮定，凝視着睡着的格甫立羅。他正在甜蜜地發着鼾聲，他那緋紅而健壯的童稚的臉上露着睡裏的笑容。拆爾卡士歎息了一會，然後攀上了那狹窄的索梯。從船窗中他可望見鉛色的天空。晨光已現出了，但是帶着陰慘的秋色。

拆爾卡士於兩點鐘後回來了。他的面色是紅的，他的上鬚不住地顫動，嘴唇上露着和悅的笑態。他



穿了一雙寬大的高筒靴，一件短衫，一件皮袴子，看去好像是一個獵人，他全身的服裝都是破的，但有雄壯的氣概，并且很和他相稱，使他看來好像闊大了些，掩蔽了他的骨角，使他倒有一種軍人的氣度。

「啐！小牛，起來！」他一脚踢着格甫立羅。

格甫立羅被驚起了，一時不能認識他，祇驚懼地瞪着兩眼呆看他。拆爾卡士不禁笑起來了。

「是，你到像——」格甫立羅終也張着嘴冷笑起來。「你的確是一個紳士！」

「我們就要調換位置了。但是，你最容易害怕啊！夜裏你有幾次預備死的呢？告訴我！」

「是，但是你想，這是我從小第一次做這樣的工！一個人怎能把靈魂失却，犧牲一生呢？」

「那麼，你願意再做嗎？」

「再做是——我怎麼說嗎？有什麼酬報？就在這一點！」

「好，給你兩個虹好嗎？」

「你是指二百盧布，是嗎？好——也可以。」

「不對？你的靈魂，可以嗎？」

「哦，是——一個人是不肯失去牠的？」格甫立羅微笑着。

「一個人不肯——那要教一人爲衆人犧牲。」

拆爾卡士和悅地笑着。

「好吧！說笑得够了，我們向岸邊開吧，預備！」

「我沒要什麼預備。我是停當的。」

他們時在船上動作起來了。拆爾卡士管着舵，格甫立羅搖着槳。天空中是灰色的，輕雲平均地蓋着。溷綠色的海水戲弄着他們的船，使牠在浪頭上上下下顛簸着，光亮的鹹水點不住地向船中飛濺。船頭的前方，遠遠地看見一帶黃色的沙岸，船的後方，望去盡是洶湧澎湃的波濤浪頭前後推擁着，間着成條的泡沫。遠遠望去，看見許多的船隻在海心中簸盪着，左方呢，是全部的牆林和城市的人家。從那一方，有一種宏大的聲響自遠而來，混着水浪的澎湃聲而成一種複雜的音樂，全海面上都覆着細密的朦朧的霧幕，使各物間的距離似乎變遠了。

「啊，今晚要有一番壯美的跳舞！」拆爾卡士向海上點首說。

「是暴風嗎？」格甫立羅一面問，一面拚命地用槳和水浪相搏戰，他已自頂至踵濕透了。

「噫，噫！」拆爾卡士表示承認。



格甫立羅呆看着他，眼中表示着某種熱望。

「喂，他們給了你多少的？」他終至問起來了，一面等着拆爾卡士開始談論這事。

「看！」拆爾卡士說時從他的衣袋中掏出了一種東西，拿着給格甫立羅看。

格甫立羅眼見那虹彩的鈔票，於是一切東西都現着燦爛的虹彩在他的眼前跳躍了。

「啊！我還祇道你誇口的呢！那是——多少？」

「五百四十一件苦工！」

「苦，是的！」格甫立羅嚙着，貪婪的兩眼追視着那向袋中藏匿的五百四十盧布。」

「是，我不多大的一筆款子啊！」他沮喪地嘆着氣。

「我們要痛飲一場，我的少年！」拆爾卡士狂喜地叫。

「啊，我們儘够了。不要怕，朋友，你的份子我要給你的。我要給你四十，好嗎？滿意嗎？假使你願意，我這

時就給你！」

「祇要你——真肯肯嗎？我決不說個不字的！」

拆爾卡士躊躇得戰抖起來了，又有另一種的銳利的情感在心中忐忑着。

「哈——哈——哈！哈！你這魔鬼的傀儡！我決不說個不字！」拿去，朋友，請你，我求你，真的，拿去這許多錢，我不曉得怎麼處置法！你必得幫着我，拿去，那里！」

拆爾卡士拿出幾張紅色的鈔票給格甫立羅。他手顫着去取，一面放開槳，把鈔票塞到懷中，貪婪地翻着兩眼，吁吁地吸着氣，好像喝了什麼熱東西似的。拆爾卡士以譏刺的笑容注視着他。格甫立羅又復拿起槳來用力地，急促地搖着，兩眼下視水中，好像害怕什麼似的。他的兩肩和兩耳都不住地顫着。

「你存着貪心。這是不對的。但是，無足怪，你是一個農夫。」拆爾卡士有趣地說。

「且看一個人把錢怎麼處置法！」格甫立羅叫着，突然起了熱情，猶如追逐他那已經飛去的思想。和言語一般，很匆促地開始談起在村莊中有錢和無錢的生活來了。尊敬，富足，獨立的快樂！

拆爾卡士以慇懃的態度傾聽着，眼中充滿了一種夢想。間或發出滿足的笑容。「我們到了！」拆爾卡士後來打斷了格甫立羅的語聲叫喊起來。

一陣浪頭擊着船身，船身輕輕地抵着岸邊。

「喂，朋友，工程完了。我們還要把船向前拉一拉，才不致被風颳去呢。他們是要來卸貨的。我們就要分別了！這裏離城市八阜斯得。你打算做什麼呢？還回到城市裏去吧？」



拆爾卡士的面龐上現露着和悅的好笑，看他的態度，似乎內心中有一種快樂，並且驚訝着格甫立。他把手插到衣袋中，摩擦着鈔票繚繚作聲。

「不——我——不來。我——」格立甫羅喘着氣，喉中似塞着東西似的。他心中有烈火般的慾望，言語和情感在互相吞食着。

拆爾卡士煩惱地看着他。

「你怎麼了？」他問。

「啊——」但格立甫羅的臉上紅漲着，繼又現着灰暗色，忙亂地移動着，好像半身要投到拆爾卡士的胸前，半身又爲一種不能達到的慾望分裂着。

拆爾卡士見這少年這樣的興奮情景，不勝詫怪。他急欲看他變成什麼樣子。

格甫立羅奇怪地笑起來了，笑聲好像哭泣。他的頭低垂着，他臉上的態度，拆爾卡士不能看見；格甫立羅祇有兩耳露着可見。起初赤色，繼又變成蒼白。

「喂，可詛的東西！」拆爾卡士揮着手，「你難道戀愛着我嗎？不然，怎樣的呢？人倒要當你是一個女子了！和我相別，爲什麼現出這樣怪態呢？小孩子告訴我，你怎麼了？不然，我動身了！」

「你就走吧！」格甫立羅高聲喊。

岸邊的泥沙好像因他的叫喊聲而驚起了，被水衝擊着的黃色沙脊似在震顫着。拆爾卡士也驚起了。不料格甫立羅突然跳起，投到拆爾卡士的足下，以兩手抱着他的兩足，向身邊拉着。拆爾卡士立得不穩，重重地坐到了沙上，磨着牙齒，舉起他的長臂，緊握着拳頭在空中。他正要打格甫立羅時，忽聽得他羞愧的懇求聲道：

「朋友！把這筆錢——給我吧！給我吧！給我吧！爲着基督的緣故！那在你算得什麼呢？一夜之中——祇要一夜——在我要一年——給我吧——我將爲你祈禱！不停止——在三個教堂中——祈禱你的靈魂得救！你爲什麼要把牠投到風裏——我却要把牠投到土裏。哦，給我吧！在你算得什麼呢？你會費力的嗎？一夜——你就發財了！可憐我點吧！你是一個無望的人，你看——你不能做什麼事——我呢——啊，給我吧！」

拆爾卡士驚惶着，惱怒着，坐在沙上，兩手支着地仰着；他坐着不發一言，兩眼對着這農家少年害怕地亂翻，少年則俯首到膝上，喘着氣對他默禱。拆爾卡士後來將他一推，連忙跳起，伸手到衣袋中把那虹彩的鈔票投到格甫立羅的身上。



『這里，賤東西！吞下去吧！』他一面咆哮，一面戰抖着，對這貪婪的奴隸有強烈的憐憫和仇恨。當他投擲鈔票的當兒，他覺得自己是一個英雄。他眼中發着淡淡的光芒，渾身現着英雄的氣概。

『我本想把我自己的也給你。我昨天很憐見你。我想起鄉村，我當時想來，我要幫助這少年。我正在等着看你有什麼舉動，看你是否討飯。那知你——唉，你這化子，你這乞丐，你竟會——自苦得這樣——來求錢！你真是傻子。貪得的魔鬼啊！他們都是自棄——爲五戈比而賣身，是不是？』

『親愛的朋友！基督憐憫你！呵，我現在有了多少啦！幾千！我是一個富人了！』格甫立羅快活得渾身戰抖起來了，一面把鈔票塞着懷裏。『啊，你這好人！我永久不忘你的恩！永不我的妻子和兒女——我要教他們爲你祈禱！』

拆爾卡士靜聽着他的因狂喜而發的哀號苦叫，凝視着他那爲貪得的歡快所累的发光的面龐，覺得他自己雖是一個賊子和浪人。雖已拋棄了生命的一切，却不願如此貪婪，如此卑賤，也不願忘却自己。他不願像那樣的！這種思想和情感使他充滿了獨立和慷慨的感覺，使他在這孤寂的海岸上，呆立在格甫立羅的旁邊。

『你使我快活起來了！』格甫立羅一面喊叫，一面探着拆爾卡士的手，壓到自己的臉上。

拆爾卡士不發一言，露着牙齒像狼一般。格甫立羅仍繼續着傾訴他的衷曲：

『你可知道當時我心裏想的什麼？當我們正在划船——我看見——那筆錢——我想——我要給他——你——用槳——一推！這錢是我的，把他推下海——就是你——啊！誰還想起你？我說。若是他們發見了他，他們一定也不問怎樣死的——被誰弄死的。我想他不是有人過問的人！他在世界上是沒用的！誰來爲他說話呢？不，真的——啊！』

『把錢拿出來？』拆爾卡士狂叫着，以一手緊握着他的喉嚨。

格甫立羅一再掙扎。拆爾卡士另一隻手臂緊抱着他的腰，像蛇一般——同時有裂衣之聲——格甫立羅仰在沙上，兩眼野蠻地瞪視着，兩手握拳豎在空中，兩腿亂蹬。拆爾卡士穩立不動，面上作凶猛狀，惡意地露着牙齒，現出一種怪態的惡笑，他的鬚鬚在他那峻瘦的臉上急顫。

他一生中從未這樣受傷過，也從未覺得這樣痛心過。

『好，你現在快活嗎？』他一面笑，一面問着格甫立羅，然後背着他對城市的方向走了。但他還未走到兩步，格甫立羅就一膝屈起，像貓一般，拾着一個圓石塊，用力向他擲來，同時叫喊道：

『啊——一下子！』



拆爾卡士大叫一聲，兩手撫拍着他的頸項，一面向前蹣跚着，繼則轉頭對着格甫立羅，立時伏倒地上。格甫立羅的心使他失望了，他祇是注意着他。格甫立羅見他一脚震動着，想舉起他的頭，繼又伸直頭足，顛着像箭頭一般。於是格甫立羅飛奔而去，那里黑雲垂掛在朦朧的原野之上，原來天色已黑。水浪在沙上來回衝擊着，聲如密語。泡沫嘶嘶作響，水花在空中飛濺着。

天下起雨來了，起初是微雨，但立時就大雨如注，空中滿布如網的水線，原野和海面立時被遮起了，格甫立羅藏匿在雨的後面。過了許久，除雨和那臥在沙上的長人外，無物可見。但突然地格甫立羅從雨中奔出了。他如鳥一般飛跳而來，蹲踞到他的身旁，把他翻轉過來。他的手浸染着溫暖的，紅色的泥沙。他戰抖着，蹣跚着，面上現着蒼白色和忙亂。

『老哥，起來！』在這雨聲浙瀝中對着拆爾卡士的耳邊細語。

拆爾卡士因雨水打在面上而甦醒了，把格甫立羅推開一旁，粗聲說道：

『滾——開！』

『老哥！饒恕我——原來魔鬼引誘我的，』格甫立羅一面吻着拆爾卡士的手，一面半吞半吐地低語。

『不要在這里煩滾開！』他發出怒聲。

『把我靈魂中的罪惡拿去！老哥饒恕我罷！』

『還在這裡煩到魔鬼那裏去！』拆爾卡士突然怒喊，一面坐起在沙上。他的臉色是蒼白的，怒狠的，他的眼中閃着光，眼簾低垂着，好像欲睡似的。『你還要什麼？你已經做完了——你的工作——滾開吧！』

快走！』他一面想踢走格甫立羅，但因他是跪在他的旁邊，他不能踢他，他又想在地上滾轉，但爲格甫立羅用兩臂抱住他的兩肩。這時拆爾卡士已和格立甫羅齊平了。兩人都面色蒼白，可憐而可怕。

『噫！』拆爾卡士輕拍着他友伴的張大着的眼睛。

格甫立羅用衣袖輕輕拭着他的臉，同時喃喃道：

『獸子聽你偷多少！』拆爾卡士一面鄙夷地叫喊，一面從他的襯衫上撕下一塊布條，不發一言，祇是咬牙切齒，原來他已收束起他的頭腦了。『你拿起那鈔票的嗎？』他從牙齒間噓着氣說。

『我不會礙到牠們，老哥！我不會想要牠們要惹起晦氣來！』

拆爾卡士把手伸到他的襯衫裏，取出一束鈔票，拿回一張虹彩的鈔票仍放到衣袋中，把其餘的統送給格甫立羅。



「拿去好走！」

「我不要，老哥。我不能饒恕我吧！」

「拿去，可聽見！」拆爾卡士狂喊。一面害怕地瞪着眼。

「饒恕我吧！那麼，我就拿起來，」格甫立羅畏怯地說，臉到拆爾卡士在泥沙上被雨水浸濕了的腳上。

「你說謊，你要拿去的，哭寶兒！」拆爾卡士誠信地說，抓着格甫立羅的頭髮用力上提，一面把鈔票貼到他的臉上。

「拿去！拿去！我想你做工不肯白做的。拿去，不要怕！不要因為險些兒殺了人覺得可恥！像我這樣的人，是沒有人來過問的。真的，要是他們知道了，他們是要謝謝你的。這里，拿去！沒有人會知道你所做的事的，並且你是應得酬報的，來，喂！」

格甫立羅見到拆爾卡士在笑着，才覺心寬了。他緊緊地把鈔票握在手中。

「老哥！你饒恕我嗎？肯嗎？啊！」他哭着問。

「我的兄弟！」拆爾卡士一面立起，一面模仿着他。「饒恕什麼？沒有什麼要饒恕。今天你幫助我，明

天我幫助你。

「哦，老哥，老哥！」格甫立羅悲哀地嘆着，搖着頭。

拆爾卡士對着他立着，面上現出奇怪的笑態，他頭上的破帽子已浸得更加發紅，像土耳其式的紅帽子了。

雨在傾盆而下。海在咆哮着，水浪兇猛地，暴怒地衝擊着岸堤。

兩人靜默着不做聲。

「喂，再會！」拆爾卡士冷笑着說。

他蹣跚着奇怪地抱着他的頭，好像怕要失掉似的。

「饒恕我，老哥！」格甫立羅又懇求他。

「是了！」拆爾卡士冷峻地答着就起足走了。

他兩足仍是蹣跚着，仍以左手抱着頭，同時以右手掙着他的上鬚。

格甫立羅凝望着他許久，直等他在雨中消滅了。雨仍是密密地下着，把一切東西都包藏在一種無隙可入的灰色密霧裏。



於是格甫立羅脫下他那已被浸濕的帽子，畫着十字，看着他手中的鈔票，發出一聲寬慰的歎聲，把鈔票塞到懷中，然後沿着海岸大踏步向前走，正和拆爾卡士所取的方向相反。

不久，雨和水花已洗盡了拆爾卡士臥着的地方的紅色印痕，洗盡了拆爾卡士和那農家少年在這沙灘上所遺的足印。這兩人所演的這一齣短劇，未曾有一點痕迹遺留在這海岸之上。

（宋桂焯譯）

# 海 燕

白濛濛的海面的上頭，風兒在收集着陰雲。在陰雲和海的<sub>中間</sub>，得意洋洋地掠過了海燕，好像深黑色的閃電。

一忽兒，翅膀碰到浪花，一忽兒，像箭似的衝到陰雲，牠在叫着，而——在這鳥兒的勇猛的叫喊裏，陰雲聽見了歡樂。

這叫喊裏面——有的是對於暴風雨的渴望！憤怒的力量，熱情的火燄和對於勝利的確信，是陰雲在這叫喊裏所聽見的。

海鷗在暴風雨前頭哼着——哼着，在海面上竄着，願意把自己對於暴風雨的恐懼藏到海底裏去。潛水鳥也在哼着——牠們這些潛水鳥，够不上享受生活的戰鬥的快樂：轟擊的雷聲就把牠們嚇



壞了。

蠢笨的企鵝，畏縮地在崖岸底下躲藏着肥胖的身體……只有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這泛着白沫的海上飛掠着。

陰雲越來越昏暗，越來越低地落到海面上來了，波浪在唱着，在衝上去，迎着高處的雷聲。

雷響着。波浪在憤怒的白沫裏吼着，和風兒爭論着。看罷，風兒抓住了一羣波浪緊緊的抱住了，惡狠狠地一摔，扔在崖岸上，把這大塊的翡翠石砸成了塵霧和水沫。

海燕叫喊着，飛掠過去，好像深黑色的閃電，箭似的射穿那陰雲，用翅膀刮起那浪花的泡沫。

看罷，牠飛舞着，像仙魔似的——高傲的，深黑色的，暴風雨的仙魔，——牠在笑，又在嚎叫——牠笑那陰雲，牠歡樂得嚎叫！

在雷聲的震怒裏，牠這敏感的仙魔——早就聽見了疲乏；牠確信，陰雲是遮不住太陽的，不的，遮不住的！

風吼着……雷響着……

一堆堆的陰雲，好像深藍的火燄，在這無底的海的頭上浮動。海在抓住閃電的光芒把牠熄滅在自

己的深淵。像是火蛇似的，在海裏游動着，消逝了，這些閃電的影子。

——暴風雨！暴風雨快要爆發了！

那是勇猛的海燕，在閃電中間，在怒吼的海的頭上，得意洋洋地飛掠着，這勝利的預言家叫了！

——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罷！

(蕭 參譯)



## 筏上

## 一

黑色的雲彩愈低愈厚了，緩緩地騰過這沈靜的河流。在遠處牠們的邊緣似乎接觸了那急流的，多泥的，滿溢春水的河面。在牠們接觸的地方，好像有一垛牆高聳天空，攔住了河路。

水流嗚咽地向那垛牆衝過去，似乎又被衝回來，向那彌漫着春夜的濃霧的兩岸流去。

筏子向前浮動着，前面展着佈滿了黑雲的天空。兩岸被黑暗籠罩着不能看見，好像已被春水的波濤沖入了天空了。

下面的河流向大海流去；上面的天空充滿了濃重而潮濕的密雲。

在這幅滿佈灰色的畫裏，沒有新氣，沒有顏色。

當筏子迅速無聲地沖下時，由黑暗中忽然駛出一隻汽船，煙突裏冒着火星，推進機撥得水花四濺。汽船愈近，那上面兩個探路燈也愈大愈亮了，桅燈慢慢地搖來搖去，好像正在怒視着黑暗。這時空氣中充滿了激水聲和機器聲。

『抬頭！』一個聲音從筏子上發出來。發聲的是一個胸部寬厚的人。

在筏尾上立着兩個人，每人手中都有一根長橈，管着筏子的進行。米夏是船主的兒子，有二十二歲，一個漂亮，柔弱，面帶愁容的少年。謝該是一個鹵莽有力，被雇在船上做工的紅髮的農人，他帶着嘲弄的冷笑，露着大的牙齒。

『右靠！』又有一個喊聲從筏前的黑暗中傳出。

『嚷什麼！我們用不着你告訴。』謝該吼道：用他那寬大的胸部推着橈。『啊！使點勁吧，米夏！』米夏用腳踏住木板，用他那瘦小的手掌把橈柄拉了一下。接着劇烈地咳嗽了一陣。

『使點勁，右靠！你們這兩個可詛咒的飯桶。』主人又喊了，他的聲音裏含着憤怒和焦急。

『得啦！』謝該喃喃道。『看看你這好兒子吧。連一根草都折不斷，你還叫他掌舵！你這麼喊是要叫全河都聽見嗎？連一個掌舵的都捨不得雇。喊破你的喉嚨才好呢！』



末幾個字他說得聲音很大，好像故意要使別人聽見。

汽船很快地駛過筏子，使牠在泡沫很多的水上搖蕩起來，筏上的木板忽上忽下，木板的柳枝發出淒涼的潮濕的響聲。

汽船上有燈火的窗孔在駛過時映在激動的水上，有如萬點閃閃的金星。但不久就消滅了。

汽船激得水波在筏底動蕩起來，因此木板也都跳舞起來。米夏被這種動蕩所搖，拚命地抓住了橈柄，使自己不致跌倒。

『好好，』謝該笑着說，『你還要跳舞呢！你父親又要罵你了，也許還要打你兩下。那時你便要換一個樣子跳舞了！左靠呀啊！』

謝該用他那鋼鑽似的路膊重重地把橈柄搖了一下，使牠深深地伸進水去。他是一個高大有力，愛嘲弄人，滿懷惡意的人。他赤着腳牢牢地站在那裏，有如鑲在板子上一樣；他的兩眼直釘在前面，時時預備掉轉船方向。

『你看，你的父親在親瑪迦的嘴哩！他們倆真是一對癡。鬼沒羞的沒良心的！你爲什麼不離開他們呢？米夏——離開這兩個叛道豬爲什麼你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米夏用一種窒塞的嗓子說，並不去看那謝該在暗中指給他的地方——在那邊可以看出米夏的父親的外形。

『我聽見了，』謝該故意地學他道，冷諷地笑着。『你這可憐的弱鬼！你們這種情形真不錯！』他接着說，見米夏毫不動心，他的膽子更壯了。『那老頭子是什麼東西？他給兒子找了一個女人，又把她從他手裏奪去，至終連一點事都沒有！老禽獸。』

米夏沈默不語，祇向上游望着出神——上游也有一堵霧牆豎起，這時四方的雲彩都集到中央了，筏子好像正在絲毫不動地停在水中。灰黑色的密雲重重壓在水上，似乎要攔住牠的去路。

全河像一個無底的漩渦，四面圍着參天的高山，山頂又罩着迷霧。

這時的寂靜使人覺得非常氣悶，微波輕輕地打着筏底，好像正在焦急似的。河水發出如泣如訴的聲音——黑暗中唯一的聲音——愈發顯得寂靜可怕了。『我們要一點風才好，』謝該說。『不，我們不光要風，——要有雨的風才好。』他一面自言自語，一面裝上他的煙袋。一根火柴劃着了。接着是點煙袋的聲音。這時有一點紅光發出來，照着謝該的肥大的臉。等火光消滅了的時候，他也隨着隱入黑暗。

『米夏！』他喊。他的聲音雖不如以前那麼粗野，却更帶嘲笑的意味。



「什麼事？」米夏回答。他仍舊目不轉睛地遙望着遠處，好像正在找尋什麼。

「怎樣會弄到這步田地呢，伙計？怎麼會弄到這步田地？」

「什麼？」米夏不高興地說。

「你樣麼會結了婚呢？這是多麼奇怪的事！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把你的妻子娶過來——以後呢？哈！

哈哈！

「你們咯咯什麼？喂，喂！」這個是由河前發出來的吆喝。

「罪惡的禽獸！」謝該嘻嘻地喊道；於是又回到剛才的題目：「喂，米夏，告訴我吧；立刻告訴我——

爲什麼不告訴我？」

「不要麻煩我吧，謝該。」米夏懇求地小聲說，「我已經告訴過你一次了。」

但是他由長久的經驗，知道謝該一定不能饒他過去，於是他便連忙說：「唔，我把她娶到家裏——

我向她說：「我不能做你的丈夫，瑪迦，你是個健壯的姑娘，我却是個多病的人。我實在無意娶你，但我的父親却強迫我同你成婚。」他整天對我說，「結婚吧！結婚吧！我不喜歡女人，我說：尤其不喜歡你，你太粗野了。是的——我不願意同你有夫婦的行動。這種是非常討厭的，是一件罪惡。至於兒女——兒女正

是上帝給人的懲罰。」

「討厭的，」謝該一面笑一面喊道，「好瑪迦回答什麼呢什麼？」

「她說，『我應當怎樣辦呢？』接着她便哭起來了。『你同我爲難有什麼好處呢？我便這麼醜嗎？』她是沒羞的，沒道德的，謝該！『有這樣的身體和氣力，我還得找公子去嗎？』我回答說：『祇要你願意，你愛到什麼地方便到什麼地方。總之我不能違我的良心做事。如果我愛你，那就好辦了；但是像這種樣子，那怎麼辦呢？伊凡老爹說，這種事是一項不可赦的罪。我們不是禽獸，是不是？』她仍舊哭着說，『你把我平生的唯一的機會就誤了！』我很憐憫她。『不要緊，慢慢地就好了。再不然你也可以進尼庵去。』說到這裏，她便罵起我來了，『你是個混蛋米夏——一個小胆鬼。』」

「叫我真高興！」謝該嘻嘻地小聲說，『那麼你會叫她入尼庵嗎？』

「是的，我叫她到尼庵去，」米夏簡單地回答。

「她罵你是混蛋嗎？」謝該提起喉嚨問。

「是的，她這樣罵我。」

「罵得對，我的朋友，是的，罵得對！你真該打。」接着，他忽然換個腔調，帶一種嚴厲的神氣說，『你有



什麼權利違犯法律？可是你竟違犯了！凡事都是有定例，違犯是無用的。連討論都沒有餘地。但是你做的是什麼事呢？你腦袋裏有了邪念了。一個尼庵！愚蠢的傻子！她所願意的是什麼？願意入尼庵嗎？那裏面都是昏頭昏腦的傻子！想想這是什麼事！你既不是魚類，又不是禽獸，爲什麼把那姑娘毀了？她現在竟和一位老頭子同住！你使老頭子犯罪了！你破壞了多少法律呢！你這混蛋！」

「法律是在人的靈魂裏。這個法律是人人所應守的。只要不違着靈魂做事，你便做不出壞事來。」  
米夏點着頭，用一種平和而低沈的聲音回答。」

「但是你已經做了壞事了。」謝該憤然說，「在靈魂裏多麼好聽的話呀！靈魂裏有許多東西。還有幾種是應該禁止的呢。靈魂，靈魂！你必須先要明白她是什麼，我的朋友，然後——」

「不，不是這樣，謝該。」米夏熱情地說，好像很起勁似的。「靈魂永遠是朝露般的透明。牠的聲音藏在我們心靈的深處，很難聽見；但如果我們總聽從牠，我們便永不會錯誤。憑着靈魂行事正是遵守上帝的意旨行事。上帝是在靈魂裏，所以法律也必在靈魂裏——靈魂是上帝造的，上帝把牠吹入人體裏。我們必須曉得如何省察自己的靈魂——我們必須毫無情感地省察牠。」

「你們這兩睡鬼！抬頭！」這個聲音由筏子的前面發出，沿着河岸來。由牠的力量就可以斷定發言

者是一個強健有力而自喜的人，一個生命力很旺的人，他之所以叫喊並不是因為他必要給掌舵者以指導，乃是因為他的靈魂裏充滿了生命和力量，而這種生命和力量又要自由地表現出來，所以牠們便借着這如雷的聲音一湧而出。

「你聽，那老流氓又在喊哩，」謝該嘻嘻地接着說。他臉上帶着笑容，用刺人的目光向前方釘着。『你看，他們在那一塊噉咕噉咕地真像一對鴿子！你不嫉妬他們嗎，米夏？』

米夏漠然地望着前面那兩個搖動的前櫓。那兩個掌櫓者時前時後，常常交叉成一個黑影。

「那麼說你不嫉妬他們嗎？」謝該又說了一遍。

「那與我有什麼關係呢？那是他們的罪惡，他們必有報應，」米夏坦然地回答。

「哼！」謝該冷諷地發了一聲，裝上他的烟袋。

在黑暗裏又發了一次紅光。黑暗更密了，灰雲更近河面了。

「你怎會有這麼一種性格呢，自然而有的嗎？但是你可不像你的父親，我的孩子！你父親是個很不錯的老貨。你看看他！他已經五十二了，還能御這麼強壯的女人！雖說如此，她總比穿皮鞋的時髦女子好得多。她愛他，這是不能否認的！她愛他啊，我的孩子！誰也不能不羨慕他，他真是一條好漢——他是好漢



之王！當他工作的時候，那真值得一看，再說，他又很有錢。你看別人多麼恭維他！他真是十全的人。是的。你呢？你一點也不像你的父親和母親吧？老安尼非莎設若還在世，米夏，你想你父親該怎麼辦？那一定要鬧個大笑話呢！我很想看看她怎樣處置他！你母親是一個正當的婦人，有胆量的婦人，她和你父親真可以說是一對！

米夏仍舊不語，只倚着櫓凝視河水。

謝該也不說了。從筏子前部傳來一陣女子的尖銳的笑聲，接着陣比較低沈的男子的笑聲。他們的形狀被霧所隔，謝該幾乎看不見了，但是他仍舊好奇地瞅着，那男子的身量很高，兩腿又開立着，手裏拿着一個櫓，半面向着一個女子！那女子也倚着一個櫓，立在幾步遠的地方。她用食指指着他，嗤嗤的笑。

謝該嘆了一口氣，轉過頭來沉默了一會。但不久又說起來了。

「別的先不用說，祇看他們倆在一塊够多麼快活，——這是很值一看的！爲什麼我不能有這種事呢？我簡直成了喪家之犬了！假若我有這樣一個女人，我一定永遠不離開她！我要整天的摟着她。若是說我愛她，那一點也不錯！我向來沒有過這種豔福！婦女們可是不喜歡薑呢！她是個善於體量人的女人！她

是個詭計多端的女人她想尋味人生啊！你睡了嗎，米夏？」

「不，」米夏鎮靜地回答。

「你將來怎麼過呢？說句實話，你簡直同木椿一般孤獨！這真是點難事！什麼地方是你去的？在人地生疏的景况中你一定不能營生。你太荒唐了！一個人若不能自立，將成個什麼人呢？一個人有一張嘴，這是個够受的重擔。你站得住腳嗎？你怎麼辦呢？有鬼，什麼地方是你去的？」

「我嗎，」米夏突然立起身子來說，「我要走開。今年秋天我要到高加索山中去，那麼，什麼事都完了。我的上帝！我若能離開你們就好了！沒有靈魂，沒有上帝的人們！離開你們是我唯一的願望！你們生在世界上爲什麼？何處是你們的上帝？他不過是個虛名罷了！你們是靠基督活着嗎？你們都是豺狼，一點也不假！但在高加索那地方有許多信靠基督的人。他們存着愛心，渴欲救世。但是你們呢——你們都是齷齪的野獸。而在那邊還有好人；我看見過他們；他們叫我去，所以我必須去。他們給了我一本聖書說：「讀吧，信上帝的人，我們親愛的弟兄，讀一讀真理吧。」在我讀了牠以後，我的靈魂已被上帝的言語洗刷一新。我要走開，我要離開你們這些貪婪的豺狼。你們整天光會吞吃弱者！讓我詛咒你們。」

米夏熱情地低聲說出以上的話來，似乎滿心懷着狂喜的感情，滿心對於這些肉食的野獸含着憤



怒，滿心要到那些熱心救世的人們那邊去。謝該受了這下打擊，張着嘴，噙着煙袋，半天說不出話來。想了一會，他才向四圍看了看，用一種粗暴的聲調說，『有鬼！你怎麼忽然變壞了？你爲什麼念那本書呢？那一定是本壞書，死心吧！如果執迷不悟，你的結果一定不堪設想！趁你還沒完全變成野獸，快死心吧！在高加索的都是些什麼人！僧人嗎？什麼人？』

米夏的怒火起得快，滅得也快；這時他祇用力使動他的櫓，在喉嚨裏喃喃自語。

謝該等候他的回答，却候不出來。他那健壯的身體被黑夜的可怖的沉靜罩住了。他很想回憶起從前的美滿的生活，很想用聲音打破這時的寂寞，很想擾動這藏在水中的和那陰慘可怖的雲中的沉靜。

——在筏子的前部有一種生命力使他欣然欲動。

在前面，他時時聽到一陣陣的歡笑聲和呼聲，這些聲音好像帶着春天的暖氣，與黑夜的沉靜抗衡，惹起人的情緒的欲望。

『祇要你抓得緊，米夏，你一定可以再從老頭子那邊把她奪回！』謝該接着米夏搖着櫓說，他在沉靜中實在忍不住了。

米夏倚着櫓立着，擦一擦額上的汗。

「今天晚上汽船很少。」謝該接着說，「我們這麼半天才過了一個鐘頭。」他見米夏沒有意回答，便自語道：「這是因為還不到時候。這季也不過剛起頭……我們快到加贊了……伏爾迦河水真急，可以沖走一切東西……你爲什麼還這樣站着呢？怒了嗎？喂，米夏！」

「什麼事？」米夏用惱怒的口氣說。

「沒事，奇怪的東西；但是你爲什麼不說話呢？你總是尋思。不要做這種事吧！尋思是有害於人的。你真自做聰明！你整天尋思。不知你其實是個傻子。哈哈！」

謝該很得意自己的高見，咳了一聲，沉默了一會，嘯了一個曲子，然後又接續發揮他的主旨。

「尋思那是賣苦力的人的事嗎？看看你的父親，他一點也不尋思，但是他仍舊活在世上。他愛你的妻子。他們倆都看你好笑，你這自做聰明的傻子！這是真的！你聽聽他們？撕碎他們！我相信瑪迦已經有了小孩子。不要怕，小孩一定不會像你。他一定是個健壯的孩子，同西蘭一樣！但是仍舊是你的兒子呢！哈哈！他要叫你父親！其實你不是他的父親，你是他的哥哥；他的真父親乃是他的祖父。這真有趣！怎樣一個失倫的家庭啊！但是他們倆實在是一對高大的夫妻呢！對不對，米夏？」

「謝該！」米夏帶一種悲哽的聲音說，「看在基督的面上，我請你不要撕碎我的靈魂，不要火烙我。」



了。不要管我吧！千萬不要再說啦！看在上帝和基督的面上，我求你不同我說話！不要攪我啦！不要吸乾我心裏的血！否則我便下水去！那便是你的罪，一項大罪，我幾失掉我的靈魂了；不要逼我了吧！因上帝的緣故，我請求你！」

黑夜的沈靜被這尖銳而不自然的悲哽擾動了；米夏倒在筏上，好像被雲彩裏發出來的霹靂打倒了。

「好好！」謝該吼道，看着他的伙伴在筏上打滾，如同被火燒了一樣。「怎樣一個奇怪的人！你應該早告訴我呀，如果有什麼有什麼十分？」

「你已經苦痛我半天了。這是何苦呢？我是你的仇敵嗎？」米夏又嗚咽起來了。

「你真是個奇怪的孩子！一個古怪的人！」謝該聽了又怕又氣，叫嚷着說，「我怎麼知道呢？我萬想不到你會這樣。」

「那麼你要明白，我要忘却這件事！永遠忘却我的羞恥，我的苦痛。你真是個殘忍的人！我一定要走開，永遠不回來！我實在忍不住了！」

「是的，不要胡想了吧！」謝該喊，又帶着蔑視的口氣大聲罵了一句，以加重他的話。但不久便氣緩

了，好像不敢看見他面前將要發生的慘劇；雖然如此，他仍舊不得不去看明白牠……

『喂！喂！我在叫你們！你們聾了嗎？』西蘭發出了叫喊了。『你們在那裏說什麼？你們在那裏說什麼？往前往前！』

西蘭似乎很喜歡叫喊，很想用他那充滿力量和健康的低沈的嗓子，一聲一聲地打破河上的沉靜，擾動溫潤的空氣，傳到米夏身旁。米夏站起身來，把胸部靠在櫓上。謝該一面用盡平生的力量回答他的主人，一面在喉嚨裏咒詛他。

這兩種聲音打破了黑夜的沉靜，佈散於空氣之中。有的時候牠們合在一處，同角聲似的，但不久又尖銳起來了，在空中振蕩着，漸漸地向遠處傳佈——終於消失。

沉靜又上來了。

月光穿過雲彩，瀉在水面，映出如鱗的光芒。但不久就被雨氣所掩了。

筏子仍舊在沉靜中順流而下。



西蘭像鐵砧似的站在櫓的一旁——他穿着紅色的襯衫，敞着領子，露出他那粗圓的頸子和有毛的胸脯。一撮灰色的頭髮掛在他的額下，頭髮下露出一雙灼灼的黑眼，他的袖子捲到肘上，每當握櫓的時候，胳膊上便露出青筋。他微微地彎着腰，注意地望着前方。瑪迦站在數步遠的地方，帶一種自滿的神氣，瞅着她的愛人的魁偉的身量。他們倆都在想自己的心事。他遙眺着遠處，她的一舉一動都按着他那多鬚的臉上而定。

「那一定是個漁火，」他轉過頭來說。

「對了，我們也正在走哩，啊！」她滿滿地吁了一口氣，使勁搖了一下櫓。「別累壞了自己，小瑪迦，」他說，看見她也弩起櫓來熟練地搖了一下。她是一個又圓又胖的婦人，一對黑而亮的眼睛，一雙紅色的頰部，赤着足，祇穿着一件緊貼在身上的濕裙子，露出她的身體的外形，她轉過臉來，歡然微笑地說：「你太留心我了，不要緊的！」

「我只會吻你，不會關心你，」西蘭聳了一下肩說。

「那可不行！」她漫然地回答。他們倆都沉默了，用一種慾望的眼神互相瞅着。

河水在筏子下面潺潺地響着。在右岸上，遠處傳來一聲雞鳴。筏子輕輕地搖擺着向前走動，前面的

黑暗已有點亮了；連黑雲都顯出牠們的輪廓，不像那麼陰慘可怖了。

「西蘭，你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嗎？我知道，我敢打賭。米夏正向謝該抱怨我們哩，謝該正咒詛我們哩！」

瑪迦焦急地觀察西蘭的臉神，——在聽了她的話以後，他的臉變得頑硬可怕了。

「好！」他簡單地說。

「好，算了吧。」

「如果算了吧便沒有可說的了！」

「別生氣！」

「同你生氣嗎？我倒很想同你生氣，可是我辦不到。」

「你愛瑪迦吧？」她小聲說，誘惑地靠在他的身上。

「胡說！」西蘭加重說，向她伸出兩臂。「得啦，別同我開頑笑吧！」

她同貓似的捲了捲身子，重新倚在他的身上。

「我們又要錯方向了，」他小聲說，吻着她的嘴唇。



「起來！他們從那邊可以看見呢！」她把腦一仰，掙扎着要脫身，但是他用一隻胳膊摟住她，一隻胳膊搖船。

「他們可以看見我們？讓他們看見吧！我唾他們！我犯罪了，是的，我也知道。我在上帝面前必有報應。但是你仍舊不是他的，你是自由的，你屬於你自己。他在苦痛，我知道。我怎麼樣辦呢？我的地位是快樂的嗎？真的，你不是他的妻子。但是都無關緊要，在我這種地位，我可覺得好受嗎？在上帝面前這不是個可怕的罪惡嗎？這是罪惡啊！我都知道，可是我都做了！因為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我們一生祇有一次戀愛——我們說不定那天就死。哦，瑪迦啊！倘若我晚一個月叫你和米夏成婚，這些事便不會發生了。倘若在安尼菲沙剛一死的時候，我便向你提婚，那就妥當了。在法律下也妥當，不犯罪，不丟人。這是我的錯處，這錯處要損失我五年，或十年的壽命，這種錯處使一個人早早地變成老人。」

他堅決而鎮靜地說出以上的話來，臉上帶出果敢的神氣，好像預備要為戀愛的權利交戰。

「唔，現在沒有了，不要自尋苦惱吧。我們把這事也說過不止一次了。」瑪迦微語說，輕輕地從他手中脫身，回到她的櫓旁。

他起始很快的用力前後使動他的櫓，似乎要借此除去胸上的重担，忘却自己的煩惱。

天慢慢地亮了。

雲彩都失去了牠們的重量，慢慢向四方散去，好像要勉強地給日光留出地方。河面不像那麼濃重了，已發出鋼鐵的寒光。

「前幾天他向我說到這事，」父親，「他說，「這不是我倆的絕大的羞恥嗎？放棄了她吧！」他指的是你。」西蘭微笑着解釋說。「放棄了她吧，」他說，「回到正道上來。」「我的親愛的兒子，」我說，「如果你想留住你那張皮，趕快給我滾開！否則我非把你扯成碎布不可！否則，我就要你的命！我一想我是你的父親就發愁！你這弱鬼！」他戰慄起來了。「父親，」他說，「我有什麼錯嗎？」「你有錯，」我說，「因為你礙我的事，女性的東西！你有錯，因為你不能自立：沒生氣的東西，腐敗的東西！如果你真有錯，別人還要害死你呢，但是你還做不到。光會受別人的憐憫，可憐的畜生！」他祇是傻哭。啊，瑪迦，這是多麼沒有出息的事！假若別人處在這種活套裏，他們一定會脫身，可是我們却說不定反把牠弄緊呢！」

「這句話怎麼講？」瑪迦說，害怕地瞅着他。他却冷冷不動地站着。

「沒有什麼！他死了就好了！沒有別的意思，如果他死了，——那是多麼好的事啊！那時什麼事都好辦了！我要把我所有的田地都送給你娘家，堵住他們的口。我們倆可以到西伯利亞或別的地方去。假



若有人問我：「她是什麼人？」「我的妻子。」你明白嗎？」

「我們可以弄一張執照，我們要在鄉間開一個小舖，一塊過日子。我們要在上帝面前贖我的罪惡。我們要輔助別人，這可以安慰我們的良心。不是這樣嗎，瑪迦？」

「是的。」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她閉着雙眼，好像正在沈思。

他們沉默了；河水潺潺作聲。

「他很多病，也許不久就會死的。」過了一會，西蘭說。

「請上帝叫他快點吧！」瑪迦祈禱似的說，在胸前做着十字。

春天的日光破開一層一層的雲彩，在水面照出美麗的五色。微風一吹，整個自然界都感動了，活躍了，微笑了。雲間的青空遙對着被日光照暖的河水。筏子向前走着，把雲彩留在背後。

雲彩都聚在一塊，不動地懸在天空。好像要逃脫春天的暖日；因為日光滿含着熱烈的歡喜，正是牠們這些風雪的徵候的仇敵。

在前面，天空變得更淨潔明亮了。沒有什麼暖氣的，光輝耀目的朝日穩穩地美麗地從金紫的河波中升起，騰至澄藍的天空。左右顯出褐色的高岸；沿岸都是綠林，以及露珠閃爍的青野。在空中盪漾着土

地的氣息，青草的香味，和松樹的清香。

謝該和米夏黏在櫓上似的站着，但他們臉上的表情還不能被在筏上的人們看見。

西蘭直直地瞅着瑪迦。

她彎着身子冷冷地倚在她的櫓上。她用做夢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一種神祕而有魔力的微笑露在她的脣邊，——這種微笑能使一個醜陋的婦人可愛。

『抬頭，孩子們！向前，向前！』西蘭用全肺的力量喊，他覺得在胸中有一個強烈的衝動。四周的一切經他這麼一喊都震動了。由兩岸發出很長的回聲。

（徐霞村譯）



# 我的旅伴

## 一

在渥台薩的碼頭那裏我遇見了他。他那短小強幹的身材和東方人模型的臉龐，鑲着美麗的鬚鬚，連着三天引起我的注意。他常在我面前閃來閃去；我常看見他在碼頭邊上好幾點鐘的站立着，把手杖的頭伸入嘴內，兩隻像杏仁般大小的黑眼睛沒精打彩的望着渾濁的水；一天總有十次他跨着那無掛慮人所走的步伐，在我面前經過。他是誰？……我不由得留心偵察他起來了。他卻彷彿故意逗我似的，更常在我眼前轉着。他穿着有格淡色的時髦衣裳，戴着黑帽，走起路來懶洋洋的，眼神遲鈍而且煩悶。他一走過來，我遠遠裏就辨出他來了。在這碼頭上，輪船和機車呼呼的嘯着，鐵鍊錚錚的響着，工人大聲的喧

鬧，震人腦筋的忙亂狀態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在這種地方出現這種人簡直是無從索解。在這裏大家都煩惱而且累乏，大家都跑着，滿身是塵土，滿頭是汗，喊嚷着，對罵着。在這忙亂的工作裏，這奇怪的人物，卻舉起死愁的臉，來回慢慢的走着，對一切都冷淡，看一切都不相干。

在第四天吃飯時候我又遇見了他，決定無論如何打聽出他是什麼人來。離他不遠地方我坐着吃西瓜和麵包。一邊望他，一邊想怎樣和他和氣氣談一下子。

他靠立在一堆茶葉包旁邊，毫無目的的向四面看望，手指擊叩着手杖，像吹簫一樣。

我穿着一身苦工的衣裳，背上繫着槓夫用的皮帶，滿身被煤灰所染污，在我要同他穿漂亮衣服的人交談是很難的事。但是使我奇異不止的，我看見他不住的望着我，兩眼裏發着使人難受的，貪饞的，獸性的光芒。我纔決定我的觀察物必定十分飢餓，便迅速向四圍望了一下，輕聲問他道：「要吃點嗎？」

他抖索了一下，很貪饞的露出兩排堅硬的牙齒，也遲疑着向四圍望了一下。

但是誰也沒有來注意我們。我就遞給他半隻西瓜和一块黑麵包。他抓着這些東西，就隱到貨物堆後面坐着去了。他的頭，戴着頂在後腦的帽兒，露出發黑而流汗的額角，有時還伸出來望一下子。他的臉含着微笑，光采煥發。他一邊朝我閃着眼睛，一邊一刻不停的嚼着食物。我示意讓他等着我，便去買點牛



肉，買了來遞給他，自己站在木箱旁邊，叫旁人的眼睛完全看不見那穿漂亮衣服的人。以前他吃的時候，總是貪饑的向四面望着，彷彿怕有人來搶似的；現在他卻安心吃起來了，卻總吃得極快，並且露出那種饑相，我看到這餓透的人有點心痛，不由得背轉身去了。

「謝謝！多謝！」——他推着我的肩膀，隨後又抓住我的手，握緊着，用力搖起來。

再過五分鐘，他便將他的爲人告訴了我。

他是格魯慈亞人，公爵沙克落·布達再，庫達地方富田主的獨生子，在後高加索鐵路車站上做辦事員，和一個同學同住着。這同學忽然席捲沙克落公爵一切銀錢珍物跑走了，於是公爵就去追他。他偶然打聽出他同學是買票到巴圖姆去的，於是也趕到那裏去。在巴圖姆又知道他同學到渥台薩去了。沙克落公爵便取了萬諾·斯萬尼采的護照，（是理髮匠和他同年，也是同學，可是相貌並不相像。）動身到渥台薩來了。他當時向警察廳報告失物情形，警廳答應替他尋找。他等了兩星期，把身邊帶着的錢全都用完了，現在已有兩晝夜一點東西也沒有吃過。

我一面聽他這篇撓着罵聲的談話，一面向他打量，不由得相信他的話，可憐起這孩子來，——他纔十九歲，可是瞧那副天真爛漫的神氣，年歲見得還要少些。他時常帶着深惡痛疾的神氣，提起他如何同

他的賊同學親密要好，現在偷了他這些東西，要是找不回來，他嚴厲的父親一定要用刀子砍死他。——

我心想如不援助這孩子，無情的城市必將他吞滅了。我知道有時一點不值注意的偶然事情足使游民階級憑添人數；現在在沙克落公爵方面顯然很有投入這高貴而不被尊敬的社會裏去的機會。我極想幫助他一下。我勸沙克落到警察廳長那裏去請發免票。他笑了笑，說不能去。爲什麼呢？原來他住在客棧裏，沒有付錢；客棧主人問他要錢，他打了人家一下；後來他就跑走了，心想現在他既沒給錢，又打了人家，警察方面是決不會因此反向他道聲謝的；並且他還不記得他打了一下，兩下，還是三下四下呢。

情形變得複雜起來。我決定讓我做工，掙下錢來，好打發他到巴圖姆去，但是可嘆連這也不容易快兒辦到，因爲那餓得半死的沙克落要吃去三個人以上吃的食糧。

那時候因爲「飢民」來得極多，碼頭上短工工價給得極少，八角錢一天的工錢我們兩人要吃去六角。而且在未同公爵相遇以前，我決定到克里米亞去，所以不願意在渥台薩留得太久。我便勸沙克落公爵和我一同步行前去，還提出條件：如果到帝夫里司以前找不到同伴，就親自送他到家，如果找到兩人就此分別。

公爵看了看自己漂亮的皮鞋，帽子和椅子，又摸了摸衣裳，想了一下，嘆了幾口氣，這纔答應了。於是



我同他便從渥台薩到帝夫里司去了。

## 二

我們到了黑爾遜城的時候，我知道我的旅伴是個童真而且蠻野的小子，知識十分不發展，飽的時候高興得很，一餓就愁容滿面，確是個心地坦白，頑強有力的動物。

一道上他同我講述高加索的情形，格魯慈亞田主的生活，還有他們玩樂的光景和對農人的關係。他的談話很有趣味，特別的美麗，可是給我對談話的人生出不好的印象來。譬如，他曾講過以下的一段故事：

一個有錢的公爵家裏請了許多隣人聚飲；喝了不少的酒，吃了麵餅和香腸等等高加索特有的食品。後來公爵領衆客到馬廐裏去。備好馬；公爵騎了最好的一匹，便趕到田野裏去。那馬性子是激烈的。衆客稱讚馬的姿勢如何好，跑得如何快，公爵就騎上去跑了，忽然一個農人騎着白馬在田野裏馳騁着，趕過了公爵的馬，一邊趕着，一邊還傲然笑起來。公爵在衆客面前害臊得面子下不過去了……便皺緊着眉頭，揮手叫農人過來；等那人一走過來，公爵揮起佩刀來一下子把他的頭砍下來了，又用手鎗朝那馬

的耳旁打去，打死了牠，隨後自己向官廳去自首。後來判決把他流放出去了……

沙克落講給我聽的時候，帶着憐惜公爵的口氣。我給他反復辯說，這事用不着可憐，可是他用教訓的口氣對我說道：『公爵少，農人多。爲一個農人不能定公爵的罪。農人是什麼東西？就是這個！——沙克落指着一團泥土，——『公爵——那是天上的星！』

我們辯論起來，他生氣極了。他生氣的時候，露着牙齒，像狼一般，險兒成爲尖銳的了。

他對我嚷道：『瑪克西姆，住嘴！你不懂得高加索的生活！』

我的理論敵不過他的直觀力，凡事在我是明顯的，在他覺得可笑。等到我用各種證據證明我眼光的正確，把他駁到頂頭的時候，他毫想不到，還對我說道：『你到高加索住去，你就知道我說的是實話。既然大家這麼辦，那就是應該這樣的。你一個人說這不對，可是好幾千人說這是對的，叫我怎麼能信你呢？』

那時候我不言語了，因爲明白對這類深信現有的生活十分合法和合理的人，是不能用言語，却須用事實去駁倒他的。我一不言語，他卻高興起來，吮着嘴唇，又談起充滿着野蠻的美麗，充滿着火燄和別致的高加索生活來。這些談話使我感着興趣，同時那種殘忍的態度，那種崇拜財富和蠻力的心思，又使



我生氣。有一次我問他：『知道不知道基督的教義？』

『自然知道，』——他回答我，還聳了聳肩。

可是以後纔曉得，他所知道的祇是一個基督因為反抗猶太的法律，猶太人便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上帝，所以在十字架上並沒有死，卻升上天去，給了人們新的生活律則……

我問他：『那樣的生活律則呢？』

他帶着訕笑的疑惑態度，看了我一下，問道：『你是基督麼？我也是基督。世界上人差不多全是基督徒。你問什麼？沒有看見，大家都這麼活着麼……這就是基督的律則。』

我興奮起來，把基督的一生講給他聽。他起初很注意的聽着，後來慢慢兒鬆力，終於打了呵欠纔完。我看他的心並沒有聽我的話，便重又朝他的智慧方面說去，給他講互助如何有益，知識和有律則如何有益，講的都是如何有益的事……但是我的理論撞在他人生觀的石牆上，不由得碎為灰塵了。

沙克落公爵懶洋洋的駁我道：『誰有力量，誰自身就是律法！他也不用念書，那怕是瞎眼，也能找得到道路！』

他有自信極深的本事。這使我起恭敬他的心思；但是他的性子又野蠻，又殘忍，我覺得我有時又生

出嫉恨他的念頭來了。不過我終未失去找出我們中間的接觸點的希望——找出我們兩人能互相說得來並且互相了解的立足點。

我們走過了波萊司考伯地方，快到耶意拉了。我幻想着克里米亞南岸的地方，公爵却在齒縫裏哼出奇怪的語調，精神不很痛快。我們的錢全已用完，一時又無處去掙錢。我們直奔到費渥道西地方去，因為那裏正在動工建築輪船碼頭。

公爵對我說，他也要做工，如果掙了錢，可以坐海船到巴圖姆去。在巴圖姆他有不少熟人，可以立刻給我找到掃院人或看門的位置。他拍着我的肩膀，吮着舌頭，帶着照顧人的態度說道：『我要給你好好兒安排一下！噓，噓！你要喝酒，——喝多少都行，吃羊肉，——吃多少都行！娶一個格魯慈亞女人，一個肥胖的格魯慈亞女人。噓，噓……她要給你煮飯，生孩子，好些個孩子，好些個孩子，噓，噓，噓！』

這個『噓，噓，噓』的聲音起初使我奇怪，後來叫我討厭，最後簡直惹起我狂怒來了。在俄國是用這種聲音叫喚豬的，在高加索却用來表示高興，憐惜，快樂和悲愁的意思。

沙克落已把自己時式的衣服穿得十分破爛，他的皮鞋破了好幾個洞。手杖和帽子已在黑遜遜賣去了。他買了鐵道上職員用的舊制帽，代替自己的帽子。



他初次戴上這舊制帽的時候，——戴得很歪斜，——曾問我道：『我戴着合式不合式美不美？』

## 三

我們已經在克里米亞了，已走到新飛洛波里，動身到耶爾泰去。

我一邊走着，一邊在靜默裏賞覽海邊的美景。公爵嘆着氣，在那裏發愁，用悲慘的眼光向四面看望。採些奇怪的野菜充實自己的空腹。他嘗試這類野菜的滋養質時，並不能時常順適的過去，他總帶着惡毒的滑稽態度對我說道：『要是把我的皮剝過來，叫我怎樣往下走呢？你說——怎麼樣？』

我們簡直沒有法子去賺錢，沒有錢買麵包，祇好以水菓和對於將來的希望果腹罷了。沙克落直在那裏責備我懶惰。他越來越討人厭了。他不斷的對我說自己食量如何浩大。他說他十二點鐘早飯時吃一大塊小羊肉，喝三瓶子酒，兩點鐘中飯時可以毫無勉強的吃三盆子菜，一大碗湯，一鍋子香腸，無其數的甜東西，並且還要喝無其數的酒。他整天給我講自己關於食物的嗜好和知識，一邊講着，一邊吮着嘴，眼睛發光，露出牙齒，互相碰得很響，噙着吐沫，還禁不住從他那愛說話的嘴裏濺出許多的沫絲來。

有一次在耶爾泰附近，我被雇到菓園去收拾已砍下的樹枝，預先支了一天的工錢，用一半錢買了

點麵包和牛肉。等我買好了來的時候，花匠正在叫喚我；我把買的東西交給沙克落，（因為他托辭頭痛不去同我做工，）自己就走了。我過了一點鐘後回來時候，纔知道沙克落誇他食量好，真是言行相符的。原來我買來的東西他吃得一點也沒有剩。這不是同伴間應有的舉動，可是我一句話也沒有說——以後纔知道這一著是錯了。

沙克落看我一句話也不說，便利用起一點來了。從那天起竟發生出十分說不下去的情形。我自己做工，他却多方藉口，不去做工，竟吃着我的，喝着我的，還要督促着我。我看着這年壯力強的小夥子，由得又可笑，又可嘆；等我做完工，累得要命，回來的時候，他在陰涼裏等候我，總用眼睛貪饞的釘着我。尤其叫人見着可嘆可氣的：他還要笑我去做工。他所以笑的緣故，因為他學會了討飯的勾當。起初他行乞的時候，還避着點我，後來等到我們走近韃靼村落的時候，他簡直當我面前預備討飯了。他故意撐着一根棍子，在地上一屈屈的走着，彷彿腿有病似的，因為韃靼人很吝嗇，決不肯給健康人錢。我同他辯論，同他反復說這種舉動是極可恥的……

他簡單的駁我說，『我不會做工呢！』

他討來的錢很少。恰巧我那時候常有病。路程一天天的難走，我同沙克落的關係又一天天令人難



堪了。他現在簡直堅決要求我贖養他。

「你領我走路麼？領罷！難道我能步行走得這麼遠麼？我是不慣的。我也許要走死呢！你是要磨折我，弄死我麼？要是我死了，那怎麼辦呢？母親要哭，父親要哭，朋友們也都要哭！這是要流去多少眼淚呢？」

我聽着這類話，並不去生氣。那時候我心裏發生一種奇怪的思想，這種思想使我忍耐着這一切。有時他在睡覺，我坐在他旁邊，看着他安靜而不動的臉，彷彿有所悟似的，反覆的說着：「我的旅伴……我的旅伴……」

有時候我的意識裏模糊的發生一個意思，以為沙克落這樣自信而且勇敢的要求我幫助他和照顧他，也不過是享用自己的權利罷了。在這要求裏見得出他的性質和力量。他要奴使我，我卻自己上鉤，要去研究他，觀察他面部的一舉一動，看他在這侵犯別人的行動裏究竟達到如何程度。他卻精神很好，又唱，又睡覺，還任意的笑我。有時我同他分開兩三天，往兩條路走去；我給他錢和麵包，叫他在某處等我。離別時他總是疑心重重，懷着忿恨的意思，到了重又相遇的時候，便很快樂，喜形於色，老是笑着說道：「我以為你一人扔開我走了呢！哈哈……」

我當時給他吃東西，敘述所遇的美景，有一次講起巴赫其沙拉地方，偶然提出普希金（註）的生平，

並不出幾首詩來。他一點也沒有感到如何的印象。

「詩這是曲兒，並不是詩！我知道一個人，他會唱曲！這是曲……唱起來——啊啊，啊……很高聲……很高聲的唱着彷彿他嗓子裏有一把尖刀在裏面轉呢……他殺死了一個酒館掌櫃的，現在發到西伯利亞去了。」

每次重遇後我的身分在他眼睛裏更加顯得低卑了，他也並不會把這眼光隱瞞一下。

我們的境况大不好。每禮拜我勉強找到一兩個盧布的工做，自然兩個人是不够吃的。沙克落雖討飯，吃東西仍是不經濟。他的肚腹等於一個小坑，什麼葡萄，甜瓜，醃魚，麵包，乾菓，都毫無選擇的裝得下去，而且那小坑彷彿時時擴大範圍，犧牲物越來越要求得多了。

沙克落催促我離開克里米亞，並且很有理性的說現在已經秋天，路程還遠得很。我非常同意，況且業已把克里米亞這一部分遊完了。我們去直奔費渥道西城去，希望多掙幾個錢，因為我們早已囊空如洗。

我們離開阿魯司泰，走了二十俄里路，便住腳歇宿。我勸服了沙克落打海邊走，這雖是最繞遠的路

（註）普希金是俄國著名的詩人，曾被遣戍到克里米亞——譯者



程，可是我願意多吸些海邊的空氣。我們燒好柴堆，便躺在旁邊。晚景是極美麗的。深綠色的海水擊着我們脚下的岩石；蔚藍的天在上面驕勝的靜默着，四圍樹葉輕聲的微語起來。月亮升上了。帶樣的楓楊樹葉垂陰在地上。一隻烏啼得很響。牠那銀器相擊般的鳴聲融化在充滿着波浪和藹的微聲的空氣裏。烏啼聲一停，隨着送來一陣昆蟲噪急的啾鳴聲。柴堆燒得很旺，火光很像紅黃色鮮花聚成的香豔火把。柴火堆也有影兒，那些影兒高高興興的在我們四周圍跳躍着，彷彿要在月亮懶洋洋的影兒前表示活潑之氣似的。海的廣溼上空無一物，天上又無雲彩，我感着自己處在這地邊上，觀察着廣闊的天空，這動人心魄的謎兒……一種與偉大之氣相接近的恐懼的情感充滿了我的心靈，使心兒震悸得沉死過去了。

忽然沙克落哈哈大笑起來。

『哈哈，哈哈……你的傻嘴臉多麼難看呀！簡直是隻羊哈哈，哈哈！』

我害怕起來，彷彿一聲霹靂直向我頭上打過來似的。但是這情形還要壞。這是可笑，卻同時是何等可氣呀！……沙克落笑得流淚哭了；我覺得自己也差不多要為別種原因而哭。我的嗓子裏哽着一塊石頭，我不能說話，祇瞪着兩眼望着他，因此更加使他笑得利害了。他捧着肚腹，在地上滾着；我受着他這樣

的恥辱，簡直不能回過氣來……這恥辱叫我受得太重了；有些人我想必能明白這恥辱的意義——因為也許自己會親受過，——在自己心靈裏衡量出這恥辱如何難受呢……

『**停住！**我狂怒地喊嚷起來。

他害怕起來，抖索了一下，卻總不能抑止自己，笑的狂力還在控制着他；他鼓着兩頰，突出眼睛，重又哈哈大笑起來。那時候我站起來，就離開他走了。我走得很久，毫沒有思想，而且還沒有意識，內心充滿着恥辱的毒藥。我擁抱着自然的全部，默聲裏用全心靈向那自然訴敘愛情，正好比一個中愛的男子，微帶點詩人氣。……可是那女子（沙克落做代表）因為我這樣情熱，竟朝我哈哈大笑起來！我一邊走着，一邊正在對自然，沙克落和一切人生秩序編造起訴狀，聽見後面起來匆促的步聲。

『不要生氣，』沙克落輕輕觸我的肩膀，很不安的說着，『你在禱告，我並不知道呢。』

他說話時的聲音像頑皮過分的小孩的那樣怯生生的。我雖然還極興奮，總不能不見他那種可憐的面目和充滿着不安和恐怖的那種可笑神氣。

『我再也不惹你。真的再也不這樣了！』

他堅決的搖着頭。



『我看你靜得很。你一人做工。不叫我做。心想——爲什麼呢？必是很傻——像羊一樣……』

這是他安慰我呢！這是他對我道歉呢！自然，在這樣安慰和道歉以後，我也祇好饒恕他，不但饒恕現在的一切，還饒恕到將來去了。

過了半點鐘他沉沉睡着了。我坐在他旁邊看着他。強有力的人在睡夢裏都成爲軟弱無助的了，——沙克落的樣子十分可憐。寬闊的嘴唇，加着聳起着的眉毛使他的臉成孩子臉一樣，還露着畏葸的驚奇色。他的呼吸平正而安靜，有時還翻身，說夢話，用請求的神氣，很快的說着格魯慈亞話。四圍佈滿着緊湊的靜默；在這靜默裏總要發生些什麼事，如這情景繼續很久，永遠是完全的安謐，四面聞無一聲，連行動的影兒都沒有，那末真能把人弄瘋了。波浪的微語達不到我們耳邊，因爲我們恰巧臥在長滿小樹，並且形如僵獸之嘴的土坑裏面。我一面看着沙克落，一面想道：『這是我的旅伴……我能够在這裏扔棄他，卻不能離開他，因爲他的名字有無其數的……這是我全生的旅伴……他要伴送我直到入墳墓爲止……』

費渥道西仍使我們失望。我們到那裏的時候，已有四百多人，同我們一樣來尋工作，卻不能不以做建築工程的旁觀客自慰。工作的人有土耳其人，希臘人，格魯慈亞人，斯莫連省人，波爾搭夫人等等。灰色

險容垂頭喪氣的「飢民」，加着阿作夫和搭夫里奇各處的游民，在滿城裏（城裏和城外）成羣結隊的游蕩着。

我們動身到開爾奇城去了。

我的旅伴非常守約，再也不惹我了；但是他餓得利害，一看見別人家吃東西，簡直像餓狼似的擊起牙齒來，一邊還描寫他想吃的各種食物，談得津津有味，卻使我聽着害怕。有時他想起女人來。起初偶然說着，唉聲嘆口氣罷了，後來越說越利害，帶着東方人貪饒的微笑，到末後簡直放不過一個女性人物，無論年歲多大，面貌長得怎樣，他總要同我用一種實際哲學的髒話議論那女性身上的任何一部份。他議論女人是很隨便而且內行的，還帶着一種直接了當的見解，簡直使我聽着要唾吐……有一次我對他說，女人這東西並沒有一點比他壞的地方。他聽着不但說我見解不對，朝我生氣，還說我侮辱了他，要同我拚命——我祇好聽他去，等到他吃飽後再說。

我們到開爾奇去，爲省減路程起見，不打海邊走，卻在平原裏走，那時我們背囊裏祇剩一塊黑麵餅，有三斤重，是用最後五個戈比問韃靼人買來的。沙克落向各村討飯吃的舉動一點無所成就，各處簡單的回復：「你們人太多了……」這倒是實在的話：這艱難的年頭尋找麵包吃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我的旅伴最不受所謂「飢民」——他討飯的競爭者。我們所走路程雖極艱難，吃得又不好，可是他的生命力儲得十分豐富，所以尙未取得那些「飢民」引爲自傲的面色萎黃，行動可憐的形相。他遠遠地一看見他們，就說道：『又來了！啊嚨嚨！幹麼來？難道俄國還窄麼？真不明白！俄國人是真傻呀！』

我給他講所以使傻俄人到克里米亞來找麵包吃的原因。他極不信任的搖了搖頭，說道：『不明白！那怎麼行呢？……我們格魯慈亞地方沒有這樣的傻事！』

夜裏我們到了開爾奇地方，不能不在岸旁輪船碼頭橋下住宿。我們所以躲藏的緣故，因爲知道在我們到這裏不久時候，會把所有游民驅逐出境，所以很怕也要被拘到警區裏去，並且沙克洛用的是別人的護照，或許因此使我們的命運生出嚴重的變化來。

潮水的浪花寬容大量的濺了我們整夜，黎明我們從橋下爬出來，滿身又濕又髒。我們在岸旁走了一天，纔掙得一角錢，是一個神父太太給的，因爲我替她從市場背一口袋甜瓜回家去。

我們想渡過海灣到塔孟地方去。但是船戶中誰也不肯雇我們搖槳，無論我們怎麼求他們。大家都反對起游民來，因爲在我們未到以前，曾幹下了不少英雄的勾當，現在一定也把我們歸入他們一類人裏去了。

晚上我氣極了，把全世界恨得入骨，決定做冒險的行爲。入夜後就去實行。

## 四

夜裏我同沙克落兩人靜悄悄走到海關的看望船那裏去。船旁放着三隻小船，有鍊條繫在釘進岸旁石牆的鐵圈上面。天色黑暗得很，風吹得極烈，小船互相撞着，鏈鍊錚錚的響着……在這種情形下把鐵圈搖鬆，從石縫裏拔出來，是再方便沒有的了。

在我們頭頂上，五俄尺高的地方，海關的守衛兵正來回走着，齒縫裏透出呼嘯的聲音。等他站在那裏，離我們極近的時候，我便止住工作；但是這種謹慎未免是多餘的，他決不能想到，底下有人會浸在水裏到頸子那樣深。並且鐵鍊自己不住的響着。沙克落已經伏在小船底裏，輕輕給我說話，浪聲太大，我簡直一點聽不出來。鐵圈已在我手裏了……浪波抓住小船，就扔出岸去。我握住鐵鍊，同小船並非泅着，後來就跳進船去了。我們取下兩根木板，放在船沿上代替櫓槳，就順流而去了……

波浪遊戲着，沙克落坐在船尾，一會兒看不見他，同船尾一塊兒沉下去了，一會兒又高升起來，幾乎要跌落在我身上，還不住的喊嚷着。我勸我不要嚷，別給站崗兵士聽見了。他纔不言語了。在他臉面的部



位方面我祇看見一團白的。他一直撐着舵。我們沒有掉換的工夫，而且還不敢在船上移動位置。我喊着叫他怎樣定船的方向，他立刻就明白所以然，很快的照辦，彷彿生來是老航海家似的。代替櫓的木板沒有多少用處。風吹在船尾那裏。我也不管波浪要漂我們到那裏去，祇竭力叫船頭與海灣成交叉形。這是很容易辦到的，因為還看得見開爾奇的燈火。波浪從船舷外兀自看望我們，很生氣的喊嚷着，漂離海灣越遠，波浪越來的高了。遠遠地祇聽見蠻野的，威嚴的吼聲……船漂流得越發快了，簡直很難斷定方向。我們一會兒墮落到深坑裏，一會兒又飛到水山上去；夜越來越深黑，烏雲也越降越低了。船尾後的燈光沉入深黑裏去，越發令人覺得可怕了。我們覺得怒潮的範圍是無邊的大。除從黑暗裏飛來的波浪外，簡直毫無所見。波浪把一塊木板從我手裏奪去了，我自己把另一塊板扔到船底去，兩手緊緊的抓住船舷。每次船往上聳跳的時候，沙克落總是野聲號叫着。我在這黑暗裏怒潮所圍，被波浪的喧聲所震，自覺是可憐而無力的人。我心裏一無希望，全身為惡毒的失意所包圍，四面看見的祇是那些浪漫帶着四處亂濺的白纒絲，我們頭頂上烏黑的雲也像波浪一樣……我明白的祇是一念：就是我四周所有的現象可以更加利害些，可怕些，可是還按捺着，不願如此做，這是使我極可恨的事。死本是逃免不了。但是這無情而普及一切的律法必須有所修飾纔好，——因為他是太嚴重而且粗暴呀。如果我注定要在火裏燒

死，或是在湖海裏淹死——那末我竭力願意選擇第一個死法——總是比較的可趣些……

沙克落喊道：『我們裝上帆罷！』

我問：『帆呢？』

『用我的襯衫做……』

『扔過來罷！不要放下舵……』

沙克落一聲不響的在船尾上忙了半天。

『喂，接着……』

他把襯衫扔給我了。我在船底裏爬了幾爬，又抽出一根木板來，穿在襯衣袖裏，放在船的坐板那裏，用兩脚支直着，剛把別一隻袖子拿起來，立刻就發生了出人意料的現象……船跳得更加高了，後來又飛往下去，我全身侵在水裏，一手，拿着襯衣，一手抓住船舷外面伸着的繩子。波浪喧鬧的從我頭上跳過，我嚙了一口鹹苦的水。我滿耳，滿嘴，滿鼻孔都是水……我堅執着繩子，在水裏升浮着，頭撞在船舷上，後來把襯衣扔在船底上，竭力想跳到船上去。我經過十幾次的努力，纔騎在船底上，當時就看見沙克落在

水裏打筋斗，兩手抓住我剛纔放鬆的那條繩子。那根繩繫在船舷的鐵圈上，正繞着船的全身。



我對他嚷道：『還活着呢！』

他在水上高高的跳了幾下，也撞在船底上了。我一把抓住他，兩人面對面坐着。我坐在船底上，像騎馬似的，脚伸入曳船繩裏，像跨入脚踏似的，——不過這樣並不妥當：任何一個浪很容易把我摔出鞍外去。沙克兩手抓住我的膝蓋，頭釘入我胸懷裏。他全身抖索不止，我覺得我兩腮擊動得很利害。必定要想什麼法子！船底滑得很，像是抹着油似的。我叫沙克重新下水去，執着一邊船舷的繩子，我再在另一邊船舷同樣的辦去。他不但不回答，反用頭撞我的胸脯，波浪蠻橫的從我頭上打過來，我們簡直支持不住了；我一隻脚被繩絞得異常疼痛。眼線裏從四面生出高水山，一會兒又囂張的消滅了。

我帶着命令的口氣重又說了一遍。沙克落的頭撞着我胸脯更加利害了。不能再遲延一點了。我摔開他兩手，推他下水去，還竭力叫他用手抓住繩子。於是發生了這一夜裏最使我害怕的一件事。

『你要淹死我麼？』沙克落輕聲說着，望着我的臉。

這實在是可怕得很！所怕的是他的問話，尤其可怕的是那問話的口氣裏帶着畏葸的服從，請求饒恕他，和已喪失避免末路的希望的人的最後嘆息種，種神情而。最可怕的却是那死白的濕臉上的兩眼！……

我對他喊着：『好好兒把住了！』——自己就抓住繩子，下水去了。我的脚觸着什麼東西，在覺得奇痛的當兒起初一點也沒有明白。後來纔明白了。我身邊發出一股子熱氣；我醉了，再也不比現在那樣覺得自己是如何有力的了……

『土地！』我喊嚷起來。

那開闢新地的偉大航海家在看見土地時說這話的感情也許比我大，但是我不信他們能喊嚷得比我更高聲些。沙克落狂吼了一聲，我們兩人都投到水裏去了。兩人立刻又心冷了；水深直到我們胸部方面，還未見到一點關於陸地的確實些的徵像。這裏的波浪稍弱些，已不跳躍了，祇是懶洋洋的滾過來。虧幸我未把小船放手。我同沙克落便各自站在船兩旁，抓住救命的繩子，慢慢兒帶着小船，往前走。

沙克落喃喃說着，還笑起來了。我很煩惱的往四周看望。天還是黑得很。後面和右面浪聲喧鬧些，前面和左面却輕靜些；我們往左面走去。土地是堅硬的，都是沙子，坑壑極多；有時我們腳達不到水底，便用兩脚和一手泗着，另一手抓住那隻船；有時水不過到膝蓋那裏。在深處沙克落號哭着。我却害怕得抖索不止。忽然——救星來了！——我們前面看得見火光了……

沙克落拚命的喊嚷着；但是我還記得船是官家的東西，立刻吩咐他記得這一點。他不響了；但過了



幾分鐘他忽然嗚咽的哭泣起來。我不能去安慰他，——也無從安慰呢。

水越來越淺……到膝蓋那裏……又到腿肚子那裏……我們還拉着那隻官船，不過到了這裏沒有力量再拉了，祇得扔在那裏。道中橫着一棵烏黑的樹木。我們跳躍過去，兩隻赤腳撞在一種刺人的草上去了。我們覺得很疼，而且在土地方面未免太不盡地主的公道，但是我們不去注意，直奔向火光處去，那火光離我們有一俄里路遠，正很高興的熾燒着，彷彿笑着迎接我們呢。

## 五

……三隻大狗從黑暗裏跳出來，奔到我們面前。沙克落兀自抽抽咽咽的哭着，忽然號叫起來，倒在地上。我用濕襯衫扔到狗身上，還彎下身去，用手去抓石子或木棍。什麼也沒有，祇是草扎刺着手，狗很親善的跳近身來。我用兩指插進嘴內，用力的嘯叫起來。狗跳開了，頓時聽見人奔跑的步聲和語聲了。

過了幾分鐘我們已在四個反穿羊皮的牧羊人一夥兒的火堆旁坐着了。

兩人坐在地上抽烟，還有一人身材很高，黑鬚極濃，穿着哥薩克的衣裳，站在我們後面，支着一根手杖，杖頭上有一個大根疙疸，還有一個棕色頭髮的青年在那裏給兀自哭泣不完的沙克落脫衣。離這裏

五俄丈遠一大片土地上看得見一團濃厚，灰色和浪形的東西，極像春天剛要融化的雪。用力看了許久，纔能分別出互相緊挨在一起的羊的面目來。羊共有幾千頭，被睡夢和深夜壓成一塊覆蓋着野地的濃密，溫和並且巨厚的東西了。有時候那些羊還發出可憐和畏懼的鳴聲……

我一邊在火上烘乾襯衣，一邊同牧羊人從實的講述一切，連如何取得小船的方法都說出來了。

「那隻船在那兒？」一個態度嚴厲的斑鬚老人問我，還不住釘望着我。

我說了在那兒。

「米哈爾去看一看……」

米哈爾（就是那長黑鬚的）把手杖背在肩上，走到岸那裏去了。沙克落冷得打戰，求我把烘得很暖却還潮濕的襯衣給他。老人却說道：「等着！先跑一跑，活活血。繞着火堆跑一跑，聽見沒有！」

沙克落起初不大明白，後來忽然跳起身來，赤着身子，跳起野舞來，像皮球似的在火堆周圍跑着，又在一處盤旋着，腳蹬着地，拚命的喊嚷，揮着兩手。這是一幅笑斷人肚腸的圖畫。兩個牧羊人在地上轉側着，大聲笑起來，老人却帶着嚴正不可侵犯的臉色，拍着手掌去合跳舞的節奏，却總捉不住節奏所在。祇得注意着沙克落的跳舞，搖着腦袋，鬚子不住的動起來，洪聲喊嚷着：



「唉，唉！對呀！對呀！唉，唉！布刺，布刺……」

火光照耀在沙克落臉上。他像蛇似的彎着身子，一會兒用一隻腳跳，一會兒用兩腳走着碎步，他那火光裏閃耀的身子已蒙上粗大的汗珠，紅得和血一般。

現在三個牧羊人都拍起手掌來了，我却冷得發戰坐在那裏烘火，心想這次遭受的冒險行爲在崇拜庫貝爾和儒爾凡龍（註）必引爲奇幸；又是沉船，又是好客的土人，又是火堆旁野人的跳舞……

沙克落已披上襯衣，坐在地上，在那裏吃東西，一隻眼兀自望我，眼睛裏露着引起我不快之感的一點神情。他的衣裳掛在插進火旁土裏的木棍上烘着，已經乾了。人家也給我點麵包和鹹豬油吃。

米哈爾來了，坐在老人旁邊，一聲也不言語。

「怎麼樣？」老人問。

「船有的！」米哈爾簡單的回答。

「水衝不掉麼？」

「不會的！」

（註）這兩人都是有名的冒險小說的作家

他們大家都望着我，不說話了。

『怎麼辦呢？』米哈爾問着，卻並沒專門對着誰說話，『送他們到村裏地保那裏——或是——直送到海關上去呢？』

誰也沒有回答他。沙克落安詳的吃着東西。

『可以送到地保那裏……也可以送到海關去……這也行，那也行。』老人停了一會，總說着。

『老丈，你聽……』我閉頭說。

但是他並沒有注意我。

『是啦！米哈爾船在那裏麼？』

『不錯，在那裏……』

『怎樣……水不會衝走麼？』

『不……不會衝走的。』

『那就放在那裏罷。明天船戶有到開爾奇去的，讓他們帶走。那空船他們還不能帶走麼？啊？  
啦……現在你們……破爛的窮玩意兒……怎麼……怎麼說……你們兩人不害怕麼？不麼？嚇……』



再有半俄里，你們就到海裏去了。要是把你們衝到海裏，你們怎麼辦呢？啊要淹死，兩人都像斧子似的……淹死了……也就完了。」

老人不說話了，鬍子裏帶着微淡的訕笑，望着我。

「小夥子，你爲什麼不說話？」

他這種理論我起初不明白，認爲對我們取笑，所以覺得討厭。

「我不在這裏聽見了麼？」我很生氣的說着。

「怎麼樣呢？」老人很有興趣的問着。

「不怎麼樣呀。」

「你生氣做什麼？我年紀比你大一把，可以給我氣受麼？」

我不說話了。

「你還不想吃點什麼？」

「不想吃。」

「好子，不吃罷。不想吃——就別吃。也許想拿點麵包在路上吃麼？」

我喜歡得抖索起來，却不露出一點形跡。

「路上吃倒好多些……」我安然說。

「好了……給他們點麵包和豬油到路上吃。在那裏……也許還有點什麼？連那個也給他們罷。」

「他們還得走路麼？」米哈爾問。

別的兩個人也舉眼望着老人。

「我們做什麼要他們？」

「我們不是要送他們到地保那裏去……或是送海關呢……」米哈爾非常失望的問着。

沙克落在火堆附近忙亂了一陣子，很經心的從襯衣裏伸出頭來。他的態度十分安靜。

「他們到地保那裏去幹什麼？他們到那裏沒有什麼可幹的。他們以後可以去……要是願意的話。」

「船怎麼辦呢？」米哈爾不肯放鬆下去。

「船麼？」老人轉問一下，「船怎麼辦呢？在那裏放着麼？」

「放着呢……」米哈爾說。



『讓牠放着罷。早晨伊瓦司卡把牠帶到碼頭那裏……有人帶牠到開爾奇去。船再也沒有什麼用處了。』

我十分注意的望着那老牧羊人。火堆的影兒跳躍在他爲風雨所蝕，爲太陽所燒炙的皺皮的臉上，始終瞧不見他臉上有一點兒神色。

『不會鬧出什麼錯兒來，也許……』米哈爾帶着退步的意思說着。

『祇要你不多嘴，決不會出什麼錯兒的……要是送他們到地保那裏去，我想，他們不安，我們也不會安靜，讓我們辦我們的事，他們走他們的路。喂！你們還走得遠不遠！』老人重又問着，雖然我業已告訴他走多少遠。

『到帝夫里司去……』

『你看，路還很遠呢！地保一定要扣住他們；他們一被扣住，叫他們怎麼往下走呢？他們要往那裏去，也就讓他們走去罷。好不好？』

『沒有什麼。讓他們走罷！』老人的同伴們都答應了。老人慢慢兒說完話後，把嘴唇緊咬了一下。手指捻着鬚鬚，帶着疑問的神氣向同伴們望着。

「孩子們，走你們到上帝去的路罷！」老人擺了擺手，「小船我自己會送去。好不好？」  
「老丈，謝謝你！」我把帽子戴上了。

「做什麼謝？」

「謝謝你，謝謝你！」我惶急地反覆說着。

「謝什麼——這真是奇怪！我說——走你們到上帝去的路罷！你可對我說——謝謝你！難道我怕我送你到魔鬼那裏去麼？」

「做了錯事所以很害怕呢……」我說。

「噢……」老人抬着眉毛，「我幹麼送人到壞路上走？我不如送人到我自己走的路上去。也許我們後會有期，對不對，我們就可以相識了。也許互相還要幫助呢……再見罷……」

他脫下羊皮帽子，對我們鞠下躬去。他的同伴們也鞠了一躬。我們問好到阿那迫地方去的路徑。就動身走了。沙克落在那裏笑將起來……



「你笑什麼？」——我問他。

我對於這老牧羊人和他人生的道德異常的欣賞。黎明的微風直吹在我胸懷上面，黑雲一散，太陽將在晴明的天上升出，必有一美麗的白日降臨，我心懷裏尤為高興……

沙克落狡猾的把眼睛眯了一下，更加笑得利害了。我聽着快樂和健全的笑聲，也微笑起來。牧羊人火堆前所消磨的兩三個鐘點和美味的麵包和豬油，使累人的旅行裏僅祇遺留下骨節裏一點兒微酸痛罷了；但是這樣的感觸不能阻止我們的快樂。

「你笑什麼還活着，所以歡喜，是不是？又活着，又吃飽了，是不是？」

沙克落搖頭否認，用肘子向我腰部推了一下，扮了個鬼臉，重又哈哈大笑起來，後來纔說道：「不明白，爲什麼可笑？不明白麼？現在就告訴你。要是他們把我們帶到地保那裏去，你說我要怎麼辦？你不知道麼？我一定要告訴你，說你要淹死我！還要哭起來。那時候他們必定可憐我，也許不把我下獄！你明白麼？」

起初我以爲是說笑話，但是他一直給我說這個意思是十分正經的。他說得十分明瞭，而且大有根據，竟叫我對他這種童真的可惡思想無從生氣，卻祇充滿着深憐惜他的情感。這類人用高興的微笑和極誠懇的語氣，告訴你說他有如何殺死你的意思——對這類人還能有別樣的感觸麼？他看這類的舉

動如同極有趣，極聰明的玩笑，叫你對他怎樣處置呢？

我竭力對沙克落證說他這種思想未免太不道德。他隨隨便便的駁我，說我不明白這於他很有利益，而且他用的是別人的護照，這一點也待顧忌一下……等等語。

我忽然發生一個殘酷的思想……。

『你聽着，』我說，『你信不信我實在要淹死你呢？』

『不信！……你推我下水的時候我很信，等到你自己下水，——我不信了！』

『這真是謝天謝地！』我喊起來，『就這一點，也該謝謝你！』

『不，不要說謝的話！我要謝謝你呢！在火堆那裏，你身上冷，我也冷……襯衣是你的，——你自己不穿。你烘乾了給我。自己並沒有穿。這真是要謝謝你！你是好人，我明白。到了帝夫里司，——會得給你錢。我領你到父親那裏去。對父親說——這纔是好人呢！你給他吃，給他喝，把我送到驢廐裏去罷。一定要這麼說！你可以在我家裏住，當花兒匠，喝酒，隨便吃什麼東西都行……哈哈……你——你一定可以過好日子！這——是很容易的……可以同我用一隻碗吃喝……』

他把想替我在帝夫里司安排好如何安適的生活詳細的講了半天。我一面聽他的談話，一面心想



那些具有新道德新願望的人孤寂的往前走，在道中遇着的儘是些與自己相異，不會了解自己的旅伴，那是如何的大不幸呢……這類孤獨人的生活真是痛苦得很！他們是超於地上，在空中的……但是他們在空中飛散着，像善良的穀物種子一樣，而且在豐肥的田地裏是很少會腐爛的……

天發亮了。海的遠處照耀出玫瑰紅的金色來。

沙克落說：『我想睡覺呢。』

我們止着步。他睡在離岸不遠，乾沙土爲風所蝕的小坑裏面。頭蒙着襯衣，立刻就睡熟了。我坐在他旁邊，望着海景。

海的生命是寬闊而充滿强有力的行動的。一大堆波浪喧聲的滾到岸上來，擊打在沙上；沙子吸着水，微聲發起嘆息。前排的浪兒噴着白色的縈絲當胸擊打在岸上，被岸一推，立刻就退走了，跟着就迎來別的浪兒維持着前頭的浪。這些浪兒互相緊擁着，噴着水沫，重又滾到岸上，竭力的攻擊，希望擴張自己生命的範圍。從天際到岸邊，在整個海的區域裏，不住的產生着彎曲而有力的浪兒，老是成羣結隊的走來，爲同一的目的互相維繫着……太陽在浪的背脊上越發照耀得鮮明，在天際遠浪那邊顯得是血紅色的。在這洋洋大觀的行動裏沒有一滴水無影無蹤的消滅；那成羣的波浪彷彿被一種有意識的目的

所衝動，非用牠們寬闊而有節奏的打擊達到目的不去。那前排的浪，帶着挑戰的態度跳到靜默的岸上，牠那美麗的勇氣令人神往，同時那整個的海，強有力的海，被太陽染成虹彩，並且充滿着美麗和強力的自信力的海，隨着又安靜，又親密的往前擁走起來……

一隻巨輪從海角那裏破浪洶來，在驚擾不安的海面上尊嚴的搖着身子，在波浪的背脊上行走，那波浪卻發瘋似的奔到船舷上去。這船美麗而且有力，鐵質的全身在陽光裏閃耀，在別的時候或許能使人想到那征服自然的人類所有的創造如何的足以驕傲……但是在我身旁還躺着一個人，他本身就是「自然」呢。

## 七

我們在鐵爾斯卡區行走着。沙克落頭髮散亂，衣服破爛得可憐；雖然所得工錢十分充足，不再挨餓，但是他的脾氣仍舊壞得很。他什麼工也不會做。有一天他站在打麥機那裏撮麥桿，過了半天下來，被犁耙磨得手掌上生出帶血雞眼。第二次他拔樹根，被長斧削下鬚子上一塊皮來。

我們走得很慢——做兩天工，走一天。沙克落吃東西仍舊無節制，就因為他貪吃，我怎麼也積不下



幾個錢去給他購買一兩件衣裳。他的衣裳簡直就是各種窟窿集合成的，不過用各色各樣的補釘勉強縫湊着罷了。

有一天在某村裏他從我的麻袋裏把我好容易背着他積下的五個盧布偷走了，晚上纔回到我在菜園做工的那家去，喝得很醉，還帶着一個肥胖的哥薩克女人。她同我見面時，開頭就說：『可惡的背教的人，你好！』

沙克落站在她身旁，點頭表示贊成的意思。他爛醉如泥，走一步路，身子就搖蕩起來。他的下嘴唇搭在下面，暗淡無神的眼光無意思的釘在我身上。

『你還瞪着眼睛看我們做麼麼？把他的錢拿來！』勇敢的女人喊嚷起來。

『什麼錢？』我奇怪起來。

『拿來，拿來！要不然我帶你到兵房去。你在渥台薩取他的一百五十塊錢，快拿來！』

我有什麼辦法呢？這醉鬼女人做得到要到兵房去；村長對待一切游民素來十分嚴厲，必將我們逮捕起來。誰知道，這一逮捕對於我和沙克落要出什麼事呢？我不得不用外交手段騙那女人，自然這是很費力的。借了三瓶酒的力量我纔算把她鎖服住。她倒在西瓜地裏熟睡了。接着我又把沙克落弄睡，第二

天清早就同他走出村去，把那女人交給西瓜去了。

沙克落中了酒毒還是病洋洋的，臉兒又腫又腫，不住的唾吐沫，深深的嘆着氣。我試着同他說話，他不回答我，惟有搖着頭像羊一般。

我們走的是狹窄的小路，小紅蛇來回的爬着，常被我們的脚所踐踏。四周圍完全靜默，一切都沉入幻想和朦朧的境界去了。一層黑雪慢慢兒在天上隨在我們後面走着，漸漸併合在一起，把我們身後的天空全都掩蓋住了，但是前面還是十分明朗，不過有一兩塊雪彩往前奔跑，趕過了我們。遠處已聽見雷響，牠那暴怒的聲音越發的臨近了。雨點零落的下來，草響得像金屬物的聲音。

我們沒有躲藏的所在。天漸漸的黑了，草的響聲也越發洪大而且帶着害怕的神氣。霹靂一響——黑雲被藍火所襲擊，不由得震動起來。傾盆大雨像一道小河流似的倒將下來，雷聲接續不已的在空曠的田野裏發起威令。草受風雨的打擊，全都彎倒地下了。一切都抖索，都震動。電在那裏撕裂黑雲，撩着人的眼睛……在電光閃耀裏挺出一座黑山，帶着銀灰色，冷氣森然，電一滅，那黑山跟着消隱了，彷彿墜入深黑的淵谷裏似的。一切都響了，抖索了，生出巨大的聲響來。怒氣勃勃的天彷彿在那裏用火力掃除地上升起來的一切灰塵和悞雜事；大地眼看天的怒氣，彷彿害怕得抖索起來了。



沙克落喃聲在那裏說話，像受驚的狗一般。我卻十分高興，觀察着野地裏雷雨時莊嚴悲慘的圖畫。彷彿自身已超越在尋常的一切之上。那奇妙的狂亂狀態吸引着人，叫人感出英雄的氣概，使全個心靈充滿着威嚴的宇宙與和諧之氣……

我也想要參加進這和諧的局面裏去，表示出充滿在我全身裏的，讚賞這偉大力量的情感來。滿天裏發出的藍火光彷彿也在我胸懷內熾燒着，但是用什麼來現出我偉大的騷擾心和我的喜悅呢？我用全力高唱起來。雷響着，電閃着，草兒微動着，我卻高歌起來，感着自己同一切的聲音是完全和諧的……我簡直瘋狂起來；但這並不要緊，因為除我以外，並不妨害別人。海裏的風浪和田野裏的雷雨——我再也知道自然界裏比這還偉大的現象了。

我一邊喊嚷着，一邊深信這種行爲不會使人不安，而且不會使人嚴正的批評我這種行爲。但是忽然有人絆我的腿，我不由自主的倒在水塘裏了……

沙克落張大着嚴正和生氣的眼睛，直向我臉上看。

「你瘋了麼？不是瘋了？沒有別說話了！不許喊我把嗓子給你撕掉了！聽見了沒有？」

我驚訝起來，先問他有什麼妨礙他的地方……

「你嚇人明白了麼？雷響着——那是上帝說話，你竟叫喊起來……你想做什麼？」

我對他說，我有我隨意歌唱的權利，正和他一樣。

「我不願意！」他堅決的說。

「那你就別唱好了！」我答應他。

「你也不許唱！」沙克落厲聲說。

「不，我自己不如……」

「你聽——你想做什麼？」沙克落怒聲說着，「你是什麼人？你有家麼？你有母親麼？父親麼？有親戚麼？有土地麼？你在地上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那是我！我什麼都有……」他擊着白己的胸脯，「我是公爵……你……你是什麼也不值！你什麼也沒有！庫達司人，帝夫里司人，全都知道我……你明白麼？你不要反對我！你不侍候我麼——必定叫你滿意！我給你十倍錢！你能這麼辦麼？你不能不這麼辦；你自己說過，上帝叫大家侍候人，不求獎賞……我一定賞你！你爲什麼老磨折我？爲什麼教訓我，又嚇我？你願意我也像你這樣麼？這是不行的！唉，唉……真是，真是……」

他說話的時候，吮着嘴唇，打着響鼻，並且連聲的嘆氣……我向着他的臉，驚訝得張着嘴合不攏來。



顯然他在我面前把旅行來積蓄下一切對我生氣和不滿意的意思全都倒出來了。爲得着確信力起見，他用手指推我的胸，搖我的肩膀，在說得最有力的地方簡直全個身體壓到我身上來。雨傾倒在我們身上，霹靂在我們頭上不斷的響着，沙克落拉着嗓子喊嚷着，要叫我聽出他的話來。

我顯然覺得我所處的地位又可氣，又可笑，不由得叫我使勁兒哈哈大笑起來。

沙克落睡了一下，背過身去了。

## 八

……我們越走近帝夫里司，沙克落的態度越發嚴重，而且終日若有所思。在他瘦小，不好動的臉上現出一種新的神氣。離佛拉地高加索不遠地方，我們走到柴爾開司人種所住的村落裏去，被雇去收取玉蜀黍。

我們在柴爾開司人那邊做了兩天工。他們簡直不會說俄國話，不住的笑我們，還用自己的話語罵我們。村人對我們的仇感不住的增長，使我們十分害怕，便決定離開他去。走了離村十俄里的地方，沙克落忽然從懷裏抽出一捲萊慈金人織的紗布來，極其得意的給我看，還喊道：『再也不必做活了！把牠賣』

了，——再買吃的！——到帝夫里司够用了好不好！』

我氣急了，把紗布搶來，扔在一旁，還向後面看望了一下。柴爾開司人是不愛鬧着玩的。不久時候我們曾聽見哥薩克人講過一段歷史：一個游民在柴爾開司人村做工，臨走的時候，偷了一隻鐵匙去。柴爾開司人追上他去，搜檢他的身體，找到了匙子，用刀子破開他的肚腹，把匙子深插入傷處，就扔在田野裏，安然走了。等到哥薩克人遇見他時業已半死的人了。他把這事講給哥薩克人聽，竟死在到別村就的路上。哥薩克人講着這類可資教訓的歷史，屢次告誡我們，要留神柴爾開司人，——我沒有根據不信他們的話。

我對沙克落提起這件事情。他站在我前面聽着，忽然不發一言，露着牙齒，瞪着眼睛，像貓似的撲到我身上來。我們互相撲打有五分鐘的時候，沙克落纔怒喊道：『得了……算了……！』

我們兩人都累乏了，面對面坐着，不說話了半天……沙克落很可憐的往我扔紅紗布的那地方望着，說道：『幹什麼打架，唉，唉……真是傻。難道我偷了你的麼？你可憐做什麼？我可憐你，所以偷了一下……你做活，我不會做……叫我怎樣辦呢？也想幫幫你的忙……！』

我竭力給他講偷竊是怎麼樣的行爲……



「請你，別說話了！你的腦袋像木頭一樣……」他很輕蔑的對我說：「你要死了，——你也偷不偷？唔！這樣活着幹什麼？別說話了！」

我怕重又惹氣他，祇好不說話了。這已是第二次的行竊。以前在黑海地方的時候，他曾偷去希臘漁戶一座石秤。那時我們也差不多要打起架來。

兩人稍爲安靜一下，講好和，休息了一會。他說道：「怎麼樣，——往下走罷？」

我們往下走路。他的神色一天天憂愁起來，時常很奇怪的看着我。我們已走過達里亞山峽，從古達烏爾山下降。有一次他說道：「再過一兩天我們就到帝夫里司了。噓，噓！」他吮着嘴唇，滿臉的笑容，「走回家去，——你到那裏去了？旅行去了！一定先到沿堂去洗個澡……嚇！多多的吃一下子對母親說——很想吃東西對父親說——你恕了我一遭罷！我遇見了許多憂愁，大開世面，——各種的世面！游民是很好的！以後要是遇見游民，必給一盧布，還領到酒店去，說——你喝酒，我也會做過游民呢！要對父親說你的好話……說這纔是個人呢，——簡直是我的老大哥……教我好，還打我，這東西……還養我。我對他說現在你也養他罷。養他一年！養一年——這多長遠啊！馬克西姆，你聽見麼？」

我極愛聽他這樣說話；在這種時候他的性子彷彿成爲普通而且童真的了。並且我在帝夫里司沒

有一個熟人，但是冬天已近，——在古達烏照山上已降過一陣雪，——所以他這類話自然是很入我耳的，我對於沙克落總是多少有點希冀。

我們走得很快。已走到伊白里亞的古都木慈嚇特了。明天就可到帝夫里司。

遠遠裏離五俄里遠的時候，已能看見侷促在兩山間的高加索京城。旅行的終點！我覺得很快樂，沙克落却冷淡得很。他用模糊的眼睛向前望着，直唾着餓饑的吐沫，時常帶着病痛的姿勢，捧住肚子。這是不謹慎吃了道間採的生胡蘿蔔了。

「我是格魯慈亞的貴族。我衣服這樣破，身上這樣髒，你以為我能白天進自己的城裏去麼？不！不！我們等到晚上再進城。等一等罷！」

我們坐在一座空樓的牆旁，掏出最後的兩根香烟，各自抽起烟來。冷得不由得抖索。寒冽的風從格魯慈亞軍道上吹過來。沙克落坐在那裏，低聲哼着悲慘的山歌……我卻想着暖屋子，和居家生活比游蕩生活的各種優點。

「走罷！」沙克落帶着堅決的臉色站起身來。

天黑了。城裏滿是燈火。看那小火光在包圍着城的黑暗裏漸漸兒一一跳躍起來，確是極美麗的景



致。

「你把絨帽子給我，讓我蓋着臉。……要不然熟人認識我也許……」

我把絨帽子給他了。我們在渥里金街走着。沙克落吹嘯出一點堅決的調兒。

「瑪克西姆！你看見那停馬路站，——伏黎橋麼？你在那裏坐着等一會兒。請你等一會兒！我走一家去，朋友家去，問問自己母親父親的情形……」

「你去不長遠麼？」

「立刻就來！一會就來！」

他很快的躡進一條黑暗的胡同裏去，就此永遠消滅無蹤了。

我再也沒有遇見這個人，他和我差不多做了四月之久的旅伴，可是我還時常帶着善感和喜笑憶起他來。

他教會我許多為聖人所著的巨冊中尋覓不到的東西，——因為人生的智慧總是比人們的智慧深厚而且闊大呢。

# 二十六個和一個

——詩 篇——

我們二十六個人——二十六部活機器，鎖在潮濕的地窖裏，從早到晚調着麵胚，做着薄餅和餅乾。我們這地窖的窗子開在一個洞裏，這洞是在窗子前面掘下來的，四周圍砌着磚石，潮濕得發綠的了；從外面裝上了極密的鐵柵欄，太陽光不能夠透過那蓋着一層糝糊的灰塵的玻璃而射到我們這裏來。我們的老板在窗子上裝起鐵柵欄，是爲的要使我們不能夠把他的麵包屑給叫化子或者我們的一些同伴，沒有工作餓着肚子的同伴，——我們老板說我們是騙子，而他給我們開飯的時候，不給肉喫，只給些腐爛的腸子……

我們很悶氣，很擁擠，住在這石頭匣子裏，低矮的沈重的屋頂，上面蓋着一層煤烟和蜘蛛網。我們很



難受，要噁心，在這厚厚的牆壁裏面，牆壁上滿是花花綠綠的醜態和霉菌的斑點……我們早上五點鐘起身，總是睡不夠的，大家昏昏沈沈，什麼也不關心，到六點鐘，就已經要坐到桌子旁邊去做薄餅；濕麵胚子預先準備好了，這是我們還睡着的時候另外一些夥計做的。整天的，從清早直到晚上十點鐘，我們之中有些人坐在桌子旁邊，用手搓着彈性的麵胚，搖簸着，不使牠發澀，而另外一些人在這時候用水調着麵粉。整天的，滾水在鍋子裏愁悶的沈思的咕嚕着，鍋子裏煮着薄餅；烘麵司務的鏟子凶狠的很快的在爐子底下響動着，把煮好的，滑膩的麵塊扔到滾燙的磚頭上去。從早到晚，爐子的一面燒着木柴，而這工場的牆壁上閃動着通紅的火苗，彷彿是在不做聲的笑我們。極大的爐子像一個神話裏的怪物的畸形的腦袋——牠從地底下伸出來，張開着一張大嘴，充滿着明亮的火，對我們噴着熱氣，而爐頭上的通氣洞，那兩個烏黑的窟窿，看着我們的沒有盡頭的工作。這兩個深的窟窿，正像眼睛——那個怪物的狠心的兇猛的眼睛；牠們總是用那麼烏黑的眼光看着，彷彿看這些奴隸已經看累了，再也不等待他們有什麼人性發現，而只用智慧的冷酷的輕蔑來看着他們。

一天一天的，在這模糊的灰塵，醜態——我們自己的腳從院子裏帶進來的，——在這濃厚的薰人的氣味裏面，我們搓着麵胚子，做着薄餅，用我們的汗潤濕牠們；我們恨死了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永久

沒有喫過自己手裏做出來的東西，我們不喫薄餅，甯可喫黑麵包。面對面的坐在一張長桌子的兩邊，——九個對九個，——我們在繼續的許多點鐘裏面，機械的運動着手和手指，我們這樣做慣了自己的工作，甚至於有時候不留心自己的動作了。我們這樣互相的看慣了，以致於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同伴臉上的一切皺紋。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談的，我們就這麼慣了，總是沈默着，除非是罵幾句——要知道一個人總有什麼該罵的事情，尤其是同伴。然而我們連罵都難得罵的——一個人有什麼錯處呢，如果他是半死的，如果他像一個木偶，如果他的一切情感都給勞動的煩重壓住了？然而只有對於一切都已經說完了，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人，沈默才是可怕的，痛苦的；對於還沒有開始自己的說話的人呢——對於他們，沈默是簡單的，輕鬆的……有時候，我們也唱歌，我們的歌總是這樣開始的：工作中間，突然的一個人沈重的歎了一口氣，像疲倦了的馬似的，他輕輕的唱起一隻拖長着聲音的歌來，那些歌的可憐而又親愛的音調，永久可以使得唱的人的心上的重壓減輕些。我們之中的一個人唱了，我們起初只是沈默的聽着他的孤獨的歌聲；這歌聲在地窖的沈重的屋頂底下，熄滅了，悶住了，像潮濕的秋天晚上，曠野裏的柴堆的小火光似的。當那灰色的天，彷彿白鉛的屋蓋，蓋在這地上的時候，之後，第二個人跟着那唱的人唱起來，於是，已經有了兩個人的聲音，輕輕的愁悶的在我們這擠緊了的悶氣的洞裏浮動着。



突然的，一下子幾個人的聲音接住了那歌聲，——牠像波浪似的洶湧起來，來得更有力了，更響亮了，似乎是在推開我們這石頭牢獄的潮濕的沈重的牆壁……

二十六個人都唱起來了；響亮的早就合唱慣了的聲音充滿了工場；歌聲在這工場裏是太擠了；牠撞到牆壁的石頭上去，噙着，哭着，輕輕的刺痛激動着心，抓着心上的舊的傷痕，驚醒着那個愁悶……唱的人深沈的沈重的透着氣；有人還突然的打斷了自己的歌聲而長久的聽着同伴們唱，又重新把自己的聲音攙和在總的波濤裏來。有人愁悶的喊了一聲：「——閉着眼睛的唱，也許這濃厚的廣闊的聲浪對於他，彷彿是一條道路，走到遠遠的地方去的道路，光明的太陽照耀着這寬闊的道路，而他看見自己在這條路上走着……」

爐子裏的火儘在抖動着，烘麵司務的鏟子儘在磚頭上響動着，水在鍋子裏咕嚕着，牆壁上的火光還是那麼閃爍着，不做聲的笑着……而我們，用別人的字句唱着自己的滯鈍的痛苦，唱着失掉了太陽的活人的愁悶，奴隸的愁悶。這樣生活着，我們這二十六個人，在這所大的石頭房屋的地窖裏，我們的重壓是那麼厲害，簡直覺得這整整的三層樓的房屋，是直接建築在我們肩膀上的……

然而除開唱歌之外，我們還有這麼一個好的，我們所愛的東西，也許對於我們，這是代替太陽的。在

我們這房屋的二層樓上，有一個金繡作坊，那裏面，在許多青年姑娘的女工之中，有一個十六歲的丫頭塔涅。每天早晨，我們工場的草紮的門上所挖的玻璃窗洞裏面，總出現一個小小的粉紅色的臉，碧藍的快樂的眼睛，而響亮的，親愛的聲音就向我們叫了：

——囚徒們呀！給薄餅兒！

聽見這清朗的聲音，我們大家都回轉身去，很高興的，很天真的看着那純潔的處女的臉，而她向我們慈善的笑着。我們很舒服的看見那貼緊在玻璃上的鼻子，笑得嘻開了的玫瑰色的嘴唇裏，露着細小的雪白的發亮的牙齒。我們趕緊跑去給她開門，互相的磕碰着，於是她——這樣快樂的美麗的她——走到我們這裏來了，掀起了自己的衣兜，站在我們跟前，稍微偏着自己的頭，站着，儘是笑，長長的挺粗的一條辮子，栗色的頭髮，搭在肩膀前面，掛在她的胸口。我們，醜陋的，黑暗的，畸形的人，從下面往上的看着她，——門坎比地板高出四級樓梯，——我們仰起了頭看着她，問她早安，給她講些特殊的說話，——我們這些話句，是只對她說的。我們和她談話起來，聲音都要溫和些，笑話也要輕鬆些。我們對她——什麼都是特殊的。烘麵司務從爐子裏抽出一鏟子烘得最好的通紅的薄餅，很敏捷的扔在塔涅的衣兜裏。

——當心，不要給老板捉住了。——我們警告她。她很狡猾的笑着，快樂的向我們叫：



——再見，囚徒們！——很快的不見了，像隻小老鼠似的。

不過……然而她走了之後很久，我們還互相很舒暢的談着她——總是那一些話，昨天，以前，已經說過的，因為她，我們，以及我們周圍的一切，都仍舊是那一個樣子，像昨天，以前一樣……這是非常之難受，非常之痛苦的，如果人活着，而他的周圍一點兒變動也沒有；假使這樣不把他的心完全弄死，那麼，他越活得長久，他周圍的死板越使得他痛苦……我們平常說起女人來，總是這樣的，有時候連自己聽着我們那些粗俗無恥的話，都覺得很難受；這也是當然的，因為我們所知道的那些女人，也許，也不值得用別種話句去說她們。然而關於塔涅，我們從來沒有講過壞話；不但我們之中誰也從來沒有敢用手去碰到她，而且她甚至於從來沒有聽見我們說過一句放縱的笑話。也許，這是因為她沒有同我們長久歇在一塊兒，所以會這樣：在我們眼前一閃，彷彿天上落下來的一顆星，就不見了；也許是因為她很小，很美麗，而一切美麗的，甚至對於粗魯的人，也會引起敬重。此外——雖然囚徒似的我們的勞動使我們變成了滯鈍的牛，然而我們始終還是人，而凡是人，活着，就不能夠不崇拜着什麼，無論是什麼罷，比她再好些的人，在我們附近一個也沒有，除開她，誰也不注重我們這些住在地窖裏的人，誰也沒有了，雖然這所房屋裏還住着幾十個人。最後，這是一定的，最主要的，——我們大家認為她是我們自己的什麼，彷彿她

是只靠着我們的薄餅生存的；我們把給她浪漫的薄餅當做自己的責任，這成了我們每天供養偶像的犧牲，這差不多成了神聖的儀式，一天天的使我們越發和她密切相關了。除開薄餅之外，我們給塔涅多勸告——穿得溫暖些，在樓梯上不要跑得太快，不要搬運沈重的柴捆。她笑着聽我們的勸告，用哈哈的大笑回答我們，從來也不聽我們的話，然而我們並不因此生她的氣；我們只要表示我們對於她的關心。

她對我們時常有各種各樣的請求，譬如請求我們替她開開酒窖的沈重的門，替她劈柴——我們很高興，甚至於以為很光榮的替她做這樣的事，以及他所要的其他的一切。

然而我們之中有一個請她替他補一補他的唯一的一件襯衫，她就輕蔑的哼着說：

——還有這一套。怎麼啦！我來……

我們大笑了那個傻子一頓，從沒有再請求她什麼過。我們愛她，——這就什麼都說明白了。人永久總要把自己的愛情放在一個什麼人身上，雖然這個愛情有時候厭迫着他，有時候玷污了他，他可以用自己的愛情毒死親人的生命，因為愛着，就不會敬重所愛的人。我們應當愛塔涅，因為再也沒有什麼人給我們來愛了。



有時候，我們之中有人忽然間，不知道爲什麼，發起這樣的議論來：

——幹嗎我們這樣寵這個女孩子，她又怎麼樣？A我們太給她那麼的了！

敢於說這樣話的人，我們很快的很粗魯的給他打回去，——我們需要有什麼可以愛的；我們找到了這個，愛了；而我們二十六個人所愛的，對於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應當是不可搖動的，像神聖一樣，誰要是反對我們這一點——就是我們的仇敵。也許，我們所愛的並不是真正好的；然而我們——二十六個人，所以，我們要把對於我們是貴重的，看做對於別人也是神聖的。

我們的愛情，並不比我們的憎惡輕鬆些……也許，正因爲這個緣故，有些驕傲的人說，我們的憎惡比愛情要光榮些……然而爲什麼他們不離開我們呢，假使是這樣？

除開這薄餅間之外，我們老板還有麵包間；麵包間也在這一所房屋裏。和我們這個地洞只隔一堵牆；然而麵包司務——他們總共四個人——總是離得我們遠遠的，認爲自己的工作比我們的乾淨些，因此，以爲自己比我們要好些，他們是不到我們這工場裏來的，在院子裏碰到我們的時候，還要輕蔑的譏笑我們；我們也不到他們那裏去，老板禁止我們，怕我們去偷了他的乳酪製的麵包。我們不喜歡那些

麵包司務，因為妒忌他們；他們的工作比我們容易，他們的工錢比我們大，他們喫的也比較好，他們那間工場很寬暢很光亮的，他們大家都那麼強壯，乾淨——我們見着就難受。我們呢，大家都是這麼發黃的，灰色的，我們之中，三個人是生楊梅瘡的，有幾個生着疥瘡，有一個瘋癱病的，身體已經完全彎曲了。他們在過節的日子，穿着西裝上衣，發着響聲的靴子，他們之中有兩個人該着手拉風琴，他們大家都到城市公園裏去逛，——我們呢，穿着些醜陋的破布，脚上是破靴或是草鞋，警察不准我們進公園。——我們會喜歡那些麵包司務嗎？

有一天，我們知道了他們那邊的烘麵包司務喝醉了酒，老板開除了他，已經僱了另外一個，並且知道這另外一個——是一個兵，穿着天鵝絨的背心，掛着錶，還拖着—根金練條。我們好奇的要想看一看這個漂亮傢伙，於是希望能夠看見他，我們就一個跟着一個的跑到院子裏去。

然而他自己跑到我們工場裏來了。一脚踢開了門，讓那門開着，他站到門坎上，笑着，向我們說：

——上帝保佑好呀，孩子們！

冰凍的空氣，濃厚的煙霧似的沖進門來，在他的脚底下盤旋着他呢，站在門坎上，從上面往下看着我們，而從他的金黃的捲得很巧妙的鬚鬚底下，粗大的黃牙齒發着光亮。他那件背心的確有點兒特別



——藍色的，繡着花，整個的放着光，而上面的扭扣是一種什麼紅石頭做的。練條也的確有的……

他很漂亮；這個兵，這麼一個高個子，強壯的，通紅的巴掌，他的明亮的大眼睛很好的看着——親愛的，清朗的。他頭上戴着一頂白的箍得緊緊的便帽，而底下，沒有一點兒斑點的乾淨的衣兜下面，露着尖尖的靴頭，靴子是時式的，擦得發亮的。

我們的烘麵司務恭敬的請他把門關上；他不慌不忙的關了門，就開始問我們老板的情形。我們互相的打岔着給他說，我們的老板是壞蛋，騙子，惡鬼，剝皮——一切可以而且應當形容老板的話，不過這裏不能夠寫出來。那個兵聽着，鬚鬚動了幾動，而用溫和的明亮的眼光看着我們。

——你們這裏姑娘們很多……他忽然說了。

我們之中有幾個恭敬的笑了起來，另外幾個就皺起了甜蜜蜜的面孔，不知道是誰給那個兵解釋了，說這裏有九個姑娘。

——你們享用罷？——兵問了，眨着一隻眼睛。

我們又笑了起來，笑聲不很高，難為似情的……我們之中有許多人也想叫那個兵知道自己是一樣的成功的好漢，但是，誰也不會幹這個事，一個都不能夠。不知道是誰承認了這個，輕輕的說：

——哪里，我們還……

——「嗯，你們是不容易的！」那個兵很自信的說了，釘住着的看我們。——「你們怎麼……不是那麼回事……你們禁不起……沒有像樣的神氣……態度就是了！而女人總愛人的態度！她要這人的身體是真正的……要什那都整齊！而且她是敬重力量的……手，看罷，要這個樣的！」

兵從口袋裏拿出右手來，袖子是捲上的，一直露到手臂灣，伸出來給我們看……手是白的，有力的，長着發亮的金黃的毫毛。

——「腳，胸脯，什麼都要堅硬……再則呢，人要穿得「等樣」……所謂漂亮，這東西是要的……我罷，婆娘們都愛。我不找她們，不誘她們，她們自己掛到頸項上來，接二連三的……」

他在一個麵粉袋上坐了下來，很長久的給我們講着婆娘們怎麼愛他，他怎麼勇敢的對付她們。後來他就走了，等到那門咕哩一下在他的後面關上了，我們就長久的沈默着，想着他，和他的談話，這樣一個簡單的可愛的傢伙——來了，坐了，說了。我們這裏是誰也不來的：誰也不和我們這樣談天，這樣親熱的……我們大家儘是談着他，談着他將來在金繡女工那裏的成功，那些女工在院子裏碰見我們的時，或者，很生氣的齧着嘴唇，避開我們，或者，向我們直衝，彷彿在她們的道路簡直就沒有我們。我們永



久只是看着她們好玩兒，在院子裏是這樣，她們走過我們的窗口的時候也是這樣，她們——冬天戴着些特別的帽子，穿着皮襖，而夏天，戴着有花的草帽，手裏拿着五顏六色的洋傘。可是，我們互相之間這樣談論這些姑娘們，要是她們聽見了，簡直要氣得發瘋，羞得發瘋。

——可是，他不要把塔紐史卡……也弄壞了！——烘麵司務忽然間很擔心的說了。

我們大家沈默了，被這句話驚嚇了。我們不知道怎麼的忘記了塔涅：那個兵的寬闊的漂亮的形象似乎把她遮住了。後來，開始了熱鬧的爭論：一些人說塔涅不肯幹這類的事的，另外一些人說她鬥不過那個兵的，最後，還有些人說，要是那個兵去糾纏塔涅，那就打斷他的肋骨。最後，決定留心着那個兵和塔涅，警告那個小姑娘，叫他當心他……這樣結束了爭論。

過了一個月，那個兵烘着麵包，同金繡女工逛着，時常跑到我們這工場來；然而關於他在姑娘們身上的勝利並沒有談起。而只是時常捲着他的鬚鬚，很潤濕的舐着舌頭。

塔涅天天早晨跑到我們這裏來要「薄餅兒」，像向來一樣的快樂，可愛，對我們很親熱。我們嘗試着和她談起那個兵，她叫他「瞪着眼的小牛兒」，還有些別的可笑的綽號，這使得我們安心了。我們

驕傲着我們的小姑娘。看着那些金繡女工湧到那個兵那邊去；塔涅對於他的態度，似乎把我們大家的地位可抬高了，我們彷彿跟着她的態度，自己也輕蔑的對付那個兵起來了。而她，我們是更愛她了，每天早晨更高興的，更慈善的歡迎她。

然而有一天那個兵稍微喝了些酒，跑到我們這裏來了，坐了下來就笑，我們問他笑什麼？他解釋了：

——兩個女的爲着我打起架來了……李弟卡和葛魯史卡……她們怎麼樣把自己抓得那個樣，A？哈哈！一個抓別一個的頭髮，捺倒在茅草間的地上，騎在她身上……哈哈！臉都抓破了……扯斷了

……拚命爲什麼婆娘們不能夠好好的打架爲什麼她們總要抓！A？

他坐在櫟子上，強健的，這麼乾淨的，高興的，坐着，儘是哈哈的笑。我們沈默着。我們不知道爲什麼，這一次覺得他討厭。

——「噫，不行，我在婆娘們身上的運氣這麼好，A，拚命！眼睛眨一眨就行見鬼！」

他的雪白的手，蓋着發亮的毫毛的，舉了起來，又落在腳膝上，很響的在腳膝上拍着。他那種驚奇得舒暢的眼光看着我們，彷彿他自己的確誠意的詫異着，爲什麼他在女人身上這樣僥倖。他的胖胖的通紅的臉很自滿的很幸福的放着光彩，他儘在潤濕的舐着嘴唇。



我們的烘麵司務很用力的生氣的用鏟子敲着爐腔，忽然間譏笑的說了：

——拗斷棵把小杉樹不算什麼大氣力，你拗斷一棵大松樹看……

——這是你這是給我說的？——那個兵問。

——給你……

——什麼？

——沒有什麼……去了！

——不行，你等一等！怎麼一回事什麼松樹？

我們的烘麵司務不回答，很快的用鏟子在爐子裏工作着，把煮好的薄餅塞進去，撥着已經烘好的，把牠們很響的甩在地上，給那些用藤繩在穿着牠們的小孩子。他彷彿忘記了那個兵，忘記了和那兵的談話。然而那兵忽然間不安甯起來了。他站了起來，跑到爐子那邊去，不顧自己的胸口會碰在鏟柄上的危險，當時鏟子正在空氣裏忙亂的揮動着。

——不行，你說出來，哪一個女的？你欺侮我……我無論哪一個女的也逃不過我的手掌，不行而你給我講這種欺侮人的話……

他的確像個真正受了欺侮的樣子。他大概除開弄女人的本領以外，再也沒有可以敬重自己的理由了；也許，除開這種能力之外，他也再沒有什麼活潑的生命，只有這種能力使他覺得自己是個活人。

有這麼一種人，對於他們，生活裏面最有價值的最好的東西，是他們心上或者身體上的一種什麼病症。他們永久帶着這種病症，只靠這種病症過活，喫着這種病症的苦頭，而用這種病症營養自己，他們向別人埋怨着這種病症，這種使得親人注意他們。這樣博得別人對於自己的同情，除開這個之外——他們是什麼也沒有了。假使奪掉他們這種病症，把他們醫治好，那他們就要不幸福了，因為他們喪失了唯一的生活資料，——他們那時候就成了空虛的了。有時候，人的生活是那麼貧乏，以致於不由自主的，他不能夠不寶貴自己的罪過，而靠這種罪過來生活；可以說，人的罪過時常是由於煩悶。

那個兵受了欺侮了，衝到我們的烘麵司務身上去，叫着：

——不行，你說是誰！

——說？——烘麵司務突然回轉身來，向着他。

——唔？

——塔涅，你知道她罷？



——唔？

——就是了！試試看……

——我？

——你！

——她這在我呸！

——我們看罷！

——你看得見嚇哈！

——她把你……

——一個月的時期！

——你這個吹牛的丘八！

——兩個禮拜我給你看誰塔尼卡呸……

——唔，走開些……你打擾我！

——兩個禮拜，就行！你——

——走開，我叫你！

我們的烘麵司務忽然間發怒了，揮着鏟子。那個兵驚奇的從他那邊倒退了過來，看看我們，沈默了，輕輕的，惡狠狠的說：「好罷！」——就從我們這裏走出去了。

在爭論的時候，我們大家沈默着，很注意的聽着他們爭論。然而等到那個兵走了之後，我們之間開始了熱鬧的高聲的談論和吵鬧。

不知道是誰，向麵烘司務叫着：

——你鬧了亂子了，帕威爾！

——做你的事情，知道就够了！——烘麵司務發怒的回答。

我們覺得，那個兵給人家傷了他的心，而塔涅危險了。我們覺得這個，而同時，我們大家都被熱烈的，對於我們很舒暢的好奇心占領了——究竟怎麼樣？塔涅鬥得過那個兵嗎？差不多大家都深信的說：

——塔尼卡？她抵抗得住的！空手是抓不住她的！

我們非常之想要試一試我們「上帝」的堅固，我們緊張的互相證明着，說我們的「上帝」是堅固的「上帝」，在這個衝突裏一定會勝利的。最後，我們還覺得我們反激那個兵似乎太少了，他會忘記



這個爭論，我們還應當好好的激動一下他的好勝心。從這一天起，我們彷彿過着一種特別的神經緊張的生活——那從來沒有這樣生活過。我們整天的互相爭論着，彷彿大家都更加聰明了，話說得更好，更多了。我們覺得，我們是在同什麼鬼賭東道，我們所下的注——就是塔涅。當我們從麵包工人那裏知道了那個兵開始「吊我們的塔涅卡」的時候，我們就覺得難過得好受；生活得那麼有趣，甚至於沒有注意到老板利用我們的興奮，給我們每天添了十四鋪德麵胚子的工作。我們不知道怎麼的，做工也不覺得累了。整天的，塔涅的名字不離我們的嘴。每天早晨，我們特別忍耐不住的等着她。有時候，我們設想着她這麼一走進來——已經不是從前的塔涅了，而是另外一個人了。

可是，我們一點兒也沒有向她說起那個爭論。絲毫也沒有問她，仍舊對她很好，很和愛。然而在我們的態度裏面，已經有了什麼新的，同我們以前對塔涅的情感不相干的東西——這新的東西就是尖銳的好奇心，尖銳的而又冷酷的，像一把鋼刀……

——弟兄們！今天到期了！——有一天早晨烘麵司務在上工的時候就這麼說。

他就是不提，我們也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始終慌亂起來了。

——看看她……立刻就要來了！——烘麵司務提議。有一個人表示可惜似的喊着：

——難道眼睛看出什麼嗎？

我們之間又開始了熱烈的吵鬧的爭論。今天，我們總算要知道這寶貝有多麼乾淨，多麼不受醜觀，在這寶貝裏面裝着我們的最好的東西。在這一天早晨，我們不知怎麼的一下子，像是第一次覺得：我們的確在玩着一個大把戲，我們這「上帝」的清潔的試驗，可以結果是在我們眼光裏消滅了這「上帝」的。所有這些天，我們聽見那個兵努力的不斷的在追着塔涅，然而不知爲什麼，我們之中誰也沒問她：她對於他是怎樣的態度？而她，每天早晨繼續的按時按刻的跑來要薄餅，仍舊是向來的樣子。

在這一天，我們也很快就聽見了她的聲音：

——囚徒們！我來了……

我們慌忙放她進來，等她進來之後，同往常大不相同，迎接她的是沉默。大家的眼睛都看住了她，我們不知道要同她談什麼，要問她什麼。我們這一堆黑暗的沈默的羣衆，站在她跟前。她大概也驚奇着這不習慣的迎接她的態度，——突然間，我們看見她臉色發白了，她心上是在不安起來了，彷彿在這地方慌亂起來了，而用壓住了的聲音問：

——你們這是什麼……這樣子？



——你呢？——烘麵司務憂鬱的向她說，眼睛儘看着她，一動也不動。

——我，怎麼？

——沒，沒有什麼……

——唔，快點兒給我薄餅……

她向來總不催我們的……

——來得及的！——烘麵司務說，他身體不動，眼睛不離開她的臉。

那時候，她就突然的回轉身去，走出了門外。

烘麵司務拿起了鏟子，鎮靜的沈默着，回到爐子那邊去：

——這就完了！……滾，這丘八！……下流東西！……

我們像一羣羊子似的，互相磕碰着，跑到桌子那邊去，沈默的坐下來，萎靡的做起工來。很快的，有一個人說：

——也許，還……

——唔，說罷！——烘麵司務叫着。

我們大家知道，他是個聰明人，比我們都聰明些。我們懂得了他的叫喊，這是深信那個兵的勝利……我們憂愁，不安……

十二點鐘——喫中飯的時候——那個兵來了。他像向來一樣，乾淨而漂亮，也像向來一樣的筆直的，看着我們的眼睛。而我們不好意思看他。

——唔，規矩的先生們，你們要我給你們看看丘八的勝利罷？——他說，很驕傲的笑着——那就到那個茅草間去，在罅縫裏看……懂了？

我們走出去，互相的沖撞着，湧到茅草間板壁罅縫那邊，對着那個院子的。我們沒有等很久。一會兒，很急忙的脚步，担着心事的臉，那塔涅走過了院子，跳過一些溶化的雪和着污泥的水窪。她跑過了酒窖的門，不見了。之後，不慌不忙的，吹着口嘯，那個兵也到那邊去了。他的手插在口袋裏，而鬚鬚動着……

下着雨，我們看見雨點落在水窪裏，水窪給雨點打着，發皺了。潮濕的天氣，灰色的——很煩悶的一天。屋頂上還堆着雪，而在地上已經發現了烏黑的污泥的斑點。而屋頂上的雪上面，也蓋着一些灰黃的，醜裏醜的污點。雨下得慢慢的，聲音很沈悶。我們等着，又冷又不舒服……

那個兵先從酒窖裏出來；他慢慢的走過院子，動着鬚鬚，手插在口袋裏——和向來一樣。



之後，塔涅出來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放着高興的幸福的光彩，嘴唇在笑着，她走着，像在夢裏似的，搖搖幌幌的，不穩定的脚步……

我們不能夠鎮靜的忍受這個。大家一下子奔到門那邊，跳到院子裏，——兇惡的，高聲的，野蠻的向她噓着，叫喊着。

她一看見我們，抖擻了一下，像生了根似的，站住了，腳底下就是污泥，我們圍住了她，幸災樂禍的，一刻也不定，用粗俗的字句罵她，向她說些無恥的話。

我們並不高聲的罵，也不慌忙，看着她反正跑不到什麼地方去，她給我們圍住了，我們可以糟塌她，要多少是多少。不知道爲什麼我們沒有打她。她站在我們中間，頭旋來旋去，這邊那邊的，聽着我們的辱罵。而我們——越兇來越的，越來越多的，把我們話句裏的醜態和毒恨向她扔過去。

她臉上的紅暈退下去了。她的碧藍的眼睛，一分鐘以前還是幸福的，睜得很開了，胸口沈重的呼吸着，嘴唇抖擻着。

而我們，圍住了她，向她復仇，因爲她掠奪了我們。她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把自己的最好的東西都化費在她身上，雖然我們這點兒最好的東西——是叫化子的幾個小錢，然而，我們二十六個，而她是一個，

所以我們給她的痛苦，再也抵償不了她的罪惡！我們是怎樣的侮辱了她呵！……她一直沈默着，一直用那種野獸似的眼睛看着我們，她整個身體在發抖。

我們笑着，叫着，喊着……還有些什麼人也跑到我們這裏來了……我們之中一個人扯了一下塔涅的袖子……

突然的，她的眼睛發着光；她心慌不忙的舉起手的整理一下頭髮，高聲的，但是鎮靜的直對着我們的臉說：

——E，你們這些倒霉的囚徒……

她一直向我們走來，這樣簡單的走上來，彷彿在她跟前就沒有我們這些人，彷彿我們並不攔着她的道路。所以，我們之中的確誰也沒有在她的路上。

走出了我們的包圍，她並不向我們這邊回過身來，仍舊是那麼高聲的，驕傲的，輕蔑的說：

——E，你們這些昏蛋……賤胚……

就這麼去了，筆直的，漂亮的，驕傲的她。

我們呢，留在這院子中間，在污泥裏，在雨裏面，在這沒有太陽的灰色的天的下面……



後來，我們也沈默的走進自己的那個潮濕的石頭洞裏。像以前一樣，太陽永久不照到我們窗子裏來，而塔涅再也沒有來過了……

(陳節譯)

## 奧羅夫夫婦

一

幾乎每星期六，剛在晚餐前，商人彼託紐考夫的骯髒破舊的屋子都成了一個猛烈殺害的襲擊的場所。從兩扇地下室的窗子裏，傳出一個女人的可怕的尖叫聲到狹小的院落裏來，這院落被破舊頹壞的小屋環繞着，堆滿了各色各樣的廢物。

『別管我！別管我！你這魔鬼！』她高聲地尖叫着。

『那麼放開了我！』一個男子的較低的聲音回答。

『我不放你，你這壞蛋！你這惡棍！』



「住嘴，放開我！」

「你殺了我我也不放——我不放你！」

「甚麼，你不那末嘗嘗這個吧，你這異教徒！」

「救命！他要殺我了！救命！」

「那麼你放開我？」

「你儘管打我。你這狗，直到你把我打死！」

「我在匆促之間不能這樣做——你還會遭到比打死更厲害的！」

每當聽到這類對話的頭幾句，畫匠索契珂夫的學徒塞加齊威克，他一天到晚在這院落的一個小屋裏孜孜不倦地塗抹和調合顏料，便火速地跳起來，他的老鼠似的小黑眼睛閃着光芒，他盡力地叫喊，以致他的聲音響徹了院落——

「修靴匠奧羅夫家裏又吵起架來了。」

這位小齊威克是一個各種奇遇和軼聞的熱烈愛好者。奧羅夫家一有糾紛發生，他就很快地跑到他們住宅的窗子那裏，俯伏下來，伸進他那玩皮的毛蓬蓬的頭和他那塗着朱紅色的和赭石色的瘦削

的臉龐，儘量地伸進這陰沉的地下室去，好奇地觀察着在黑暗潮濕的洞窟裏進行的一切，從那裏發出一種霉爛的靴匠蠟和酸臭的漿糊的氣味。在這洞窟的地板上可以看到兩個人影，在地上互相扭打着滾，呻吟和咒罵。

『那末你要殺死我，』女人這時喘息着，帶着警告的透不過氣來的聲音。

『不要怕！』男人嘲弄地用一種被抑制的粗暴的聲調使她安心。

於是聽到落在甚麼柔軟東西上的沉重的擊聲；於是啜泣和嘆息，和一個好像正在使勁移動一件重物的男子的喘氣。

『把甚麼都毀壞了！現在他又痛打了她一下！——用靴槌，』齊威克叫喊着，觀察着地下室裏在繼續進行的一切，同時，聚集攏來的衆人——脚夫，留特欽珂，手風琴奏者，吉斯略科夫，兩個裁縫學徒，和另外不取報酬的游藝的清客，——都性急地想從塞加那裏知道一些消息，一會扯扯他的腿，一會扯扯他那滿塗着顏色的褲子。

『哦，現在怎樣了他這時在把她怎樣？』他們總是問。

『現在他騎跨在她身上，把她的鼻子打進地下，』塞加說明着，他用了真正鑑賞的心情去領會



這戲劇中的每一動作。

衆人更擁近奧羅夫住宅的窗子了。他們燃燒着好奇心，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這場格鬥的所有的發展，而且，雖然他們熟知格里奇卡與羅夫和他妻子作戰時的進攻與防禦的每一細節，但他們却總是露着同樣的駭異和驚奇。

「他可真是一個甚麼樣的魔鬼！他又在打她了，是不是，直到她皮破血流？」他們中間的一個問。

「她的鼻子已經滿是血了……在淌下來，」塞加報告他們。

「哦！哎呀！多可怕，他是怎樣個壞人呀！」有些女人充滿着同情地叫了起來。

男人們卻從一個更抽象的哲學的觀點來觀察這事體。

「他結果終會殺死她的，」他們說。

手風琴奏者用一種預言的語調評論着——

「他終有一天會拿一把小刀刺進她的身體；你們相信我的話吧。他常常打她會感到厭倦，終有一天他會在匆促之間了結一切的。」

「現在他已經放了她了，」塞加低聲說，從地上跳起來，像一個橡皮球似地跳到一邊。馬上他又在

庭院的角落裏佔據了另外一個地位去觀察，因為他知道格里奇卡與羅夫快要出場了。

大部分的觀眾很迅速地走開去，因為他們並不希望和這盛怒的修靴匠碰面。現在爭鬥既已結束，格里奇卡在他們眼中就完全失去了興味，加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碰見他，也不無危險。

結果，當奧羅夫從他的地下室出現的時候，院落裏除了塞加以外就差不多看不到一個人。艱難地呼吸着，他的襯衫撕破了，他的頭髮亂蓬蓬的，他那還在出汗和興奮的臉上有着新的抓痕，格里奇卡與羅夫用充滿血絲的眼睛疑惑地向院落的四周環視着。他背着手，慢慢地向一部破舊的雪車走去，那雪車斜靠在一所頹敗的堆羊毛的小屋的牆邊。有時他吹着口哨，向周圍投着恐嚇的眼光，好像他正在向全彼託紐考夫的屋子裏的居民挑戰似的。於是他坐在雪車上，用襯衫的袖子拭去他臉上的血痕。他一點也不動地默了許久，惡狠狠地望着對面屋子的牆壁，牆壁上灰泥已經剝落了，被畫匠索契阿夫的徒弟們塗上了雜駁的顏色，他們成了習慣，工作一完畢，就在這部分牆壁上把他們的畫筆弄乾淨。

修靴匠與羅夫約莫有三十歲的光景。他在微笑，壯健，彫刻精美的臉飾以黑的鬚鬚，下面露出豐滿紅潤的嘴唇。在一個凸出的鼻子上面，兩道濃黑的眉毛緊鎖着；一雙不安的閃爍的黑眼從眉毛下面顯露出來。垂到前額的捲曲的頭髮一大鬃一大鬃地披在他的棕色的健壯的頸項後面。奧羅夫是中等身



材，背稍微有點駝——他的特殊勞動的結果——筋肉豐滿，血氣旺盛；但是現在他坐在雪車上，好像沉在一種遲鈍麻木的狀態裏，茫然地凝視着雜色的牆壁，他的呼吸帶着艱難的喘息和震顫。

太陽已經不在院落裏了，那裏還瀰漫着一種朦朧晦闇的微光；油漆，墨油，酸醃菜和腐爛蔬菜的混合的氣味充塞在悶熱的傍晚的空氣中。從有兩層的住宅的窗子裏，傳來一陣歌聲和咒罵，響徹了院落。同時一個醉漢從角落裏把一個探詢的頭伸到窗外，在奧羅夫身上打量了一番，於是嘲弄地笑了一笑，便不見了。

到了畫匠們散工的時候了；他們打奧羅夫身邊走過，向他投以嘲弄的眼光，互相意味深長地使眼色，院落裏充滿了他們的珂斯特洛瑪土話的聲音。於是他們分手了——各走各的路，一個去洗澡，另一個去上酒店。

隨後，裁縫從二層樓走下庭院來；這些半穿着衣服的，兩腿彎曲的人們正在拿他們的畫匠伙伴的土話打趣。全院落又充滿了鬧聲，歡笑和戲謔。奧羅夫默默地坐在他的角落裏，沒有注意任何人。沒有誰走近他，沒有誰敢和他開玩笑，因為都知道在這個時候他是像一隻發怒的野獸一般。

完全被陰鬱絕望的心情所支配，那好像壓在他胸上，悶塞了他的呼吸一樣，他生了根似地坐在那

裏。

不時地，他的鼻孔脹起，他的嘴唇分開，露出兩排又大又黃的牙齒。一種不可解的難以形容的痛苦的感覺好像牢牢地抓住了他；紅色的小點在他的眼前搖幌。極度憂鬱的意識盤踞在他的腦裏，再加上一種對於伏特加酒的燃燒的渴望，他知道如果他喝了一點點酒的時候，他一定會感覺輕快得多的，但是他羞於在天還亮的時候穿着撕破了的襤褸的衣服在街上走過，街上所有的人都認得他是格里哥立·奧羅夫修靴匠呢。他有自尊心，不願拿自己當大家開玩笑的對象。但是他又不能回家去洗臉換衣——因為在那裏，受他虐待的妻子正躺在地上流血，而他現在是無論如何也不肯去看她的。

在那裏，無疑地，她正在躺着呻吟，而他感覺得她是一個殉道者，他對她犯了千百次的罪了。這一切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也知道就她來說，他自己應受譴責的地方很多，這樣一想，就愈益增加了他對她的憎惡。一種漠然的但在支配的憤怒的感覺咬齧着他的靈魂，勝過了所有其他的感覺，同時一種無可慰藉的憂鬱壓着他的內心，他自覺地屈服於縈繞着他的沉重的苦痛，但對於苦痛，他找不出旁的治療法來，除了一品特伏特卡酒以外……

手風琴奏者吉斯略科夫走過院落。他穿着一件沒有袖子的絲絨便衣；一件紅綢襯衫和塞在長統



襪裏的寬褲，脚上是光亮亮的皮靴。他腋下挾着他那打在綠色的包裹的手風琴；他把他的黑鬚撚起，他的帽子裝模作樣地戴在一邊，他全部的容貌都閃耀着生的歡喜。奧羅夫歡喜他的輕快活潑，他的誠懇的樣子，和他的吹奏，他並且羨慕他那種無憂無慮的，愉悅的，隨便的生活。

『我迎接你，格里奇卡，榮耀的勝利者，從戰鬥中浴血歸來！』手風琴奏者戲謔似地叫着。

奧羅夫對於吉斯略科夫的戲謔並沒有生氣，雖然他聽到牠已經是第五十次了。他知道手風琴奏者並沒有惡意，不過是要跟他開一點兒小小的無傷的玩笑而已。

『哦，兄弟；你又演了普列夫納的脚色吧？』吉斯略科夫一壁問修靴匠，一壁在他面前站了一會。  
『呵，格里奇卡，你真是個憂鬱相的鄉下漢子呵……跟我一道到有益於我們這些人的唯一的地方去吧……我們去共飲一杯吧！』

『還太早了呢，』奧羅夫反對，沒有移動他的頭。

『那末我懷着默默的渴望等待你……』吉斯略科夫說着，走開去了。

一會兒過後，奧羅夫便尾隨着他走去。他剛一離開，便有一個矮胖女人的形體從地下室裏湧現出來。一條手巾繫紮在她的頭上，僅僅讓一隻眼睛和一片面頰可以看見；她步履蹣跚地走着，倚靠着牆壁，

橫過院落，筆直走到一會兒以前她丈夫坐着的地方，恰恰在同一地點上坐下。沒有誰看見她的出現，奇，他們都看慣了，而且他們知道她將坐在那裏，直到格里奇卡，喝醉了，懊悔了，從酒店回來，她走進了院落，因為地下室裏空氣太沉悶了，而且因為她還得在格里奇卡酒醉歸去的時候引導他走。

階梯是很陡峭的，一半崩壞了；曾經有一次，當格里奇卡從酒店回來的時候，他摔了一交，折斷了他的手臂，以致他有兩個禮拜不能做工，於是她，爲了他們要活，不能不把他們所有的東西都當去。從那時候以後，瑪特洛納便好好地看顧他。有時，這屋子的一個居民會走來跟她說話；這多半是留特欽珂，一個退伍的，有鬚鬚的下士，一個很有見識的可尊貴的『小俄羅斯人』，有着理得光滑滑的頭和紫色的鼻子。他坐下來，打了個呵欠，伸了伸懶腰，於是說道——『哦，你又挨了打嗎？』

『那干你甚樣事？』瑪特洛納用無情的語調回答。

『自然不干我的事！』『小俄羅斯人』說，於是兩人都沉默了一會。

瑪特洛納喘息着；好像甚麼東西塞了她的呼吸一般。

『想着你們兩個老是齟齬不清，多叫人惋惜呵！你不能把情形改變一下嗎？』『小俄羅斯人』又開口了。



「那是我們的事，」奧羅夫的妻子簡切地回答着。

「當然是當然是你們的事……」留特欽珂同意地說，點了點頭，表示他在這一點上是完全和她一致的。

「你是甚麼用意？」瑪特洛納用憤怒的聲調繼續着說。

「啦啦！你怎麼這樣大的氣！你不讓人家對你說一句話！每當我看見你和格里奇卡的時候，我總是對自己說，他們是怎樣的一對啊！他們像兩條狗樣的互相咬弄着！你們兩人都應該每天換兩次打，早晨和晚上——這樣也許打架的慾望會從你們腦裏敲出去吧。」於是他氣憤地走開去，瑪特洛納卻高興了；留特欽珂企圖和她親昵，在這院落裏引起好幾次的閒言風說了；因此她爲他所惱怒，正如她爲每個干預她的事的人所惱怒一樣。

留特欽珂，雖是上四十歲的年紀了，却邁着兵士的步子走到庭院的角落裏去，恰在這時，齊威克，那畫匠學徒，突然像滾球一樣地跑出來。

「她給鬚頭你觸了吧，小叔叔！」他帶着少年老成的神氣對這位下士耳語，狡猾地肉瑪特洛納的方向丟眼色。

「你會觸我的霉頭的，假使你不當心的話，你懂得嗎？」小俄羅斯人「威嚇他，雖然他實際上正藏在他的鬚鬚後面笑着。他喜歡這個活潑的小孩，他是知道院落裏的一切祕密的，他實在樂於和他開談。

「誰拿她都沒有辦法呢，」塞加接着說，並沒有注意留特欽珂的威嚇，繼續把他所知道的說出來。  
「瑪克西姆卡，那畫匠，也試過來的——但是他吃了苦頭，得到了甚麼呢……一記耳光……我親眼看見的……」

這個還未長成的，活潑的十二歲的小孩貪婪地吸取了他生活周圍的一切污穢和邪惡，正如海棉吸牠浸着的水一樣；額上的縐細的皺紋表示了塞加齊威克是已經開始思想了。

院落裏天漸漸地黑了。頭上展開着一方塊深藍色的天空，繁星的微光在天上閃爍。這個四面圍以陡峭的牆壁的院落看去好像是一個深坑一樣，在這坑底，瑪特洛納的形體坐在一個角上，縮成一團，在挨了打之後休息，並等待她的酒醉了的丈夫的歸來……



奧羅夫夫婦結婚三年了。他們有過一個小孩，到一歲半就死掉了。他們都沒有爲這件事十分悲傷，因爲他們想他們不久又會得到一個，這樣地安慰自己。他們住的地下室是一間長大的，灰塵滿佈的房間，天花板上張滿了蛛網。緊靠門邊，正朝着窗子，放着一個龐大的俄國式的爐灶。在牠和牆壁之間，一條狹窄的走廊通到一個四方形的房間，那裏，光線是從兩扇朝着院落的窗子裏來的。通過這窗，兩道朦朧的光線射進這潮濕，膠黏，死一般寂靜的地下室來……生活在甚麼地方，在甚麼遼遠，遼遠的地方流過；在這裏，在這個洞窟裏，祇有模糊的，沉重的聲音找着了入口，而且攙雜着院落的灰塵，用不成形的無色的波浪湧集在奧羅夫夫婦的心上。對着火爐，在飾以玫瑰花樣的褐色帷幔後面，擺着一張大的木做的雙重牀架；正對着牀，靠近對面牆壁，擺着一張桌子，奧羅夫夫婦就在這桌上喝茶吃飯，在牀和對面牆壁之間，在由兩行光線形成的框框裏，夫妻兩人坐下來工作。

螻蛄爬來爬去，細敲那把舊報紙黏貼在牆壁上的漿糊。蒼蠅在一切東西上面飛翔，發出憂鬱的響聲；點綴着牠們所留下的污點的圖畫，襯着骯髒的綠色牆壁，顯得好像是暗色的吸墨紙一樣。

奧羅夫夫婦一天的工作在慣常的單調裏並沒有留下甚麼可願望的東西。瑪特洛納在六點鐘起來，洗了臉便去預備暖壺；這個器具不止一次地在戰鬥方酣時挨了好些猛烈的狙擊，並且因此蓋滿了

白鐵的補釘。當水在暖壺裏熱的時候，她已經把房間打掃乾淨了，準備好了早餐。於是她叫醒她丈夫來到他起來洗臉時，暖壺已在桌上沸騰着；發出嚙嚙的聲音來。於是他們喝了茶，吃了整整一磅白麵包。格里哥立是個熟練工人，所以從不會沒有過工作。當他們在喝茶的時候，他分配這一天的工作；他做那需要熟手的比較精細的部分，他的妻子的部分是搓擦蠟線，完成一些不大需要熟練的工作。在早餐時候，他們也談到晚餐要吃些甚麼。在冬天，肚皮需要更多食物的時候，這倒是一個還算有趣的問題，但是在夏天，火爐爲了節省的原故僅僅於祭日和休假日生火，平常總是熄着的，他們大半是用冷食，喝汽水，鹹魚和洋葱輪流調換；有時他們在院落裏的鄰人的火爐上煮一片肉。早餐一完，他們就坐下工作，格里哥立跨在一塊蓋滿了碎皮的木頭上，瑪特洛納坐在他旁邊的一條矮凳上。起初他們總是默默地工作，他們有甚麼好談呢？有時他們也談幾句關於工作的話，隨後沈默又要統治半點鐘或半點以上的時間。錘子的敲擊和沉重的聲音相應，繩子穿過拉緊了的皮，發出尖銳的聲音來。格里哥立時常打呵欠，而且在每一個呵欠之後大聲地把嘴閉上。瑪特洛納歎息着，靜默下來。

常常地，奧羅夫唱起歌來；他有一個有力的金嗓子，而且唱得也不壞。歌詞在朗誦中從格里奇卡的整個胸膛裏疾速地，悽婉地傾吐出來，牠們或則在大聲有力的哭泣中平靜地浮泛着，那憂鬱的聲音從



地下室的窗子裏傳到院落。瑪特洛納總是用一種柔弱的低音隨和着她的丈夫。於這樣的時候，兩個面孔總是帶着思慮的，憂愁的表情，而格里奇卡的黑眼睛也會漸漸地潤濕起來。他的妻子，沉浸在音響的世界裏，在一種半意識的狀態中坐着，身體左右擺動；有時她會完全陶醉在音樂中，突然停頓在一個音符上，於是又徐徐地捲在她丈夫唱着的歌詞裏。在這樣的時候，兩個人都沒有覺到對方的存在；他們各自在把好像是他們那落落寡歡的生活的空虛和慘澹的東西傾吐出來，通過這歌詞，他們在替自己的半意識的感情和思想尋找發洩。時常，格里奇卡會突然訴說起來——

「噢！想一想我的生活，我的該詛咒的生——活吧！還有我靈魂上的創痛，那可詛咒的創痛，噢！這劇烈的創痛，噢！這創痛和憂傷……！」

但是瑪特洛納不愛這種訴說，她總是這樣反問他——

「你作甚麼要像狗樣地號叫，在這到處是死亡的時候？」

他立刻憤怒地回答她——

「蠢傢伙！你懂得甚麼——像你這樣的爛草包？」

「哦，號吧，號下去吧，而且如果你高興的話，你就吠吧！」

「住嘴！我難道是個學徒，你現在要來教訓我嗎，呃……你少管閑事！」

瑪特洛納看見他的兩眼憤怒地閃爍，他的頸上的青筋膨脹着。她沉默了一些時，不願意回答她丈夫的問話，他的憤怒像迸發時一樣快地消失了。她回轉頭去，這樣可以不碰見他那雙爲了剛才所說的殘酷的話而充滿了愛和自責的眼睛。她沒有注意他的和解的信號，而且雖然忍耐不住地期待着他的微笑，她卻恐怕他因爲她剛才和他鬥過嘴，而又發起脾氣來，嚇得全身都發抖了。但是帶着這種挑戰的心情對他坐着，眼看着他他是怎樣渴望和她和解，在她卻是一件愉快的事，這總像生活哩，這喚起了感情，使她的思想有了着落。

他們兩人都年青健壯，他們互相愛戀，互相誇耀。格里奇卡是那麽一個漂亮，誠實，強壯的漢子，瑪特洛納也是一個面貌清秀，灰色眼睛裏充滿溫熱同情的，矮小的女人；「一個好小女人。」如所有的鄰人所常常稱呼她的一樣。他們互相愛戀，但他們的生活是那麽單調和厭煩，那麽毫無深切的興趣和外來的影響，否則也們也許可能各自排遣一下，變變花樣——那是每個人心裏的自然慾望，一句話，可能生活下去。這實際上是一個心理學上的事實，男子和妻子，縱令他們有很高的文化教養，倘若有沒這麽一種內心的生活，這麽一種趣味，是一定不可避免地會漸漸互相厭倦和煩累的。假使奧羅夫夫婦生活



有目的，就算是爲了聚積資本，白費氣力把錢一點一滴地積蓄起來——生活對於他們也一定會顯得輕鬆一些吧。但是事實上，他們連這個興趣都失掉了，要不然，他們之間也還有個聯繫。因爲老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們已經漸漸地熟悉了彼此的每個動作，每個姿勢。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並沒有把甚麼變化或刺激帶進他們的生活裏來。有時，在禮拜日，他們去看朋友，那些人的生活也正和他們的一樣貧困和空虛；有時朋友來看他們，喝酒，唱歌，互相毆打。於是又是單調灰暗的日子的無窮的連續。正如不可見的鎖鍊的鏈環一樣，使這些人的生活變成慘澹了，他們工作，倦怠，而且沒有理由地彼此生氣。

「真是鬼生活！」格里奇卡時常說；「恰像着了魔一樣。生活給了我們有甚麼用？工作和疲倦；疲倦和工作……」於是他沉默了一會以後，他又神色惘然，兩眼向下地繼續着說——「是的，這是上帝的諭旨，我的母親要生出我來……所以訴苦也沒有用了，於是我學會了我的手藝……幹嗎要這樣呢？……世界上沒有我，修靴匠不也够了嗎？……於是我成了修靴匠了……以後又怎樣呢？……這於我又有什么好處呢？……我坐這洞窟裏，縫綴靴子……不要多久我就會死了。城裏正流行着他們叫做虎列拉拉的病……也許牠會找到我們……過後他們祇會說這麼一句——「曾經有一個格里哥立奧羅夫是作靴子的，得虎列拉死了。」……這有什么意思呢？幹嗎我一定要生活，作靴子，然後死去呢？……」

瑪特洛納默不作聲，當她丈夫用這種語調說話的時候，她總是被激惱着；她常常請求他不說這話，因為這好像是在誹謗上帝一樣，上帝，他是最知道怎樣安排人們的生活的。有時，在不太過鬱悶的時候，她也會插一兩句富於常識的話——「你不要喝酒，這樣你就會生活得好一些，你不要拿這些思想來驚擾自己。別人生活着，也沒有訴苦；他們儲蓄錢，開店舖，久後就做了自己的主人。」

「別再瞎說了吧，你這蠢婆娘！」格里奇卡會怒聲叫道。「祇想一想，喝酒是我唯一的快樂，我不喝酒能够生活呀？你說別人……請問，僥倖能够自立的人，你知道多少？我在結婚以前不也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嗎？我老實對你說吧；給我這許多麻煩，使我生活痛苦的，正是你呀……你這醜蛙……」

瑪特洛納聽了這些話的時候感到自己受了委曲。他自然沒有說錯，他喝醉了的時候的確是暢快和講得多。她所說的「別人」祇是她想像的產物。他在結婚以前快樂得多，有趣得多，溫和得多——那也是真話……現在他簡直變得好像一隻野獸一樣了……「我真是這樣地拖累他嗎？」瑪特洛納獨自思量着。她的心為這個苦惱的思想而疼痛——她憐憫起他，也憐憫起自己來。她走向她去，含笑着凝望着他的眼睛，於是把她的頭輕輕地壓在他的胸上。

「現在你看！她找機會來媚我了，這小母牛……」格里奇卡咕嚕着，假裝着要把她推開。但是她十



分知道他是不會那樣做的，於是更緊緊地壓着他。

於是他的眼睛會突然明亮起來；他會把工作丟在一旁，將她放在膝上，長長地熱烈地吻着她；同時深沉而低微地歎息着，好像怕甚麼人聽見了一樣，他一面在她身邊低聲說——

「噢，摩特立亞！我們像貓和狗樣地一道生活着……我們像野獸樣地互相扯打，作甚麼要這樣呢？……這好像是我的命運一樣……好像每個人都是在某一個星宿底下生出來的，而那個星宿就是他的命運。」

但這個說明不過是可憐的慰藉，他把他的妻抱得更緊了，他陷在沉重的絕望的狀態裏。他們在朦朧的微光裏，被他們那地下室的悶人的雰圍氣環繞着，這樣地坐了許多時。瑪特洛納祇是歎息着，默不作聲。但有時，在這些幸福的瞬間，她不應受的痛苦和毆打的回憶浮上她的心頭——於是她就會低聲地哭泣嗚咽起來。她的溫和的責備打動了他，而他的撫愛也就更加熱烈了。但她儘在哀訴陳述，終於使他不能再忍受了。

「不再哭哭啼啼了吧！」他粗暴地叫着；「我打你的時候我恐怕比你還要痛苦一千倍……現在靜下來，不行嗎？假使一個人稍微對女人低一點頭的時候，她立刻就會來駕馭你。不再責備我了吧！一個

爲生活所累的人能够做甚麼呢？」

有時，他的心也會在她的眼淚的洪流和可憐的訴怨之下軟化。於是他就會卑微而沉思地說——

「我性情這樣壞，能够做甚麼呢？我常常傷害你，那是確實的……我很知道你是世界上唯一愛我的人，雖則我好像常常忘記了這個。但事情是這樣的，摩特立亞！有時好像我再也不忍看見你了……好像我永遠不再要你了。於是，這麼大的憤怒襲進了我的心，我恨不得把你和我自己撕成粉碎；而且你愈是對的，打你的慾望便愈強烈地在我的心裏生長。」

她不十分了解他說話是甚麼意思；但是他說話的那種悔悟的，充滿了愛的語調卻深深地感動了她。

「但願我們兩人都好起來；但願我們慢慢地會合得來，」她說。「假使我們有個小孩，也許要好一點……那樣我們就有點甚麼東西來疼愛，來惹起我們的興趣了，」她嘆了口氣地繼續着說。

「那末好，就生一個出來吧！」

「你老是這樣打我，我怎麼能够生小孩呢……老是打在我的身體和腰部上……祇要你不再常常這樣打我，就好了……」



「一個人打人的時候怎麼能够擇定妥當的地方呢？」

格里奇卡用喃喃的聲調竭力替自己辯解。「無論怎樣我不是一隻畜生！我不是爲了我的快樂這樣做，而祇是在那創痛襲擊我的時候——那時候我連自己也沒有辦法……」

「那創痛的感覺怎麼會襲擊你呢？」瑪特洛納憂鬱地問。

「你知道，這就是我的命運呀，摩特立亞，格里奇卡用哲理推究着。「我的命運和我的性情。我比旁的人壞嗎？……比方說，比留特欽珂，那「小俄羅斯人」還要壞嗎？自然他生活過得比我容易，並且也不知道這創痛是甚麼。他一個人在這世界上，沒有妻子，也沒有親戚……但是沒有你，我準會死去……是的，那個「小俄羅斯人」是够幸福了；他吸着煙管，笑呵呵的，又暢快，又滿足，他纔真是個魔鬼呢……但是我却不能像那個樣子生活……我一定是生下來就帶着靈魂上的不安定，而且天生成那麼一種性情。留特欽珂的性質恰像一根筆直的棍子；我的卻像彈簧，稍微加一點壓力在上面，就會使得牠彈動起來……比方說，我沿着街走過，看見四面是美麗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卻沒有一件是屬於我的。這就使我感到受了傷害。那「小俄羅斯人」他是完全不需要這些東西的。但我一想到這個就生氣了：這滿嘴鬍鬚的傢伙怎麼這樣完全沒有需要，而我却……唉！我連自己需要甚麼都不知道……我要得到

一切東西，是的，一切東西！但是我却坐在這洞窟裏，從朝到晚地工作着，這一切都得不到結果。我們同坐在這裏，你和我，你，我的妻……這一切有甚麼好處呢？他有甚麼東西給我快樂呢？你是一個女人，和所有其他的女人一樣。你不能給我甚麼新奇的東西；我知道你頂清楚了。我甚至知道你明天會怎樣打噴嚏。我知道得這樣清楚，因為我以前聽你打同樣的噴嚏，有千百次了……我在這樣的生活中能找到甚麼興趣呢？這就是我所缺乏的——生活的興趣。是的……這就是為甚麼我要上酒店的理由，因為在那裏要快活得多……」

「這樣說，你幹嗎要結婚呢？」瑪特洛納問。

「幹嗎？」格里奇卡嘲弄地反問。「鬼纔知道幹嗎！我常常說我不應當這樣做的。我倒是應當加入流浪人的隊伍的，在那裏面，我會挨着餓，但我却是自由的！你可以隨便到甚麼地方去……整個的世界展開在你的前面！」

「那末去吧……讓我自由吧！」瑪特洛納叫道，好容易纔忍住了嗚咽。

「那末你到甚麼地方去？」格里奇卡帶着惱怒的興趣問。

「那是我自己的事！」



『甚麼地方？』他對她叫，野性的仇恨從他的眼睛裏閃爍。

『不要這樣叫；我不怕你！』

『你已經跟旁的甚麼人勾搭上了嗎……快說出來！』

『就讓我走吧！』

『我諒你走到甚麼地方去？』格里奇卡繼續叫着。

他把她的頭巾扯下來，狂怒地抓住她的頭髮。他的毆打引起了她全部的反抗精神，和她的拚命；這種憤怒的感情給了她真正的快樂，使她靈魂上的每個纖維都在顫動。不用幾句和解的話把他的妒火熄滅，她反而在火上加油，她用一種特別意味深長的微笑對他笑着。他的憤怒便更加猛烈了，他毫不留情地毆打她。

但是在夜裏，當她帶着被打傷被虐待的身體躺在他旁邊呻吟的時候，他會從眼角裏望着她，沉重地歎着氣。他的良心使他不安，他感到一種痛苦的羞惡之感，當他覺察到他沒有半點根據要嫉妬，而他竟毫無理由地又把她的妻子打了一頓的時候。

『現在，不再鳴咽了吧！』他用悔悟的語調說。『我有這樣的性格，這難道是我的過錯嗎……這都』

是你的不好……你不平心靜氣地對我說，反而激怒我。甚麼東西在使得你這樣子做呢？」

她沒有回答，雖然她十分明白她爲甚麼要這樣做。她知道她在期望着那憐惜而熱烈的愛撫，他用這個來保證她的饒恕的。爲了這愛撫，她甯願讓自己每天挨打，打到皮破流血，她在對這種和好的歡樂的唯一期待中流了不少寶貴的眼淚。

「現在你感覺得怎樣？來，靜下吧，摩特立亞！來，我的寶貝，饒恕我嗎……就饒恕我吧！」

他一面摩撫她的頭髮，輕柔地吻着她，一面帶着腐蝕了他的靈魂的苦痛磨着牙齒。

他們房間的窗子敞開着，但是天空卻隱在隣舍的厚牆後面，在這地下室裏，照例是陰暗，潮濕，和膠黏的。

「噢！這種生活，這簡直是牢獄！」格里奇卡低聲說，不能把壓在他心上的一切痛苦用言語表達出來。「這一切都是由於我們住的這個洞窟，摩特立亞！我們作什麼要默在這裏呢……我們真像活埋了一樣。」

「那末，我們搬到旁的住宅去吧，」摩特立亞哭泣着說，把他的話當了真。

「不是那樣，親愛的……我的意思不完全是那樣……因爲即使我們住在頂樓上，我們也還是住



在洞窟裏，一切也還是老樣子！這不祇是住宅……我們整個的生活像一個洞窟一樣……」

瑪特洛納開始考量他的話，而終於這樣地說：「但願我們變好起來……但願我們合得來。」

「是的，但願情形變好起來……你時常這麼說的。倒也並不見得是這樣呢，摩特立亞……我們吵架的次數越來越多了。」

摩特立亞不能否認這個。她不挨打的時間愈縮愈短了，格里奇卡常常在禮拜六絕早就挑起釁來。他會這樣開口——

「今天晚上，我一完工，就要上對面酒店去，我要痛飲一番！」

摩特立亞把眼睛避開，一聲不響。

「你不說甚麼話嗎？好的，好的。最好不作聲……你最好這樣！」他威嚇地加說。快到晚邊的時候，他便變得更加暴躁了。他三番四復地對她說，他一定要大醉一場。他知道得太清楚她聽了這些話會怎樣難過，他注意了 she 怎樣在固執的沉默中，灰色眼睛裏閃着冷的光輝，孜孜不倦地在地下室裏做事；而這就使得他更加生氣了。

晚間，塞加齊威克，這院落裏的居民的災禍的通報者，又可以報告奧羅夫家裏發生的另一場爭鬥

了。

當格里奇卡把他的妻子打得青紅紫綠了的時候，他有時整整的一個晚上不見面，甚至到禮拜日還不回來。最後，他回到家來，滿身污濁，兩眼血紅。瑪特洛納總是默默地迎接他，帶着嚴厲的表情，但又充滿了祕密的憐惜。她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最喜歡喝一杯酒，她已經給她預備了一瓶伏特加。

「來，倒一杯酒給我吧！」他嘎聲地叫，於是嚥下兩杯之後，他便坐下工作起來。

那一整天他就要爲良心的呵責所苦，那常常是那樣的嚴厲和苦痛，他自己都不能夠忍受了。他把工作拋下，口裏說着激烈自責的話，在房間裏踱來踱去，或是索性倒在牀上。摩特立亞讓他慢慢地不再受悔恨的襲擊，於是他們又和好起來。

起初，這種和解消滿着溫柔和甜蜜，但是過後這種快樂就完全消失了，他們和好起來，祇是因爲要整整一個禮拜——就是說，要到下個禮拜六——彼此不說一句話，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你真要拿伏特加把你自己完全毀了嗎？」摩特立亞嘆着氣。

「這是可能的，」格里奇卡回答，向一邊睡着，帶着一個無論毀了自己沒有，都不在意的人的神氣。「你終會從我這裏逃走的……」他常是這樣繼續着說，把未來的圖畫誇張起來，搜索般地望入她的



眼睛裏。

每當他這麼說的時候，她硬把她的眼光轉向下面，這樣有好些時候了；雖然起初她從不會這樣。格里奇卡，當他注意到這個的時候，便威脅地縐着眉，不祥地磨着他的牙齒。實際上，瑪特洛納正在想盡方法使他回轉心來。她去訪問算命者和女巫，把各種各樣的符籙帶回來，都爲的是要達到這個目的。當這一切都不生效果的時候，她便出錢給殉道者聖波立飛士，那守護神做了個彌撒；在做彌撒時，她一逕跪在教堂的黑角落裏，傷心地哭泣着，她的發抖的嘴唇一面在無言的祈禱中移動。

但是她的心卻漸漸地被一種對格里奇卡的冷酷的怨恨的感情所支配，那在她的心中喚起了狠毒的念頭。她漸漸地不憐憫這個人了，這個人，在三年前，以他那快活的笑和愛情的言辭，曾經給與了她全部的生活以這麼多的快樂和歡愉……這兩個心裏都無惡意的人之子，一天又一天地，這麼生活下去；同時他們帶着命定論的單純，等待甚酷事情發生，來打破和驅除他們現在的無意義的，而又可怕的生活。

一個星期一的早晨，恰在奧羅夫夫婦吃過早餐的時候，在他們那看去不順眼的住宅的門口出現了一個身體魁梧的警長。格里奇卡奧羅夫從他的座位上驚跳起來，瞥見了他妻子的驚愕和譴責的眼色，徒勞地想要把過去幾天的事情回憶到他那遲鈍的腦子裏來。瑪特洛納用表出了不安的責備的眼色注望着他。在固執的沉默中，雖然滿佈了恐懼的期待，格里奇卡終於把他的憂慮的眼睛轉向這意外的客人。

『這邊走下來！』警長對一個正跟在他後面走下來的人叫着。

『這裏黑得真够像個墓穴！……這個商人彼特紐考夫的屋子是怎樣的一個鬼洞呵！』說這話的是一種年青的愉快的聲音。

警長踱到一邊去，於是，用了敏捷的步伐，一個穿白外衣的醫學生走進奧羅夫夫婦的住宅來，帽子拿在他的手裏。他的頭理得光滑滑的，他的額角生得很高，而且曬得黑黑的；他有一雙愉快的褐色的眼睛，那笑意透過他的眼鏡。

『早安！』他用他那還是年青的高音叫着。『我很榮幸地把我自己介紹給你；我是衛生會的會員。我是來探問你們這裏的生活情形的，而且正要報告你們呼吸的是怎樣一種空氣……這真是怪難受



的空氣呀！

奧羅夫呼吸得自在了些了，一種安心的神色掠過他的面孔，從最初的一瞬間起，這醫學生帶着他那喧鬧的爽直的氣習，就使他高興；這健康的年青的臉龐，兩頰和下頷上覆着美麗柔軟的頭髮，好像有些那麼親切和藹的東西在裏面。這青年人的清新的自由的大笑給奧羅夫夫婦的地下室帶進了明朗和光輝。

「現在，我的好人，」停了一會，這學生繼續說：「你得把那髒水桶倒得勤些，因為這可怕的氣味都是從那裏發出來的。我要勸告你，我的好嫂嫂，把牠洗刷得勤些，放點漂白粉在房間角上。這可以使空氣清潔，而且這是對於潮濕的一種很好的防禦。至於你，我的好伙計——你臉色為甚麼這樣難看？」他轉向奧羅夫，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診察他的脈搏。醫學生的十分果斷的態度使奧羅夫夫婦銘感到這樣的程度，他們一下子倒給呆住了。瑪特洛納勉強地微笑着，默默地望着他，同時格里哥立也好像因為看了這坦白的年青美麗的臉而感到心神愉快了。

「哦，你的胃感到怎樣？」醫學生問。「你儘可以對我直率地講，不要大驚小怪……你知道，這是一個生死的問題……假使有甚麼不好過，我們可以不要報酬地用些檸檬酸鹽的藥品之類來替你醫治，

「你不到幾天就會好了。」

「我們不能夠訴苦；我們還算健康。」格里哥立微笑着說。「要是我看上去不大健康，那也是不足為奇的——老實說，是昨晚多喝了一些酒……」

「那是我早就猜到了的，因為我的鼻子這樣告訴了我……自然祇是多喝了一小杯，或許祇是半杯的樣子？」

格里奇卡聽了說這話的滑稽的語調，並注視了同時做出來的狡詐的怪相的時候，他忍俊不住了；於是他突然迸發出一陣溫厚的大笑來。瑪特洛納也掩在圍裙後面微笑。醫學生起初也陪着他們笑，然後換了一付比較嚴肅的表情。當他臉上的線條變換了的時候，牠就顯得比以前更坦白和正直了。

「一個做工的人常常喝一杯酒——那原是很對的。」他說。「不過像我剛才所說，這一定得有其節制，而且現在這種時候，最好是完全不喝酒。你聽到現在城裏正在鬧着的流行病嗎？」

於是臉上帶着嚴肅的表情，他開始對奧羅夫夫婦講述虎列拉，以及抵制牠的方法；竭力把話說得儘清楚儘簡單。他一面說話，一面忙碌地察看房間，用他的手摸摸牆壁，望望門背後，蹲下來向火爐裏面窺探，用他的鼻子到處嗅着。他那還沒有完全改變，低音和高音交替的聲調，和他說話的簡單的方式不



知不覺地深印在他的聽衆的腦中。他的棕色的眼睛閃爍着，好像是對於他那麼專誠致力的工作充滿了年青的熱情。

格里哥立熱心地聽他的每一句話，好奇地注視着他的一切動作。瑪特洛納也在聽，沒有十分聽懂。警長早就走掉了。

『留心用漂白粉，照我所告訴你們的。靠近這裏有一所新房子；祇要兩個戈貝克，他們就會給你一大堆漂白粉。至於酒，最好暫時戒一戒，我的朋友。好，我給你們道日安！隔些時我再來拜訪你們……』

於是他像他來時一樣迅速地不見了，在這對夫婦的臉上留下了一個滿足的快樂的微笑，就好像是對於他的惠臨的一個回憶。

他們沉默了一會，互相望着，這次突然的訪問，和那一切用得當的精力的表現，給予他們的陰暗機械的單調生活的影響，他們簡直不能用言語表達出來。

『現在，祇要想一想！』格里哥立終於開口了，搖了搖他的頭，『那人是怎樣一個魔術家呵……他們告訴我那些毒害的人！一個有着像那樣的面孔的人難道會沾染那種勾當嗎……那愉快，噁噁的聲音，和其餘的一切……不，一切都是坦白的和光明正大的，一切都是正直的！他很直率地走進來……』

：「我來了，我的好人；聽我所說的話吧！」漂白粉，那是沒有害處的。至於檸檬酸，那僅僅是一種酸素！沒有別的甚麼了……但主要的事情還是保持清潔，使得屋子裏每件東西都清潔，並且留心髒水桶。難道一個人留意這類事情，就會被毒死嗎？說那種話的人一定是些蠢漢……毒害人的，他們這樣稱呼他們嗎？正是那樣……想想看，像那樣一個可愛的人會是一個毒害人的嗎？……「做工的人可以喝一杯酒，」他說，「自然要有個節制。」你聽到了嗎，瑪特洛納？就倒一杯給我吧。還剩了一杯嗎？」

瑪特洛納連忙給他倒了一杯伏特加，那是她從甚麼隱密的地方拿來的。

「他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人；他看上去是那麽親切，」她說，還在微笑着想這學生。「但是旁的人怎樣，誰能夠說得定呢？也許他們真是被雇去——」

「你是甚麼意思……被雇去做甚麼？」格里哥立咆哮起來。

「哦，雇去毀滅人……好像有這樣一條規定，窮人太多了的時候，他們就要通通被毒死，」摩特立 [亞補充着說。

「這話是甚麼人告訴你的？」



「哦，每個人都這樣說……畫匠的廚娘也這樣說……還有許多旁的人都說這同樣的話。」

「一羣笨伯！這對於政府有甚麼好處？試想一想！開始他們得給藥我們大家吃；然後他們又得替我們出錢辦喪事，賞棺材，安葬，和諸如此類的事情。這一切都要花費些錢，而且都要由國家財庫支付……那都是無聊的瞎說；假使他們真要把窮人弄掉一點，他們祇須送他們到西伯利亞去就行了；那裏儘有他們容身的地方；或者就索性把他們送到甚麼無人荒島，他們可以在那裏墾地，工作和納稅！你不懂得嗎？你知不知道這是減少人口正當的方法，而且同時也是有利的……因為一個無人荒島並不生產甚麼；而工人納稅對於國家財庫是最重要的事體。但是將人們毒死，而又去埋葬他們，這有甚麼意思呢？……這是一點意思都沒有的，你明白不明白？至於醫學生，他們的確是一些麻煩的傢伙，但這與其說是因為他們毒害人，毋甯說是特別因為他們始終反對當局……不，我決不會發見一個醫學生毒害人的，就是會獲得全世界的金錢，他們也不會這樣做……我們馬上可以看出這些學生決不是那一種人。」

一整天他們都在談論那醫學生，和他給予他們的忠告。他們談到他的愉快的笑，他的表情，他們又記起他的外衣掉了一顆扣子。但對於扣子掉的呢還是左邊的這個問題。他們的意見參差，而且他們幾乎爲了這個互相扭打起來了。格里奇卡已經兩次地使得他的妻子生了氣，但是他趁早看到了

她的瓶子裏還有好些伏特加；所以結果他對她讓步了。他們決定明天開始清除他們的地下室，於是又談到那學生了，他的來到他們的家，真好像一股新鮮清爽的微風一樣，在他們的身上起了作用。

「天地良心，他們真是一個有趣的小伙子呀！」格里哥立快活地說。「他那麼直率地走進來，好像他認識我們多年了，給予我們許多必要的指導，於是完了……沒有喧囂，也沒有騷擾，雖然他可以使用他的威權……這纔是合我脾胃的一種人呢！我們立刻可以看出他是很關心像我們這樣的人的……你說怎樣，摩特立亞？他們不願意我們死，就是這樣！說是毒害人呀，甚麼呀，這一切女人家的噁舌——盡是胡說瞎扯。」你的胃怎樣？他問。假使他要毒害我，我的胃怎樣了，關他甚麼事，而且他是怎樣巧妙地說明一切……他叫那些——那些混進我們肚子裏的小蟲做甚麼鬼名字？」

「微山蟲，」或者是近似那樣的字眼，摩特立亞回答，發出一聲冷笑。「但他告訴我們那個，祇是想嚇一嚇我們，這樣使我們更加留心清潔……」

「誰知道，也許是真的！也許有那樣一種動物——在潮濕裏是長着各種各樣的生物的真該死，那些小畜生叫甚麼名字？微山蟲——微山蟲——不大對……我要是噏得出來，就好了……牠到了我的舌尖上，但是我卻噏不出來……」



晚間，他們躺下睡覺的時候，他們又帶着天真的興奮談起了日間的事，就好像孩子們對於他們所受到的甚麼強烈的印象總喜歡喋喋不休地互相談論一樣。他們在談話的中間睡着了。

早晨，他們很早就醒來了。在他們的牀邊站着那畫匠的胖胖的廚娘；她那平常總是健康的，玫瑰色的臉現在變成蒼白和陰鬱了。

「你們怎麼還在牀上？」她立刻用興奮的聲調顛巍巍地說。「這院落裏發生虎列拉了！主來訪問我們了……」說着，她突然大聲地嗚咽起來。

「胡說！怎樣會有這種事！」格里哥立用恐怖的聲音叫道。

「我昨晚又忘記把髒水桶拿出去！」瑪特洛納悔恨地說。

「我進來和你們告別的，我的親愛的朋友，」廚娘說。「我決定離開這裏，回到我的村子裏去。」

「誰遭殃了？」格里哥立從牀上跳起來問。

「奏手風琴的。他昨天傍晚從啣筒裏喝了一點冷水，到夜裏他就很利害地抽搖起來了。」

「奏手風琴的？」格里哥立喃喃着。他差不多很難相信有甚麼病可以傷害那個強壯的人。就在昨

天，他還走過這院落，像一隻孔雀一樣地快活和矜持。

『我要去看看到底是不是甚麼回事，』格里奇卡說，還是在懷疑地微笑着。

『但是要傳染的呀，格里奇卡！』瑪特洛納戰慄地驚叫。

『你要到那裏去做甚麼，你這人不要去！』廚娘叫着。

格里哥立喃喃地咒罵了幾句，臉也沒有洗，就連忙穿起衣服來，直向院落裏走去。

瑪特洛納抓住他的肩膀，拖他回來；他感覺到她的手怎樣發抖，但是他完全不顧她的意思，摔脫了她。

『滾開，要不然，就會出毛病了！』他叫喊起來，把她推回去，於是他就大踏步地走出了門。

院落顯得很空洞和冷清……當格里哥立走向手風琴奏者的房間去的時候，一種恐怖的感覺佔有了他；但是他一想到在這屋子裏祇有他纔有這胆量去看那病人，就又被一種滿足的感覺所佔有。當他看到我縫學徒從二層樓的窗子裏注視着他的時候，這種感覺便愈益增大了。爲了要顯得自己完全不怕，他一面走，一面吹着口哨。但是到了手風琴奏者的房間的門口，他便稍稍吃了一驚。他並不是第一個來看這病人的；塞加·齊威克已先他而至。塞加剛把他的鼻子插進門縫裏，帶着深切的好奇心，用他那慣常的方式去觀察這房間裏在進行的一切。他沒有注意到奧羅夫走近前來，直到他抓住了他的耳



架時。

『你看，格里奇卡叔叔，他抽搦得多利害！』他低聲說，抬起他的骯髒的小臉，那臉在他剛才親眼所見的事情的印象之下變得比甚麼時候都更銳敏了。『他樣子多枯燥……天呀！他像一隻乾燥的木桶一樣！』

奧羅夫完全被這房間裏發出來的傳染性的空氣所壓倒了。他默默地站在那裏，聽着齊威克說話，同時用一隻眼睛從半開的門的窄縫裏望進去。

『也許我們應當給他一些水喝，格里奇卡叔叔，』齊威克說。

奧羅夫瞥視着這孩子的興奮的，神經質的，戰慄的臉，於是他心裏感到了要幫助這病人的慾望。

『去，快些去拿些水來！』他吩咐塞加。然後他把病人房間的門大開了，毫無懼色地跨進了門檻。

從好像浮在他眼前的霧裏，格里奇卡看到了可憐的吉斯略科夫。手風琴奏者穿着他的最好的衣服，縮成一團地靠在桌子上，癱瘓地把身體緊壓在桌邊，他是用兩手抓住那桌邊的。他的腳，還是穿着那雙膝皮靴子，在潮濕的地板上沒有把握地搖幌着。

『誰？』病人用深沈的，無情的，變了的聲音問。

格里哥立走近一步，小心地踏在潮濕的木板上，竭力用一種平靜愉快的聲調和他講話。

『是我——密特立·派羅兄弟……你怎麼的？你在這裏演奏的是一種奇怪的音樂呀！你昨天多喝了——一杯吧？』

他帶着驚駭的好奇心望着吉斯略科夫，因為他幾乎不認識他了。手風琴奏者的臉上現出了縐紋的消瘦的模樣；顴骨高高地突出。深陷的眼睛，圍着黑圈，看上去特別像是在死死地凝視着。皮膚變成了夏天的死屍的顏色。奧羅夫感到他正在望入一個臨死的人的陰慘的面孔。祇有兩顎的徐動顯示了他前面的還是一個活的軀體……吉斯略科夫用不動的，遲鈍的眼睛凝視了格里哥立的臉一會；這種瀕死的凝視驚駭了奧羅夫。他好像感到一隻潮濕的，冰冷的手扼住了他的咽喉，在慢慢地把他勒死。他心裏很想儘快地離開這個房間，這裏平時總是那麼好玩和有趣，但是現在卻好像格外寒冷，而且充滿了一種腐壞和朽爛的可怕的穢氣。

『呀，』他說，準備離開這房間。

突然手風琴奏者灰色的臉上起了一種變化。渲染了鉛色的雙唇張開了，他用一種低低的單調的  
聲音說——



「我——會——死。」

這三個字，這麼悽惻地發出來的，好像沈重的三擊打着奧羅夫的腦和心。像擊昏了一樣，他轉身走向門去，在門邊他碰到齊威克，熱得滿頭是汗，正提了一桶水回來。

「從司勃立定諾夫的井裏汲了一點水來了……他們不讓我汲，那些狗！」

「他把水桶放在地上，迅速地消失在這房間的一個角落裏，拿着一個杯子又重新出現，他把杯子遞給了奧羅夫。於是他嘖嘖叨叨起來——

「他們說我們這裏有了虎列拉。是的，我說，那有甚麼要緊……牠也會傳染給你們的——這病滿城流行着呢。於是我挨了一記耳光……」

奧羅夫拿了杯子，從桶裏舀了一杯水，一口喝完了。在他的耳邊還是響着病人的這句話——

「我——會——死。」

齊威克像一條鱸魚一樣在房裏蠕動着，他好像得其所哉。

「拿點水給我，」手風琴奏者呻吟着，把他發抖的身體傾向桌子。

齊威克跑上去，把一杯水送到他的烏黑的，浮腫的唇邊。格里哥立好似着了魔或在惡夢中一樣，倚

着門邊的牆站着，他聽到病人怎樣吞下了水，齊威克又怎樣問他要不要替他脫了衣服，扶他睡到牀上去；於是他又聽到畫匠的廚娘的聲音。他可以看到她的胖胖的面孔帶着恐怖和憐憫混合的表情從院落的一個窗子裏窺望着，她一面用哭似的聲調說——『用梨汁和甜酒泡兩調羹煤食，喂給他吃。』

站在她背後，他看不見的一個甚麼人卻推薦漬黃瓜的酸水和水。

奧羅夫突然帶着明晰的閃光感覺到他的靈魂的強力的沉着的聲音在說話。爲了加強這閃爍的光芒，他迅速地磨擦着他的前額；於是他突然走出房間，橫過院落，消失在街頭了。

『哦，主啊！……現在修靴匠染着病了！……他跑到病院去了！』廚娘大聲叫起來。

瑪特洛納挨近她站着，圓睜着眼睛，她全身都在發抖。

『你是個說謊者！』她憤怒地說，雖然她那蒼白的嘴唇差一點兒說不出話來了。『我的格里奇卡不會染上這種不潔的疾病的。他決不會病倒的。』

但是廚娘沒有聽她說：她已經走開到旁的甚麼地方去了，她一邊走，一邊在興奮地談論着。五分鐘過後，一大羣隣人和過路者聚集在這商人彼特紐考夫的屋子面前。他們站在那裏，交頭接耳地談論着，在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都可以辨出那同樣的恐怖，神經的興奮和絕望的苦痛的感覺——混合着某些



人的祕密的憤慨，和另外些人的荒唐的大胆。齊威克在院落和病人房間之間跑來跑去，每次都帶給這羣好奇的旁觀者一些關於手風琴奏者的狀況的新消息。

衆人擠在一堆地站着，使街上的骯髒，惡臭的空氣裏充滿着他們的半出聲的低語。時而聽到從甚麼不可辨別的東西發出來的大聲的呪罵；一種惡意的，但也同樣無意思的呪罵。

『看，奧羅夫來了！』

奧羅夫乘了一部蓋着白篷的病車來了，車停在這破舊屋子的門前。他坐在司機的，一個也穿着白襯衣的，樣子很陰鬱的人的旁邊。

『讓路！走開些！』這車子的司機人用深沉的低音向旁人叫着。

他把車子直開到衆人當中去，這樣使得他們向左右兩邊散開，互相跌躓着。病車的出現和司機人的粗暴的聲音，都幫着使旁觀者們的興奮的情緒冷靜了下來，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都離去他們的觀察的職務了。挨在司機人背後可以看見那位前天還到奧羅夫家裏來過的醫學生，他的帽子戴在他的腦後，大滴的汗珠露出在他的額上。他穿了一件長長的，雪白的，胸前被甚麼強烈的酸類燒了一個大洞。

「喂，奧羅夫病人在哪裏？」學生大聲地問，向旁人投了敏銳的一瞥，他們正在三五成羣地閑蕩着，一部分隱藏在大門的角落裏。

「當心！廚師來了，」一個甚麼人叫。

「留心，要不然，他就會烹調一些你不喜歡的東西給你吃！」第二個聲音帶着惡毒的聲調回答。  
在衆人中常常可以看到的自作聰明之漢叫了出來，「且等着，他會烹調一杯不合你胃口的羹湯給你吃的！」

衆人大笑起來，但這是一種不歡樂的笑，一種恐怖和不信的混合。

「他們自己好像不怕傳染似的……這倒是有一點不可解呢，」衆人中的一個甚麼人說，帶着意味深長的神色，但卻是露出了怨恨的聲調。在這個問題的影響之下，衆人的面孔又帶了威脅般的表情，談話也變成低聲細語了。

「看，現在他們把他帶出來了！」

「奧羅夫在扶着他走！你看他是怎樣一個大胆的家伙！」

「當真，他勇氣不小呢。」



「像他那樣的酒鬼有甚麼關係？他有甚麼好怕的？」

「當心，當心，奧羅夫把他的腿舉高一點……對了，你預備好了嗎……開車，彼得！學生吩咐着。

「對醫生說他馬上就跟着他來了……我請求你，奧羅夫先生，在這裏歇一會，幫我給這地方消毒……你可以借這機會學習學習，將來遇了必要的時候知道應該怎樣做。同意嗎？好嗎？」

「我們可以馬上就動手，」奧羅夫帶着顯著的自負說，向衆人環顧着。

「我也來幫忙！」齊威克叫道。

他跟着病車到了病院門口，趁早起回了來，自告奮勇地給醫學生做事。

「你是誰，小朋友？」

「我是這裏畫匠的學徒，」齊威克回答。

「你不怕虎列拉嗎？」

「我……怕嗎？」塞加喫驚地回答。「世界上甚麼東西我都不怕呢。」

「這樣嗎……哦，好極了……現在聽吧，我的朋友們。」

醫學生坐在放在院落裏的一只桶上，於是，他一面坐在那桶上把身子前後搖擺，一面開始說明給

奧羅夫和齊威克聽，他們最要緊的是應當怎樣把自己弄得特別清潔。

幾分鐘過後，瑪特洛納，不安地微笑着，走進遺院落裏的人叢中來。廚娘跟在她後面，用漂亮的圍裙揩着她的淚眼。衆人一個個跟着，用那貓兒走近一隻麻雀一樣的偷偷的腳步走到這學生坐着的人叢中來。在聚集了約莫一打的人以後，學生就變得更加熱情，更加起勁了，因為他看到人們對於他所說的話，不絕地增加了注意。站在他們中間，一面說，一面做手勢，他演講了一番，時而惹起了喧笑，時而又引起了猜疑的表情。

「先生們，過了隨便甚麼疾病，最要緊的事情就是你們自家身上的清潔和良好的新鮮的空氣，」他這樣教訓着他的聽衆。

「但是那些注意清潔的人一樣地要死！」聽衆中的一個這樣說。

「奧親愛的主！畫匠的廚娘大聲地歎息。」最好還是去禱告神聖的殉道者聖巴爾巴拉，要求他把我們從暴死中救出來吧！」

奧羅夫挨了他的妻站着，雖然很明顯地在想心事，卻釘眼望着那學生。突然他覺到有甚麼人在拉他的袖子。



「格里哥立小叔叔」齊威克在他耳邊私語着，立起脚尖，用他那好像燃燒的炭一樣發光的小圓眼睛望着這修靴匠。『可憐的密特立·派夫羅維奇快要死了。他沒有親戚——他的手風琴會怎樣呀！』

「不要響，你這小鬼！」奧羅夫回答，把他推在一邊。

塞加向他們剛剛把手風琴奏者運了出去的那間房間的窗子裏望着，他的眼睛用貪婪的眼光四圍搜索。

「好，朋友們，我最後的忠告是勸你們多用一點漂白粉！」又聽到學生的聲音在說。

## 四

這個騷擾日子的向晚，奧羅夫夫婦正坐着喝茶的時候，瑪特洛納用一種好奇的口調問她的丈夫，「你剛才同那個學生到甚麼地方去了？」

格里哥立好像從霧裏一般地看着她，他把茶從茶杯倒到茶托，沒有回答。

近中午時，他們給手風琴奏者的房間消過毒以後，格里哥立和衛生會辦事員就一道出去了。回到

家，格里哥立帶着默默的，沉思的神情，默了將近三個鐘頭之久。他躺在牀上，一直躺到午茶時，他的臉朝着天花板，不說一句話。瑪特洛納三番四復地想逗他講話，沒有效果。就是她激怒他的時候，他也不曾呢罵一次；這是很不平常的一回事，很有理由使她就心的。

用那把全生活都專注在丈夫的生活上的女人的本能，她立刻猜着他們中間又有了甚麼新的事情。她覺得驚訝，於是更急於想要探出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喂，你覺得不大舒服嗎，格里奇卡？』她又開口了。

格里哥立從他的茶托裏呷下了最後一滴茶，用袖子抹了抹他的鬚鬚，把茶杯遞給他的妻子，愁眉深鎖地說，『我同那醫學生到病院去了。』

『甚麼，虎列拉病院嗎？』瑪特洛納用喫驚的聲調叫起來；於是驚懼地加說着，『那裏人很多嗎？』

『五十三個，連他們從這裏接去的一個在內。』

『你怎麼說的——而且——』

『有一打左右在好起來，他們已經能夠四處走動了；但他們都是面黃肌瘦的。』

『他們真正是患虎列拉的病人嗎？……也許他們換了人吧？——這樣醫生們就可以說是他們醫



好他們的囉？」

「你這笨鷺！」格里哥立粗暴地叫，對她投了一個憤怒的眼色。「你們是怎樣的一羣蠢貨呀，所有你們這些人祇有無知和愚魯，沒有別的！在這裏，一個人可以一生陷在愚昧無知裏——甚麼也不懂得！」

他把瑪特洛納剛剛替他倒好的一杯茶魯莽地拉到面前來，於是靜默着。

「我倒要知道你是從甚麼地方得來你這一切偉大的智慧的？」瑪特洛納嘲弄地說。

奧羅夫一點也沒有注意她的話。他變得和先前一樣地沉默，而且顯得非常不可親近了。暖壺差不多熄了火，祇有緩緩的沸聲從壺裏透漏出來。從院落的對面，一股油漆、石炭酸和髒水的氣味傳進窗子裏來。這氣味，攪和着黃昏的暗晦和暖壺的單調的鳴響，在這狹小的，鬱悶的地下室裏喚起了一種感覺。那帶着夢魔的重量壓在室裏人的身上。陰森可怕的火爐口好像威嚇似地凝視着他們，就像要吞掉他們一樣。奧羅夫夫婦默默地在那裏坐了許久，細敲着糖片，一口一口地呷着茶，搬弄着茶具。瑪特洛納嘆息着，而格里哥立用他的指頭在茶几上輕擊。

「我從來沒有看見像那裏那樣的清潔——從來沒有看見那樣！」格里奇卡突然打破了沉默。

「每個侍者都穿了白亞麻布衣服，病人祇要感到需要，可以隨時沐浴——而且他們可以喝五個半盧布一瓶的酒，還有食物……那香味都差不多够人享受了，牠是那樣的可口！照料得那樣周到——款待得那樣慇懃——母親對孩子也不能再親切了。是的！是的！祇想一想！在這裏，我們活着，沒有一個人會念及我們，問我們好不好，或是問我們過得怎樣——我們快活呢還是不快活——我們有沒有東西餬口。但是一等到有人要死了，他們就忙個不了，他們就不惜任何花費。比方說，這些病院——和那酒——五個半盧布一瓶的！難道那些人沒有想到這一切要花費多少錢嗎？他們最好每年把這錢稍微用一點來幫助活着的。」

瑪特洛納用不着費心去領會他所說的話。他的思想已經取了一個新的方向。而現在她和格里哥立的關係會要建築在一個不同的基礎上，這個是已經够她去想了。她十分確信結果一定會是這樣，而且那麼快地預見了這種精神變化的結果對她會怎樣，恐懼和希望打動了她，又加上了對她丈夫的反感。

「他們沒有你也很知道怎樣做的，」她諷刺地說，齜一齜嘴。

格里哥立聳聳他的肩，斜睨着她；於是用那意義深長的口調繼續說，這一回却留神地注視她。



「他們不知道，那是他們的事……但是如果我沒有領略一點生活的味道，就要死去的話，那末我甯可第一個死去……懂得吧，這種苦痛的日子也該結束了！我不願意再坐在這裏，等着虎列拉像降到那奏手風琴的身上一樣地降到我身上，於是把我帶進墳墓裏去。不，我不願意，我不夠！我甯可大胆地走上去，迎着牠……彼得，那學生對我說過——「如果命運跟你作對，那就要表示你也可以反對命運。你祇有和牠比一比到底是誰強……這簡直是一種戰鬥——沒有別的。」你問我怎麼弄的……我想到病院裏去當侍者！你懂了嗎……我要爬進威嚇着人的虎口去，也許牠們會吞掉我，但是至少我要用我的手和腳防衛自己……在那裏我不會得過怎樣壞；我可以賺二十個盧布一月，小賤在外，而且還供給我的伙食。很有可能我要死在那裏，但是在這裏也有可能的……無論怎樣，這是一個人的生活的變換。」

他在激昂的興奮中用他的拳頭擊着桌子，使得茶具都跳動起來，發出玲瓏的聲音。

瑪特洛納起初充滿了好奇和憂慮傾聽着他，但是快到末了，她憤怒地打斷他的話。

「是那醫學生教你這樣做的嗎，是不是他？」她用一種意味深長的聲調追問。

「難道我自己沒有理智好依照嗎？我不能爲我自己決定嗎？」格里哥立回答，閃避了直接的答覆。

「哦——可是同時我怎麼辦呢？」

「你怎麼辦？」格里哥立驚異地問。他從沒有想到問題的這一面。自然，最簡單的辦法是把他的妻留在他們的舊居。但是老婆不總是靠得住的，而他對於他的瑪特洛納並沒有完全的信賴。在他看，她需要很多的照管。被這種思想所襲擊，格里哥立愠怒地繼續說——

「最簡單的是你留在這裏。我會常常得到工錢，那可以養活你。哼——是吧，」他說，顯然是很想聽到她會怎樣回答。

「對於我反正是一樣，」她平靜地回答了。

於是他又一度注意了那女人的微笑掠過她的面孔，那微笑在他看去，有着雙重的意義，而且在從前是那麼常常地引起了他的嫉妬之感的。就是現在，牠也一樣地惹起了他的憤怒，但是他知道怎樣抑制自己，而祇粗暴地說，「一切都是胡鬧，一切你所說的！」

他含怒地望着她，滿抱着她會怎樣回答的期望。可是她沉默着，祇繼續用她那激人發怒的微笑來惱他。

「哦！——怎麼辦？」終於格里哥立用一種較高的聲調問。



「是的，怎麼辦？」瑪特洛納毫不在乎地回答，乾了茶杯。

「你最好不要和我搗鬼，你這毒蛇！——你最好不，要不然，你的頭上就要挨一記打了！」奧羅夫怒罵着。「也許我是尋死去！」

「哦，那末不要去——我不讓你走，」瑪特洛納平靜地回答。

「無論如何，我知道你是高興我的，」奧羅夫繼續說，發出一聲冷笑。

她畢竟沉默了。這沉默更增加了他的憤怒，但是他抑制了自己，這樣，使這個決定的瞬間沒有被可怕的打老婆的場面破壞。

突然一個念頭鑽進他的心裏，其念頭，他覺得比他的妻子的激怒的心情還要窮凶極惡。

「我敢斷定他要我進土裏去，」他說，「但是且等着——看我們誰先進去！——好的，我們看吧！我要想法安頓你的，我的好女人！」

他從桌旁躍起，把帽子拿在手裏，匆匆地走了出去。瑪特洛納獨自留在那裏。她很滿意自己玩弄手段的結果，又被他的威嚇惱亂了。抱着不斷地強大着的疑懼，她想着將來。她凝視窗外，低聲地自語着：「呵！我主上帝！天上的王！上帝的聖母！」

她在桌旁坐了很久，滿懷着驚懼的預感，無結果地猜想着格里哥立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在她面前擺着那清潔的茶具。落日把一大道光線橫抹在隣家的厚大的牆上，那牆正對着他們房間的窗子；牆的白色反射着這光線，使牠一直落到地下室，閃爍在擺在瑪特洛納面前的玻璃糖碟上。她綉眉注視着這微光的閃射，一直到她的兩眼倦了的時候。於是她站起身，推開茶具，躺在牀上；她感覺着不安和悶鬱。

格里哥立回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由他走路的走調，她可以知道他是很高興的。他不咒罵屋裏的黑暗，祇是叫着瑪特洛納的名字，於是走到牀邊，坐了下來。瑪特洛納起來坐在他旁邊。

「你猜有甚麼新消息！」奧羅夫開始說了，微笑着。

「哦，甚麼消息？」

「你也有了職業了。」

「甚麼地方？」她口吃地問。

「就是我要去的那個醫院，」他用莊重的聲調說明。

她伏在他的頸上，把他緊緊地抱在她懷裏，吻着他的嘴唇。他沒有料到這樣，把她推開。「她祇是假裝着，」他自言自語。「狡猾的傢伙，她不是真地想和我一道！她當我是傻瓜，這小毒蛇！」



『哦，你做甚麼這樣快活？』他用充滿了猜疑的聲調問。他恨不得把她推下床去。

『我祇覺得快活，』她說，幸福地微笑着。

『不要瞞我，我知道你！』

『我的親愛的勇敢的騎士！』

『住嘴——要不然，我要給點顏色你看！』

『我的親愛的，親愛的格里金！』

『快說出你到底要我甚麼？』

最後，她的親愛稍微平了平他的怒氣的時候，他關心地問她——

『那末你一點也不怕嗎？』

『但是我們要在一道的！』她立刻很簡單地回答。

聽到她這話，他很歡喜，他愉悅地回答——

『你真是一個有勇氣的小婆娘！』

於是他捏了她一把，直捏得她叫了起來。

## 五

在他們服務的頭幾天，奧羅夫夫婦像有無數的事情要做。成天有許多病人被帶進病院來，而這兩個生手，他們祇慣於他們過去生活的冗長的疲倦，在他們突然陷入的這急遽的忙碌中起初感到很不安。他們慌慌張張的，沒有能立刻懂得吩咐他們做的事；同時他們紛紛至沓來的所有各種的印象弄昏亂了。雖然他們立意要使自己有用，滿是勁地東奔西跑，但是他們却祇做了極少的工作，而且還常常妨礙別人。格里哥立幾次感到，爲了他的笨拙，他真該受一頓訓斥，但是竟沒有一個人譴責他，這倒使他詫異了。

有一位醫生，是一個生着黑鬚鬚裏鉤鼻子，右眉毛上長着一個大癩的高大黧黑的人，他叫格里哥立扶一個病人到浴室裏去；這新侍者，急於要顯顯本領，用那麼大一股勁，抓牢那病人，以致他叫喊呻吟起來。

『當心，伙計！不要把他拆成兩段了！』醫生十分誠懇地說。『我們得好好地扶他到浴室裏去……』這句話使奧羅夫狠狠了。但是那病人，一個瘦長漢子，勉強地微笑着，用一種深沉的聲調說——『他



還不大懂得……他是一個生手……』

主任醫生，一個生着尖形的灰色鬚鬚和炯炯有光的大眼的老紳士，在奧羅夫夫婦初來病院的時  
候，就告訴了他們應當怎樣對待病人，在某種情形之下應當做甚麼。他的指示完畢之後，他就問他們近  
來洗過澡沒有，於是把白帷裙分配給他們。這位老紳士的聲調略帶幾分愉快和同情，奧羅夫夫婦都覺  
得喜歡他了。但是半點鐘過後，他們在這病院裏的擾攘匆忙的工作中早就把他的一切指示都忘掉了。  
穿白衣的人衝撞着他們；由侍者們迅速執行的命令在他們的耳朵裏響着；病人呻吟、嗚咽和歎息；  
水從管子裏流出來，飛濺着，發出嘩嘩的聲音；這種聲音的混合好像充滿在空氣裏，那空氣是早已被刺  
鼻的強烈的不愉快的氣味所浸透了的；奧羅夫覺得好像醫生的每一句話，病人的每一聲歎息都飽含  
了這同樣的氣味。

起初，這一切在他看來好像是一個混沌世界，在這裏面他總覺得不自在，這越發使得他喪氣和糊  
塗了。但是過了幾點鐘，他就被那四處汎濫的精力洪流所衝激。他豎起他的耳朵，感到一種熾烈的慾  
望，想要隨波逐流，學會怎樣去做所有這些別人正在做的事體；而且感覺得要是他能够捲入這個漩渦  
的話，他是一定會輕鬆愉快得多的。

「昇禾！一個醫生叫。」

「那邊浴盆裏再加點熱水！」一個又瘦又小的紅眼睛的學生吩咐。

「喂！你姓甚麼？」

「奧羅夫。」

「對啦……擦擦這位病人的腳……是的，這就對了……這樣……我看你立刻就懂了……這——這樣……不要太重了！要不然，你會擦掉他的皮……」

「哦！我多麼疲倦呀！」另一個長髮麻臉的學生叫，他一面在給奧羅夫以必要的指示。

「他們又帶進一個病人來了！」有人在叫。

「奧羅夫，去看看……幫他們把他帶進來。」

格里哥立滿是勁地照一切的吩咐去做。他弄得全身是汗，耳鳴眼花。有時他在源源而至的許多印象之下簡直忘懷自己了。病人的遲鈍的眼睛周圍的暗色的圈子，他們那鉛色的面孔，他們那從體內凸出內骨格，他們那濕冷的，惡臭的皮膚，半死的身體的可怕的痙攣，這一切痛苦地壓在他心上，引起了一陣他以前從不會經驗過的惡心。



他有一兩次在病院的走廊上匆匆地看了他的妻子一眼；她好像在這幾點鐘之內變得更加消瘦了，她的蒼白的面孔帶着煩憂的神色。

『哦，你怎麼樣？』他在這樣一次匆促的會晤中間道。她祇能報以微笑，立即不見了。

一個念頭襲擊着格里奇，但他却把這念頭隱藏在心裏；他帶他的妻子一道到這地獄裏來，對他真是那麼必要嗎？她說不定會染傳染病死去……當他第三次遇見她的時候，他大聲地對她叫道——

『千萬把自己弄乾淨，時常洗洗手，一切都得當心！』

『你爲甚麼說這種話？我不當心又怎樣？』她問，露出那那細白的牙齒；他覺得好像她是在挑惹他。她的回答使他生氣了。

『她又來了，』他想，『在這樣個地方還要開玩笑！這些女人家是怎樣的！一批蠢貨呵！』

但他却沒有找着更多的機會來給她勸告。瑪特洛納看到了他臉上的怒容，連忙走開到婦女室去了。

一分鐘以後，格里奇立幫着把一個他所熟識的警察的身體抬到陳屍所去。就在兩天前，他還看見這警察站在崗位上，當他走過時對他詛罵；他們在一起總是要鬧的。而現在他看了這個人，不久以前還

是那麽強壯和健康的，竟快死了，因為痙攣而弄得面貌很難看。屍體對昇者前後擺動，用睜大的呆板的眼睛凝視着。

奧羅夫覺到了這個對照的所有力量和殘酷。『做甚麼一個人要生到世界上來呢？』他獨自思量着，『假使像這種可怕的疾病能够在二十四個鐘頭之內把一個人結果的話？』

他瞥了瞥那昇狀，對死去的警察動了憐憫之心。死者的三個小孩現在會變或怎樣呢？去年他死了妻子，還沒有來得及再娶……現在可憐的小傢伙將要完全變成孤兒了……

這個念頭使他充滿了真正痛苦的感覺；突然死屍的左臂伸出來，直了直，而同時死者的嘴，一逕張開着，歪到左邊的，也自動地閣上了。

『停一會，』奧羅夫對另一個昇者說；於是他把昇狀放下在地上。『他還活着呢！』他帶着恐怖的聲調低低地說。

幫他抬昇狀的昇者回轉頭來，仔細地看了看那屍體，於是生氣地對奧羅夫說——

『你胡說八道！你不明白他正在準備進他的棺材嗎？你不知道虎例拉怎樣把他扭歪了嗎……他不能像那種姿勢地睡在棺材裏呀……來！我們再來吧！』



『但是你看，他還在動呢！』奧羅夫抗議着，因為恐怖而戰抖了。

『趕快呀！拾吧，你這傻瓜……那末你不懂得我所說的話嗎……他爲了要鬆鬆四肢，一定得彈動一下！你難道真是這麼一個無知愚笨的傢伙嗎……他還活着……關於一個死屍，無論誰怎麼可以這樣說？這簡直是造謠生事，老兄……所有我們這裏的死屍都要動的，但我勸你還是不要多嘴的好。不要告訴一個人他動了！要不然，一個人告訴他的鄰人，而他的鄰人又加添一些上去，而這病院馬上就會出亂子，因為他們一定會說我們活埋他們！搗亂分子會一窩蜂湧到這裏來，把甚麼都打得粉碎……而你也會共受一頓打的……你懂得了嗎……我們把他放在下面左邊吧。』

普洛甯姆——那一個侍者的名字——的平靜的聲音和他那溫和的語氣使格里哥立鎮定和安心了。

『想清楚一點，老兄！你很快就會看慣這一切的。這裏並沒有做害人的事……食物、管理和一切都是頭等的……我們終有一天都要死去，這是大家都明白的，但是沒有死以前，像我所說的，想清楚一點吧……你要喝一杯荷蘭酒嗎？』

『爲甚麼不？』奧羅夫回答。

「我藏了一點酒在那邊角落裏，預備這種時候用的。你說怎樣；我們要去試試看嗎？」他們便走到這病院的一個僻靜的角落裏，用一小杯酒把心神鎮定下來。隨後，普洛甯姆滴了一點薄荷精在一片糖上，遞給奧羅夫。

「吃吧；要不然他們就會嗅出我們喝過酒來的。這裏他們對於伏特加酒嚴密得很，他們說酒對於人是有害處的。」

「而你……你已過慣了這裏的生活嗎？」格里哥立問。

「我想是這樣！我是來這裏最早的一個。多少的人在我眼前死去了。在這裏，一個人固然生活在不定的狀態裏，但除此以外，說句老實話，是並沒有甚麼壞的……這是上帝的工作……正如戰時的紅十字會一樣。你聽到過紅十字會的救護工作，和那些看護同女會友嗎？我在土耳其戰爭時看見過他們……我那時也在阿達罕和喀斯。他們真是羣勇敢的人，那些救護隊員滿腹的好心腸和勇氣；我們兵士至少我們的鎗礮；但他們却在鎗林彈雨中走來走去，好像他們是在一座賞心悅目的花園裏走動一樣。當他們找着了我們中的一個或一個土耳其人的時候——他們便把他們通通帶到醫生裏治傷口的地方，站在近旁，而鎗彈正在他們身邊飛過……噓！……噓！……擦！……喘！……常常有個可憐的傢伙



恰在頭後面中了一顆子彈——砰！他就倒在那裏……」

這番談話，加上他所喝的一杯伏特加酒，使奧羅夫心神爽快得多了。

「假使我要告訴甲，那末我也得告訴乙，」他一面這樣想着，安慰自己，一面擦着一個病人的脚。  
「苦酒倒了出來，祇得喝下去。」

在他後面，一個甚麼人用悽愴的聲調懇求着——「給我一點水……給我一點甚麼東西喝喝……爲了……」

另外一個人叫喊起來，他的牙齒冷得各各地響——「哦……噢……呵呵呵……再暖一點……這於我很有益，醫生！基督會酬報你的……給我一點更熱的水吧……」

「把酒遞過來！」醫生瓦希欽珂叫道。

奧羅夫一邊做着他自己的工作，一邊興味濃厚地聽着周圍進行的一切，他纔漸漸明白這裏並不像他起初所覺得的那樣毫無意義和混沌。這裏並不是一個混沌世界，而是強大的，意識的，能動的力量。祇有在他想到那位警察官的時候，纔有一陣冷的恐怖縈繞着他，他從窗口向安放死者的陳屍所投了驚慌的一瞥。他從心底相信那警察官的確死了，但有時候可怖的疑懼射穿了他的心。假使那死者突然

跳起來叫喊呢！於是他記起了甚麼人有一次告訴過他那些害虎列拉死的人們衝開他們的棺材，而且據說還互相追逐。當他在工作時走來走去，擦着一個病人的四肢，扶着另一個去洗澡的時候，一切都好像在他的腦裏沸騰和旋轉。他想到了瑪特洛納；她此刻不知道在做甚麼呢？有時他感到一種瞬息即逝的願望，想要立刻看看她，哪怕是一分鐘也好。但是這願望立即被另一個念頭所替換了；——「她到底在這裏好！……四處走動，對於她是很有益處的；那又胖又小的笨貨……就再瘦一點，也不會傷害她……也許那樣她就不會再這麼蠢笨了……」

他總放心不下，恐怕瑪特洛納心裏懷着隱秘的慾望，有損於他自己的男性的虛驕。他竟至自己承認她當然有充分的權利不滿於她過去的生活，而她渴望某種改變，也是可能的。他自己承認這些，這就使得他誤以他對她的忠實的懷疑為確鑿有據了；而他嫉妬的結果，他們心自問——「我幹嗎要離開我的地下室，跑進這個熱水壺裏來呢？……但是一切這些，以及旁的念頭，祇在他的靈魂深處激動旋轉，牠們並沒有影響到他的工作，牠們被他對病院裏進行的一切所給予的不斷的注意驅逐到後邊去了。他一生中從沒有見過人們像這些醫生和醫學生一樣地工作，他幾次想到，當他凝視他們那起皺的面孔時，他們真的不祇是拿薪水。」



奧羅夫一下班，他差不多連腳都站不穩地就跑到病院的院子裏去，在製藥處的窗子底下靠近牆壁躺下來。他的思想好像很散漫似的；在他心臟的近邊，他感到沈重的，劇烈的疼痛，他的兩腿疲勞得拖不動了。他好像再沒有氣力來思想或願望，祇是立刻伸直地躺在草地上，仰望著佈滿了五光十色的落日餘輝的天空。他立刻睡着了，疲勞得要死。

他夢見他和他的妻做了醫生瓦希欽柯的客人——在一個大房間裏，周圍擺着雅緻的維也納的椅子。病院裏所有的病人都坐在這些椅子上。在房間的中央，醫生開始和瑪特洛納跳俄國式的舞，而格里奇卡自己拉着手風琴，快活地大笑著，因為醫生的長腿的關節非常僵硬，他帶着莊嚴的樣子和瑪特洛納並肩而行，活像一隻沼地上的白鷺一樣。坐在周圍的病人都一齊大笑起來，在他們的椅子上不穩定地搖擺着。

突然那警察官在門邊出現。

「呵哈！」他用憂鬱的怕嚇的聲調叫道。「你以為我已經死了吧，格里奇卡！你倒在這裏拉着手風琴……你却把我送進陳屍所……那末現在你起來，跟着我去吧！」

渾身戰抖着，而且滿流着汗，奧羅夫醒來了，從地上爬起來，這時，醫生瓦希欽柯正站在他面前，責備

地注視着他，於是說道——

「且聽我對你說，我的朋友；假如你要睡，你在這病院裏有你自己的牀！他們沒有指給你看，在甚麼地方嗎？你把你自己算成一種甚麼樣的侍者，假使你去睡在這地上，身上沒有蓋一點甚麼……要是你受了內寒，病倒了，死去（上帝不容許的），那怎麼辦呢？你不應當那樣做，我的朋友……你這時爲甚麼發抖……跟我一道來，我給一點藥你吃吃……」

「我疲倦得要命，」奧羅夫低聲地喃喃着，替自己辯解。

「那更糟糕！你得留心呀……目前是一個危險的時期，我們這裏很需要你。」

奧羅夫靜靜地跟着醫生走過病院的走廊，一聲不響地遞給他的一小杯藥水，接着又喝了一杯；最後做了一個醜臉，向一邊吐着口水。

「這就對了……現在去好好地睡一覺吧……祝你日安……」

醫生用他那細長的兩腿大步地走下走廊，奧羅夫站在那裏注視着他。突然一個微笑浮現在這位新侍者的全部面孔上，他追上醫生去。

「多謝你，醫生。」



『爲甚麼事？』醫生站住了問。

『爲我在這裏找到的工作！我要盡我所能地做得使你高興，因爲我喜歡在這裏這樣忙來忙去……你剛才說你需要我……所以我特別感謝你這一點，誠心誠意地……』

醫生驚訝地審視着這位新侍者的喜悅的，興奮的面孔，帶着親切的樣子微笑着。

『你真是一個怪人！但這是很對的……你做得很對……你說的話也很坦白。那末……你好好地工作吧。但不是爲了我的原故；而是爲了病人……這裏好像一個戰場一樣；我們要把病人從病魔的口裏救出來；你懂得嗎？那末，用你所有的力量來幫助我們戰勝吧。現在，去睡一會吧！』

奧羅夫立刻睡到他的牀上去，因爲和醫生那樣的人打得這樣親熱，而感到一種愉快的自負的感覺。他唯一遺憾的，就是瑪特洛納沒有聽到這番談話。但是他明天要把這個告訴她。她說不定會不相信。她纔真是個又胖又小的笨貨……滿懷着這樣的愉快的念頭，格里哥立就這麼睡着了。

六

『來喝茶，格里奇卡。』第二天早晨瑪特洛納用這句話把她的丈夫叫醒。

他抬起頭來，望着她。她快樂地對他微笑；她的頭髮刷過了，看去很光亮和潔淨，同時她的白衣服使她顯得又漂亮，又整潔了。

他看見她這種樣子，使得他很高興，但是隨即一個這樣的念頭在他的腦裏閃過；病院裏的旁的人看見她也會喜歡。

「甚麼事……茶好了嗎……我在這裏喝茶嗎……你叫我到甚麼地方去喝呢？」他問，繃了繃眉。

「來，我們要一塊兒喝茶，」她提議着，用她那灰色的微笑的眼睛望着他。

格里哥立回轉身去，用一種簡切的聲調回答說他立刻就來了。

當她離了這房間時，他又在他的牀上伸了個懶腰，沉思起來。

「是的……她叫我去喝茶……而且怪有趣的！她這幾天來也瘦了許多了……」

他憐憫起她來，很想備辦一件可喜的驚異的東西給她，或者就買點甚麼糖菓之類在喝茶時去吃。但是在他洗臉的時候，他把這些念頭打消了……「他幹嗎要寵壞他的妻子……她沒有這個也能過得很好呀！」

他們在一間小小的明朗的房間裏喝着茶，那房間的兩扇窗臨着廣漠的原野。晨曦的金色的光輝



射在地板上。露珠還在窗下的草上閃爍。在遼遠的地平線上，從輕淡的蛋白色的朝霧裏，可以看見大路兩旁的樹木。天上沒有雲，草和濕土的新鮮的氣味浮漾在做開着的窗口。

桌子恰恰擺在這兩扇窗的中間，三個人在桌旁坐下；格里哥立，瑪特洛納，和瑪特洛納的一位同伴，那是一個高大的，瘦瘦的中年婦人，有一副麻臉和一雙溫和的灰色眼睛。她叫做菲麗查塔·耶哥洛夫娜，她是一個老處女，一位大學管理的女兒。她用一種興奮的，破碎的聲調把這一切都告訴了奧羅夫；她慇懃地招待他坐在窗子近旁，用『上天的莊嚴的空氣』使他精神振刷起來，同時她自己走到甚麼地方去了一會。

『哦，昨天你很累了嗎？』奧羅夫問他的妻子。

『我覺得有點這樣，』瑪特洛納用一種有生氣的聲調回答。『我的腿差一點失了作用，我的頭髮暈；我四處走動，累得半死，幾乎不能支持到下班的時候……我老是對主祈禱，請求他對我們發發慈悲。』

『那末怎樣？你在這裏不怕嗎？』

『甚麼，怕病人嗎？』

「怕病人……或者怕旁的甚麼……」

「我祇怕死人……你知道……」她彎腰向着他，用驚懼的聲音低低地說——「他們死了以後還在動……這是千真萬確的！」

「我知道……我親眼看見過的！」

格里哥立帶着諷刺的笑繼續說——「警察官拿扎洛夫躺在昇牀上的時候差一點給了我一記耳光。我把他抬到陳屍所去，突然他伸出他的左手來……我總算閃避開來了……這是真的呀！」

格里奇卡高興極了。在這可以看出無盡的綠色的田野和蔚藍的天空的明朗清淨的房間裏喝着他的茶這是很稱他的意的。而且還有件事情使他快活——那可以說是一件從他自身的人格發生出來的事情。他極要表露他的性格的最好的一面，同時在瑪特洛納的眼裏顯顯一時的英雄。

「我要使這個成爲我終身的工作……上帝也會喜歡的我這樣做，自有特別的理由……這裏的人，我告訴你，是世界上最輕易得到的人……」

他告訴她和醫生的談話，他無意中誇張了一些，弄得自己更加興高采烈了。

「說到這工作本身，」他繼續說。「你知道，親愛的，這也是神聖的工作……這像是一種戰爭。一邊



站着虎列拉，而我們站在反對的一邊……看到底誰厲害？我們要寸步留心，不能有一點疏忽……這個虎列拉到底是甚麼東西……我們得首先弄明白，然後我們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來抵抗牠……瓦希欽醫生對我說，「我們需要你，奧羅夫，在這事業中。別讓你自己嚇倒了。繼續去擦病人的腳和肚皮，」他說：「我用我的藥擦他們的臟腑……這樣我們就會完全制服那病魔，你看吧，而病人就會復元，並且會感謝我們救了他的生命。」……想想這個吧；你和我在一道，瑪特洛納……你和我！

他帶着自負之感鼓起他的胸膛，用閃耀的眼睛望着瑪特洛納。她報以微笑，沒有答話。他在說話時看上去是那麼漂亮，竟使她想起了她在他們初婚的生活中所認識的格里奇卡的样子。

「在婦女方面，每個人也都是那麼熱心，那麼仁愛！」她停了一會說。「有那位戴眼鏡的女醫生，和所有的看護，她們都是頂好的人；她們對人說話是那麼簡單，人立刻懂得她們要做甚麼。」

「那末你也滿意嗎？」格里哥立問，這時他的熱忱冷了一點。

「我還覺得滿意！主的……祇算算看……我賺十二個盧布，你賺二十個……一個月就有三十個盧布！我們的伙食還在外……假使虎列拉一直繼續到冬天，我們可以蓄積多少的錢呀……到那時我們就可以……畢竟……靠上帝的恩惠……離開那個地下室的洞窟……」

「哼……是的，我們可以這樣想……」奧羅夫沉思地說，過了一會，他輕輕地叩了叩瑪特洛納的肩膊，用充滿了希望的聲調繼續着說，「噢，瑪特洛納，也許幸福的太陽會照臨我們……我們不要喪失勇氣，對不對？」

她也充滿了熱忱。

「是的，祇要你不喝酒，」她停了一會，用懷疑的語調說。

「現在不要說這個；那完全要看情形怎樣……一旦我們的生活變得不同了，我的習慣也就會改變。」

「但願如此！」瑪特洛納從心底歎息着。

「哦，不要再說這個了！」

「親愛的格里奇卡！」

他們分開了，互相領會了完全新奇的感覺。他們充滿了快樂的勇氣，而且下了決心去發揮他們所有的精力，為的是要把他們的新的工作做好。三四天過了，奧羅夫便已為他的敏捷和熱心博得了多少的讚語。但同時他注意了旁的侍者都嫉妬起他來，拚命和他搗蛋，所以他不得不時時刻刻提防。這在他



心中喚起了一種敵對之感。而在這之前，他還和普洛寧姆是好朋友呢。這些夥伴們的祕密的和公開的敵視對於他簡直是一種痛苦。『嫉妬的畜生，』他自思着，磨着他的牙齒。『但我總有一天要找一個機會還他們的禮的。』不知不覺地他的思想移到了瑪特洛納——因為他可以和她暢談一切。她不會嫉妬他的成功，而且不會像普洛寧姆那傢伙一樣，用炭酸燒壞他的靴子。

每天都是同樣的忙碌，恰像奧羅夫起初所經驗的那樣。但是現在他對於這個並不覺得怎樣疲勞，因為他一天一天地更習慣起來了。他學會了區別各種不同的藥品的氣味，他一有機會就開開伊打酒，他覺得非常中意。他覺到了伊打酒的氣味是和一大杯伏特加酒一樣使他興奮；他現在能夠很迅速地懂得醫生的吩咐；他們叫他做甚麼，祇要向他示意就行了。他很會說話，又很有趣，而且知道怎樣替病人解悶，這就更加使醫生和醫學學生們高興了。他的新職業給予他的許多印象合在一道來提高他的情感，增加他的自尊。他心裏感到一種強烈的慾望，想做一件甚麼偉大的事業，這樣一切人們的注意都會集中於他，而且人人都會為他驚異。他幾乎好像到現在纔第一次自覺是一個人，而且他好像覺得有用一種英雄的舉動向自己向人家證明這個的必要。

滿懷着這種新奇的野心，奧羅夫做了各種冒險的舉動，希望在旁觀者的眼中顯揚自己。比方，他曾

不等另外的侍者的幫助，獨自把一個笨重的病人從睡牀扶到浴室去；他照料虎列拉病人中的最不潔淨的，毫不畏縮，好像很輕視傳染的可能性似的，而對付死屍也用一種輕傲的冷淡。

但就是這一切都不能使他滿足。他還是渴望做一件更偉大，更不尋常的事業。這種不息的渴望使他痛苦，使他回復了以前的抑鬱，而且當他沒有別人可以談話的時候，他便向瑪特洛納傾吐心懷。

一個傍晚，當他們下了班，喝過了茶的時候，他們一道走到田野去。病院是在城市的背後稍遠的地方，綠色的遼闊的平原中，一邊是黑暗的森林的邊緣，一邊是遙遙的城市的模糊輪廓；向北面，田野伸展到遠方去，漸漸地消失在朦朧的藍色的天邊；在南面，接連着一個深谷樣的河岸，河流穿過鄉間的大路，兩旁有排列均勻的樹木蔭蔽着。太陽正在落下去，城裏禮拜堂的高塔上的金十字架，聳出在花園的暗綠上面，襯着天空，帶着牠那一切的光輝閃爍着，反映出金色的光芒。房子的窗也反閃着落日的紅光。遠處傳來的音樂可以聽到。從那密佈着沿河一帶的縱樹的殘枝敗葉的繁茂的峽谷裏，浮起一陣香烈的氣味，同時晚風從森林裏帶來了混合的濃郁的芳香的柔浪。一種柔和的，甜美地憂鬱的，然而而是強烈的感情籠罩了這整個的遼闊的空曠。

奧羅夫夫婦默默地走過田野，歡欣地吸着新鮮的空氣，這和病院的雰圍氣相反，對於他們好像不



祇是普通地愉快。

「聽！一個樂隊！……這是在城裏還是在兵營那裏？」瑪特洛納低聲地問她丈夫，他好像是沉在默想裏了。

她不高興他這樣獨自默默沉思。在這樣的瞬間，他對於她顯得生疏和隔閡了。這幾天來他們見面很少，所以他們在一塊兒的這個瞬間，她更覺得珍貴了。

「一個樂隊！」格里哥立問，好像從夢中驚醒一樣，「這樣的音樂真是該死！……你應當聽一聽我的靈魂裏響着的音樂……那纔是最合宜的音樂呵！……」

「你說的是甚麼一種音樂？」瑪特洛納說，不安地凝視着他的眼睛。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一種音樂……我不能描述給你聽，就是我能，你也不會懂得的。我的靈魂好像生氣勃勃似的……我願意走向前面，遠遠的，遠遠的地方去……我願意發揮我所有的精力

……哦！我心裏感到那麼無限的精力……假定這個虎列拉會化爲一個人，化爲一個巨人，化爲伊利亞

·木羅美茲（Liya Murometz 係一個民間傳說中的英雄——譯者）……那末我要和他角力，我們

要看到底誰勝利！……你利害，我，格里奇卡·奧羅夫，也利害……我們要看兩個人到底誰利害些！……

我要征服他，就是我自己在這戰鬥中喪失性命，也不要緊……他們爲在綠色的花園裏爲我豎立一個十字架，「紀念格里哥立·安特列也夫·奧羅夫……爲俄羅斯肅清虎列拉的人」……這就是我所希求的！

他說話的時候，他的面孔漲紅，他的眼睛閃爍着。

「我的親愛的勇敢的人！」瑪特洛納低聲密語着，輕柔地靠近了他。

「如果我能够做一點有益的事，我願意把自己投在一百把尖刀上……你懂得嗎……不是爲了我自身的利益，而是爲了使人們生活得更幸福……我看見了像醫生瓦希欽珂和醫學生曹契立亞科這樣的人，他們所做的工作是常非驚人的。人會以爲他們早就要疲勞過度而死的……你以爲他們工作是爲了愛錢嗎？單單是爲了錢，沒有人會那樣地工作的！主任醫生自己已經有許多的錢……他再也不需要了……他已經是一個富人……不久以前，他病了的時候，瓦希欽珂醫生伺候了他四天四夜；在這整個的時間內他沒有回家過一次……在这一切中，錢是沒有作用的；他們這樣做是由於同情……他們憐憫人們，因此他們犧牲自己……爲了誰呢……爲了一切的人……爲了密西卡·烏梭夫，正如爲了別的人一樣……他們醫治他，費了和醫治別人一樣多的力，而且當他漸漸好起來的時候，他們



非常歡喜。這個密西卡，如果按照他應得的罪，他是應當坐牢的，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賊或者更壞的傢伙……可是當他第一次起牀的時候，他們快活極了，爲了純粹的喜悅大笑起來……我也想像一嘗這樣的快樂；當我看見他們是怎樣高興的時候，我滿懷羨慕，於是我很熱心地想望做他們所做的事，但是我怎樣開始呢？……哦！這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呀！……」

他做了一個絕望的手勢，表示出他的失望，於是重又耽於深深的默想。瑪特洛納沉默着，但她的心臟跳動得很快。她的丈夫的興奮的心境使她漠然地感到不安。她在他的言語裏清晰地覺到他在受着燃燒的痛苦，那是在她認爲他的不可思議的憂鬱的發作之際壓迫着他的一種痛苦。她愛她的丈夫，而且她所需要的是一個丈夫，不是一個英雄……

他們走到了那險峻的河岸，互相挨近地在草地上坐下。初生的赤楊樹的羽毛般的樹梢在他們上面點頭。在下面，在河那邊，籠罩着藍色的霧，發出敗葉、松針和濕土的蒸氣。一陣微風在峽谷上面吹來吹去；初生的樹的樹梢輕輕地擺動着，整個的樹林同時洋溢着一陣羞澀的低話，好像有甚麼愛人兒睡在他那樹蔭下。牠生怕驚醒了他似的。星星從上而下地照耀着，燈光從市鎮上閃爍着。襯着黑暗的背景，看上去好像有美麗的顫動的花的花園一樣。奧羅夫夫婦默默地坐着。格里哥立用他的手指在膝上敲着，

瑪特洛納注視着他，輕輕地歎着氣。

突然她把她的手臂挽在他的頸上，把她的頭靠着他的胸膛，低低地說——

「格里奇卡，我的親愛的人，我心愛的人！你變得對我好多了，我的親愛的勇敢的小伙子……我們現在的生活正跟和我們剛結婚的時候一樣——你從不對我說一句重話……你和我談話，把心事通告告訴我……你從沒有罵過我一次……」

「你已在渴望這種事情嗎？假使這樣，我要給你一頓飽打，」他開玩笑似地說，這時他心裏對於她除了同情和親切外再不感到甚麼。他輕輕地撫摩着她的頭髮，在給予她這種父親式的愛撫中體驗了一種真正的快樂。她這時在他看來好像一個小孩一樣。她坐在他膝上。軟綿綿地溫暖地窩藏在他的懷裏。

「我的親愛的，親愛的人！」她低語着。

他深深地呼吸着，話從他口裏傾吐出來，那對於她，對於自己，都滿含着新的意義。

「噢！我的可憐的小女孩……小妖精！現在你可知道，在這世界上你沒有一個比你丈夫更親近的人了！你老是從眼角裏用那麼一種懼怕的眼光望着我。假使我時常傷害了你，那也是因為我受着那創



痛，摩特立亞！我們住在洞窟裏……我們看不見陽光，我們不認識一個人。現在我們離開了那洞窟，來在許多人中間。我是怎樣地昧於世故呀……現在我纔明白妻子是一個人的最好的朋友，也可以說是他的心腹朋友。因為男人們是惡毒殘忍的……他們老是拚命地互相殘害……那個普洛寧姆·瓦蕭珂就是……那該死的傢伙……我們不要說這個了，摩特立亞。我們終有一天會好起來的，我們不要喪失勇氣！我們要像人樣地，合理地生活，我們不能嗎……你說怎樣，你這可愛的小鷺？」

她哭了。淚珠滾下她的面頰，她感覺到了他給她描繪的幸福；她祇用接吻回答他。

「哦！我唯一心愛的人！」他低聲說，酬答了她的愛撫。溫柔地依偎着，他們坐在那裏，吻着彼此面頰上的有鹽味的淚水。奧羅夫用同樣的新的聲調繼續說了一會……

天完全黑了。無數的星兒照耀着黃昏的天空，帶着得意的憂愁俯瞰着大地。他們周圍的平原像上面的天空一樣地沉靜。

## 七

他們漸漸地養成了在一起用早茶的習慣。他們在田野裏談話以後的第二天早晨，奧羅夫臉上帶

着陰鬱的，激動的表情出現在他妻子的房間裏。菲麗在塔生病了。瑪特洛納一個人在房間裏，笑容可掬地來迎接她的丈夫。但是她看了他的表情驚駭了，不安地問道——『怎麼的？你病了嗎？……』

『我沒有怎樣！』他冷淡地回答，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她倒給他的一杯茶拉到面前來。

『那末甚麼回事？』瑪特洛納期待着一個回答。

『我完全沒有睡覺，我想了整整的一夜。昨天我們真是太傻了，彼此都太軟弱了。我現在覺得害羞；那種事情是不會達到好結果的……女人們常利用她們丈夫軟弱的瞬間來佔得便宜。但你不要以為你這樣做會成功的……你制服不了我的……這就是我所要對你說的話！』

他着重語氣地反覆着這些話，但從不望她一眼。她反倒沒有把她的視線離開過他。

『你昨天對我那麼和善，那麼親切，那末你後悔嗎？』她低聲地說，她的嘴唇痛苦地顫抖着。『你吻了我，溫存了我，那末你懊悔嗎？我聽了這個真害怕，害怕得很呀……你的話刺傷了我的心。你到底要怎樣做呀？我拖累了你嗎？……你不再疼愛我了嗎？』

她說這話的時候，搜索地望着他，她的聲調是痛烈而挑激的。

『我不是那個意思，』格里哥立惶惑地說。『我祇是一般地講……我們同住在地地下室……』



：你自己也知道那是甚麼一種生活！連回想一下，都使我痛苦……現在我們總算爬出來了，走進了光明之地，而……我真有點驚慌失措……變化來得這麼快……我對自己都好像一個陌生人一樣……而你也好像變了……此後又會怎樣呢？

『此後又會怎樣？那就要聽上帝的意思了，格里奇卡！瑪特格納用嚴肅的聲調說。『我祇求你這樣；不要因為你昨天對我那麼親切面懊悔。』

『算了吧……不要再說這個了！格里哥立用同樣憂鬱的聲調打斷她的話。『你知道，我已經想了一夜，我確信從那種事情中是得不到甚麼好處的。我們從前的生活固然是荊棘滿目，但我們現在的生活也並不充滿了薔薇……雖然我不喝酒，不吵架，也不打你……但還是有……』

瑪特洛納歇斯迭里亞地大笑起來。『現在你是沒有時間做那樣的事！』

『假如我高興做那種事，我可以立刻找到時間的，奧羅夫微笑着說。『但是，我不曉得是甚麼道理，我不想那樣做。而且……我不知道為甚麼……我總是覺得這樣不安……』

他慢慢地搖着他的頭，出神地凝視着前面。

『只有上帝知道你甚麼弄的，』瑪特洛納說，深深地歎着氣。『你在這裏過得很好，雖說你工作很

忙。醫生都很做喜歡你，你做得這樣好……你到底怎麼弄的？告訴我……我看你太不安定了。』

『正是啦……我太不安定了……因為我整夜地在想着醫學生彼得·伊凡諾維奇最近說的一句話。他說一切的人都是平等的……哦——我不是同人家一樣也是人嗎……然而，比方，這個瓦希欽醫生就比我好，彼得·伊凡諾維奇也比我好，許多其他的人也比我好。我自己可以看出我不是我們的同等人……我覺得我端一杯水給他們都不配。他們醫好了密西卡·烏梭夫而且這樣他們覺得很快活……我可不能理解這個。我不知道看見一個人病好了，有甚麼理由要快活……生活常常比虎列拉的陣痛還要壞，假使你正面凝視事實的時候。他們知道得和我一樣清楚，可是他們快活……我願意能夠和他們一樣感受那種快樂；但是我不能夠，因為，像我剛才說過的，我找不出甚麼理由要快活……』

『這是因為他們憐憫人類，』瑪特洛納插着說。『而且是那般憐憫……病院的婦女方面也正是這樣。如果一個病人漸漸好起來了……哎呀，對她是怎樣地大驚小怪呀！當她出院的時候到了，她們貢獻她忠告，給她藥品和金錢……我看了這個的時候，我常常感動得流淚……他們真是好人，充滿了同情！』



『你說流淚，但這祇使得我詫異……使我充滿了驚訝……』

他聳聳他的肩，擦着他的前額，帶着迷惑的表情老望着他的妻。

突然她熱心地急劇地說起話來，努力向他證明人類是的確值得憐憫地看待的。傾向前面，溫柔地凝視着他的面孔。她滔滔地真摯地談到人類，談到人類所負的生活的重擔。可是他祇是注視着她，自己在想——『且看看她們高興的時候，她們是怎樣健談呵，這些女人們！她們哪裏來的這許多的話？』

『你，你自己，也有一個憐憫的心腸，』她說。『我聽你說過如果你力量够的話，你很想毀滅虎列拉。那末你爲甚麼要毀滅牠呢？照你剛才所說，這是有益無害的。就你來講，這對於你也沒有害處——恰恰相反……自從我們城裏發生了虎列拉以後，你的景况不是好了一些嗎？』

奧羅夫突然大笑起來。

『不錯！不錯！虎列拉一來，我的景况的確好多了！該死！周圍的人們像蒼蠅一樣地死去，而我的景况却因此好起來……哈……哈……哈……這就是這世上的道理！想到這個真够使人發瘋了！』

他從椅上站起，走去工作；他還在笑。當他走過走廊時，他又想到沒有人聽見瑪特洛納的聰敏的談話真是可惜。『她說這些話是怎樣機敏呀……雖然她祇是一個女人，她說話卻十分聰明！』

他開始工作，還是在這個愉快的念頭的影響之下；雖然他一進病房，病人的呻吟和悲歎便落到他耳裏。

他的感覺的世界一天天擴大了，同時他的內心漸漸需要表達他所思索和感覺的東西。不錯，他還不能夠明確表述他內心的一切，給他以明白的表現，因為他的印象和思想的大部分，他自己還不能夠了解。他意識到他不能像旁人一樣爲了人家的幸運和平安而快活，便越發覺得苦惱。可是他日益渴望做一件偉大的事業，不平常的事業，這樣，他可以引起全世界的注目。他在病院中的地位，在他看來是很尷尬的；他覺得自己是腳踏兩頭。他的上面是醫生和醫學生，他的下面是侍者；他兩邊都不能相比。寂寞的感情侵襲了他，他覺得好像是命運爲了捉弄他的緣故，把他從他自己的地位拉開，將他像一片羽毛捲在風裏一樣地捲動。他可憐自己，去找她約妻，爲的是她也許可以安慰他。他這樣做常常違反自己的意志，因爲他有一個觀念，就是他的開誠布公也會降低他在瑪特洛納眼中的地位。但是他還是繼續信賴她。他常常帶着陰鬱的、憤慨的或輕傲的心情到她那裏去，而離開她時便感到了安慰和愉快。瑪特洛納很懂得使用恰當的言語。她並不十分善於辭令，她的話，在有些人聽來，也許是軟弱無力的，但是牠們却充溢着確信，格里哥立驚訝地注意到了她日益影响他的內心生活，他的思想漸漸朝着她，而且他更



加不斷地感覺得有向她傾吐心懷的必要。

瑪特洛納也很快地覺察到她對於他變成怎樣了，而且不斷地努力去加強她對他的日益增大的影響。她就是自己沒有意識到這個，她是在病院裏的匆忙的有益的生活也顯然增加了她的自尊。她不要回憶過去或訴苦，但是當她想起她以前在黑暗的地下室的生活，她那憂慮的狹隘的圈子，她的丈夫，以及她的手藝的時候，她不由得把她的過去和她現在的景況對照起來；於是她以前的生活的圖畫消失在漸漸朦朧的遠景中了。病院當局因為她的敏捷和勤快而看重她，大家都對她很親切。被當做一個人看待對於她是這樣新奇的經驗，她的精神煥發了，她的生活的快樂也增高了。

有一次，當她做夜班的時候，胖子女醫生開始詢問她從前的生活。瑪特洛納很坦白，很無拘束地把一切告訴了她，於是突然停止了浮着一種奇妙的微笑。

『你爲甚麼笑？』女醫生問。

『當我想着我的生活會是怎樣地痛苦的時候，我忍不住笑……你會不大相信我，但是我當時並沒有覺得怎麼憂傷和痛苦……到現在我纔開始明白。』

對於過去生活的這種回顧，在瑪特洛納的胸中激起了對她丈夫的新的反感。她總是那麼關心格

里哥立，向他表露一個可愛的妻子的一切愛護；可是同時她又覺得格里哥立對她是有罪的。有時和他談話的時候，她差不多採用一種庇護的調子，因為他的不斷的不安定使她替他擔心。她的心裏常常懷疑同他過一種安靜的平和的生活是不是會有可能，雖然她還是堅定地相信格里哥立終有一天會安定下來，扔掉他的抑鬱的。

依照事情的常軌，他們應當漸漸相安，對於他們共同的日常生活調和起來。他們都很年青，強壯，勤勉，而且許多在這同樣地位的人會很心滿意足地一天過一天，度着一個普通工人的灰色的，陰暗的生活——一種貧乏甚至於飢餓的生活——他們的精力消磨在備置每天的面包的工作中。但是由於格里哥立的內心的不安定，這種常軌的生活成爲不可能了，他的那種不安定使他的內在的靈魂不能和日常工作的單調調和起來。

## 八

一個陰蔽的九月的早晨，病車開到了病院的院子裏，普洛甯姆從車裏扶出一個流行病的犧牲者，一個黃臉的，憔悴的，半死的小孩子，穿着塗滿許多顏色的斑駁的衣服。



「又是一個彼得紐考夫的屋子裏的病人！」車夫回答那探詢這新的病人是從甚麼地方運來的這個問題。

「齊威克！」奧羅夫帶着一種痛苦的聲調叫着。「啊呀！是塞加。小鬼，你認得我嗎？」

「是的，我認識，」齊威克很費氣力地說，他正躺在昇牀上，翻動他的眼睛，睜了站在他後面的奧羅夫一眼。

「噢！你這快樂的小鳥兒！這是怎樣發生的？」奧羅夫問。他看了這個被痛苦的病症弄得筋疲力盡了的小孩，十分激動了。

「爲甚麼不能夠放過這無辜的孩子？」他叫了出來，慢慢地搖着他的頭，好像把他所有的緊張的恐怖都集中在這一聲叫喊裏。

齊威克默不做聲，渾身戰抖着。

「我冷呀！」他說，當他們把他放在牀上，脫掉他的襪襪的，彩色沾污的衣服的時候。

「我們立刻給你洗一個熱水浴！」奧羅夫應許他。「我們要很快地使你復元。」

齊威克搖搖他的頭。

『不，格里哥立叔叔……我不會再好了，』他用一種遲鈍的聲音細語着……『彎腰向着我……我偷了手風琴……藏在一個木棚的一根木頭下面……前天……我第一次拉過牠……呵！多麼美麗呀……隨後我的肚皮就痛了……這是罪惡的懲罰……還了這東西吧，格里哥立叔叔……那奏手風琴的有一個妹妹……噢！……呵……噢！』

他全身搖動，帶着劇烈的痙攣扭振着。爲這小孩，他們盡了他們一切的力量，可是這個虛弱的身體不能夠保持生命的光輝了。就在那晚上，奧羅夫把齊威克的軀體運到了陳屍所。他感到好像他自己受了一個打擊或損害。他打算弄直這小小的軀體，可是沒有成功。他帶着一種困惱的感覺，一種陰暗的憂鬱的心情，離開那地方，那會是活潑，歡樂，而現在是這樣可怕的破了相的孩子的影像，不斷地在他的眼前。

當他面着死亡的時候，他很難堪地意識到了自己的無力。在這小齊威克身上他花了多少心機，而醫生們是怎樣熱心地想救治這孩子呵……但是無論怎樣他還是要死……事情是這樣不公平呵……格里哥立他自己總有一天也要一個樣子收拾他的行李。不留一點痕跡。於是一切都要完結。他渾身戰慄，他立即體驗到一種寂寞的，被遺忘的感覺。他感到他有向一個善於理解的人訴說一切的必要。他



常常打算和醫學生中的一個作一次長談，可是在這裏沒有工夫推究哲學；所以除了和他的妻談談以外別無他法。帶着一種沉重的、難堪的心情他去找瑪特洛納。

她正下了班，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洗臉。暖壺準備好了，在桌上沸騰着，冒着蒸氣。

格里哥立默然坐下，凝視着瑪特洛納的裸着的圓圓的肩膊。暖壺開了，把水蒸氣的水點噴在四圍。瑪特洛納洗濯的時候也四處濺着水花。在走廊外，可以聽到侍者的脚步急劇地走來走去，格里哥立竭力由脚步聲猜想出誰在走過。突然在他看來好像瑪特洛納的肩膊和小齊威克在虎列拉痙攣的陣痛中在牀上輾轉的軀體一樣冰冷，一樣汗流潮濕。

格里哥立顫抖着，用低低的聲調說——

『塞加死了……』

『死了……塞加死了上帝安頓他的靈魂罷！瑪特洛納虔敬地叫着，差不多沒有停止她的騷鬧的洗濯，從嘴上到鼻梁飛濺着肥皂泡沫。

『我很爲那可憐的孩子難過，』格里哥立用一種憂愁的聲調說。

『他可真是一個玩皮的孩子，』瑪特洛納插着說。

「哦，現在他已經死了，不要講他吧！他生前怎樣，不關我們的事……我真的爲他難過！他是這樣一個敏捷的聰敏的孩子！手風琴……嗟……他真是一個機靈的孩子！有時一個念頭浮在我的心上，我想教他——並不當他是一個學徒……他是一個孤兒，他也許會依戀我們，做一個兒子……我恐怕我們要永遠沒有孩子……我不懂是甚麼道理。像你這樣一個強壯的，健康的女人，你不生小孩……你不過一個，但是死了……噢！祇要我們有一對小娃娃的話，我相信我們的生活不會這樣無聊的……照這樣，我工作了又工作，這一切有甚麼結果？祇是給你和我備置每天的麵包……爲什麼我們需要每天的麵包？爲的是我們可以工作……生活沒有一點意思或意義地兜着圈子……祇要我們有孩子的話，我們會完全改變我們的生活的……是的……完全……」

這一切都是用一種煩悶的，不快的聲調說着，他的頭垂在胸前。瑪特洛納站着傾聽他一切要說的話；但是漸漸地變得蒼白了。

「我強壯又健康；你也這樣，」格里哥立繼續說；「可是我們沒有孩子。這是甚麼道理……我想了又想，直到我變得非常憂鬱，於是自暴自棄地走去喝酒！」

「你說的都不是真話！」瑪特洛納用一種堅定的高聲說。「你不在說真話……如果你要喝酒，那



祇是你自己的放蕩的習慣使你不能戒絕。我沒有養小孩子和這有甚麼相干！那念頭是錯誤的，格里哥立！

格里哥立被她的話弄昏了。他站起來倚在椅背上，望着他的妻子，差不多不認識她了。他以前從沒有看見過她這樣發怒；她的眼睛會含着這樣無情的憤怒凝視着他；以前她從沒有用這樣狂暴的力量說話的。

「說下去……說下去……」格里哥立一面挑戰地說，一面捏着椅背。「我很想聽聽你還有甚麼話要說！」

「你立刻會聽到……如果你不是這樣無理地責備我，我決不會說剛才的話！你說我不為你生小孩……對的……我永遠不會為你生小孩……我不願意為你生小孩，你這樣對待我！」

她的聲音夾着哭泣，說到最後的一句話，她幾乎大哭起來。

「不要鬧！」她的丈夫用一種嚴厲的聲調說。

「你要我提醒你，爲甚麼我沒有小孩嗎……你想想，格里奇卡，你是怎樣常常虐待我，不斷地踢我的身體！你算一算你給我的耳光和敲打，你磨折我的次數吧！你是怎樣打得我常常流血，我的衣服總

是浸在血裏。我的親愛的丈夫，是你的殘酷使得我不生小孩的呀！……現在你反來責罵我！……你凝視着我，你不害羞嗎？你這謀殺者，你！……是的，你是一個謀殺者，因為你殺死你自己的孩子！現在你要把罪過堆到我身上！……堆在忍受了一切，饒恕了你一切的我的身上！這些話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不能原諒的；我會記在心裏一直到我死的時候！……那末你以為我不是和旁的女人一樣，渴望着孩子嗎？你以為我不願意有一個孩子嗎？……有許多晚，我睡不着的時候，我總是禱告上帝保護我胎裏的孩子！……你這謀殺者！當我看見旁的女人的孩子的時候，我懷着羨慕和苦惱，真哭得出來，因為這種幸福拒絕了我！……噢！聖母呵！我是怎樣常常癡望着塞加是我的孩子！我會怎樣去照顧他！……然而，不顧這一切，你倒要來責罵我沒有為你生一個孩子！……』

她的呼吸窒息了，話斷續地從她的嘴裏傾吐出來。她的面孔充滿了血，皮膚裏現出許多紅塊；她顫慄着，扼着被嗚咽噙住了的咽喉。

格里哥立蒼白又而困惑地坐下，還是緊緊地握着椅背；用睜大的眼睛望着這個女人，他的妻子，可她是她現在好像對於他成了陌生的人了！……他怕她！……他怕她會抓住他，把他勒死。她好像用她的閃閃發光的怒目威嚇着他。在這個瞬間，她高出他數倍；他感到了這點，因此他畏懼她。他不能夠跳起來打



她，像他從前所做的那樣，因為他不能被那把她造成了一個新人的道德和心靈的力量怔住了。

「你傷了我的靈魂，格里奇卡……你對我的罪孽是很大的……我受了一切，默不作聲……那是爲什麼？因爲我愛你……而且我還是愛你，可是我再不要受你的這些責罵了……這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了……雖然你是上帝賜給我的丈夫，我爲了你的那些言語，還是要詛罵你！」

「住嘴！」格里哥立咆哮着，露出他的牙齒。

「喂！到底吵些甚麼，你們忘記了在甚麼地方嗎……我們這裏是不能吵架的！」

格里奇卡的眼前好像蒙了一層濃霧。他沒有注意誰站在門口，用完全的低音在說，他把這個闖入者推到一旁，衝過他跑到露天裏。瑪特洛納在房間的中央站了一會，好像嚇得目瞪口呆了，於是伸張着手臂顛躓地走到牀前，倒在牀上，大聲嗚咽起來。

天漸漸黑了。月亮的銀色的光輝穿過雲的裂處，斜照在地板上，使房間的其餘部分顯出藍色的陰影。漸漸地，濛濛的細雨開始擊在窗板上，沿病院的牆流了下去——好像是那帶着潮濕的，有臭味的陰沉天氣的將屆的秋天的先驅一樣地在嗚響着。鐘擺帶着她那啾啾的聲音，劃出每一秒鐘的經過。雨點不斷地輕擊在窗板上。一點鐘一點鐘地過去了，雨還繼續地下着。這女人不動地躺在她的牀上，用她那

睜大的發紅的眼睛望着天花板。她的面孔暗鬱憂愁，她的牙齒緊緊地咬着，她的顴骨好像特別突出；她的眼睛裏有一種憂愁和苦痛的期待的神色。雨還是不絕地打在牆上和窗上。那聲音好像有人用一種單調的却又娓娓動聽的聲調密語，竭力去說服別人；沒有急劇地這樣去做的力量，却有訴說的理由，因此他想用這種苦惱的，冗長的低訴去達到他的目的，完全缺乏真正的信仰的熱情。

雨的黎明的灰色的微光把天空染成剝落了洋漆的鋼鐵的顏色。睡眠還沒有訪問瑪特洛納的眼睛。從單調的雨聲的浙瀝中她好像聽到了不祥地反覆着這問題——

「再怎樣呢？再怎樣呢？」

這個問題好像用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壓在她心上，好像一種沉重的苦楚在她的腦裏反響着。

「再怎樣呢？」

她害怕回答這問題，雖然有時回答會自然而然地浮現在她的醜酒的，野獸般殘酷的丈夫的影象裏。放棄充滿了愛的平和生活的夢想——這個他最近幾個禮拜以來懷抱着的夢想，對於她是這樣難受，她用盡了她的一切力量排開她的不祥的預兆。同時她更覺得清白了，如果格里哥立回復到他以前的邪惡的道路去，他們的共同生活會絕對地不可能了。她把他看成一個不同的存在；她自己也變樣了，



她祇能帶着嫌惡和恐怖回顧她的過去的生活。她以前不會知道的新的感覺在她心裏覺醒了。但是她到底不過是一個女人，過了些時她開始責備自己不該參與剛才的吵鬧。

「這到底是甚麼回事？」

「慈悲的主！我好像完全失去知覺了……」

在這種痛苦的矛盾的思想中又過了整個的一個憂愁的鐘點。天已經大亮了；濃霧籠罩了田野，天空藏在灰色的沉重的雲裏。

「瑪特洛納，是你去工作的時候了！」

機械地服從着這呼喚，她慢慢起來，洗了臉，拖着無精打彩的，沉重的脚步走進了病房。在這裏，她的疲憊的模樣，她的憂傷的面孔和浮腫的眼睛，立刻引起了那些值班的人的注意。

「你怎麼回事，瑪特洛納？你病了嗎？」女醫生問她。

「不，我沒有病。」

「你可以坦白地說；不要怕麻煩。你知道你如果有甚麼毛病，我可以找人代替你。」

瑪特洛納恐怕這個好心腸的，但是陌生的人看出她的心裏的苦痛，她覺得困惱了；因此，鼓起她的

最後的餘勇，她微笑地可又帶着刺痛的心回答道——

『真正沒有甚麼毛病……我和我的丈夫小小地吵嘴了……現在一切都過去了……真正沒有甚麼別的事。』

『可憐的人！』女醫生嘆着氣，她完全知道瑪特洛納以前的生活。

瑪特洛納覺得她好像要倒在這個女人的腳邊，放聲大哭一場。但是她壓抑了自己，緊緊地閉着她的嘴唇，她需要用她全部的自制力去忍住她的眼淚。

她一下差，立即跑回了她的房間。向窗外一瞥，她看見了病車從田野中開來，顯然又載着另外的病人到病院來了，從雲裏還是不絕地下着濃密的細雨——田野是空曠無人。瑪特洛納從窗前走開，深深地嘆了口氣坐在桌旁。

『再怎樣呢？』這個問題還是在她的腦裏響徹着，她的心臟和這句話合着拍子。她在深重的恍惚昏迷裏一個人在那裏坐了很久，雖然走廊上的每一個腳步聲總使她驚起，不安地望着門口……

門終於開了，格里哥立出現了，她沒有驚起，也沒有移動，因為在那一瞬間，好像外面的陰鬱的濕雲突然落在她的身上，用牠們的重量壓着她。



格里哥立站在門邊，於是，把他的濕帽投在地板上，他拖着沉重的吱吱作響的脚步走向瑪特洛納。他渾身透濕，水從他的身上流溢出來。他的面孔漲紅，他的眼睛朦朧朧的，他張着嘴癡笑。他走得更近的時候，瑪特洛納可以聽到水從他的靴裏徐徐流出。他露着可憐的模樣，瑪特洛納就是在最惡的夢裏也不會想像到他這種樣子。

「你成個什麼樣子呵，」她平靜地說。

「我可以伏在你的脚下，請求你的饒恕嗎？」格里哥立問，軟弱地，綿羊般地搖動着他的頭。

她默不作聲。

「不，哦，隨你的便吧！……我走了一個通夜，想着我對你是不是有罪的。終於我決定了，是的，我是有罪的……現在我來求你饒恕，你允許嗎？」

她還是沒有開口；痛苦的回憶使她的心臟碎了，因為當他站在她面前的時候他發出伏特加酒的氣味。

「聽吧！不要過於裝模做樣吧！利用這個清醒的，好意的機會吧，」格里哥立用一種更大，更帶威嚇的聲調說。「你饒恕嗎？」

『你醉了酒，』瑪特洛納嘆着氣說。『去睡吧。』

『你說謊！我沒有喝酒，我祇是疲倦了……我到處走着，想着……我想到了許多事，我的親愛的，當心你在做甚麼！』

他威脅地向她搖着他的手指，在他的口的周圍浮着一個勉強的微笑。

『爲什麼你不說話？』

『我現在不能夠和你說話。』

『爲什麼不能夠，請問？』

他的臉突然漲紅了，他提高他的聲音。

『挑起昨天的吵鬧的是「你」呀；叫罵的也是「你」呀……「我」現在倒來請求你的饒恕。你很明白嗎？』

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的態度很興奮，他的嘴唇顫動，他的鼻孔張開。瑪特洛納很知道這些徵候預告什麼，那地下室，那禮拜六晚上的吵鬧，他們的空虛生活的一切悽慘景象。

『我看得非常清楚，』她用一種堅定的，決斷的聲調說。『你又變成野獸了！噢！一定是這樣！』



「我是不是野獸，和事情毫無關係……我問你是不是會饒恕我？那末你怎樣想……你想沒有你饒恕我不能生活嗎？哦，沒有這個我是可以很好地過活的……可是我還是來求你饒恕……你懂得嗎……」

「不要管我吧，格里哥立！不要！」瑪特洛納厭煩地叫，轉身離開他。

「不要管你？這就是你需要的？」格里哥立用一種惡毒的聲音大笑着。「我走開，你留在這裡，一個人，自由自在……不，那是不行的！看你喜不喜歡這個！」

他抓住她的肩膀，把她緊緊地抵在他身上，拿出一把摺刀在她的面前揮舞着。這刀有一個短而厚的，生鏽的刀口。

「哦……怎麼樣，你喜歡這個吧？」

「哦！我願你把我刺死了，了結一切！」瑪特洛納說了，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她掙脫了他的緊握，走開了。格里哥立退了一步；她的說話的聲調使他充滿了驚訝。他常常從她的嘴裏聽到這同樣的話，可是這些話從沒有用這樣一種絕望的聲調傾吐出來。她看見刀不再有懼色，這就使他驚訝了。有一息工夫，他準備去打她——但是他又不能夠也不願意。對於他的威嚇她表示毫不在意，這使他有點茫然若

失了，他把刀擲在桌上，聲音裏帶着被抑制着的憤怒問她——

『那末你要甚麼，你這魔鬼！』

『我甚麼都不要，甚麼都不要，瑪特洛納叫，歇斯迭里亞地嗚咽起來。』但是，你，你要甚麼……你到這裏來是想殺我……那麼好，殺我吧，快些幹吧！』

格里哥立望着她，默不作聲。他不知道再怎麼辦；他的感覺變得這樣混雜紛亂了。他是特意來想征服他的妻子的。作晚他們吵架的時候，他竟至比他還要利害——這個他看得非常明白，想到這個便損了他的自尊。她現在應當服從他，這是絕對必要的。他不打算向自己說明這是爲甚麼，祇覺得這是絕對必要的。他是一個烈性的，複雜的性情的人，他銳利地感受痛苦，在最後幾點鐘之內想了許多事情，可是他的無學使他沒有能夠向自己說明他的妻的正直和坦白的訴苦在他心中所喚起的情緒的混亂。他覺到她是在反叛他，而他帶了刀來是爲着恐嚇她，收服她的。他祇想征服她，如果不是她用消極抵抗來對付的話，他很可能把她殺死了的。但是她沒有防衛地站在他的面前，被煩憂傷毀了——但還是比他利害。這使得他震驚，而且在他身上發生了一種清醒的功效。

『聽！』他說，『不要瞎鬧了，你知道我用這個很快就可以結果你……在脅骨上一下，一切都完結！』



那會了結一切煩惱和糾紛……這是很簡單的。」

當他這麼說的時候，他覺得他並沒有說出他心坎裏的話來，於是他又沉默了。瑪特洛納依然背向着他，動也不動。她又在狂熱地迅速地回想着她們共同生活的時期；同時她又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再怎麼樣呢？」

「摩特立亞！格里哥立突然用一種柔和的聲調開始說，把他的手放在桌上，俯向着他的妻，『我們中間一切都不如意——一切都反常，這完全是我的過錯嗎？我知道我的性情太糟糕了……』」

他嘆着氣，慢慢地傷心地搖着他的頭。

「祇要知道我的心裏是有着怎樣一種創痛呵！我的生活在我看來是這樣地逼窄……到底，這是一種甚麼生活？比方這些病人，他們對於我能够有甚麼安慰嗎？他們有的死去了……有的復了元，繼續活着……而我還是要繼續挨過我的生涯……可是怎樣呢……我們所過的生活會比虎列拉的陣痛好多少嗎？這是一個不斷的爭鬥，而且這是怎樣地可怕呵……噢！我不能够表達出我心中的一切……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够像這樣生活下去了……但是怎樣改變牠，我不知道……你看，比方那些在病院裏受苦的人，因為他們病了，人是怎樣照顧他們；我也病了……我的靈魂裏有着創痛和癱瘓；可是却

沒有人來照顧我；所以比起你們來我是每况愈下了。而你說我和畜生一樣……只是一個酒鬼……噢！你不理解我……你是沒有心腸的……」

他用一種清晰、恬靜的聲調說着，但是她很少注意他的話，因為她被她自己的思想所佔據了。

「你不回答，」他繼續說，感覺到有些新奇偉大的東西在他的心裏展開了。「爲甚麼你不說話？你要甚麼？」

「我甚麼也不向你要求！」瑪特洛納叫着，爲甚麼你要這樣攪擾我？你要我做甚麼？」

「我要你做甚麼……哦……你得……我要……」奧羅夫沒有方法確切地表明他所要求的東西。

他不能明白地用言語傳達出來，這樣來表明他自己，並且使她懂得他所要說的話。可是他看清楚了他們之間有了一道障壁，這不是言語，縱令是娓娓動聽的，所能衝破的了。這個念頭在他心裏喚起了一種狂熱的憤怒。他用緊握的拳頭打在瑪特洛納的頭蓋後面，咆哮起來——

「你這該詛咒的巫婆！你拚命激怒我……我要殺死你，你這妖婆！」

這一擊是這麼兇猛，她把臉撞在桌上了。但是她立刻恢復了，她的眼睛裏帶着一種仇恨和反抗的神情面着他，她大聲叫道：



繼續打吧！

「住嘴！不許響！」

「你幹嗎不再打我，我說？」

「哦，你這魔鬼！」

「不，格里哥立，這種事我再不能忍受了！」

「住嘴！我說！」

「我不願再受你虐待了！」

他磨着他的牙齒，倒退了一步，也許是想用更大的力氣去打她吧……但這時候門突然開了，醫生瓦希欽珂出場了。

「這裏什麼事？你們忘記了在甚麼地方嗎？這算甚麼？」

他的面孔帶着一種嚴峻的驚愕的表情。

奧羅夫好像一點也不吃驚，却向醫生點點頭，他說道——

「沒有甚麼！祇是夫妻之間的小小口角……」他用半惱怒，半冷嘲的微笑向醫生笑着。

「你今天做甚麼不上班？」醫生生氣他說，他是被奧羅夫的冷嘲的，無禮的神態所激怒了。

格里哥立聳了聳他的肩，冷冷地回答——

「我另外有事……我有我自己的事要做……」

「哦，這樣嗎？而且昨晚誰在吵鬧？」

「我們，」格里哥立回答。

「哦！你們……是嗎？很好，很好……你們在這裡好像很隨便了……沒有得到許可就跑了出去……」

……

「我們不是奴隸……」

「別響……你想把這個地方弄成酒店吧，你這廢物……我要讓你知道你是在甚麼地方！」

一種反抗的野性的衝擊，一種想要衝了出去，擺脫一切壓迫他的困惑的感情的強烈的慾望，突然抓住了格里哥立。他忽然覺得做一件非常的事情，特異的事情，他便可以掙脫羈絆他靈魂的桎梏。他顫慄着，好像一陣愉快的涼意浸入了他的心，於是用一種靜靜的貓樣的緩緩步走向醫生，他說道——

「不要提起你的嗓子那樣叫！你很知道我在甚麼地方……一個你們殺人的地方！」



『你說甚麼？……你說的甚麼話？』醫生用一種吃驚的聲調叫喊。

格里哥立覺察到了他說了無意義的侮辱的言語；但是他不願意收回牠；他更加興奮了，繼續說：

『呵！沒有甚麼！你很快就會懂得我是甚麼意思的……瑪特洛納，收拾你的行李；我們走！』

『且慢，我的朋友！首先你要把剛才說的話重說一遍，』醫生用一種不懷好意的平靜的聲音固執着說。  
說吧！……爲這個你是應當受責罰的，你這流氓！』

格里奇卡正面凝視着他——他感覺到好像他是在被一陣風吹去，而且好像他的每一呼吸都使他覺得更加輕快了。

『不要叫喊，也不要咒罵，納特里·斯托盤羅維奇……你大概以爲現在是虎列拉流行的時候，你有權利任意指揮我……但是你錯了……這裏一切你們的治療都是無益於人類的，這一切都不值半文錢！沒有人需要你們，你們的科學和你們的治療……哦，如果我叫了你們的地方是一個死的陷阱……也許我是瞎扯……那我承認……因爲我在發怒。但是在這裏這樣對我吡叫……你沒有權利這樣做！』

『你不會那末容易脫身的，』醫生平靜地說，『我要給你一個教訓……看吧！進來，你們站在外面』

的人！

一羣聽衆已經聚集在走廊上。格里奇卡的眼睛閃閃發光，他咬緊了他的牙齒。

「我不叫，我也不怕……但是如果你是這樣急於要給我一個教訓……那末關於這個我要說幾句話了。」

「哦，那末快說吧！」

「我要上城裏去，告訴每一個人，『我的好人，聽我要告訴他們是怎樣在醫治虎列拉的！』」

「甚，甚麼？」醫生說；他的眼睛睜得更大了。

「是的，我們會大家一道上這兒來；我們會激烈地幫助你們消毒……我們會燒起烽火！」

醫生的憤怒變成了深切的驚訝，他諦聽着這個人的話，這是他所知道的一個端正的，刻苦工作的人，可是現在他被這些瘋狂的，反抗的幻想所激盪了。

「你在說些甚麼，你這傻瓜……你怎麼可以這樣蠢笨！」

「蠢笨」這個字眼和格里奇卡的易感有些抵觸。他覺察到了他十足地應得這個稱號，可是意識到這個却更增加了他的憤怒。



『我很知道我在說些甚麼』他帶着發紅的眼睛加說着。『這對於我都是一樣……這對於我這樣的人都是一樣，無論甚麼時候；竭力抑制我們的衝動，對於我們是毫無用處的。快，馬特洛納，收拾你的行李！』

『我不走，』馬特洛納用一種平靜的，被抑制的聲調說。

醫生用驚異的眼光注視着他們兩個，不知道怎樣去處置的好。

『你不是醉了，就是發了瘋！』他對格里奇卡說。『你還明白你在做甚麼嗎？』

格里奇卡不能够也不願意屈服；他想他已不可收拾了。因此用一種自以為諷刺的聲調反駁——

『你問我知不知道在做甚麼嗎？……但是你自己知不知你在做甚麼？消毒……哈哈……醫治病

人；而那些好人却因為生活的重壓和苦難正在死亡……』馬特洛納，如果你不同我去，我要打掉你的頭！』

『我不要同你去！』她站在那裏，面色蒼白，一動也不動，但是當她凝視他的丈夫的時候，她的眼睛裏的神情是冷靜而堅決的。這種凝視有着挫折他的英雄氣概的功效，他的頭垂倒在他的胸前，他默默地掉轉身去。

『他活該！』醫生說。『不明白他是甚麼意思……聽我的好人，儘快滾你的吧，而且要謝謝你的好運氣，我是這樣容易放過了你我！可把你交給警察，你這傻瓜，現在滾吧！』

格里奇卡含怒地望了醫生一眼。他很可能挨打或被監禁的；但是這醫生是一個好心腸的人，他知道奧羅夫在這時候對於自己的行爲是不能負責的。

『最後一次，你同我一道去嗎？』格里奇卡粗聲地問他的妻子。

『不，我不去。』她回答，把她的頭仰向後面，好像是準備挨他一記似的。

『哦——你們通通死去吧！』他帶着絕望的姿勢叫着。『我要你們這些人有甚麼用？』

『你這可憐的傻瓜！』醫生差不多憐憫地叫着。

『不要罵！』格里奇卡嚷着，於是轉向他的妻，『哦，你這天殺的賤貨，你看着我去了！也許我們這生再不能相見了……也許我們會……那要聽我的高興。但是我們假使再相見——那不會對你好處的……這個我可以預告你！』

於是他走向門邊去。

『別了，你這悲劇的英雄！』醫生用一種譏諷的聲音叫道，當格里奇卡走過他面前的時候。奧羅夫



停了步，把他的憂鬱的發紅的眼睛轉向醫生，用一種被抑制的聲調說——

「你最好不要惹我吧……不要再把彈簧拉緊……牠現在鬆了，沒有傷一個人，這是萬幸……不要再試了吧！」

他從地板上拾起他的濕帽，把牠戴在頭上，躊躇了一會，於是再沒有看瑪特洛納一眼，走了出去。

醫生用搜索的眼光望着奧羅夫的妻子，當她臉色慘白地站在她面前的時候。

於是向格里哥立去的方向點點頭，向她，「他怎麼弄的？」

「我不知道……」

「哼——他現在走到甚麼地方去？」

「他一定是去喝酒。」瑪特洛納用一種確信的聲調說。

醫生繃着眉，離開了她。

瑪特洛納望着窗外。從夜的黑暗，從風雨中，她可以依稀辨出一個人形正離開病院，向市鎮走去。他是在這昏暗潮濕的蒼茫的原野裏可以看見的唯一的生物。

瑪特洛納的臉更蒼白了；她走到這房間的一個角落裏，跪了下來，熱情地祈禱起來，她的頭差不多

俯到了地下。深深的歎息和熱情的祈禱的懇切的辭句從她的唇邊流溢出來，而她的兩手在興奮和痛苦中狂熱地扼住她的咽喉和胸口。

## 九

有一天我去視察N鎮的技術學校。校董中間的一個，我私人的朋友，引導我四處參觀。他指點一切新的模範的設備，向我說明一切。

『你知道，我們是可以驕傲着我們的工作的……我們的學校，起初我們只是把牠好像一顆小的種子一樣種植下來的，現在變成一個非常發達的，堂皇的公共建築物了。我們在教員的選擇上是非常幸運的。比方在靴業班我們有一個女教員，她以前是一個靴匠的妻子，是一位可愛的，伶俐的人兒，她的性質簡樸，性格完美。而且她是怎樣地工作呵……她真是一個奇才……她教授她的技藝的方法也是非常可驚的，她對於孩子有那樣的耐心和慈愛，她一個月祇拿十二個盧布，住宿在外，要論價值，她是一個寶貴的人……用她這種微小的收入，她自己養活了兩個孤兒……她是一個頂有趣的人，我告訴你……』



他對於那靴匠的妻子稱贊了那麼多話，使我也急於想要看看她了。不久，我就達到了我的願望。一天，瑪特洛納·伊凡洛夫娜·奧羅瓦告訴了我她的生活的悲慘的故事。起初，和她的丈夫分離以後，他沒有給她安靜過——他總是醉醺醺地走來，掀起可怕的吵鬧，祇候她走出來，如果他把她抓住了，就會毫無憐惜地痛打她。她忍受了這一切。病院關門的時候，女醫生答應了給她在學校裏找個位置，庇護她不使她受丈夫的侵害。她這樣做成功了，從此瑪特洛納便開始了平和的，勤勉的生活。靠着她在病院裏認識的助手的幫助，她學會了讀書和寫字；後來她收養了兩個孤兒，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她在孤兒院找來的，——她自己成立了一個家，變得比較快活了，只是帶着憂愁和恐怖回顧她的從前的生活。她愛她的學生，而且認識了託付與她的工作的重要，她完全獻身於這個工作了。她獲得了學校當局全體的爱護和尊敬。但是一種痛苦的乾咳磨難她，她的消瘦的面頰上的衰弱的緋紅是暗傷她的精力的疾病的徵候。她的灰色的眼睛燃燒着一種難測的憂傷的神色。她同不安定的格里奇卡的結婚生活留下了這些痕跡……

可是格里奇卡在最後三年中完全沒有攪擾過他的妻子。他有時到N鎮去，但是從沒有在他的妻子面前露過面。『他流浪去了，』這是瑪特洛納用來描畫她丈夫所過的那種生活的語句。

後來我有了認識他的機緣。我在這市鎮的一個貧民區裏碰到了他，而且會見了兩三次以後我們成了朋友。他告訴了我他的結婚生活的故事——正是我已從瑪特洛納那裏聽到的同樣的故事。告訴了我這個以後，他好像沈思了一會，於是加說着——

「是的，馬克西姆·薩瓦迪伊奇，這一切就是這樣發生的……就是這樣，我好像被高舉起來，於是又被殘忍地擲下。我並不打算做甚麼英雄的事業了。可是我還感到強烈的慾望，想做一件甚麼非常的事業，甚麼特異的事業。我很想把地球上的一切碎爲塵末……或者集合一隊酒友殺盡世界上的一切猶太人——一個不留！做一件使我高出於一切其餘的人類的事業……這樣從我的高處我可以向他們吐口沫。做一件事業使我有權利向一切的人說：「你們這些卑劣漢，你們爲了甚麼生活？你們怎樣生活的？你們是一批偽善者和惡棍，不是別的！」……這樣，就是從我的高處倒跌下來，甚至于跌到地上，粉骨碎身，我也不要緊……哼……是的……該死的一切……生活是怎樣慘淡無味呵！牠對於我總是這麼逼窄！我從我的肩上擺脫了瑪特洛納的重負以後，我自己想，「現在，格里奇卡，錨拔起來了，你可以自由地隨你高興駛向甚麼地方去！但是結果和我所希望的兩樣；我的船攔了淺，我在這裏上了陸……但是，不要怕，總有一天我要出走，而且還要替自己爭個名聲的……我的女人……哦，她現在對我



毫無關係！……讓她死去吧！……像我這樣的人要女人做甚麼？……當我覺得我好像不斷地被吸引到天下四方的時候，我怎麼可以繫在一個女人身上？……我生下來就帶着我心頭的不安定的精神……我的命運決定我做一個流浪人，一個走遍地球的浮浪者……到底這是最好的生活……這是自由的，雖然並不是完全沒有苦惱……我流浪過許多地方，但還是沒有找着我的靈魂的安適……我喝酒，你說……哦，我想這是真的；可是還有別的甚麼好做？……伏特加酒是真正撫慰靈魂的唯一的東西；有一種永遠不滅的火焰，燃燒着我的靈魂……一切都好像在和我作對；這市鎮，這鄉村，各生活境況中的人……我討厭這一切發明點甚麼比這一切更好一些的東西，難道沒有可能嗎？世界的一半好像在蠶食另外一半……除了毀滅這一切，沒有旁的辦法！生活，生活，這是甚麼一種鬼發明呵！

奧羅夫和我坐着談天的這酒店的笨重的門，前後擺動着，時時發出一道輾軋的，含意的聲音。人瞥視着這黑黝黝的內部的時候，這好像是一個巨人的大嘴，慢慢地但是確定地，一個一個，在吞噬着這些可憐的不幸的俄羅斯人……不安定的和平靜的都是一樣……

## 大 災 星

氣悶的夏天的夜裏，在城外的一條荒野的小路上，我看見一個很奇怪的景象：一個女人站在一個大水窪子裏面，用腳踏着，髒的泥水濺了起來，像野小孩子幹的玩意兒似的，——踏着而且用鼻音唱着下流的小調，在她的小調裏面“Fonka”的名字同“Yonkaya”押着韻。

白天在城裏打過大雷，很大的雨把胡同裏的骯的泥地弄濕了；水窪子很深的了，水幾乎沒到了女人的腳膝。聽她的聲音，可以知道——這個唱小調的女人是喝醉了。假使她跳乏了躺下去，那就很容易會喝着那髒的泥水。

我把長靴子的靴統，往上拉了一拉，跑到水窪子那裏去，拉住那個跳舞的女人的手，拖到乾燥的地方來。她在最初，似乎害怕的樣子，並不作聲，而很順服的跟着我跑了過來，可是到後來她把全身用力的



動了一下，滑出了她的右手，在我的胸部打了一下，就叫了起來：

——救命呀！

而且又很堅決的爬到水窪子裏面去了，這樣一來，把我也拖了過去。

——惡鬼——她咕哩咕嚕的罵着，——我不去，沒有你，我也會活的……你過你的活，別管我的事……救命呀！

從黑暗中走出了一位看夜的，他站在離開我們五步的光景，很生氣的問了：

——什麼人在這裏搗亂？

我對他說，我怕這個女人在髒的水窪子裏面會淹死，所以我要拖她出來，看夜的人對酒醉的女人看了一下，很響的咳了一聲嗽，就發命令了：

——馬司卡——爬出來！

——我不要。

——我給你說，要你爬出來！

——那我偏不爬出來。

——我要打呢，你這個賤貨，——看夜的並不生氣的說過了之後，就很和氣的很愛說話的對我講：  
——這女人是此地做麻繩的一個女工。她姓弗洛里哈，名字叫馬司卡，你有香烟嗎？

我倆吸烟了。那個女人很勇敢的在水筐子裏面走着，叫着：

——長官！我自己就是長官……我要……我就洗澡……

——我給你洗澡！——看夜的警告她，他是個鬍子很多的強健的老頭子。——算起來，她天天晚上都是這樣搗亂的，在她的家裏還有一個沒有腳的兒子……

——她住得很遠嗎？

——應該打死她，——看夜的說着，他並沒有回答我。

——領她到家裏去罷——我提議。

看夜的悶着鬍子打了一個噴嚏，他的香煙的火照着我的臉；他走開了，用他的長靴很沉重的沿着泥路踏了過去。

——你領她去！不過你先去看一看她的臉兒。

而那個女人坐在水筐子裏，用她的手划着水，帶着鼻音的很粗魯的叫着：



——好像是海呀……

離開她不遠，在濃濃的髒水裏面反映着黑暗的天空裏的一顆大星。水窪子上面起了微波的時候——那影子就不見了。我重新又跑到水窪子那裏去，撓着她的腋下，拖了起來，用我的腳膝推着她，把她扛到籬笆那邊；她很頑強的，揮着兩只手，和我相罵：

——唔——打罷，打好了！不要緊——打罷……嚇！你這個畜生……嚇！你這個惡鬼……唔，打好了！把她靠着籬笆，我就問她住在什麼地方，她抬起了酒醉的頭，在黑夜中，她的兩顆烏黑的眼睛對我看看。我看見了她的鼻樑已經斷了，剩下來的鼻尖像一粒鈕扣似的向上翹着，一條傷痕把她的上嘴唇摔了上去，露出她那微小的牙齒，她的小而帶腫的臉笑着，叫人看了立刻要逃走。

——好的，我們走罷——她說。

大家走了，沿着籬笆推過去，被水打濕了的裙邊碰着我的腳。

——我們走罷，親愛的，——她叫着，彷彿她已經醉醒了，——我接待你……我給你安慰……

她領我走進了兩層樓的房子的大門；很小心的像瞎子似的，在貨車，木桶，箱子，散開的木柴中間走過去，在牆腳那裏的一個地窖的門前站住了，她就叫我：

——走進去。

我靠着潮濕的牆壁，抱着那女人的腰，而她的身體滑了下去，幾乎要扯不住她，我沿着很滑的扶梯走下去，摸着了門上的拉手，開開了門，站到這個黑洞的門檻上，不敢再走下去。

——媽媽——是你？——在黑暗裏有個很小的聲音問着。

——我呀……

一股油膩的腐爛的蒸氣重重的打進了我的頭腦。刮着了一根洋火，一顆小小的火在一秒鐘之內照出了蒼白的小孩子的臉，一忽兒就熄滅了。

——還有誰到這裏來呢？我呀，——那個女人靠在我身上這樣對他說。  
重新刮着了洋火，玻璃罩響了，小而活潑的手點着了一盞小的洋鐵燈。

——我的寶貝，——那個女人說着，擺了一下，就倒在牆角裏去了，——在那裏，比磚地高得有限的  
一塊地方，預備着一個很寬的牀舖。

當小孩子看見燈上的火點着，開始冒煙的時候，他捲着燈裏的燈蕊。他的臉非常正經，他的鼻子尖尖的，他的厚嘴唇像小姑娘似的。他的臉，像用柔軟的毛筆畫出來似的秀氣。他住在這個黑暗的潮濕的



洞裏，十分的不相稱。他弄好了燈以後，眨着眼睫毛對我看著，並且問我：

——她喝醉了嗎？

他的母親橫在被褥上面，已經在那裏打鼾了。

——應該要替她脫掉衣服，——我說。

——給她說好了，——那男孩子說了，就低着頭。

當我給那個女人脫下濕的裙子的時候，他低低的很正經的問我：

——火吹滅罷？

——爲什麼呢！

他不作聲了。我好像搬着一大袋的麵粉似的料理着他的母親，看了看他：他坐在窗子底下的地板上，在一隻厚板箱裏面，那箱子上印着幾個黑色的大字：

小心  
N. R. 公司

小孩子的肩膀同四方形的窗台並排着，有幾條狹狹的攔板釘在牆壁上，在攔板上面放着幾疊香煙盒子和洋火匣子，坐着小孩子的那只箱子旁邊，還放着一只木箱，上面蓋着黃色的紙，看上去，是像當

作桌子用的。他的一雙可笑的又可憐的小手放在他的頸項背後，他望着上面黑暗的玻璃窗子。

我替女人脫好衣服之後，把濕的衣服丟到爐子那邊，就在壁角落裏的水盆裏洗了手，用布揩着，就對小孩子說：

——唔，再會罷！

他對我看了一眼，並且聲音稍微有點兒嘶嘶的問我：

——現在可以吹滅了燈？

——隨便你。

——你要走了，不睡嗎？

他伸出小手指着他的母親：

——同她。

——爲什麼？——我很蠢而且很驚奇的問他。

——你自己知道的，——他很簡單的說，而且他把身體伸了一下，添上一句：

——大家都這樣睡的。



我紅着臉看了一看四週圍：在我的右邊有一隻奇形的火爐，在底下放着髒的碗盞，在角落裏板箱的後面，幾段油漆過的鏈條，一堆麻屑，碎的柴塊，鉗子和秤桿子。

在我的腳底下，一個黃色的身體伸直着，還打着鼾。

——可不可以同你坐一坐？——我問小孩子。他低着頭對我看，回答說：

——要知道，她不到早上是不會醒的了。

——我又不要她。

我坐到他箱子的一只角子上，同他說怎樣遇着了他的母親，竭力講得發笑：

——她坐在髒的水窪子裏，她的手像划船的槳一樣，在泥水裏划着，還唱着……

他點着頭，在蒼白的臉上現出微笑，——搔着他的很窄的胸部。

——因為她喝醉了。她就是醒着也愛搗亂。像小姑娘似的……

現在我看了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毛茸茸的，他的眼睫毛長得奇怪的長。在他的太陽穴上面，長着很濃的一層毫毛，蜷曲得非常美麗。在他的眼睛底下有淡青的影兒，更加顯出他的蒼白和沒有血色的皮膚，他的額角很高，在鼻樑上帶着縐紋。在他的人參色的蜷曲的頭髮上，蓋着一頂發縐的羅漢帽。他

的很鎮靜的眼光簡直描寫不出來——這種奇怪的非人的眼光，使我很難受得住。

——你的腳是怎麼樣的？

他從布裏解出一隻像菜梗子似的乾枯的腳，用手舉了起來，擱在箱子邊上給我看看。

——唔，這個樣子的腳。兩隻都是這個樣子。不會走，也不會動，就是這樣的……

——這些匣子裏是什麼東西？

——是裝蟲兒的，——他回答，用手拿着那棍子似的腳，放牠到箱子底裏的布堆裏去，而且很清爽

的親熱的笑了，對我說：

——要看——我拿出來？唔，你坐好，這樣的東西你從來都沒有看見過。

很敏捷的運動着他那細而過長的手，伸直了他的上身，從攔板上拿下匣子來，一個一個地拿給我。

——小心！不要開，不然都要逃跑的！你把匣子放到耳朵邊去，聽聽看，是什麼？

——什麼東西在那裏動呢？……

——啊哈！這是蜘蛛坐在裏面，這個下賤的東西像那個打鼓的……狡猾得很……

奇怪的眼睛很可愛的活潑起來了，淡青色的臉現出微笑來，可愛的手動作得很快，他從板上拿下



來的匣子，一個個的放到自己的耳邊，然後又拿到我的耳邊，而且很活潑的說：

——那是油蟲，阿尼西謨，吹牛皮的傢伙，像兵一樣。這是蒼蠅，是那一位官太太，再要比這個混蛋的是沒有了！整天的叫着，隨便什麼人，她都要罵的；她甚至於抓我媽的頭髮。我不是說蒼蠅是那個官太太，她住在我們的窗子後面的街上，不過她像這個蒼蠅就是了。這是個黑油蟲，愛搭架子，是那個老板；他還好，不過是一個酒鬼，不怕羞的傢伙。他喝醉了，脫得精光的在院子裏爬，滿身是毛，像一只黑狗。這裏是個金虫，像尼可第謨叔叔——我在院子裏捉了來的，——他是個走江湖的騙子；彷彿他要到教堂裏去似的，媽媽叫他——賤貨。他也是她的情夫，她的情夫像蒼蠅一樣，要多少有多少的，沒有鼻子也不要緊。

——她要打你嗎？

——她，她會打！她沒有我是活不成的。要知道她的良心很好，只是要喝酒；唔——在我們這條街上都是醉鬼。她很好看。也很快活……是個愛喝酒的酒鬼！我對她說：傻瓜，不要喝酒，就會發財了。而她就哈哈的笑了。婆娘，唔，笨傢伙！可是就是好人，等她醒過來，你看好了。

他很動人的，這樣誘人的微笑着；這樣笑，使人家對牠可憐得要叫起來呢，要叫得滿街都聽見。他的很美麗的頭在細的頸項上搖動着，像一朵奇怪的花一樣，而他的眼光越閃越活潑了，用一種不能夠克

服的力量引誘着我。

我聽得小孩子的非常之多的談話，有一忽兒簡直忘記了我坐在什麼地方，忽然間又重新看見了像牢獄似的小窗子，在外面濺滿了骯髒的泥灰，烏黑的爐門，在壁角落裏的麻屑堆，而在門那邊的破布堆裏，躺着黃色的像牛油似的一個女人的身體。

——這蟲匣子好啊？——那男孩子很驕傲的問着。

——很好。

——我這裏沒有蝴蝶——蝶蝶和小蝴蝶！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列尼卡。

——和我同名的。

——唔，你是怎麼樣的人？

——我，沒有什麼樣的，就是這個樣子。

——唔，你說謊了！隨便什麼人都有個樣子。我是知道了，你是好人。



——也許是的。

——我看得出的！你還是一個胆小的人。

——爲什麼是胆小的呢？

——我是知道的。

他很狡滑的微笑着，甚至對我眨着眼。

——你究竟爲什麼說我胆小的呢？

——唔，同我坐着——就是因爲夜裏怕跑出去！

——是呀，已經天亮了呢。

——唔，你去好了。

——我再到你這裏來。

他不信，閉着可愛的眼睫毛，毛茸茸的眼睛，沉默了一忽兒，又問我。

——你來做什麼？

——我來同你坐坐，你很有趣味的。可以來嗎？

——來大家都到這裏來的……

他嘆了一口氣說：

——你騙我。

——一定來！

——那麼，你來。你來是爲看我的，不是看媽媽的，唔，她管她去，你同我要好，——好嗎？

——好。

——唔，你大了，不要緊的，你幾歲？

——廿一歲。

——我十二歲，我沒有同伴，有一個挑水夫的卡奇卡，爲得她到我這裏來，她的媽媽還打她呢……

你是賊，是嗎？

——不是的，爲什麼是賊？

——你的臉是非常可怕的，很瘦，而且你的鼻子像賊似的。有兩個賊常到我們這裏來，一個叫作沙史卡，是個傻瓜而且兇得很，另外一個叫作凡尼史卡，他很好的，像狗一樣的好。你有匣子沒有？



——我拿來給你，

——你拿來啊！我不告訴媽媽，你還要來……

——爲什麼？

——就這樣。男子漢來第二次的時候，她總是很高興，她愛男子漢，醜貨，——簡直不得了！我的媽媽，是個好笑的小姑娘。這樣過活過了十五年了，生了我，她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辦！你什麼時候再來？

——明天夜裏。

——夜裏，——她已經要喝醉了。你不是賊，那做什麼呢？

——我做啤酒生意。

——呵？那末你拿一瓶來給我？

——當然的，——我拿來！唔，我去了。

——來，再來嗎？

——一定的。

他伸出兩隻長的手給我，我也用兩只手捏緊這細而冷的骨頭，並且搖了幾搖。我像喝醉了似的從

地窖裏爬到院子裏去，再也沒有回頭去看他。

天亮了；在濕的一半坍塌了的房屋上面，銀星正在閃動着，漸漸的熄滅下去。地窖那邊的玻璃窗，好像四方形的眼睛——又模糊又齷齪的醉鬼似的眼睛，從牆腳下的骯髒的洞裏面，向我看着。大門跟前的一輛車子上面，睡着一個紅臉的鄉下人，他攤開了兩隻很大的赤着的腿，濃濃的鐵硬的鬚子向天翹着——鬚子裏面的白牙齒還閃着亮光呢，——看起來，彷彿他在閉着眼睛惡毒而兇狠的笑着。一只老狗走到我跟前，牠背上的毛有一大塊掉了，大概是被開水燙傷的，牠聞了一聞我的腳，就輕輕的很飢餓的叫起來，使我的心裏充滿着用不着的對於牠的可憐。

街上，在昨天晚上積起來的水窪子裏面，反映着早晨的天色，——淡藍的粉紅的顏色，——這些影子對於那些骯髒的水窪子，給了冤枉的多餘的美麗，這是使人的心靈墮落的美麗。

第二天，我就請了我的街坊的小孩子捉了金蟲和蝴蝶，到藥房裏買了很美麗的匣子，帶了兩瓶啤酒，水菓，糖，和甜麵包，走到列尼卡那裏去了。

列尼卡很驚奇的接受了我的禮物，他的可愛的眼睛張得很大，——在陽光底下那兩只眼睛更顯



得奇妙了。

——哎唷，——他那不像小孩子的聲音低低的說，——你拿了多少東西來呀！你，難道是有錢的人嗎？這是怎麼樣的——有錢的，那你為什麼穿得這樣壞，又說並不是賊呵，這樣的匣子！哎唷，我的手沒有洗過，我捨不得去碰牠，那裏是什麼呵，——那是金蟲！像銅的一樣，還是綠顏色的呢。呵，你這個鬼東西……想飛出去，逃出去嚇……

他忽然間高興得叫起來了：

——媽媽！爬起來給我洗手……你來看，老鷄婆，他可拿來的是什麼！這就是昨天晚上拖你回來的他，像是巡查。這都是他拿來的呢！他的名字也叫列尼卡……

——應該對他謝謝，——我在自己的背後聽見了不很響的奇怪的聲音。

小孩子儘點着頭：

——謝謝，謝謝你！

在地窖裏浮動着很濃厚的烟霧，像是頭髮似的灰塵；在這個煙霧裏面我很難辨得出在爐子那邊的蓬蓬鬆鬆的頭很醜的女人的臉，她不自然的勉強的微笑，顯出她的牙齒的光彩。

——你好！

——你好，——女人也說；她帶着鼻音並不很響的說話，可是她的聲音是很勇敢的，差不多是快樂的。她睜着眼睛對我看著，彷彿是很可笑的。

列尼卡忘記我了，嚼着菜子，很小心的打開匣子，——眼睫毛的影兒落在他的巴掌上面，所以他的眼睛底下的青影更加顯得大了。

暗淡的太陽，像老年人的臉似的看着髒的玻璃窗子；溫和的陽光照着小孩子的金黃色的頭髮。列尼卡胸口的襯衫是敞開着，我看見在他的細小的骨頭底下，心在那裏跳着，時時刻刻掀動着皮膚，少少看得出他的奶頭。

他的母親從爐子那裏走出來，拿手巾在洗手盆裏弄濕了，走到列尼卡那裏，拿着他的左手。

——逃走了，等一下——逃走了！——他叫起來並且整個身體在箱子裏面轉來轉去，他身子底下有臭氣的爛布散了開來，露出了青色的，不會動的脚。那女人笑了起來，在爛布堆裏翻着，而且也叫了起來：

——捉住牠！



她捉着了金蟲，放在自己的手掌上，用她的菊黃色的勇敢的眼睛看着牠，並且像老朋友似的聲調對我說：

——這樣的蟲多得很！

——不要壓着，——他的兒子很嚴厲的警告她。——有一次，她喝醉了，坐在我的蟲匣子上，不知道壓死了多少！

——我的寶貝，你忘記了這件事好了。

——我把牠們葬了又葬……

——後來，我自己替你去捉了來還你的。

——捉了來！你壓死的那些虫是已經教好了的。你這個小胡同裏的傻瓜。我把死了的虫葬在爐子底下，我自己爬出去埋葬他們的，在那裏是我的坟地……你知道，我曾經有個蜘蛛，明卡，完完全全像我媽媽從前的一個妍頭，他現在在監獄裏面，那個胖胖的，很高興的……

——唉！我的可愛的寶貝，——那個女人問着，溫暖的小的團團的手指摸着兒子頭上的捲髮，然後用臂膀推推我，眼睛笑睜睜的說着：

——這個兒子好嗎？他的眼睛呢！啊？

——你把我的一只眼睛拿去好了，脚却要還給我，——列尼卡說了他笑着，看看那個金蟲，——這個樣子的……像鐵的一樣胖胖的。媽媽，他像那和尚一樣，——就是要你結繩梯的那個和尚，——你記得嗎？

——怎麼不記得呢！

她笑着，給我講起來：

——你知道，有一天一個那麼大的和尚跑到我們這裏來，他問我：『你，麻繩匠，會不會替我結一個繩子的梯子？』我從出身到現在，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的梯子；我說不會！他又說『這樣，我來教你，』他敞開了身上穿的法衣：整個肚子綑滿了不很粗的很牢的長繩子！他教會了我。我結着，我自己想：『他拿去做什麼用呢？要不是，他要去搶教堂嗎？』

她笑了，她抱住了兒子的肩膀儘是摸撫着他。

——呵，小滑頭！他在約定的時候來了，我對他說：『你要拿去偷東西，那我不答應的！』而他很滑頭的笑說：『不是的，這是要拿去爬牆的，我們那裏的牆壁很高，而我們這些有罪孽的人！我那個罪孽



就住在牆的那邊，懂了嗎？」唔，我懂了：這是在晚上爬過去偷婆娘用的。我們同他笑了又笑……

——你總是這樣喜歡笑，——那孩子像哥哥似的聲調說着。——唔，你還是把茶爐子燒起來罷。

——我們這裏糖已經沒有了。

——去買好了……

——錢沒有了。

——呵，你這個酒鬼！給你喝完了。問他拿罷……

他對我說：

——你有錢嗎？

我把錢給了女人，她很活潑的站了起來，拿下那個已經燻了的很髒的小茶爐，她鼻子裏哼着小調走出門去了。

——媽媽！——她的兒子在她的後面叫着。——把窗子洗一下，我一點都看不見了！活潑的婆娘，我給你說！——他繼續說着，很整齊的把許多蟲匣子放在硬報紙做成的攔板上，那灰色的磚石牆縫裏釘着釘子，這些攔板就掛在釘上吊下來的繩子上面，——她是做工的……她把麻屑攪起來的時候，灰

塵飛開來，氣都透不得！我叫媽媽：把我抱到院子裏去，在這裏要悶死了！而她說：你耐一下罷，沒有你在這裏，我要冷靜的。她是這樣的愛我！她攪着麻屑，唱着歌兒，她知道的小調總有上千個呢！

他的奇怪的眼睛很活潑而美麗的發着亮光，拾起了他的濃濃的眉毛，他唱着不高不低的嘎聲的音調：

——沃里娜躺在蒲團上呀……

我聽了一點兒，就說：

——非常之下流的小調。

——這些小調都是這個樣子。——列尼卡很自信的解釋着。他忽然間忙亂起來了，——唔，音樂來了！唔，快一點，抱我起來……

我就把他抱了起來，他的骨頭很輕的，灰白的，薄的皮像一只口袋似的包着這些骨頭。他很性急的把頭伸到了開着的窗子裏去，就不動了。而他的兩只乾枯的腳沿着牆壁盪着。在院子裏手風琴的聲音響着，散着亂七八糟的音調，一個小小的孩子很快活的低聲的叫着，一隻狗也在叫，——列尼卡聽了這種音樂，靜悄悄的湊着外邊的音節，在嘴裏哼着。



地窖裏的灰塵沉了下去，比較得亮些了。他母親的床的上面，掛着一塊錢一只的鐘，像五分銅元那樣大的鐘錘，沿着灰色的牆壁，歪歪斜斜的盪着。

沒有洗過的碗盞放在爐櫃上；灰塵已經舖得很厚的一層，特別在那壁角裏的蜘蛛網上面有很多灰塵，像破爛的碎布，一條條的掛着。列尼卡所住的地窖，簡直是一個垃圾桶，非常之畸形的窮困，在這桶裏的每一尺地方，觸目都是殘酷得不堪的侮辱。

很慘淡的，茶爐裏的水嚮起來了；彷彿那個手風琴的音樂被水的響聲嚇住了似的，突然間打斷了，忽然有個人高聲的叫着：

——窮光蛋！

——抱我下來，他們已經被趕走了……——列尼卡嘆了口氣說。

我抱了他下來，把他坐在箱子裏，他皺着眉毛，用手摸着胸部，很小心的帶着咳嗽說：

——我的胸口發痛，很久的吸着新鮮空氣我就要難過的。你看見過鬼沒有？

——沒有。

——我也沒有見過，我在夜裏看見爐子底下有沒有鬼出來？總是沒有出來，難道在坎地裏才有鬼

走動嗎？真的嗎？

——你要問鬼幹什麼？

——有趣，鬼裏面也許會有好鬼呢？那個挑水夫的卡奇卡在地洞裏看見過鬼的，她很怕！我也  
不怕。

他包好了脚，很勇敢的繼續說：

——我喜歡，我還喜歡惡夢。呵，有一次，我夢見了一顆顛倒的樹，牠的根生在上面，葉子碰着地面，樹根長得碰着天。有一次，我夢見媽媽脫得精光的躺着，狗在吃着她的肚子，咬一塊又吐一塊，咬一塊又吐一塊。又一次，我們的房子動了一下，就跑到街上去，跑得窗門乒乒乓乓的一開一關，而且在房子的後面，那個官太太的一只貓追了來。

面。他冷得縮着兩個瘦削的肩膀，手裏拿了糖，解開了包糖的花紙，把它很整齊的攤平了，放在窗台上

——我把這花紙做各種各樣的好東西，要送給卡奇卡。她也很愛許多好東西：小塊的玻璃，碎片，花紙。聽呀！如果把蜚螋儘量喂他，他可以長得像馬一樣的大嗎？



我看他的樣子很相信這個事情，我就回答他：

——如果好好的喂牠，是會長大起來的！

——呵，是的！——他很高興的叫了起來。

——媽媽是傻瓜，她總是笑我！

而他還添了些罵人的字眼，對於女人很侮辱的字眼。

——她是笨貨！貓可以很快的喂得像馬那樣大的，真的嗎？

——爲什麼不呢？可以的！

——啊呀，我沒有喂牠們的東西呀！如果有，那多好！

他緊張得全身抖動着，用手捏緊了胸部。

——蒼蠅飛起來像狗那樣大！那個蜚蠊，如果像馬那樣大，就可以搬運磚瓦，牠的氣力就很大呢！真

的呀？

——不過牠有鬚子……

——鬚子沒有什麼要緊的，可以當繩子拉！那個大蜘蛛像什麼呢？也許不要牠比貓再大了，不然太

怕了。可惜我沒有脚，如果有的話，那我可以去做工，賺了錢來喂養我的蟲匣子裏的蟲兒。我還可以做生意，以後好在清爽的田地裏買所房子給媽媽。你到過清爽的田地裏嗎？

——到過，當然的！

——那你講給我聽聽，是個什麼樣的？

我開始講田地和草地，他聽得非常注意，不來打斷我的話，他的眼睛上的眼睫毛向下垂了，而他的口慢慢的張大來，似乎這孩子要睡着了。看見了這個樣子，我就開始講得低些。但是，他的母親手裏拿了已經燒熱了的茶爐走來了，在她的臂膀底下挾着一個紙包，而她的胸口插着一瓶啤酒。

——唔，酒來了，我！

——那倒很好，一點也沒有別的，只有草和花，——那孩子張開了很大的眼睛嘆了一口氣說：——媽媽，你給我一輛車子，送我到清爽的田裏去！不然，我死了再沒有時候可以看見的了。媽媽，你這個醜女人，真的呢！——他很受氣的很憂愁的說完了。

母親很親熱的勸他：

——你，別罵人，用不着罵！你還小得很呢……



——別罵人！你倒很好呵，要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像狗一樣的。你是有福氣……聽一聽，——他又對着我說：

——田地是上帝做的嗎？

——當然是的。

——那爲什麼呢？

——做了給人家去逛的。

——呵，清爽的田地——那孩子帶着微笑，想得出神似的歎了一口氣說：——我拿蟲匣子到那裏去，把我養的蟲兒都放出去：『去罷，逛一逛！』聽呀！上帝是在什麼地方做出來的？是在『做上帝的地方』嗎？（註）

他的母親叫了起來，簡直笑得倒了下去，——倒在床鋪上，划着兩隻腳，叫着：

——哈哈！——爲什麼這……呵，上帝！我的寶貝！是呀，那上帝是畫神像的人……呵，真正笑死我了，傻瓜……

（註）俄文的「教養院」像是兩個字拚起來的，所以字面的意思，彷彿是「做上帝的地方」（Bogadelnia）。

列尼卡帶着微笑很親熱的對她看着，但是，又很懣的罵了出來：

——兩腳張開着，像小姑娘似的！喜歡這樣的！  
而且重複的罵着。

——讓她笑罷，這並不是欺侮你的，——我說。

——是的，沒有欺侮我——列尼卡自己承認了，——不過她不給我洗窗子，我就要生她的氣，請求她又請求她洗一洗窗子，我看不見陽光了，而她總是忘記的……

那個女人笑完了之後，洗着茶碗，她的發着亮光的淡藍色的眼睛對我眨着，她對我說：

——我的寶貝很好嗎？假使沒有了他，我早就投了河，真的！也許是上了吊……——她說着這些話，還是笑着。

那個列尼卡忽然又來問我：

——你是個傻瓜？

——不知道，爲什麼呢？

——媽媽說你是傻瓜！



——要知道我爲什麼說的呢？——那女人一點兒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就叫了起來。——從街上引了一個酒醉的女人，把她放在這裏睡覺，而自己就走了，有這樣的人！要知道我說這個話並沒有什麼壞心的。而你現在來說我壞話了……

她說話起來也像小孩子一樣，她的說話的結構，簡直是小姑娘的口氣。她的眼睛像小孩子似的清白，因此，更加顯出了她的醜的沒有鼻子的臉，翹起的嘴唇和露出的牙齒。她的可笑好像是個夢魔會走起路來了，可是這種訕笑是快樂的。

——唔，我們來喝茶罷，——她很神氣的提議着。

那個茶爐放在列尼卡附近的一只箱子上面，頑皮的，一股股的熱氣從癢了的蓋子底下衝出來，衝過列尼卡的肩膀。他把手放在熱汽上面，等手心被蒸氣弄濕了的時候，他就皺着眉頭，幻想似的，用手換着自己的頭髮。

——我長大了，媽媽替我做一輛車子，我沿着街去爬，去做討飯的，討飯之後就爬到清爽的田地裏去！——他說。

——啊，呵！——母親嘆了一口氣，一會兒又靜悄悄的笑了起來，——那田地，你簡直當他是天堂了，

好孩子！要知道那裏是營盤，有混蛋的兵，有酒醉的鄉下人。

——說謊，——列尼卡皺着眉毛打斷了她的話，——問問他，他看見過那地方是怎麼樣的。

——難道我沒有看見過嗎？

——你那喝醉了的時候！

他們爭論得完全像小孩子一樣的熱烈，沒有理性的。從院子那裏吹進了暖和的風，在紅色的天上，浮着不動的濃厚的深藍色的雲，在地窖裏黑暗起來了。

那孩子喝了一杯茶，出了汗，看看我，又看看母親，他說：

——吃過了，喝過了，甚至要睡覺了。真的要睡了……

——就睡罷。——母親勸他。

——那他要走的，你走嗎？

——別怕，我不放他走的，——那個女人碰着我的腳膝，那樣的說。

——別走，——列尼卡閉着眼睛很甜蜜的伸了一伸腰，躺倒箱子裏去。然後，突然間抬起了頭，而且帶着責備的對母親說：



——唔，你嫁給他好了，和大家一樣的去結婚，——儘跟亂七八糟的人逛來逛去，有什麼好處，只有給他們打……他是一個好人呢……

——你睡罷，知道了，——那個女人低低的說着，把她的頭低到在茶碟上去。

——他是有錢的……

那個女人坐着有一分鐘的樣子不作聲。不靈便的嘴唇碰着茶碟子，喝着茶，然後好像對着老朋友那樣的對我說：

——我們很清靜的這樣生活着，我同他，沒有別的人。這裏院子裏的人都罵我放浪！那有什麼呢？對於隨便什麼人都沒有什麼怕羞的。並且你要知道，我在外表上是怎麼樣的糟？誰都看得出的：我有什麼用處。我的寶貝兒子睡着了，我這個孩子很好？

——很好！

——我並不是說的好玩。真的聰明？

——很靈巧。

——嚇！他的父親是一個老爺，是一個老頭子；啊呀，他做什麼的，那叫做……有事務所，寫文契的？

——是律師？

——真的！那個老頭子是很好的……很親愛的。他很愛我，我是在他那裏當丫頭的。

她拿着布替兒子蓋好了裸着的脚，又把她兒子頭底下的發黑的枕頭放放好，她又那樣很輕鬆的說起來了：

——突然間，死了。那是在晚上，我剛剛離開了他，而他就很響的倒在地板上了。他的生命就這樣完了！你是做酒生意的嗎？

——是做酒商的。

——是自己做的呢？還是替東家做的？

——有東家的。

她坐近到我這邊來說：

——你這個年青人，不要討厭我，現在我已經沒有傳染病的了，你去問問這街上的人，都知道的。

——我並不討厭你。

她的一隻小手放到我的脚膝上，手指上的皮發了皺，指甲是碎了，她親親熱熱的繼續着：



——我替列尼卡感謝你，今天的日子對於他是一個好節日，你這樣做得非常之好……

——我應該要走了，——我說。

——到什麼地方去？——她很奇怪的問我。

——有事去。

——留在這裏罷！

——我不能夠……

她看看她的兒子，又看看窗子，看看天，就不很響的對我說：

——不然，你就留在這裏罷。我把手巾蓋着了臉……我要替兒子來謝謝你……我蓋好來罷，呀？

她的話是形容不出的普通，是這樣親熱，帶着這樣好的情感。她的眼睛微笑了，——她那很醜的臉上長着兩隻小孩子似的眼睛，——她的笑不是叫化子的笑，而正是富裕的人的笑，彷彿真該着用什麼東西可以拿來表示感謝呢。

——媽媽，——那孩子突然間叫了起來，動了一動，身子拾起來了一下，——爬了！媽媽……你去……

——他在做夢呢——她對我說着，把身體低到兒子身上去。

我走到院子裏停留了一下，——從地窖的開着的窗子裏面送出了帶着鼻音的很高興的歌聲，母親在哄着兒子，很清楚的唱出奇怪的字句：

『大災星呀要來了，

帶來的呀是磨難；

磨難是要帶來了，

要炸碎我的心肝！

哎唷唷，不得了！

往那兒躲才好？』

我很快的從院子裏跑出去，咬緊了牙齒，爲的是不要狂叫出來。

(蕭 參譯)



# 曾經爲人的動物

## 第一部

在你的面前就是大街，大街兩邊排着的是景象悽慘的小屋，緊緊相砌，而向前傾斜着。小屋的百葉窗和古舊的牆垣，舉目可見。這些年久失修的住屋頂上，滿佈着破洞，到處以木板補着；屋簷下突出已經腐蝕的木樑，上面遮蔽着灰塵滿葉的老樹，和彎曲着的白楊的蔭影。

那斑駁的暗綠色窗格，帶着卑怯的眼色，互相忤視着。街頭毗連着一座高山，街道蜿蜒而來，通入滿貯雨水的深渠。到處都是灰堆和垃圾堆，有的是人家隨意拋棄物件而成的，有的是特地積成在那裏，以防溝水上衝的。在那山頭上，花木深茂處，間着石頭砌成的美麗房宅；教堂的鐘樓巍巍地聳入雲際；金十

字架閃閃地在日光中照耀着。遇着天雨的時候，這平日滿佈沙塵的街道中，就有雨水從鄰近的城市上衝來，這些悽慘的住屋，就像由什麼有權力者特地投擲在這灰塵垃圾和水坑中似的。因高山的臨壓，更顯得矮小。日受風雨的侵蝕，腐敗的廢物到處都是，那種衰頹的景象，令人就如見了腐朽將半的古樹似的。

被投棄在城外的這大街的盡端，有一座兩層的房宅，是從本城的商人伯都尼科夫賃來的。這座房宅比較的地位尚可，離山較遠，而靠近田野，河流約在半哩外就掉轉方向了。

這古舊的大宅，在牠的環境中，特具慘淡的景象，牆垣都向外傾斜着，各窗上不見有一塊玻璃，祇有幾塊玻璃碎片，好像濕地上的水塘一般。各窗間的空隙滿塗着斑點，好像時間在那裏以圖形記錄這古宅的歷史。牠那傾圮的屋頂，更增加慘淡。這房宅的全身好像在俯視着平地，以待命運的最後一擊，而變成一座荒墟，再進而變成一堆沙礫。

門是開着，有一扇已仰臥在進門的地面上，柵門也仰臥在那空無所有的大天井中，柵檔中已生出綠草。在天井的低處，有一座矮的，已給煙燻黑的，鉛板蓋成的小屋。正宅當然是無人居住的了，但這小廬，昔日是一個鐵鋪，現在已成爲一個「旅舍」了，老板是一個退職的工頭，名叫亞里斯迪德·福密赤·



## 庫瓦爾達。

這旅舍的裏面，有一塊長而闊的骯髒木板，長約七十尺，闊約二十八尺。屋的一邊有四個方形的窗子，藉以採光，另一邊就是一個闊大的門。四面未經粉飾的牆，已給煙燻得漆黑，屋頂上是木料搭成的，也差不多成了黑色。屋的中間有一座大火爐，這就是以鑄鐵爐為基礎砌成的。火爐的四圍，和沿着四面的牆，也都設有長而闊的木板，這就是用當宿客的牀鋪的。牆垣上徧滿煙塵，泥地上潮濕很重，那長而闊的木板上有許多破布零亂着。

店主住宿的地方是在火爐上面，火爐周圍的木板是專備和主人相得，或得他禮遇的人住宿的。在白天裏，這工頭大都是坐在一種櫈上，這櫈是他用磚靠着天井的牆做成的；否則他就坐於亞革爾·發維羅夫飯館裏，這飯館正對着那座宅子，他用膳和飲酒都在那裏。

亞里斯迪德·庫瓦爾達在賃這座住房以前，曾在城內任過僕役登記員之職。我們如同願他更前的生活，就知道他曾擁有過印刷廠，更前，以他自己的口吻說，他且『正生活着並且生活得很舒服，可是魔鬼把這生活抓去了，現在的情景，只有知者知之！』

他的身材高大，約摸五十歲的光景，闊大的面孔，帶着幾分酒氣，黃鬚鬆散着。他兩隻灰色的大眼睛

表示着傲慢的快樂態度。他說話的聲調甚低，喉間常發出一種怨聲，口中常啣着一枝德國式的磁煙管，上有很長的煙盅。遇着發怒的時候，他那彎曲着的大紅鼻子的兩孔就要膨漲，嘴唇就要上下顫抖，露出兩排黃板齒，像狼齒一般。他的兩臂甚長，兩足跛行，常著一件破舊的職員制服，戴一頂已上油膩的帽子上有紅色的吐邊，穿一雙洞穿的氈靴，上面長可及膝。他每天早晨照例總要喝酒，喝得紅漲着臉，晚間也照例必得痛飲一回。但他雖好喝酒，却從未喝醉過，所以常帶着歡容。

每天晚間，他都坐在他那以磚製成的榻上，啣着煙管，好接待客人。他瞧見衣服襤褸的人走來就要問道：『來者是誰？』到這裏求宿的人，大都是從城內驅逐出來的，有的是因醉了酒，也有的是因什麼不止如此簡單的原因。待客人答了話，他就要說：『把通行證給我瞧一瞧。』如有，就要取出來給他瞧。他瞧了就藏入懷中，不很注意，接着就必得說道：

『事事都是停當的。一夜兩戈比，一禮拜十戈比，一月三十戈比。你自己去找地位，仔細着不要佔據別人的地位，否則是要受人責罵的，宿在這裏的人都是特別的。』

『你不賣茶，麵包，或其他什麼食物嗎？』

『我光做牆和屋頂的生意，我每月要拿五盧布的房金給那詭詐的房東——第二公會的商人朱



達斯·伯都尼科夫，』庫瓦爾達以一種生意的口調說明。『到我這里來的人都是不講求安樂和奢侈的……但假使你要天天用膳，對門也有飯館。但你若肯撇開那種習慣，於你最合算了。你看你並不是一個上等人。吃什麼吃你自己？』

他說這類話的時候，總是絕對生意的態度，並常帶着笑眼，因他常與客人親近，所以他很能得城內貧民的歡心。時常有從前得他庇蔭的人打門前經過，這並非衣服襤褸的人，却是穿著比較整飾而多少帶着笑容的人。

「你好，老爺，身體如何？」

「很好！怎樣？」

「你不認識我嗎？」

「我並不認識你。」

「你還記得我去年冬天和你同住了差不多有一月……後來因和警察打架，就有三個人被抓去了？」

「老哥，不錯不錯。後來警察還跑到我住宅裏來的呢！」

「我的上帝！你仔細着本區的警察啊！」

「我請你喝酒，你還肯賜光嗎？我從前和你住在一起的時候，你是……」

「領情領情，我們又不時常相會。你算是一個好人，我縱不認識你，也是要和你到酒店裏暢飲，爲你前途祝福的。」

「你老是這樣……你當真時常說笑嗎？」

「我們這些不幸的人相遇，別的有什麼方法呢？」

說着，他們去了。有時工頭和他從前的顧客喝酒喝到高興的時候，就一齊回到旅舍裏來，到了明天早晨，又一齊出去互相款待，直待他的友伴發見到自己的錢已花得精光才止。

「老爺，你可知道我現在又要倚賴你了？怎樣好呢？」

「你處的地位，誠然不很好，但不必因此煩惱。」工頭解釋着，「我的朋友，你總要以冷淡的眼光對付一切，不要以哲學自苦，也不要發生什麼疑問。窮究哲理往往是庸人自擾；窮究醉酒的哲理，才有無限的妙趣呢。醉酒要用啤酒，並用不着良心痛悔，也用不着咬牙切齒……好好的保全着你的牙齒，牙齒不保，你的自身也就不保了。這裏有二十戈比，拿五戈比去，買一瓶啤酒，一個熟肚兒，一副熟肺子，一磅麵包，



兩磅胡瓜來。我們只要有喝酒，就可以談論世情了……」

照例，談論『世情』要繼續到兩三天，直到工頭把他的恩友給與他的四五盧布花得一文不遺的時候，他就說道：

『你看！這次我們又把樣樣東西都嘗到了，以後再求改邪歸正吧。常言說得不錯：你如不作惡，你就不會痛悔，既不痛悔，就不能得救。我們已做了第一椿，但痛悔是無用的。我們直接求救渡去罷。你且去到河濱做工，你如以為不能約束自己，就把工錢備於僱主那裏，不然，也可以藏到我這裏來。他積蓄了相當的數目，我就替你買一件袴子和幾樣別的東西，使你雖為命運所困，外觀總像一個體面的人，勤苦的人，有了整潔的袴子，就到處去得了。現在你走吧！』

於是這倚賴者就要走到河濱去做一個挑夫，常常回想到工頭的賢明的勸言。他本不能明白了解那些話，但總見到面前有兩隻笑眼，覺到這兩隻笑眼的感化力，並想到遇着危難的時候，這多言的工頭總可為他的一臂之助。

受恩未報的倚賴者往往過了一月左右，竟會得了機會而提高了位置，不似從前的落魄了。這總得要感謝工頭的勗勉啊！

「對了，我的朋友！」工頭說時，兩眼瞋瞋地注視着這重來的倚賴者，「我們現在可有一件大衣和一件短衫了。我從前有整潔的椅子的時候，住在城裏，也是一個有體面的人。等到我的椅子壞了的時候，祇好服從我的友伴的話。從城裏搬到這裏來。人們的判斷萬事萬物，都就表象立論，事物的實體，他們總是不能體驗的，這是因爲他們愚鈍的緣故，其實我也是如此。這話你可拿你的鼻子爲例，你至少要還你的債款的一半給我。你好好地求，總不難得着的。」

「我該你多少，亞里斯迪德·福密赤？」依賴者慌張地問。

「一盧布又七十戈比。……現在你光還我一盧布吧，你如願意，七十戈比也還我，至於其餘的款子，且待你掙到更多的錢時，我再向你求，你去偷竊，還是做苦工，那我不管。」

「我深深地感謝你的厚意！」倚賴者手捫着胸膛說。「你真是一個仁人……生命磨難你，已告失敗了……你若能得其所，你要成爲怎樣猛鷲的一隻鷹呀！」

工頭無時不有動人的言論。

「所謂「得其所」不知作何解釋？沒有人能真正知道他生命中應得之物的，我們誰都是盲攪罷了。商人朱達斯·伯都尼科夫本該服役於人，而他仍是天天在街上跑來跑去，甚至期望創立一個工廠。」



我們的教師本該美妻在室，兒女繞膝，而他却終日遊惰於發維羅夫飯館裏。再則就有你自己。你現在是去謀一個挑夫或侍役的位置的了，但你本來應該投軍，因為你並不是愚傻的人，你有忍耐力，懂得訓練。生命正把我們當着牌兒亂洗，我們能各得其所，那不過是偶然的事，一時的事罷了！』

這類的別詞，往往就是他們繼續相知的序言，往後即相與飲宴，不把倚賴者所有的金錢消盡不止。接着工頭做東道主，亦必用得一文不留。

時常有這樣的過從，增加他們間的友情不少。

工頭所說的教師也是那些顧客中的一個。那些顧客聽了工頭的勸說，雖能改過，也不過為再作惡的預備。而這位教師在知識方面，最與工頭相接近，或者這就是他墮落到流浪生活而不能振作的原因。亞里斯迪德·庫瓦爾達祇有與他相伴，才可以推究萬有的哲理。他對於此事，甚為重視，當這位改過的教師預備離開旅舍，到城裏謀一席地位的時候，亞里斯迪德·庫瓦爾達就要悲哀地伴隨着他，結果總不過是儘囊中所有痛飲一場。庫瓦爾達的如此，也許是出於至誠，所以教師雖滿心欲去，總是不能離開。亞里斯迪德·庫瓦爾達原是一個貴族（看他的口吻可知），慣於思辯，祇因命運的播弄，才使他處於此種地位，這樣，教他怎不期望有一個同調的人與他相近呢？我們誰都會忘却自己的過失而痛惜他人。

的過失的。

這位教師曾在沿窩瓦河某城中當過教師，因某種事故，被辭退了。嗣後在一個製革廠中當書記，又被辭退。繼則就在一個私立圖書館裏做館員，接着又做了幾種職業。最後，因受驗合格，就做了律師，但因嗜酒，就逼得他到工頭的旅舍裏來。他的身材高大，肥肩禿頂，鼻子長而尖。他黃瘦的臉上，生着鬚鬚，深嵌在眼窠裏的兩隻大眼睛發光而不住流轉，嘴角向下，表示着苦悶。牠投稿於地方報紙以餬口，說老實些，就是換酒喝。牠有時能賺得十五盧布之多。於是就送到工頭這裏來，說道：

「這麼多已算够了。現在我且到文化的懷抱裏去。再做一禮拜的苦工，我就可以做整潔的衣服了……」

「很好！腓力，我因爲十分同情於你的主意，本禮拜我再也不給酒你喝了，」工頭嚴厲地警告他。

「那是應該感謝的……你一滴都不給我嗎？」

工頭聽得他懇求的聲調，但淡然視之。

「即使你號陶大叫，我也不睬你的！」

「那麼，聽你吧，」教師嘆息地說了，就仍然去度他新聞記者的生活。但一兩天之後，他會疲憊地失



纏回來，以懇求的眼色釘視工頭，希望他的朋友能够垂憐。

工頭遇着這樣的情形，就要拿起一副嚴厲的面孔，發出關於「意志薄弱」、「沈湎酒食」……等刺耳的諷詞。我們必得諒解他：他實負有導師和道德家的責任，但一班宿客總是藐然視之，靜聽他激勵他們悔改的時候，總帶着悲觀的態度，並且互相竊語：「你這好巧刁滑的流氓！我好好教導你，你却不聽自己的過失呀！」

「老爺真是一個好兵士。肯奮勇當前，爲他人開路！」於是教師滿處亂跑，若有所尋，時而又走近他的朋友面前，手抓着外衣，舐着嘴唇，渾身戰抖，悽悽地注視着工頭，不發一言。

「你不能嗎？」工頭沈痛地問。

教師無言以答，祇是俯着頭，直俯到胸際，瘦長的身不住地戰抖。

「再等一天看……那時你或許能學乖，」庫瓦爾達提議說。教師發出嘆聲，失望地搖着頭。

工頭見到他的朋友瘦長的身軀因失纏而戰抖着，就從袋中取出錢來給他。

「我們往往不能和命運相搏鬥，」他這樣說，好像對他人聲明似的。但教師如能自制一整禮拜，他們兩人間就有一幕悽愴的告別，照例是在發維羅夫飯館裏痛飲一場。教師並非將所有的錢通同費在

酒食上，有一半是花在那大街上的兒童身上。窮人們往往是富於子女的，那污穢不堪的街道上，從朝到晚有成羣的兒童。他們都是裸露着骯髒的身體的飢兒。兒童本是人間的鮮花，但這些花的鮮豔，在未開以前就消失了，因為他們落地就未能得着充足的營養。教師時常聚集了他們，買麵包，雞蛋，蘋果，胡桃等給他們，領他們到河邊的田間去。他們都坐着搶食這些東西，接着就是頑耍，一哩之內都聽得他們的嘻笑聲。這酒徒瘦長的身軀，高懸在這些小人物之上，他親熱地對待他們，好像自己也是小孩子一般。他們稱他爲『腓力』，但並未加上『叔叔』二字，因為那樣反覺討厭。他們就如野獸一般，在他周圍頑耍，時而推擠他，時而爬上他的肩背，時而拍着他的禿頭，時而捏着他的鼻子。這樣想必爲他所喜，因為他從未對此抵抗過。他不大對他們說話，說時也非常小心，好像他的話要得罪了他們，或污辱了他們似的。他這樣做他們的友伴和玩物，幾小時之後，就要以他那幽暗的兩眼，注視着他們生動的面孔。然後他就要沈思地，緩緩地走到發維羅夫飯館裏，偷偷地，趕快地喝得醉昏昏地才止。

教師每天報告了新聞之後，差不多總要帶一份報紙來的，於是那些曾經爲人的動物就從天井四面角落裏聚集得來。他們都是醉薰薰地走來，蓬頭散髮，衣服襤褸悽慘而可憐。腹大如木桶的阿勤克



舍·馬克賽摩威赤·施摩逐夫，從前會做過林木稽查員，現在販賣火柴、墨水、鞋油、檸檬果等物。他已是六十歲上下的人，著一件帆布的外套，戴一頂寬邊的帽子，那上了油膩的帽邊恰足以遮蔽他那肥大的紅臉。他有很密的白鬚，紅色的小鼻子向上屈曲着。他有深紅色的厚唇，和含淚的傲慢眼睛。他們稱他爲「庫巴耳」，這名字正足描述牠肥大的身軀和細柔的口音。他來了以後，就有卡涅次，他是一個帶着苦臉而時常悶悶的酒徒。繼則是會做過牢頭的盧克·安陀諾威赤·馬志諾夫，這人是以「*Trilistika*」*“bankauka”* \* 和許多其他不爲警察所注意的賭博爲生的。他來了以後，就將他肥大而屢被鞭撻的身體躺到教師旁邊的草上，搔着頭向四面瞟着，以一種低微的破聲問道：「准許我嗎？」

其次來者是鮑爾·素倫察夫，他約莫三十歲的光景，爲肺癆所苦。他左邊的肋骨，因和人鬥毆，被折斷了，黃瘦的臉像狼臉一般，露着一種惡意的笑容。當他那薄嘴唇張開的時候，就露出兩排黑齒來，他那破穿的外衣前後飄揚着，像掛在衣架上一般。他們稱他爲「阿比多克」，他叫賣他自製的刷子和掃帚。

\* 譯者註——這是種僥倖的賭博，爲下層階級所戲。警察禁止甚力，但終無効。

再次是一個瘦而駝的人，這人無人知道他的經歷，他的兩眼中現出恐怖的表情，左眼斜視。他沉默而畏縮，曾因偷竊被高等法庭和地方庭監禁了三次。他本姓啓塞爾尼科夫。但他們都稱他爲帕爾塔累。塔累斯，因爲他的身材比他的朋友教會裏的庶務員塔累斯要高些。這位塔累斯曾因醉酒和不道德的行爲，失却了位置。他是矮而胖的人，圓顛挺胸。他嫻於跳舞，尤善發誓。他和帕爾塔累·塔累斯都在河邊林中做工，他閒時就對他的朋友，或其他願意聽受的人，說他所謂「我自撰的故事。」這些故事的主人翁往往是賢哲，帝王，教士，或將官，即旅舍裏的同人聽了，也是要驚訝這位教會裏庶務員的想像力的。他說到關於浪蕩生活的淫穢故事的時候，總現出閃爍的眼光和無情的態度。這人的想像真是有力，並且是無盡藏的；他能够從早到晚不休地一面說一面撰，從未有一次重複。看他的表現，他有時竟是一個詩人，有時無異是一個小說家，常因有勢力的語句，使他所說的故事就如實有其事一般。

又有一個愚笨的少年，名叫庫瓦爾達·墨的奧。有一天夜裏，他來到旅舍裏住宿，自後就混在這班人當中，使得他們非常驚異。在晝間，他和別人一樣，也走到外面去打食，但到了夜間，他往往混在那些友伴裏，後來工頭查問到他：

「孩子！你在本地幹什麼行業？」



這孩子勇敢地答道：

「我是一個徒步旅行的人……」

工頭仔細地注視着他。這少年長髮瘦臉，顴骨顯露，鼻樑突起。他穿一件藍掛子，也沒有腰帶，頭上帶着一頂破碎不全的草帽，兩足裸露着。

「你真是一個傻子！」亞里斯迪德·庫瓦爾達肯定地說。「你在這裏浪遊做什麼？你於我們毫無益處……你可喝啤酒……不嗎？那麼，你會偷竊嗎？」又是一個「不」。「你滾吧，去學學，學會了再來……」

少年祇是笑。

「不。我要和你們一齊住着。」

「爲什麼？」

「正因爲……」

「啊，你……墨的奧！」工頭說。

「我要扳去他的牙齒。」

「爲什麼？」少年問。

「正因爲……」

「我要拿一塊石頭打你的頭，」少年敬重地答。

若非庫瓦爾達的阻擋，馬忒諾夫定要撕去他的皮了。

「讓他去吧……這屋是你的還是我們的呢？你沒有充足的理由來扳他的牙齒，你不比他有更多的理由和我們住在這裏。」

「好好，給魔鬼抓去吧……我們住在世界上都沒有充足的理由……我們却住着，又爲什麼呢？因爲他也是因爲……不理他吧……」

「但你最好離開我們，少年，」教師忠告他，以他那悲慘的兩眼，上下打量了一遍。少年無言以答，於是就留住着。不久，他們也不覺得他討厭，也不再注意他了。但他始終伴着他們，留意着一切事物。

以上就是工頭友伴中的主要人物，工頭以一種惠愛的譏詞稱呼他們爲：「曾經爲人的動物。」因爲世間雖有人會經驗過命運的冷酷和譏諷，和他們無異，但總不如他們的墮落得如此之低。常有知識階級間的有體面的人，程度不及農夫間的有體面的人；在城市身敗名裂的人，比在鄉村身敗名裂的人



更壞的不得，這也是常有的事實。這話可以住在庫瓦爾達旅舍裏的，曾受過很好教育的人和農夫的對比來做證明。

農夫階級的代表就是提雅帕。這位老農身材高大，頭老是向前彎着，幾乎彎到胸口。他是工頭最早的宿客。人都說他有一筆大宗的錢財藏在什麼地方，他就因此，約兩年前，幾乎斷送了性命：自後他就把頭如此彎着。他的兩眼遮着灰色的眉毛，從側面看去，祇有那尖曲的鼻樑可以看見。他的影子令人會想起怪物來。他否認他有錢財，並說他們「祇是存心要殘害他」罷了。自後他就天天拾破布，這就是他的頭時常彎着，像不住向地上俯視的原因。他攜有一根手杖，背上馱着一個袋子——這兩者是他懺悔的記號——當他要搖頭的時候，就好像向瘋狂上面思想似的，這時，庫瓦爾達就要以手指指着他說道：「看，那裏就是商人朱達斯·伯都尼科夫的良心。看，這逃出來的良心多麼慌亂，齷齪卑鄙呀！」

提雅帕說起話來，總是啞聲，簡直聽不出，這就是他不常說話而好獨處的原因。但遇到從鄉村上驅逼出來的生客初到旅舍裏來的時候，他就似乎更覺悲傷，更覺惱怒，因而毒罵他，喉中發出冷笑聲。他不是令旁人向他求乞，就是聲言要搶劫他，或鞭撻他，直逼得那農夫不得不離去旅舍，不敢再來。於是提雅帕仍安靜地坐於牆角裏修補他的破衣，否則就讀他的聖經，這聖經和他自己一樣地骯髒，一樣地殘缺。

古舊。祇有等到教師拿了一張報紙來讀時，才再從牆角裏走出來。他沈默地聽着，時常嘆息，並不發什麼疑問。但有一次，教師讀完了報紙，剛要拋開的時候，提雅帕忽伸出他那較長的手，說道：

「拿來給我……」

「要牠做什麼？」

「給我……或者有談到我們的新聞……」

「談到誰？」

「談到鄉村上的事。」

他們都向着他嘲笑，把報紙擲給他，他隨即取來讀，因知道某村上田禾爲雹所毀滅，某村上失火燒掉三十家，某村上有一個婦人把全家毒殺了——總之，所讀的都是報紙上所常載的事，實則都是不吉的事，都是不幸的鄉村上壞的方面的事。提雅帕沈靜地讀了這些新聞之後，繼以號叫，也許是因見了這些惡消息生了同情，也許是因見了這些惡消息生了歡樂。

他遇着禮拜日，就把光陰全消在讀聖經上，而不出外拾破布。他讀時就要不住地呻吟。他把聖經緊靠着胸膛，如有人阻礙他，或碰着他的聖經時，他就要發怒。



「啊，你這酒棍，庫瓦爾達對他說：『你也讀聖經，你懂得什麼？』」

「不懂什麼，怪物！我不懂得什麼，我不讀任何的書……我偏偏讀……」

「可見你是一個傻子……，」工頭肯定地說。『有虫子爬到你的腦子裏，你知道不適意，但是倘若有什麼思想進到裏面去，那時你怎麼過呢？老蝦蟆！』

「我沒有多時過了，」提雅帕安靜地說。

有一次教師問他怎麼會讀書的。

「在監牢裏學會的，」提雅帕隨即答。

「你在過那裏的嗎？」

「曾經在過……」

「因什麼事故？」

「正因為……冤枉罷了……但我把聖經從裏面帶出來了。這是一個婦人給我的……老哥，這在監牢裏很為得用。」

「果然麼為什麼？」

「牠給我們教訓……我在那裏才會讀的……我又帶出了這本書……這裏，你都可以隨意讀的……」

教師到旅舍裏來的時候，提雅帕已來了許多時。他常仔細地注視着教師的面孔，好像考究他爲人性情似的。

提雅帕時常靜聽教師的談話，有一天坐在他的旁邊說道：

「我看你很有學問……你讀過聖經的嗎？」

「讀過的……」

「對了，對了……你還記得嗎？」

「是……我記得的……」

這老人聽到這話，於是以一種猜疑的眼光注視着，繼續發問。

「有一種亞馬力人，你還記得嗎？」

「有的吧？」

「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



「沒有了……提雅帕……都滅亡了……」

老人默默着，繼而又問道：「那麼，非利士人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他們也……」

「這些都滅亡了嗎？」

「是的……都……」

「這樣……我們也都要滅亡了？」

「總有一天我們也都要滅亡的，」教師冷淡地說。

「那麼，我們屬於以色列人那一族呢？」

教師注視着他，一面告訴他關於西徐亞人，斯拉夫人等民族的事。

老人越聽越覺害怕，祇凝視着教師的臉。

「你說謊！」教師說完了，他就挪揄地說。

「我說什麼謊？」教師問。

「你說了聖經上不曾提過的民族。」

說着，立起來跑了，他惱怒地受了很大的侮辱。

「提雅帕，你要發瘋了，」教師跟着他大叫，以爲他真要發瘋。

老人隨即又回過來，伸出他那屈曲的不潔的手指，對教師發恨。

「上帝創造了亞當——從亞當生了猶太人，所以一切民族都是猶太人傳下來的……我們也是……」

「啊！」

「縫韃人是以實馬利所生，但他也是出自猶太人……」

「這些話，你告訴我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不過你爲什麼說謊？」他聽了這話就跑了，也不顧他的友伴的不安。但過了兩天，他又走來坐在教師的身旁。

「你很有學問……請你告訴我，我們是誰的後裔？我們是巴比倫人，還是別的什麼民族？」

「我們是斯拉夫人，提雅帕，」教師說着，殷勤地等待他的答覆，希望能明白他的本意。

「你要根據聖經對我說。那上面並沒有這些人。」



於是教師開始批評聖經。老人靜聽着，過了許多時，他打斷了他的話。

『不要忙，不要忙！不是說上帝所知的人民中沒有俄羅斯人？我們不爲上帝所知嗎？是不是？凡聖經上說及的，上帝都知道……上帝用劍和火破滅了他們，把他們的城市都破滅了；但上帝也派遣先知去教訓他們。就是說，上帝也憐憫他們。上帝散佈了猶太人和韃靼人……但對於我們呢？爲什麼我們現在沒有了先知？』

『我可不知道！』教師回答着，想明白老人的意思。但老人一手拍在教師的肩上，慢慢地把他推前推後，喉間發出一種聲音，好像在吞嚥什麼東西……

『說出來！你這樣好說……好像無所不知。聽你說話，真要頭痛……你蒙蔽了我的靈魂……你不做聲，我到適意些。我們是什麼人啊？爲什麼我們沒有先知呢？哈哈……耶穌在上的時候，我們在什麼地方呢？你知道嗎？原來你也是說謊啊……你以爲人人都滅亡了嗎？俄羅斯民族是不會消滅的……你是說謊……俄羅斯民族也記載在聖經上，不過不知道是用的什麼名字的罷了。你知道他們是什麼民族？他們是無數的……世界上共有多少村莊呢？試設想住在世界上的一切民族，怎樣的強壯，怎樣的多呀！你說他們都要滅亡；人們誠然要死的，但創造世界的上帝是需要他們的。亞馬力人並沒有滅亡。

他們不是德意志人，就是法蘭西人……但你！你！你現在儘可以說出爲什麼我們被上帝滅亡了？我們沒有主派來的責罰者和先知嗎？那誰教訓我們呢？」提雅帕用力地，直率地說着，並且信服自己所說的話。他說了這許多話時，使平時嗜酒而不好說話的教師也實在不能再耐了。他注視着這皺紋滿面的老人，感覺了這一番話的魔力，不禁自哀自憐起來。他想對老人說出一些很有力，很誠摯的話來，好使他對自己傾心；但他祇願以一種柔弱的，慈愛的口調說出，却不願這樣嚴厲，這樣熱烈。教師此時祇覺得有什麼東西從心中升入喉間……却終想不出什麼有力的話言來。

「你是怎樣的一種人啊？……你的靈魂似乎破裂了——你仍然說着話……好像知道什麼似的……你到是不做聲的好。」

「啊，提雅帕，你說的話真是不錯，」教師悲愴地說。「這一民族……你說的話不錯……他們是無數的……但我對於他們是生客……他們對於我也是生客……你可知道我的生命的悲劇的所在？……不談了吧！我祇有忍着痛……也沒有先知……沒有的。你的話真不錯，我說了這許多……但無益於人。你今後不願多說了……你也不要這樣地對我說……啊，老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是不能了解的。」



最後，教師忽然痛哭起來了。他哭起來很容易，很自然，淚泉直湧，不久就覺得寬解了。

『你本該走到鄉村上去……當一個書記，或是當一個教員……到了那裏，衣食是不必愁的。爲什麼要哭？』提雅帕悽愴地問。

但教師祇是哭着，好像淚足以安定他，慰藉他似的。

從這天起，他們就成了朋友，那些『曾經爲人的動物』都視他們兩人爲一體，說道：『教師和提雅帕很要好……他想他的錢呢。庫瓦爾達想必已注意到了……找我看，看這老頭子的財，究竟藏在什麼地方……』

也許他們不信仰他們所說的話。但這些人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都自著色彩，實質上不如在他人眼中的那麼壞。凡自有其善的人是不怕偶然露出他的小疵的。

各人都聚齊了的時候，教師就開始讀報紙了。

『今天報紙上討論的什麼？有什麼餘載？』

『沒有，』教師報告。

「你的發行人似乎太貪利了……可也有什麼領袖？」

「今天有了一個……就是格利亞夫。」

「咄！不要睬他！他說話太俏皮了，這流氓！」

「不動產稅是十五年前開始實行的。」教師讀着。「一向當作徵收這類稅捐的基礎，以幫

助城市的收入……」

「說得太簡單了，」工頭注解着，「這稅，現在仍是繼續徵收。真是可笑的事。這稅不取消，對於在城裏活動的商人們正有利益。無怪仍是繼續着呀。」

「這篇文章正是討論這問題的，」教師說。

「是嗎？奇怪，這倒是餘載的題目了……」

「這樣的題目一定是很麻煩的……」

於是就有一番討論。各人都注意聽着，好像祇喝了一瓶酒似的。

讀完了要聞之後，就讀地方新聞，次則讀訴訟事件，若報上說在警察署的被告或原告是商人，那麼庫瓦爾達就滿心歡喜。如有搶劫商人的事，他就說：「很好！他們搶了這麼少，真是可惜。」假使有馬受了



創傷，他就說：『怎麼不死呢！』假使商人在法庭敗訴，他就說：『可惜訴訟費不會加倍。』

『那就要不合法了，』教師批評說。

『不合法！難道商人本身合法嗎？』庫瓦爾達嚴重地責問。『商人是什麼東西？我們不妨來考究這粗俗的事。第一個商人都是農夫。他們本來住在鄉村上，到城裏來活動活動就變成商人了。一個人要做商人，必得有錢財。這班農夫的錢財是從那裏來的呢？誰都知道，他們不是由忠實的勤苦得來的，實際上這班農夫，無論那一個，都是用詭詐手段的。換句話說，商人不過是不忠實的農夫罷了。』

『說得好！』大家都同聲大叫，稱許這演說家的推論。提雅帕呢，仍是一面吼氣，一面捶着胸膛。他每次喝了第一瓶酒就要這樣吼氣，因為已有了幾分醉了。工頭是滿面笑容。次則就讀通信。工頭往往稱通信欄『充滿了酒味。』他常注意商人們怎樣弄糟了世界，怎樣沾污了一切。他的言辭都是辱罵和咒咀商人的。大家因為他咒咀得凶狠，都聽得非常高興。『假使我替報紙做文章，』他高聲說，『我一定要把商人的黑幕揭破了……我一定要揭破他們本是畜生，一時像人罷了。瞞不着我的！他們都是鄉下的笨貨，不辨好歹，沒有愛國的心，他們的知識還值不到五戈比呢。』

阿比多克向來是知道工頭的弱點的，好使人發怒，他好巧地說道：

『是的，自從貴族懂得了飢餓，人們就都從世界上消滅了……』

『說得對，你這蜘蛛和蝦蟆養的是，自從貴族失敗那時以後，就沒有人類了。有的祇是商人，我痛恨他們。』

『不錯啦，老哥，原來你也是被他們弄斃腳了的……』

『我？我是因爲愛生命才敗落到如此的……我從前真是傻子，愛着生命，可是商人要沾污牠，我不能容忍他們，祇是爲此，並非因爲我是一個貴族。說句老實話，我從前雖不是一個貴族，也是一個人。現在我不較量什麼東西了，也不顧慮什麼人……我過去的全生命都是馴伏的——蠱惑了我的一個情人——所以我現在藐視生命，對牠非常冷淡。』

『你說謊！』阿比多克說。

『我說謊嗎？』亞里斯迪德·庫瓦爾達號叫着，暴怒得滿臉泛着深紅色。

『爲什麼大聲叫？』來了馬志諾夫淒涼的聲音。

『何必批評人家什麼商人啊，貴族啊……於我們有什麼關係？』

『看我們……』又插進雜務牧師塔累斯的聲音。



『不要做聲吧，阿比多克，』教師誠懇地說。『你爲什麼定要惱了他？』他不愛辯論或是煩擾，旁人爭論的時候，他都是冷笑，沉靜地，誠意地設法調解，如調解無效，他就跑開。工頭知道他的習性如此，所以如非十分醉昏，總是要自制的，不願失去這一個最好的聽客，因爲他是一個教師。

『我還要贅說，』他以一種閒靜的聲調繼續。『我從敵人的手中觀察生命，不但貴族的敵人，一切事物，好的壞的，凡不能裝璜世界的。』

『就依你的話，』教師說。『但商人也會建設過日內瓦，威尼士，荷蘭——這些也都是商人，英國的，印度的……』

『我所說的並不是這些人，我心目中是指朱達斯·伯都尼科夫，他是那班人中的一個。』

『你不是說他們於你沒有關係的嗎？』教師閉靜地問。

『難道你以爲我不圖生活嗎？我是圖生活的，但我以爲我不該因生命的自由被這班人污辱了，劫奪了而發怒。』

『工頭是個退職閒居的人，發了這慈悲的惱怒，難道他們敢嘲笑嗎？』阿比多克不平地說。

『對了！對了！我贊成你的話，我實是愚傻。我既是曾經做過人的動物，就該把從前所有的一切情感

通同從心中挖去。你許是不錯，但我們如把這些情感通同拋棄了，那麼，我，或者你們任何人將何以自解呢？」

「那麼，你說的是情感話了，」教師欣然地說。

「我們需要別的情感和人生觀……我們需要一種新的事物……因為我們本身在這世界上是新奇的人物……」

「不消說，這是於我們頂要緊的，」教師批評說。

「爲什麼？」卡涅次問。「難道我們所說的，所想的，無所謂是非嗎？我們沒有許多年過了……我是四十歲的人，你是五十歲的人……我們當中沒有三十歲以下的人，就是二十歲，也沒有多年過的了。」

「我們那一樁新奇呢？」阿比多克譏誚地問。

「因為我們都是以赤貧生存着的……」

「是，赤貧建設了羅馬，」教師說。

「是的，不消說，」工頭說着，笑容滿面。「綸繆拉斯，還是利瑪呢？我們的時機到了，也是要建設……」

「破壞公安，」阿比多克插口說。他自鳴得意地笑着。他的笑聲表示着魯莽和傲慢，施摩逐夫，雜務



牧師和帕爾塔累·塔累斯三人也應聲笑着。年輕的墨的奧的兩隻天真眼睛閃耀着，兩頰浮泛着深紅色。

卡涅次也開口了，頭不住地顫着。

「這些都是癡想……這些不要臉的！」

看他們以這樣的態度辯論，是很有趣的事。他們都是從生命中驅逐出來的，衣服襤褸，終日醉昏昏地，放蕩不羈而無所倚靠。這類的談話正得工頭的歡心。他們總儘他先說，所以他自覺比別人高貴些。一個人雖如何落拓，若想到比其同伴都聰明些，有權力些，衣食完備些，總不會不覺得快樂的。亞里斯迪德·庫瓦爾達深得此中的樂趣，且不以為鑿足，這一層為阿比多克，庫巴耳和其他那些曾經為人的動物所不滿意，因為他們從此中所得的樂趣較少。

政治尤合於他們的脾胃。關於收管印度或征服英吉利的必要，往往有很冗長的討論。談到排除猶太人，也非常熱烈，有一種澈底的方策，主張把全世界的猶太人掃除淨盡。關於這問題，阿比多克往往首先提議，大胆的計劃，以圖達其目的。但工頭往往反對此種政策。他們又常常粗魯地談論婦女們，但教師往往擁護她們，遇着說到無禮的時候，他就非常發怒。他們照例是服從他的話，因為他們都不當他是一

個常人，並且因爲他們在禮拜六日都要向他求借一週中所賺的錢。他有許多特權。例如，他們談論得打架起來的時候，他們從未打過他。他有帶婦女到旅舍裏來的特權；這種特權，工頭曾經警告過，別人是沒有的。

「不許帶婦女到這裏來，」他曾經說，「婦女，商人和哲學家，這三者是我敗落的原因。誰帶婦女來，我就要鞭打誰。我並且要鞭打那婦女……至於哲學家，我要劈去他的頭。」

他雖說年紀老了，他却能够劈去任何人的頭，因爲他有驚人的膂力。另外他和人打架或爭鬪的時候，馬志諾夫就要來幫助，平時有人打架，他照例是安靜地，悲傷地，和庫瓦爾達背靠背立着，但遇到有人和庫瓦爾達打架的時候，他就是一副破壞一切，無敢與抗的戰具了。有一次，施摩逐夫喝酒喝醉了，無故向教師衝來，一把揪住他的頭，揪下一束頭髮。庫瓦爾達見了，一拳捶着他的胸膛，他應聲跌倒了。他不省人事差不多有半小時，及至他醒了的時候，庫瓦爾達就逼他吞下他揪下的一束頭髮。他果然吞下了，因爲不吞下就要給庫瓦爾達打死。

除却讀報紙，打架，和談論以外，他們消遣的事就是賭牌。他們都不和馬太諾夫共賭，因爲他賭起來就不誠實。他欺詐了好幾次，後來自白道：



『我不賭則已，賭起來總是頑詐的……這是我的習慣。』

『習慣制服着你，』雜務牧師塔里斯贊成說，『我每禮拜日行了彌撒之後，往往就要打我的女人，自她死了以後，我每禮拜日有說不出的枯寂。第一個禮拜日勉強忍着過去了——實在可怕，第二個禮拜日我仍是自制着，但到了第三個禮拜日我就打我的阿索克……她非常着氣，聲言要呼喚。你想，要是呼喚起來，那成個什麼事體！到了第四個禮拜日，我仍是打她，簡直當作是我的女人！後來我給了她十個盧布，照例還是打她，一直等到我再娶！』

『你說說，你怎樣會再娶？』阿比多克插口說。

『是，正是……他照顧我的家……』

『你可曾有兒女？』教師問。

『有五個……有一個淹死了……頂大的……他實在是一個很好頑的孩子！兩個得喉症死了……女兒有一個嫁給一個學生，跟他到西伯利亞去了。另外一個女兒上了聖彼得堡大學，在那裏死了……據說是因肺病死的。他們一共是五個……做牧師的子女最多，你可知道？』繼則解釋他為什麼才如此的，聽的人祇是笑着，後來他竟說得淚下了。及到笑聲止時，施摩逐夫忽憶起他從前也會有一個女

兒。『她的名字叫烈得卡……她很胖……』其餘的他似乎記不得了，因爲他祇是向着衆人笑，不再說了。他們都不大談到過去，也不大回想，縱談到過去，回想到過去，也祇是一個約略罷了。他們偶提起過去的時候，總帶着輕玩的聲調。世間往往有許多人因回憶過去而使現在的一切能力和未來的一切希望，通通消失了。

在晚秋的時候，遇着陰雨或寒冷的天氣，這些『曾經爲人的動物』就都聚到發維羅夫飯館裏。那裏的人無不聞他們的名，有些人畏懼他們，以爲他們都是賊和流氓，有些人藐視他們，因爲他們都是酒徒，但他們都懷有尊敬之心，認他們都是伶俐的人。

發維羅夫飯館是這條大街的俱樂部，這些『曾經爲人的動物』是牠最智巧的會員。在禮拜六的晚上或在禮拜日的早上，這飯館裏擠滿了人的時候，這些『曾經爲人的動物』就是最受優禮的顧客。除却這街上爲窮所困，人家看不起居民以外，就都是庫瓦爾達旅舍裏的酒徒和從城裏放逐出來的流氓。他們談論各種問題的才能，他們思想的自由，他們的巧答敏對，以及他們不畏權勢的勇氣，都爲其他顧客所拜服。他們又精通法律，會爲人解糾紛，撰呈文，設謀計，而不致墮入法網。他們所得的報謝就是酒



和才能的稱頌。

這街上的居民，依着他們的同情而分成兩派。有一派贊成庫瓦爾達，認他是『一個好軍人，聰明而勇敢；』另一派則信服教師的才能超於庫瓦爾達之上。贊頌庫瓦爾達的人都是酒徒竊賊，和謀財害命的人，從乞丐至牢獄，是他們所必經的途徑。但信服教師的人前途仍有改進的希望，他們老是一無所有，差不多無時不感着飢餓的痛苦。

教師和庫瓦爾達對於這街道的關係不同，祇要看下面的事實就可以明瞭。

有一次，他們在這飯館裏討論市公所關於這街道的一個議決案，就是各家須將這街上的溝渠和低下之處填平，並且祇得用屋上坍倒下來的破磚破瓦等物，不可將糞和牲畜的屍身填入。

『我到那裏去找這些磚瓦呢？砌一個雞窠的磚瓦，我也找不着呀！』馬刻易·阿尼息摩夫哀怨地說。他是沿街叫賣他妻子手製的 *Kalaches*（一種白麵包）的人。

『你到那裏去找破磚瓦和僵石灰塊子呢？你儘可揣着袋子，去拆毀市公所的房子，那些房子已成了古董，沒有什麼用處的，所以你可以做兩件好事：第一，修補了這大街，第二，教本城有了新建的市公所。』

『你假使要馬騎，儘可以到市長那裏去拉，他還有三個姑娘，很可以取來使用。然後你可以拆毀朱達斯·伯都尼科夫的住宅，把木料拿來舖街。我老實告訴你，你夫人今天做的 Malachas 我也知道的，朱達斯家裏的窗子和樓梯我也知道的。』

在場的人聽了工頭的提議都不禁發笑，後來未喝醉的打掃市公園的帕夫列格斯問道：

『可是太激烈了，我們竟要做什麼事，老爺……噯，呀！你想什麼？』

『我我也不動手，也不動脚。他們要清潔街道，讓他們去做好了。』

『有些房屋簡直要倒了……』

『讓牠們倒；不要管牠；等到真倒了，故城裏人來幫着處理，他們若是不幫助，就立刻控告他們！這些水究竟是從那裏來的？是從城裏來的啊！所以房屋坍倒了，一定要他們負責的。』

『他們一定要說那是天落水的了。』

『這些水也要毀壞城裏的房屋嗎？啊！他們收你們的捐稅，但他們不許你們發言！他們毀壞你們的財產，同時又強迫你們修理！』街上的流氓有一半人信服瓦庫爾達的話，於是決定等待雨水落滿溝渠，漂蕩掉一切屋舍。其餘的人則比較曉事，請得教師撰了一篇措詞美妙而甚得力的報告，呈到市公所。在



這篇報告裏，把市民反對市公所義決案的理由說得非常明白透徹，所以市公所立刻採行了報告中所說的話。於是決定所有的碎磚碎瓦等雜物，除用於修葺兵房者外，均用於填補街道中的溝渠低凹之處，並由救火隊撥馬五匹，以爲搬運之用，市民又信教師的話，見到本街上須設置一道陰溝槽。由此一端，再加以別的貢獻，使教師的名譽更加盛大了。教師爲他們撰呈文，又爲他們在報紙上發表評論。例如有一次，發維羅夫的顧客發見到所售的青魚和其他幾種食品不甚清潔合味，過了一兩天，他們就看見發維羅夫立在櫃檯旁邊，手裏拿着一張報紙，當衆懺悔道：

『我必得承認這是事實，就是我買了陳腐的，不新鮮的青魚，並且是菜蔬……也……是陳的。我這就如一個人把一個值五戈比的錢幣藏在袋子裏，是很不經意的事。但結果如何呢？結果並未能成功；我自認我太貪得了，聰明人既爲我揭破了，我祇有認罪吧……』

這一道懺悔影響於一般人腦筋的勢力很大，並且給了發維羅夫仍繼續出售不新鮮的青魚和菜蔬的機會，因爲一班顧客再不想留意了。

這件事實有很重大的意義，因爲由此不但教師的聲名更大，並且報紙輿論的効力也增加了。

教師又往往在遺飯館裏講演實踐的道德。『我看見的，』他對漆匠雅士卡·拓夜鱗說，『我看見

你打你的妻子的……」

雅士卡喝了兩瓶酒，已有了幾分醉色，不免現出高傲的態度。

衆人都瞪視着他，恐怕他要吵鬧起來，個個都沉靜着。

「你看見了嗎？你覺得悅意嗎？」雅士卡問。

衆人都自制着不笑。

「不；不能教我悅意，」教師回答的聲調很嚴厲。所以衆人仍不敢做聲。

「你看，我正要動手呢，」雅士卡誇說着，一面生怕教師要責罵他。「我的妻子是滿意的……她今

天還沒有起身呢……」

教師一面以手指隨意地畫着桌面，一面說道：「你可知道這事爲什麼不使我悅意……讓我們來

細細研究一番吧，看你究竟做了怎麼樣的事，有怎樣的結果。你的妻子原是有孕的。你昨晚打了她的腰和胸膛。這樣，你不但打了她一人，並且也打了小兒呢。你也許已把小兒打死了，你的妻子縱不至死，也是要得重病的。須知照料一個病着的婦人是一樁討厭的事。那就要苦了你，並且你要受很大的損失，因爲害病就要醫藥，求醫藥就必得金錢。小兒若沒有被你打死，也得被你打傷了，將來生下來的時候，必定



是不完全，或是歪腰，或是曲背。這就是說，他將來不能做工，他須成爲一個良好的工人，於你實非常重要。即使生下來光是帶着病，也是很糟的，因爲那樣他的母親就不能工作，仍是需要醫藥的。你已想到你做這事的利害嗎？藉苦工餬口的人必得身體強健，並且須有強健的兒女……我說得對不對？」

聽衆都點頭稱是。

「這些事以後都不做了，」雅士卡說了，見到教師所說的情景，愈加害怕。「她是健康的，我不致碰到了小兒吧……她真是一個魔鬼——一個女妖！」他又怒叫着。「我要……她要把我吸飲下去的，像銹吸飲鐵一般。」

「雅士卡，我知道你是耐不住不打她的，」教師又發出悲傷而含深意的聲調。「你做這事，也有你的許多理由……你妻子的性格使你這樣不謹慎地打了她……可是你自己的黑暗而悲慘的生活……」

「對拉！雅科夫叫着，「我們都生活在黑暗之中，就像在煙鹵裏面掃灰的人！」

「你惱怒生活，但你的妻子却忍耐着；你的妻子本是你最親的人，她受你的磨難，祇是因爲你比她強些。她時常伴隨着你，不能走開一步。你可知道你多不對呀？」

「誠然……怎麼不給魔鬼抓去的呀！但我應該怎麼樣呢？我不是一個人嗎？」

「是你誠然是一個人……我祇是想告訴你，你若耐不住不打她，那麼，你就要謹慎地打她，並且要記着，不要損害了她或小兒的健康。打一個懷孕的婦人，不是一樁好行爲……縱打，也祇能打在頭頂上，或拿一條繩打在柔軟的地方……總不應該打在肚子上，或者腰間和胸膛上……」

這位演說家演說完了的時候，用他的黑而含憐意的兩眼瞧着聽衆，似乎是替什麼罪人求救似的。聽衆都明白他的意思。他們都明白這個會經爲人的動物的氣魄，即飯館裏的很不幸的氣魄。

「那麼，雅士卡老哥，你明白了沒有這些話是多麼不錯呀！」雅士卡已知道不謹慎地打妻子或許要打傷的。他祇是靜默着，以一副笑臉對答衆人的嘲弄。

「這樣說來，妻子是一種什麼人呢？」馬刻易·阿尼息摩夫推究着。「妻子，照那樣看來……：是一個朋友……：她好比是一個鍊子，終身繫着你……：你們兩者就像船上的用役一般。假使你想離開她，那是不能夠的，就覺到鍊子繫着……：」

「莫忙，雅科夫勒夫說，「你也曾打過你的妻子。」

「難道我說我不會打的嗎？我打過她……：但沒有別的東西在手邊……：你想，我既實在忍不住了，難



道教我打牆嗎？」

「我也正覺到這一層……」雅科夫說。

「諸位老哥啊，我們的生活多麼艱苦呀！到處不得一點真正的安息！」

「但是你打你的妻子仍是錯誤的啊，」有人憤激地批評。他們就這樣你一句，他一句，直說到更深，或說到吵鬧起來才止，結果往往是狂飲一番。

飄雨打着窗子，寒風呼呼地吹進來。飯館裏雖充滿了烟氣，到還溫暖，不似街心的寒冷而潮濕。那不住的風聲，令人戰慄，好似在告訴這些人已可以出來，各自分散，像灰塵的散布於大地了。室中時而發出失望的呻吟聲，時而又發出殘忍的笑聲。這種聲音令人不禁想起日短夜長而現着陰慘氣象的冬天就要來了，暖衣飽食成了需要了。那漫漫的冬夜裏斷不能空着肚皮睡覺的了。冬天要來了。是，冬天要來了……怎麼活法呢？

這些悽慘的預告使這大街上的居民起了強烈的慾望，而那些「曾經爲人的動物」的嘆聲與其眉上的皺紋俱增，他們的聲調變沉滯了，他們的相處更粗鄙了。野蠻行爲不時地發生，那鐵面無情的仇敵越走近，這些窮困可憐的流氓的粗鄙就越利害，因爲這仇敵要把他們的生活造成一幕慘劇。但這仇

敵是不可見的，所以又無法捕捉牠。

於是他們不顧一切地互相招飲，直待把所有的什物通通當給寬和的發維羅夫才止。他們這樣公然作惡，竟把秋天度過了，墮落在這種邪惡生活中，辜不能自拔，心中真如刀絞，又懼怕那更殘忍的冬天來到。

庫瓦爾達遇着這種情景，就來以哲理安慰他們。

『兄弟們，請不要發怒，一切事都是有結局的，這是生命中最要的特點。冬天過去了，夏天是要來的，……那種燦爛的時光一到，雀兒們也是充滿着歡樂的。』但他的慰語沒有什麼効力——一口水，即最新鮮，最純潔，也是不能滿足一個餓漢的。

雜務牧師塔累斯也以唱歌和說故事使那些人歡悅。他比較成功，有時他努力的結果就是到飯館裏縱酒作樂。他們唱，笑，跳舞，要有幾點鐘的瘋狂行爲。過此他們又沉入失望的情調裏，坐於桌旁，被燈和紙煙的煙氣蒙蔽着；斜歪着身子，無精打彩地互相攀談，耳中惟聞野風呼呼作響，他們心中祇念着怎樣就可以得到多量的酒來麻醉他們的感覺。

於是你的手抵着他，他的手抵着你，互相依倚着。



## 第二部

世界一切事都是相對的，一個人所處的環境，無論如何壞，此外總還有比他更壞的。這天已近九月底了，亞里斯迪德·庫瓦爾達一面仍照他平日的習慣，坐於旅舍門旁的櫺上，一面注視着緊靠發維羅夫飯館伯都尼科夫所建的房屋，作深思的狀態。這石砌的房屋是爲開辦燭廠用的，屋外堆了許多木料。

這座房屋染着血般的紅色，看來似乎是一個殘酷的機械，這時雖未開工，却開着一排幽深而飢餓的缺口，好像急欲吞食什麼似的。發維羅夫飯館的灰色木屋正倚着工廠的石牆，屋頂上徧滿了修補的痕迹，好像是那大屋的一個寄生者。工頭心中正想着他們不久就要拆毀這舊屋而代以新宅了。『連這旅舍也是要拆毀的，』他想：『那時就必得另找去路了，這樣便宜的房屋別處是找不着的。一個人離開他所慣居的地方，不是很可憐嗎？但到了那時，又不得不去，原來祇因爲什麼商人，或其他什麼人，想開辦燭廠或肥皂廠罷了。』他又想他若能够使這樣一個仇敵的生活變成悲慘的，即使一時的悲慘，那麼，他要怎樣樂意的去做呀！

昨天伊凡·安得累宜威赤·伯都尼科夫會領着他的兒子和一個建築師來到旅舍的天井中。他們測量了天井然後用小木條放在各處，他們走後，工頭就教墨的奧把這些小木條拾起擦開了。在工頭的眼中，這位商人瘦而且小，著了一件罩衣式的長衫，戴了一頂絨帽，穿了一雙洗刷得非常清潔的高筒靴。他有一副瘦長的臉，暴露着的顴骨，尖形的灰色鬚鬚，高起的額角上布着皺紋，露出一副細狹銳利的暗色眼睛……他有一個瘦枯的鼻子，一個薄唇的嘴……總之，他的形像是偽善的，貪婪的，並且是險惡的。

「那可惡的狐狸和豬子養的雜種！」工頭低聲咒詛，回想起初次和伯都尼科夫相遇的情景。這商人領着一個城市議員來購買這房宅，議員見了工頭就問道：

「這是你的住客嗎？」

自從一年半前的那天起，這旅舍中的住客會有敏銳的比賽，看用什麼方法能使這商人受害最大。昨晚伯都尼科夫和工頭間東有一度如工頭自己所稱爲「火爆話的小戰。」這商人送別了建築師之後，就走向工頭這裏來。

「你在想什麼主意？」他問，一面舉手到帽子上，也許是扶正牠的，也許是當作相見禮的。



『你在想什麼謀計？』工頭以同樣的口調答着，他的下頷動了幾動，所以他的鬚鬚也隨之而動了；粗心的人也許要當是點頭行禮的；不然或者是表示要把他的烟管，從嘴的這一角移到那一角的了。『你看，我的錢多呢，我能有工夫想主意。金錢真是一種好東西，我多呢。』工頭戲弄着這商人，以詭譎的眼色看着他。『原來是你服務金錢，並不是金錢服務你。』庫瓦爾達繼續說，同時想打那商人的肚子。

『真是如此嗎？金錢會使生活安樂，可惜沒有錢。』……這商人假示不滿意的態度看着工頭。工頭捲起上唇，露出狼齒般大的牙齒。

『有頭腦和良心，沒有金錢也能活着。人們祇有在不問良心的時候才能着財富……越沒良心，錢就越多！』

『誠然；但也有既沒錢，又沒良心的人。』

『你在小的時候，也像你現在這樣嗎？』庫瓦爾達直率地問。伊凡·安得累宜威赤歎着氣，鼻子接着，以一手摺過眼上，說道：

『哦！我少年的時候，曾經過無數的艱難困苦……工作！我那時祇是工作！』

『我想你也是欺人的罷了？』

『平民歡喜你呢？貴族歡喜你呢？我正是這樣想！他們往往向我卑躬屈膝！』

『我想你祇是掠奪，並不是暗殺！』工頭問。伯都尼科夫的臉色變成蒼白了，連忙改變論題。

『你是一個壞店主。你的客人站着，你自己却坐着。』

『也讓他坐好了，』庫瓦爾達說。

『但我坐到什麼上面呢？』

『就這地上……一切廢物都拋在這上面……』

『你這就是證據，』伯都尼科夫冷靜地說，一面眼中射出惡毒的眼光來。

他走開了，庫瓦爾達以爲這商人是怕他，覺得很爲得意。假使他不是怕他，他到早已把他逐出這旅舍了。他縱想逐出他，也要遲疑，因爲每月有五盧布呢。伯都尼科夫慢慢地走出天井，工頭得意地呆望着他的背脊。他的視線緊跟着他，見他從工廠旁邊經過，向樹林中消滅了，他很希望他走跌了，跌得渾身受傷。他坐着一面想像許多可怕的禍災，一面注意着伯都科尼夫向山下走去，走入林中，像一個蜘蛛走入蛛網中去了。昨夜他竟想像到這商人走入林中跌下了……但後來發見這祇是一個夢罷了。

今天，也和平常一樣，這座紅屋在庫瓦爾達的眼前顯現得很平直，很高大，很穩固，就像牠的生命立



待消滅似的。牠彷彿在那里以牠那闊大的牆垣冷酷地嘲笑工頭。日光寬宏地照着這紅屋，也和照着那些街中悽慘的小屋一樣。

『魔鬼抓去吧！』工頭高叫着，一面深思地以目光測着工廠的牆垣。『祇要……』庫瓦爾達因心中想出了一種主意，不禁戰抖起來，隨即跳起來奔到發維羅夫飯館裏，一路祇是咕嚕地自言自語。

發維羅夫在櫃檯旁和他相遇了，給了他一個友誼的歡迎。

『祝你好呀！』他是中等身材，圓頂蒼髮，硬鬚像牙刷一般。他著一件整潔端莊的短衫，一舉一動都表示出他是一個老兵士。

『亞格爾，請你把你這屋的契約和圖樣給我看看，』庫瓦爾達急不暇待地要求。

『我從前給你看過的，』發維羅夫懷疑地，很接近地查察着工頭的面孔。

『給我看一看！』工頭高聲叫着，一面以拳捶着櫃檯，就靠近一張檯上坐下了。

『做什麼？』發維羅夫問着，想到當庫瓦爾達興奮的時候，他到是以保持鎮靜為妙。

『你這傻子！立刻拿來吧。』

發維羅夫抹着他的前額，無精打彩地仰面看着天花板。

『你的這些契據在什麼地方？』

這老軍曹看着天花板是沒有回答的，於是掉頭俯視着地板，以手指敲着櫃檯，現出厭惡和思慮的態度。

『你光是做臉色是無益的！』工頭叫着，因為他對於他原沒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他想，從前的一個兵士，到現在祇合變成一個賊，而他竟做了一個飯館的老板。

『哦！是亞里斯迪德·福密赤，現在我記起了。我得着這些契據的時候，就把他們丟在高等法庭裏了。』

『滾開，亞革爾！你把這些圖樣，契約等東西給我看，是於你自己有好處的。你給我看了，你至少要淨得一百個盧布，你可明白嗎？』

發維羅夫仍是不明白，但工頭說話的聲調非常懇切，非常令人相信，至使軍曹的兩眼驚奇得發紅了，他說明了他要看這些契據可在抽屜裏，他就走進櫃檯後的門裏去了。兩分鐘後，他手裏拿着契據紙出來了，臉上現着非常驚訝的態度。

『都在這裏；這座討厭的屋子的契據！』



「啊你……這流氓！你還假充當過兵呢！」庫瓦爾達一面從他手裏把那青色羊皮紙奪來，一面仍是不住地責備他。然後把這些契據紙放在面前，等到發維羅夫再三地追問時，他就一面讀着，一面吼着。後來他決斷地立起來，把這些契據紙都丟在櫃檯上，向門口走去，對發維羅夫說道：

「等一等！且慢收起來！」

發維羅夫把契據收起，放到錢櫃裏去，加上鎖，並且以手摸一摸，看是否穩固。次則以手搔着頭頂，作沉思狀，隨後就走上了飯館的曬台。在那裏，他望着工頭在測量屋的前面，工頭的舉起手指，和一再測量這同一直線，他無不細心注視着。發維羅夫的臉忽然抬起了，並且快樂地笑着。

「亞里斯迪德·福密赤，好量嗎？」見工頭面對着時，他就高聲叫着。

「當然好量啊。光是前面到不止一處短少，高呢我，就要量了。」

「高……七十三呎。」

「什麼？你可會猜度猜度，你這副醜臉？」

「當然，亞里斯迪德·福密赤！你若有眼睛，你就也會看見東西了。」發維羅夫歡喜地大叫。數分鐘後，他們就一同坐在發維羅夫的應接室裏，工在頭儘量地喝着啤酒。

『所以這工廠的牆通同建在你的基地上。』他對飯館老板說。『現在你萬萬不要客氣！教師是就要到的，我們教他寫一道呈文到法庭上去。至於損失的數目，你可寫一個中平的數目，免得多花費在印花上，但我們定須要求拆毀這工廠。蠢東西，你看，這就是侵佔他人財產的結果。真是你的一份好運氣。我們要強迫他拆毀，我告訴你，他要有很大的損失呢。我們一同到法庭上去。教朱達斯好好嘗一下子苦。我們計算一計算，看完全拆毀了工廠，要花多少費用。我們作一個統計，時期也要算好了，我們要教老實的朱達斯另外拿出二千盧布來。』

『他不肯拿出的！』發維羅夫高聲叫着，但發出貪得的眼色來。

『說假話呢！他是要拿出的……你用心腦筋……他別的有什麼法呢？亞革爾，你聽我說，不要便宜了他。他們一定想買囑你的。你不要一口答應。他們也許要用恫嚇的，但不要怕，有我們呢……』

工頭的兩眼飽含着快樂，他的臉已興奮得紅漲了。他利用發維羅夫的貪婪，對他極力講說這事直接行動的重要，心裏非常得意地走開了。

到了晚間，個個都聽得說工頭的發見了，於是他們都來討論伯都尼科夫未來的情景，一直想到他



遇著衙差給他傳票的那一天，他要如何的興奮和驚駭，大家竟活現地描寫起來。工頭覺得自己真是一個英雄。他很覺快樂，衆位朋友也都非常悅意。騎在天井中的一堆做衣人都在喧嘩雜沓地歡樂。他們個個都知道伯都尼科夫往往打他們門前經過，輕視地望着他們，表示視他們比視地上一堆一堆的垃圾都不如。他平時吃得很好，這尤使他們不平；現在他們中竟有一個人能給這自私自利的商人在錢財上一個大打擊，這是多麼快意的事呀！這使他們得了最高的樂意。工頭的這個發見，真是他們一個强有力的工具。他們對於凡是穿得好，吃得好的人都覺有嚴切的仇恨，但也有幾個人到此時才發生此種感覺的。這些『曾經爲人的動物』的想像中，已見出庫瓦爾達和伯都尼科夫間將來一定有一番搏戰，他們都熱心注意在這景象上。

旅舍裏的客人等待這事件的未來發展已等了兩週了，但伯都尼科夫未曾有一次到這宅裏來。傳聞他不在城中，呈文副本還沒有送給他。庫瓦爾達深怒民政聽的延遲，世上未必有人能像這班裸足隊的朋友這樣耐心地等待這商人吧。

『這畜生，連想都不想來了嗎……』

『這正足表示他不愛我們』雜務牧師塔累斯一面唱着，一面把下頷架到手上，豪放地看着山頂。

後來伯都尼科夫來了。他坐在一輛闊綽的馬車上，由他的兒子駕駛着。他的兒子是一個紅顏的少年，穿了一件方式的外衣。他戴一副灰色眼鏡。他們下了車，把馬拴到最近的一棵樹上，兒子從衣袋中取出測量器交給他父親，他們就動手測量地面。兩人都靜默着，有心思似地。

「啊！」工頭快樂地大叫。

這時旅舍裏的人通通走出來了。看着他們，高聲地，隨意地各自表示對於此事的意見。

「所謂偷竊的習慣是指的什麼？一個人偷東西的時候，有時要造成大錯，往往要得不償失，」工頭說時，四面的羣衆跟着發出一陣笑聲，大家信口附和着。

「仔細着，你這魔鬼！」伯都尼科夫高聲說。「仔細着說了要被我送到警察署裏面去！」

「你沒有才智，什麼事都做不成……你的兒子不會舉出證據幫你辨護……」工頭警戒他。

「好好仔細着，你這老奸賊，你也是要犯罪的！」伯都尼科夫說時對他搖着拳。他的兒子專意在他的計算上，無暇注意這一簇以擾害他父親爲得意的人。他連向他們看都沒有。

「這小蜘蛛還弄得合手，」阿比多克說時注視着小伯都尼科夫的一舉一動。伊凡·安得累宜威赤做完他所要做的測量工作後，隨即愁眉苦臉地上了馬車駛走了。他的兒子穩步入發維夫羅飯館



裏不見了。

『呵呵！這一定是一個少年賊子……下文怎麼樣，我到要看看呢……』庫瓦爾達問。

『下文？小伯都尼科夫要買囑發維羅夫，阿比多克誠信地說着，祇是啞着嘴，好像這觀念給了他很大的快樂。

『難道你歡喜這事嗎？』庫瓦爾達嚴重地問。

『我常喜見人家的打算錯誤了，』阿比多克一面解釋，一面兩眼亂翻快樂地搓着手。工頭惱怒地擊着地上，並不做聲。他們都坐在這垂坍的屋前，靜靜地呆望着飯館的門。這樣過了一點多鐘。忽然門開了，伯都尼科夫和進去時一樣靜靜地出來了。他停駐了一會，咳嗽了幾聲，然後翻起衣領，看了衆人一眼，沿着街道向城裏去了，衆人的視線都跟隨着他。

工頭注視了一會，然後對着阿比多克笑說道：

『或者你說的話到底不錯，你這蠅子和木虱子養的一切罪惡的事，你都能探出。是的，那個拐子的臉上表示出他已得着他欲得的東西……不曉得亞格爾究竟得了多少錢。他得了錢是無疑的……他就是那種地棍……他們總是長着那些鬚毛的。他一定得了些錢，我恨我不該替他這主意！我到是藏

拙的好……是的，兄弟們，生命是反抗我們全體的……就讓你向最靠近的人唾吐，涎沫仍是要反跳到你自己臉上的。』

堪敬的工頭以這番批評滿足了自己以後，就對他的衆客週視了一遍。個個都呈現失望的態度，因為他們都想到伯都尼科夫和發維羅夫間一定有什麼爲他們所料想不到的事件舉行過了，他們都覺得自己是受欺了。一個人不能爲害於人的感覺，要比不能爲善的感覺更壞，因爲爲害是比較非常容易而簡單的事。

『好，我們爲什麼在這裏游惰？我們沒有甚麼要等待的……除却我們所可得的酬報——亞格爾的酬報……』工頭說時憤怒地看着飯館。『所以我們住在朱達斯簷下的和平生活已告終了。現在朱達斯要逐出我們了……所以你們不要說我沒有警告過你們。』

卡涅次悲傷地笑着。

『你笑什麼，牢頭？』庫瓦爾達問。

『那麼，我們到那裏去呢？』

『我的靈魂！這是待命運來爲你們解決的問題，所以你們不必介懷。』工頭沉思地說，一面向旅舍



裏走。那些『曾經爲人的動物』都跟隨着他。

『我們不要有什麼東西，只等危急的時機到來，』工頭一面說，一面走，『他們把我們逐出，我們就找一塊新地方來住，但現在我們光用憂思來掠奪自己的生命是沒用的……人到了危急的時機就有活力了……假使生命充滿着危急，時時有危急，逼得我們無時不爲生命所震撼……那麼，謝謝上帝！生命就要比現在更生動，更充滿着趣味氣力了！』

『這就是說人人都要互相割喉嚨了，』阿比多克笑着解釋。

『那麼，又怎樣呢？』工頭惱怒地問。他不喜他的思想給人說明了。

『哦！沒有什麼！一個人要即刻到一塊地方，就可以鞭策他的馬，但要機器行動，當然是需要火的了』

……

『好，任聽一切東西都趕快到魔鬼那裏去吧。假使地球忽然裂開了，或是燒掉了，或是毀滅了，那我是一定要歡喜的……祇要我一個人留到最後，好看別人的消滅……』

『殘暴的動物』阿比多克笑着說。

『喂，怎麼樣？我從前是一個人……現在我是一個被逐的人……這就是說我沒有種種義』

務。這就是說我可以自由唾棄一切的人。我目前生活的性質可算是我過去的拋棄……拋棄了對於穿得好，吃得好的人的一切關係，他們因爲我在衣食上不及他們，所以總以白眼視我。我必得在我自身有一種新的發展，你明白嗎？我要發展得教朱達斯·伯都尼科夫以及和他同類的人在我的面前戰抖發汗！

「啊！你長了好一張利嘴！」阿比多克譏笑着說。

「是……你這守財虜！」庫瓦爾達藐視地看着他。「你懂得什麼？你曉得什麼？你能思想嗎？我才能思想呢，我讀了……許多你一字不懂的書呢。」

「當然！一個人不能從手上吃掉肥皂……你雖讀過，思想過，我不會讀過，不會思想過，但我們兩人現在却似乎已落到同一個境况裏吧，是不是？」

「到魔鬼那裏去！」庫瓦爾達叫着。他和阿比多克的談話往往結果如此。教師當默不做聲的時候，就獨自騎着，也沒有人注意他，他知道這一層，但禁不住不做聲。這時他剛纔和他的友伴吵鬧過一番，所以更覺孤獨；但他仍想發言，於是掉頭對着施摩逐夫問道：「你呢，阿勒克舍·馬克賽摩威赤，你打算把你灰色的頭放到什麼地方去呢？」



這老人好意地微笑，搓着手答道：『我不知道……我要看呢。一個人用不着許多東西，祇要一點酒好了。』

『簡樸而可敬的日子啊！』工頭說。施摩逐夫不做聲，祇說他要趕快在衆人之前找得一塊地方，因為有女人愛他呢。這是實情，這老人住往有兩三個淫婦，都以她們很微末的收入供養他。她們常常打他，但他淡然視之。她們總不肯打得過重，想必她們都可憐他。他是一個愛女人的大家，據說這就是他不幸的根由。他對她們的關係是藉他的服飾而維持的，原來他的衣著總是整齊而比朋輩清潔些。現在他坐在旅舍的門前，誇說許多時以前，勒德卡會教他去同住，但他因為不願與諸友分離，所以沒有去，他們聽了都不免有些妬意。他們個個都知道勒德卡的。她住在很近城的一塊地方，差不多在山脚下。不多時以前，她會因偷竊下獄。她會做過乳媽；她是一個高而且胖的農家婦女，臉上有麻痕，但她有一對很美靚而常含醉意的眼睛。

『看這老魔鬼！』阿比多克咒罵著，施摩逐夫祇是自滿地微笑。

『你可知道她們爲什麼愛我？因爲我懂得怎樣鼓舞她們的靈魂。』

『你啊？』庫瓦爾達問。

「我又能教她們可憐我……一個女人，當她可憐時，走到她面前去哭她，要她殺你……她就要可憐你——她就要殺你。」

「我要謀殺了，」馬志諾夫默笑着大叫。

「對誰？」阿比多克問着，慢慢地離開了他。

「在我都是一樣……伯都尼科夫……亞格爾……或者甚至於你！」

「爲什麼？」庫瓦爾達問。

「我要到西伯利亞去……這種下賤生活，我已過够了……人都知道在那裏怎樣生活！」

「是的，他們在西伯利亞有一種特別好的教授法，」工頭悲哀地說。

他們不再談伯都尼科夫了，也不再談逐出旅舍裏的住客了。他們都知道他們不久就必得離開，所以不認這事值得討論的。討論是沒有什麼益處的，況且天雖已下雨，並不甚寒冷……城外到處是可以就地臥下的。他們圍坐在青草上，談論一切的事物，這一樁談過了，再談那一樁，有時則靜聽這些貧民的演講，以消磨光陰；靜聽時老是默默不做聲。這「曾經爲人的動物」社會有一個優點——他們沒有一個人想表白他優於別人，也不想強迫別人承認他的優點。



他們以背和光頭朝天坐着的時候，嚴厲的太陽就如火般要焚燒他們的襤褸的衣衫……一塊動植礦的混合物。天井的角落上長着深密的草叢……沒有別的東西長着，有的祇是齷齪的野草蔬菜之類，連這些終年終日感着飢餓的人也覺得毫無意趣。

以下是在發維羅夫飯館裏發生的一幕。

小伯都尼科夫慢慢地走進來了，脫下他的帽子，向四面張望了一回，然後對飯館主人說道：

「亞格爾·瓦維羅威赤·發維羅夫就是你嗎？」

「正是，」這軍曹答時，兩手架在櫃檯上，好像要向外跳出似的。

「我有事相商，」伯都尼科夫說。

「歡迎。請你跟我到我私室裏來。」

他們走進坐下了，客坐在榻上，主人坐在對面的椅子上。屋的一角有一座大偶像，偶像之前有一盞燃着的燈，對面牆上也掛着幾盞油燈。這些燈都洗擦得光亮亮地和新的一般。屋裏陳設了許多箱子和各式用具，充滿了香煙，菜蔬，和橄欖油的氣味。伯都尼科夫向四面張望了一回，做了一陣臉色。發維羅夫

看着偶像，繼則互相對視，似各有快感。伯都尼科夫愛看發維羅夫坦白的賊眼，發維羅夫樂見伯都尼科夫張開的，冷酷的，決絕的面孔，和他那大顆白齒。

『你當然是認識我的，我可斷定你一定能猜到我要對你說的話，』伯都尼科夫先開口說。

『關於訟案嗎……我想』這退職軍曹恭敬地說。

『正是！我很歡喜你這樣的一口到題，和商界的人一樣，不旁敲側擊，』伯都尼科夫有力氣地說。

『我是一個兵士，』發維羅夫以一種謙和的態度說。

『這很容易看得出，我斷定我們必能大家不爭執。把這事了開。』

『正是。』

『好！你有合法的理由，你當然要勝官司的。我要起初先告訴你這一句。』

『我極恭謙地謝謝你，』軍曹說時，以手擦着兩眼，恐怕眼中喜色要給人看見了。

『但我要問你，你爲什麼定要拿訴訟來先和你這樣的未來鄰人作見面禮呢？』

發維羅夫聳着肩不做聲。

『當初直接和我們商量，把這事和平解決，到不很好嗎？你以爲怎樣？』



『那當然是很好，但你要曉得這其中有一個困難……我並不是隨我自己的願心的，却是隨了別人的願心……我以後才想到這樣倒很好，假使……可是太遲了。』

『哦！我想是什麼律師教你這個主意的吧？』

『是這一種的人。』

『啊！你還願意把這事和平解決嗎？』

『十分情願！』這兵士高叫着。

伯都尼科夫靜默了一會，然後向着他，突然冷酷地，呆板地問道：『那麼，你為什麼情願這樣辦？』

發維羅夫不意他有這樣的發問，所以沒有預備好的答覆。在他的意思，這發問是毫沒有注意的價值的，因而他祇是向着伯都尼科夫發笑。

『但很容易明白啊。人們都是歡喜同人平和相處。』

『但是，』伯都尼科夫插口說，『這不就是原因。照我的眼光看來，你還沒有明白了解你為什麼願意承認和我們和解……我告訴你吧。』

這兵士不免驚訝。這少年呢，衣著新奇，說起話來，就像大佐刺克沁——他發怒的時候，就要打落不

幸的兵士三個牙齒下來。

『你必得和我們友善，因爲我們將來是你很有益的隣人……因爲將來要有不止一百五十個工人在我們廠裏做工，再後還要多些。假使他們有一百個人一禮拜到你店裏喝一瓶酒，那麼，你每月就要比現在多賣四百瓶酒了。這當然是最低的計算……那時，你還有飯食在外。你不是一個獸子，我們將來是多麼有利的隣人，你可自己想想。』

『不錯，』發維羅夫點頭說。『我先已知道這層了。』

『那麼，怎樣辦呢？』這商人高聲問。

『沒有什麼……我們做朋友好了！』

『你既能這樣決斷得快，真是美事。看這裏，我已預備了一道申請書，請求法庭收回我父親的傳票。在這裏，你看一下子，再簽字。』

發維羅夫以圓眼呆看着他旁邊的人，祇是震顫，好像經驗了一種不快的感覺。

『對不起……簽字爲什麼？』

『這沒有什麼難處……祇要寫上你的教名和姓，別的不要什麼，』伯都尼科夫一面解釋，一面以



手指慫慫地指着簽字的地方。

「哦！不是這個……我本意是說我應得的我的基地的賠償費。」

「但這塊基地於你沒有用處，」伯都尼科夫閉靜地說。

「但是我的呢！」兵士高聲說。

「那當然，不過你要多少代價？」

「好，就照文件上的數目吧。」發維羅夫勇敢地說。

「六百！」伯都尼科夫和悅地笑說着。「你看是一個有意味的朋友！」

「法律上是我有理……我就是要求二千也可以的。我可以堅持要你拆毀房屋……還可以強迫執行呢。我的索價這樣少，就是爲此。我是要求你要拆毀房屋的呢！」

「很好！也許我們要做到這一步……在三年之後，把你拖拉得用很大的訴訟費。我們付盡訴訟費，就要開一個飯館，那你就一敗塗地了……敗落得像在布多窪的瑞典人一樣。我們要眼見你敗落……我們要好好看着。我們現在本已可以籌備一個飯館，但你要知道，我們的光陰是很值錢的，並且我們是體諒你的。我們怎麼好無故把你的飯碗打破了呢！」

亞格爾·特稜替威赤緊閉着牙齒，呆看他的住客，覺得自己是現局的主人，他的命運就在他的掌握中。發維羅夫很可憐，已被逼着與這冷靜殘酷的人相周旋。

『你既是很近的鄰人，所以如能早早幫助我，你到已賺得不少了，那我們也是要記着的。就是現在，我也勸你開一個店來賣香烟，麵包，胡瓜等東西……說得定，這些東西都會有很好的生意的。』

發維羅夫原是一個聰明人，他祇是靜聽着，他想到利用敵人的寬宏爲上策。最好下手就實行這種計策，他既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寬解他的心，於是就開口咒罵庫瓦爾達。

『可惡的這個酒棍！魔鬼抓去吧！』

『你是罵的替你做呈文的律師嗎？』伯都尼科夫安閑地說，接着又嘆息了一聲，『我敢斷定他要把你處於非常狼狽的地位……要不是我們可憐你。』

『啊！』這發怒的兵士舉起他的手。『他們兩個人……一個人想出這主意，另外一個人做呈文，這可惡的記者！』

『怎麼說到記者？』

『他投稿到報紙上……他是你的一個住客……那裏他們都是流氓……趕出他們，爲基督的緣』



故！那些強盜！他們擾亂街上的人。一個人不能替他們生活……他們都是無賴的東西……你最好要注意，否則他們要搶你，或者放火……」

「這記者，他是什麼人？」伯都尼科夫探問。

「他？一個酒徒。他本是一個教師，但被辭退了。他把什麼東西都花在酒上……現在他投稿到報紙上，並且做呈文。他是一個非常好巧的人。」

「他也替你做呈文的嗎？我想看出這屋裂痕的就是他吧。屋樑不正，是嗎？」

「就是他！這是事實！狗東西！他在這裏高聲讀着，並誇說道：『現在我教伯都尼科夫受損失了！』」

「是——是……那麼，你還願意認和嗎？」

「認和？」兵士低下頭沉思。「啊！這真是困難的生活！」他以怨怒的聲音說着，一面搔着頭。

「一個人必須由經驗學習，」伯都尼科夫斷定地說，一面燃起一枝香烟。

「學習……不是如此，我親愛的先生；但你不看見沒有自由嗎？你不看見我所度的生活嗎？我生活在恐懼和戰慄中……我被剝奪了我最重要的行動自由，我生怕這教師的幽魂要替我在報紙上宣揚。衛生檢察員是要來的……罰金是不得不出……不如是，你的這些房客就要對我放火，或是搶我，

或是殺我了……我是無力奈何他們的。他們絲毫不怕警察，他們很歡喜入獄，因爲那里的食物是可以不勞而獲的。」

「假使你和我們解了，我們就把他們逐出去，」伯都尼科夫承認說。

「那麼，我們怎樣辦呢？」發維羅夫悲傷而嚴厲地說。

「說出你的條件。」

「好，你就拿出我所要求的六百盧布吧。」

「一百盧布你要嗎？」這商人閑靜地問，一面注視着面前的人，柔和地微笑。「我不多給你一盧布，」……他接着又說。

他說完就取下他的眼鏡，用手帕揩擦。發維羅夫悲慘地，尊敬地看着他。伯都尼科夫閑靜的面孔，他的灰色眼睛和淨白的容顏，他那肥胖身體的一線一痕都表示他的自信和心氣平穩。發維羅夫也喜伯都尼科夫直率無諱的態度，就當他是他的兄弟。發維羅夫固然也知道他比他高超些，他自己不過是一個兵士罷了。他看着他，不禁越看越愛他，一時竟忘記他眼前的事務，忽然恭敬地問伯都尼科夫道：

「你在那裏上學的？」



『在工業學校裏怎樣？』被問者笑着。

『沒有什麼。祇是……請恕我！』兵士低下他的頭，繼則突然叫喊，『教育真是一樁盛事啊！科學——光學。老哥，我真是愚笨，就如日中的貓頭鷹……少爺，我們把這事了結掉吧。』

他帶着決斷的態度伸向伯都尼科夫說道：

『喂，五百盧布？』

『一百盧布，不再加，亞格爾·特稜替威赤。』

伯都尼科夫聳着肩，好像對於不能再加一事抱歉似的，他以他那尖長的白手握着兵士的粗手。他們隨即把這事了結了，因為兵士讓步得很快，遂了伯都尼科夫的心願。發維羅夫收了這一百盧布，簽了字，然後把筆丟到桌子上面，嚴厲地說道：

『現在我可有好日子了！他們一定要笑我，他們一定要罵我，這些魔鬼！』

『但你要告訴他們，說我是照你要求的數目出錢的，』伯都尼科夫提示說，閑雅地吐出烟雲，看着向上面飄浮去了。

『你還以為他們肯相信嗎？他們也是伶俐的騙子，縱不至更壞……』

發維羅夫正要作一個比較，忽然制止了，恐怖地看着這商人子。這商人子仍是吸着烟，似乎沉醉了。一會兒，他走了，答應要拆毀那流氓窠。發維羅夫目送着他，嘆息了一聲，見這少年穩步走向滿布着水塘和垃圾的崎嶇街道上去，似覺對他加以凌辱。

到了晚上，工頭到飯館裏來了。他的眉毛皺着，他的拳頭握着。發維羅夫以一種負罪的態度對着他

微笑。

「好，朱達斯和凱因的好兒子，告訴我……」

「他們決定了」……發維羅夫說了，嘆息了一聲，低垂着眼臉。

「我不疑惑這個，祇問你得了多少銀幣？」

「四百盧布」……

「當然是說謊的……但於我總是好的。不要多說，亞格爾，百分之十謝我想出了這主意，百分之四謝教師寫了呈文，我們每人一浮駝羅啤酒，點心要大家都有。快把這錢交出來，啤酒和點心到八點鐘就要。」

發維羅夫怒得紫漲着臉，瞪着兩眼呆看着庫瓦爾達。



「這是欺詐了！這是盜劫了！我是不做這種事的。你是什麼意思？亞里斯迪得·禮密赤？你挺着肚皮等吧！我現在不怕你……」

庫瓦爾達看了一回鐘。

「我給你十分鐘，亞格爾，讓你多說幾句獸話。過了那個時刻，就不許再說，就要交出我要求的錢來。你若是不，我就要吞你下去！卡涅次賣過什麼給你？你可會讀過報上巴宿夫家裏失竊的事？你明白嗎？你來不及藏匿東西的，我們不讓你們的……就在今天夜裏……你明白嗎？」

「爲什麼，亞里斯迪得·禮密赤？」這敗北的商人悲咽着說。

「沒多話說！祇問你明白不明白？」

高大，黧黑，而嚴厲的庫瓦爾達以半低的語音說着，那低沉的聲音通澈了全室。發維羅夫時常怕他，因爲他不但是一個退伍的軍人，並且是窮得精光的人。但現在在他面前的庫瓦爾達更有一番新任務。他不曾多說，並且戲謔的狀態一如平日，但說話的口調，像一個命令者，認定着對面人的過失。發維羅夫又覺到工頭能够並且有心去極快地敗落他。他必得俯首於這強者之前。但這兵士又想再試一試。深深地嘆息了一聲，然後裝着閉靜說道：

「常言真是不錯，一個人的罪惡終是瞞不過的……我對你說了謊了，亞里斯迪德·福密赤……我想作我自己所不能的聰明事呢……我本來祇得了一百盧布。」

「滾開！」庫瓦爾達說。

「並不是如我剛才說的四百……原來……」

「原來沒有什麼。你說謊不說謊，於我橫豎是一樣。你該我六十五盧布。這並不算多，可知道？」

「哦！我主！亞里斯迪德·福密赤！我一向敬重你，並且討你的好。」

「不要講這些，亞格爾，朱達斯的孩子啊！」

「罷罷！我就給你吧……上帝是要責罰你的……」

「不要做聲！你是地上的爛瘡！」工頭一面叫，一面翻着眼睛。「上帝逼我來和你講話，已是責罰得我了……我要把你當作一個蒼蠅，就地殺死你！」

他對着發維羅夫的臉上揮舞着拳頭，磨着牙齒，幾乎磨得要碎。

他走了以後，發維羅夫就微笑着，對自己閃着眼睛。繼則兩個大淚點從額上滾下了。牠們是灰色的，攢進他的上鬚裏去了，一面又有兩個跟隨而下。於是發維羅夫走進他的私室，立於偶像前，呆呆地不稍



動，也並不祈禱，祇有酸淚不住地從他那有皺紋的棧色的顫上下落……

雜務牧師塔累斯一向好在樹林和田野中遊蕩，他對這些『曾經爲人的動物』提議大家一齊到田中去，以便在自然的懷抱中飲發維羅夫的啤酒。但工頭和其他的人都罵他，於是決定就在天井中飲酒。

『一，二，三，』亞里斯迪德·福密亦數着；『我們全數是三十，教師不在這裏……但或者有許多別的流氓要來，讓我們算算看，擬作二十個人，每人兩個半胡瓜，一磅麵包，一磅肉……還好！每人一瓶啤酒，還有許多蔬菜，三個西瓜，我問你們，我的朋友們，你們還想什麼？現在我們來動手吞食亞格爾·發維羅夫吧，原來這些都是他的血和肉！』

他們用了幾件舊衣裳鋪在地上，就把些食物和酒器都放在上面，大家都圍着坐了，嚴肅地，沉靜地，但大家差不多都難制止露出垂涎的臉色。

晚色漸沉了，旅舍天井中的人間廢物漸遮着黑影了；太陽的餘暉在那垂坍的屋上。夜裏是寒冷而寂靜的。

『動手吧，兄弟們！』工頭發令說。『我們有幾杯？六杯……我們一共三十個人，阿勤克舍·馬克賽摩威赤倒酒啊。好了嗎？那麼，第一杯……請！』

他們飲着，嚷着，動手吃東西了。

『教師不在這裏……我已經三天不看見他了。有人看見的嗎？』庫瓦爾達問。

『沒有人。』

『不見得……讓我們來舉杯爲亞里斯迪德·庫瓦爾達祝壽吧……他是我一生沒有離開我的唯一朋友！魔鬼抓去了啊！假使他離了我的團體一刻，我也許要咒詛他的。』

『你太悲傷了……』阿比多克說了，隨着咳嗽了一回。

工頭嘴裏塞滿了東西，再不做聲了，自覺是衆人中的最優越者。

他們喝了兩次酒，大家就歡樂起來；這些食物在他們是很有滋味的。

帖爾塔累·塔累斯表示他願聽一個故事，但雜務牧師正在和庫巴若夫談論他情願愛一個瘦女人，不願愛一個胖女人，並不睬他朋友的要求。他在極力肯定他對於此事的見解，表示出他是一個非常自信的人。



墨的奧躺在地上，他的獸臉表現他正沉湎在雜務牧師的言論中。馬志諾夫用兩手抱住膝頭坐着，沉默地，悲慘地看着酒瓶，一面吹着上鬚，好像要以齒嚙牠似的，阿比多克則正在戲弄提雅帕。

「我曾經看見你去看守你藏錢的地方的！」

「那是你的運氣啊，提雅帕叫喊。」

「我要和你均分，老哥。」

「很好，你去拿吧。」

庫瓦爾達覺得惱恨這些人，因為他們沒有一個人值得聽他的講演，或者了解他的。

「我奇怪教師到那裏去了？」他高聲問。

馬志諾夫對着他說道：「他不久就要來的」……

「我敢斷定他要來的，但他是不願乘車來的。聽我們來飲酒祝你未來的康健吧。假使你殺了一個富人，就要和我均分……那時，我們就要到美洲去，老哥。他們……你叫他們什麼？林帕斯呢？般帕斯呢？我一定要到那裏去的，我要好好做工，直等做了美國的總統，那麼，我就要向全歐洲挑戰，我要把全歐掀動！我要買囑軍隊……在歐洲的……就是我請法國人，土耳其人，等等人，我要藉他們的手殺他們的同種

……正和伊力阿·馬魯抹迪人買囑韃靼人殺韃靼人一樣。祇要有錢，伊力阿要破滅全歐洲，以至取朱達斯·伯都尼科夫去做侍役，都是可以的。他願去的……給他一個月一百盧布，他就願去了！但他一定是一個壞的侍役，因為他不久就要做賊的……」

「還有，瘦女人比胖女人好，因為她費用較少，」雜務牧師自信地說。「我的前妻往往要買十二埃徒做衣裳，但後妻就祇要十埃徒！所以就在食用上也是如此。」

伯爾塔累·塔累斯奸笑着。他掉頭向着雜務牧師誠懇地說。

「我從前也有一個妻子。」

「哦！人人都有的，」庫瓦爾達說；「聽你說謊吧。」

「她是瘦的，但吃得很多，她後來就是因吃得太多死的。」

「你毒死她的，你這駝子！」阿比多克誠信地說。

「不是，上帝在上！是吃鱈魚吃死的，」帕爾塔累·塔累斯說。

「但我要說你毒死她的呢！」阿比多克決定地聲明。他往往說了一種絕對不可能，並且無證明的事，接着又反覆說，初則是孩穉的，浪漫的口調，繼則就漸漸提高喉音，作一種狂叫。



雜務牧師爲他的朋友辯護。『不是，他不會毒死她。他沒有做這事的原因。』

『但我要說他毒死她的呢！』阿比多克發誓說。

『不要做聲！』工頭以威嚇的態度大叫，較前更怒了。以他那亂眨的眼睛看着他的朋友，半醉的面孔，找不着發洩怒氣的东西，於是低下頭，坐了一會，然後仰着臥了。墨的奧在下吃胡瓜。他拿着一個胡瓜在手裏，並不眼看着，差不多把瓜的一半插在口中，用他的黃牙齒嚼着，瓜汁向四面流注，流滿了頰。他似乎並不欲吃，但他這樣情形使他快樂。馬志諾夫不動地坐在地上，就像一個雕像，呆看着那貯半浮駝羅的空酒瓶。阿比多克伏在地上咳嗽，使得渾身震顫。其餘的那些無聲息的黑影在四面坐的坐着，臥的臥着，各人有各人的姿勢，他們的敝衣使得他們好像一些髒骯的野獸，這好像是什麼稀奇古怪的神創造得來揶揄人類的。

『在蘇士達爾從前住了一個夫人，

一個奇異的夫人，

她生了神經昏亂的病，

非常不適意！

雜務牧師擁抱着滿面溫笑的阿勤克舍·馬克賽摩威赤低聲唱着。

帕爾塔累·塔累斯在下浪蕩地嬉笑着。

黑夜來了，天空中繁星照着……山上和城裏的燈光已遠遠可見。輪船的汽笛嘶嘶地在河上叫着，發維羅夫飯館的門也在開關作聲。兩個黑影走進了天井，其中一個人以粗聲問道：

『你在喝酒麼？』另一個人在旁以猜疑聲說道：

『看是些什麼魔鬼！』

繼而有一隻手從雜務牧師的頭上摸過，把酒瓶拿走了，祇聽得有倒酒聲。於是大家都躁起來了。

『真討厭！』雜務牧師叫喊。『克立伏易，讓我們來懷想懷想古人吧！我們來唱在巴比倫河岸吧。』

『他會麼？』施摩逐夫問。

『他？他原是歌詩班的班員。注意，克立伏易……在河上——』雜務牧師的聲音高而粗大，已爆裂了，但他的朋友的唱聲尖脆貫耳。



這不潔的屋宇在黑暗中現露着，朦朧而龐大，似向近前而來，使這些歌唱者爲之害怕。黑雲在天空中浮着。這些『曾經爲人的動物』中有一個正在打呼其餘的還沒有喝得那樣醉，有的正在慢慢地吃喝，有的在互相接談。

在這樣的飲宴中，有這麼多的啤酒，而他們並不如平日的高興。今夜的飲宴似乎不及平日的有趣。

『不要號叫，你們這些狗兒！……工頭對歌唱的人說着，一面抬起頭來細聽。』有人經過……在四輪車上……』

在這時候看一輛四輪車走到這大街上，當然要引起大家的注意的。這大街和城市的中間有許多濠溝，誰願冒着險經過？並且爲什麼定要經過？他們一齊擡起頭來細聽。在這深夜寂靜中，車輪聲分明可聽。他們越走得近了，忽聽得問話的粗聲道：

『那麼，在那裏呢？』

有人答道：『一定是那裏，那座房子。』

『我不用再走了。』

「他們向這裏來了！」工頭叫喊。

「警察！」有人害怕地偷說。

「在四輪車裏！馱子！」馬忒諾夫低聲說。

庫瓦爾達立起，走向門前去。

「這是一個旅舍嗎？」有人顫着聲調說。

「是屬於亞里斯迪總·庫瓦爾達……」工頭粗魯地說。

「哦！有一個記者是住在這裏嗎？」

「啊！你帶他來了嗎？」

「是……」

「醉了嗎？」

「病了。」

「想是喝得太醉了。喃，教師現在醒醒吧！」

「等一等，我幫着你……他病得很重了……他在我那裏已兩天了……你抱住他……醫生已經



看過。他的毛病很壞。」

提雅帕起身走到門前，但阿比多克祇是笑。仍是喝他的酒。

『那裏點起燈來！』工頭叫喊。

墨的奧走進屋裏點了一盞燈。於是就有一道微光照射到天井內，工頭和另一個人就一同把教師搬到旅舍裏來了。他的頭下垂到胸前，兩腳拖在地上，兩臂無力地掛着，像折斷了似的。加以提雅帕的幫助，他們把他放在一塊寬木板上。他渾身戰抖着。

『我們同在一個報紙上服務……他很不幸……我說，「就住在我屋裏，你已失了常態了，」……但他要求我把他送到「家」裏。他堅心要我送他，我不得已就把他送到了這裏，想着這也許於他有益……家啊！這就是，是不是？』

『你可知道他還有家在別的什麼地方嗎？』庫瓦爾達魯莽地問，眼看着他的朋友。『提雅帕，拿點冷水來。』

『我想我已無能爲力了，』這人忙亂地說。工頭精細地看着他。他的衣服是很光亮的，並且緊緊地鈕到下頷。他的袴子已磨得要破了，他的帽子已舊得起了黃色，並且皺褶得和他瘦俄的臉一樣了。

『不用，你就自便吧！我們這裏有許多像你這樣的人。』工頭說着掉頭走了。

『那麼，再會吧！』那人走到門前，輕聲地說。『假使有了變故……讓我報告到印刷所裏……我的名字是利佐夫。我可以替他做一篇行述……你要知道他原是這報館裏一個最活動的人。』

『你說替他做行述嗎？二十行四十戈比？我想要弄出不止這麼多。他死了的時候，我要斫下一隻小腿送給你。那比一篇行述要值錢些。教你可以維持三天……他的小腿是很肥的。他活着的時候，你吃他。他死了的時候，你仍可以這樣做去……』

那人作怪狀嗅着鼻子，走了。工頭就教師身旁的木板上坐下，用手摸着他的頭和胸膛，叫道：『腓力！』

旅舍不潔的牆垣上反應出聲音來，隨即消滅了。

『這真是奇怪，兄弟，』工頭說着，用手輕輕地理着教師不潔的頭髮。工頭又細聽着他的呼吸，他的呼吸急促而不平均，工頭又看着他那沉滯的灰色面孔。他歎息着，呆看着，眉頭皺着。燈是一盞不良的燈……光綫閃爍不定，燈影在四壁上波動着。工頭看着燈影，不住地搔着頭。

提雅帕回來了，帶來一浮駝羅的水，放在教師的頭旁，搬起他的手臂，好像要舉起他似的。



『用不着水了，』工頭搖着頭說。

『但我們必得要設法醫好他，』這拾破布的老人說。

『不必做什麼了，』工頭決定地說。

他們默默地坐着呆看教師。

『讓我們去喝酒吧，老魔鬼！』

『但他呢？』

『你有法救他嗎？』

提雅帕撇開教師，兩人一齊走到天井中他們友伴那里去了。

『什麼事？』阿比多克問時，將他的尖鼻子對着這老人。

睡着的人的鼾聲，和倒酒的潑刺聲……都分明可聽。雜務牧師正在喃喃竊語。天空中的烏雲越低，似乎要把這屋壓倒，覆蓋到衆人身上。

『唉！一個人身旁有人垂死，總是覺得悲傷的，』工頭低着頭支離地說。沒有人答他。

『他是你們當中最好的一個人……最聰明，最堪尊敬……我哀痛他。』

『賴聖徒們的救援吧……唱啊，你這駝子！』雜務牧師咆哮着，一面捶着他朋友的肋骨。

『不要煩！』阿比多克號叫一聲，暴躁地跳起。

『我要捶他的頭？』馬志諾夫提議，把頭從地上抬起。

『你沒有睡着嗎？』亞里斯迪德·福密赤很柔和地問他。『你可會聽得教師的事？』

馬志諾夫無精打彩地從地上爬起來，看着從旅舍內射出的光線，搖着頭，靜靜地就工頭旁坐下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這人要死了……』工頭急促地說。

『他們打了他的嗎？』阿比多克很注意地問。工頭不給回答。他仍是喝着酒。『他們一定曉得他死

後我們對於他是應有所紀念的。』阿比多克一面繼續說，一面燃了一枝香烟，有的人笑，有的人嘆息。

概括言之，阿比多克和工頭的談話他們並未注意，他們也橫豎不願有所思索。他們本來常常覺得教師

是一個非凡的人，但現在他們有許多喝得醉了，其餘的人都是悲傷着，靜默着。惟有雜務牧師突然跳起

來狂吼道：

『願正直的人得安息！』

『你這獸子！』阿比多克說。『你狂叫的什麼？』



『傻子！』提雅帕以粗聲說。『一個人要死的時候，旁人必得靜着……這樣，他才能安定。』  
靜默又支配着。天空布滿着烏雲，就要響雷了，地上蓋着秋夜的深黑。

『我們喝酒吧！』庫瓦爾達一方提議，一面倒着酒。

『我要去看看他可要什麼東西，』提雅帕說。

『他要一口棺材！』工頭戲言着。

『不要說這個吧，』阿比多克低聲要求。

黑的奧爬起跟隨着提雅帕。雜務牧師想爬起，但又跌下了，嘴裏高聲咒罵着。

提雅帕走了以後，工頭摸着馬志諾夫的肩頭，低聲說道：

『喂，馬志諾夫……你必定比別人更要悲傷些。你是……但讓牠過去吧……你可憐憫腓力？』

『不，』這退職的牢頭靜靜地說，『我不感覺到這樣的事體，老哥……我得的教訓更妙……這種生活橫豎是令人厭倦的。我說得激烈的時候，我就說我要殺人。』

『真的嗎？』工頭連忙說。『好……我們再喝一杯酒吧……我不能長生，祇有喝酒……』

別的人都從睡夢中醒了，施摩逐夫以祝福的聲音說道：『兄弟們！你們誰倒出一杯酒來敬奉這老

人吧！

然。他們倒了一杯酒，奉給了他。他喝了又躺下了，撞着別一個人身上。接着有兩三分鐘的靜默，夜色茫

『你說什麼？』

『我說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安靜而善良的人，』有一種低聲說着。

『是，他也有錢……他從沒有交給朋友過……』

又是一會靜默。

『他要死了！』提雅帕從工頭後面走來粗魯地說着。亞里斯迪德·福密赤跳起，大踏步向旅舍裏走。

『不要跑！』提雅帕阻止他說。『不要跑！你喝醉了！這是你不應該的。』工頭停着步思索。

『世上什麼事是應該的？到魔鬼那裏去吧！』一面把提雅帕推開一旁。

人影在四壁上爬行着，像在競走似的。教師挺挺地躺在木板上，打着呼。他的兩眼瞪着，裸露着的胸膛沉重地一起一落，嘴角流着涎沫，臉上表示着緊要的話欲說但又難說的態度。工頭背着手立着，沉



默地看着他。繼而以一種昏聩的態度說道：

「腓力！對我說一點話啊……一句對朋友的安慰話……來……我愛你，兄弟……一切人都是畜生……你是我唯一的人……雖則你是一個酒徒。咳！你怎樣喝酒的，腓力！這就是你的末路嗎？你該聽我的話，自己克制着……我不會對你說……」

稱爲「死」的神祕的，破滅一切的刈割者，現在決心趕快完畢這可怕的工作了，好像在這黑暗而嚴肅的掙扎中的醉漢的形影給了他侮辱似的。教師深深地嘆息着，渾身戰抖，伸了一回腰，死了。工頭把他拉來拉去，仍繼續對他說話。

「你可要我拿酒給你？但最好你不喝酒，腓力……你要自制着，不然，就要有酒喝！難道你真要自制嗎？爲什麼緣故，腓力？爲什麼緣故？」

他握着他的腳向身邊拉。

「你要睡嗎，腓力？好，就睡吧……再會……這些話我明天對你解釋，你也可了解你實在不必自己克制……你好好睡吧……祇要你沒有死。」

他走到他的朋友們那裏去，室內惟有寂靜，他報告他們道：

『他是睡着了還是死了，我不知道……我有些醉了。』

提雅帕比平常更駝着，鄭重地交叉着手。馬志諾夫俯身到地上躺下了。阿比多克偷偷地移動，以好巧的聲音輕輕地道：

『你們都到魔鬼那裏去吧！死死是什麼？我爲什麼要注意爲什麼要談牠？等到我自己臨死的時候再說不遲……我並不比別人壞。』

『這話不錯，』工頭高聲地說了，一面躺到地上。

『我們要和別人一樣地死的時候就要來了……哈哈！我們怎樣活法呢……不要緊的……但我們是要和別人一樣地死的，這就是生命的全部結局，想想我的話。一個人活着祇是爲死，他死了……祇是如此，怎樣死法，在什麼地方死，或者怎樣活法，又有什麼關係呢？我說得對嗎，馬志諾夫？所以我們祇顧喝酒吧……趁我們還活着！』

天下雨了。深密的黑暗遮蓋着那些躺在地上半醉半睡的人影。旅舍窗裏的光線搖蕩着，朦朧着，突然消滅了。也許是被風吹熄的，也許是由於油盡了。雨點浙瀝地打在旅舍的鉛板屋頂上，城市所在的山上有鐘聲可聞，原來是教堂裏看守人所撞。那種鏗鏘聲吹入這黑暗中而消散了，第一聲餘音尙未斷絕，



第二聲又發出了，於是單調的沉寂又爲愁悶的鐘聲所破了。

次日早晨，提雅帕首先醒了。他仰着呆看天空。惟有在這樣的姿勢，他那畸形的頸項才能看見天上的雲。

這天早晨，天上滿是灰色。濕冷的朝霧布滿了天空，遮蔽着背後不知所止的廣漠，向大地上撒布潤濕，太陽差不多看不出了。提雅帕交叉着手，四面張望，看可有啤酒剩下。瓶是在那裏，但是空的。他跨過他的友伴，查看他們喝過的酒杯，發見有一隻杯差不多貯滿了酒，一口而盡，用衣袖揩着嘴唇，然後來搖着工頭。

工頭舉起頭看着他，眼裏含着悲哀。

『我們必須報告警察……起來！』

『報告什麼？』工頭問了仍是眼倦欲睡，不勝忿怒。

『什麼，他沒有死嗎？』

『誰？』

「那個有學問的人」……

「腓力啊，是！」

「你忘記了嗎……唉！」提雅帕粗聲說。

工頭隨即立起，伸着腰，使得渾身骨節軋軋作響。

「哦，不錯！就去報告……」

「我不去……我不歡喜他們，」工頭凶悍地說。

「那末，喚醒雜務牧師……無論如何，我去。」

「很好……雜務牧師起來！」

工頭走進了旅舍，立於教師的足旁。那死人挺直地躺着，左手放在胸前，右手握着，像要打人似的。

工頭心裏想，假使這時教師立起來，他一定要和帕爾塔累·塔累斯一樣高。繼而他坐在這死者的身旁，嘆着氣，原來他憶起他和教師同住了這三年。提雅帕進來了，他的頭向前伸着，像山羊要鬥角似的。

他沉靜地，熱情地，就教師屍身的對面坐下，看着那黯淡沉寂的面孔嗚咽起來了。

「唉……他是死了……我不久也就要死了……」



「有得過呢！」工頭黯然說着。

「是啊，」提雅帕贊成說，「你也要死的了……什麼事都比這個好些……」

「但或者死是比較壞些？你怎麼知道？」

「死不會比較壞的。你死了的時候，祇有上帝和你相處……但現在有許多人和你相處……人們——他們是什麼？」

「够了……不要做聲！」庫瓦爾達忿怒地阻止。

朦朧充滿了旅舍，嚴肅的寂靜支配着一切。他們冷靜地坐在他們亡友的足旁，不大看着他，兩人都沉入思慮裏。一會兒，提雅帕問道：

「你要葬他麼？」

「我不，讓警察去葬他！」

「你得了發維羅夫的呈文錢……若是你不够時，我給你一些……」

「我雖拿了他的錢……我仍是不葬他。」

「這是不應該的。你是掠奪死者了。我要把你落他的錢的事通同告訴他們。」……提雅帕恫嚇他。

「你是一個傻子，你這老魔鬼！」庫瓦爾達藐視地說。

「我不是一個傻子……這實在不應該，也不合友道。」

「够了！滾開！」

「共有多少錢？」

「二十五盧布……」庫瓦爾達信口說着。

「這麼多……你得了一張五盧布的鈔票的吧……」

「你這老光棍……」工頭對着提雅帕的面孔發恨。

「什麼？拿出來……」

「到魔鬼那裏去吧……我要用這筆款子替他建一個紀念碑呢。」

「他要這東西做什麼？」

「我要買一方石塊和一個石柱。我把這石塊搬到這草上，再把這石柱用很粗的鐵鏈絡到這石塊上。」

「做什麼？你弄玩意兒呢……」



『是……這於你不相干。』

『仔細着！我要報告……』提雅帕又恫嚇說。

亞里斯迪德慘淡地看着他，啞然無言。他們又復沉靜地坐着了，在這死者之前，覺有無限神祕。

『靜聽着……他們來了！』提雅帕連忙立起來，向旅舍外面走。

門口來了醫生，本區的警察長，和檢驗官。三人依次而入，先看了這已死的教師一會，然後走出，均以懷疑的臉色看了庫瓦爾達一眼。他坐在那裏，毫不注意，直待警察長問道：

『他是因什麼死的？』

『問他……我想他的罪惡生活逼他死了。』

『什麼？』檢驗官問。

『我說他是得了一種不能忍受的病症才死的……』

『哦，是他病得日久麼？』

『把他拉過來，這樣我不能看得清楚，』醫生以一種愁慘的聲調說。『或者有證迹……』

『那麼，教人來搬他外面去！』警察長命令庫瓦爾達。

「你自己去教你的，他不關我的事……」工頭冷淡地答。

「好……警察長叫着，臉上做出凶暴的樣子來。」

「呸！庫瓦爾達答時呆坐着不動，不停地咬牙切齒。」

「魔鬼抓去吧！」警察長叫出的時候，已怒得滿面泛着紅色。「我要使你出這筆錢！我要——」

「你好，先生！」商人伯都尼科夫立到門前，滿面現着甜蜜的笑。

他四面張望了一回，戰抖着，然後脫去帽子，交叉着手。繼而臉上現出光彩的好笑，一面看着工頭，一面恭敬地問道：

「發生了什麼事？這裡有了，謀殺的人嗎？」

「是，差不多是這樣的事，」檢驗官答。

伯都尼科夫長嘆着，又叉起手，以怒聲說着。

「上帝在上！果不出我所料。結果總是煩你們來……唉，唉，上帝救渡個個人。我無數次拒絕把這屋租給這人，每次都被他騙過了，我實在怕他。你知道……他們是非常可怕的人……我想不如送給他們，否則……」



他用兩手遮着他的臉，掙着鬚鬚，又嘆息着。

「他們是很危險的人，這人是他們的領袖……這些強盜的頭腦。」

「但我們將要教他受苦了！」警察長應允說，一面以仇恨的眼色看着工頭。

「是，老哥，我們是你們的老朋友……」庫瓦爾達以親熱的口調說着。「我們給了你們幾次錢，請你們不要管。」

「先生！警察長叫喊，『你聽見嗎？我要你做這事的證人。啊，我要趕快替你辦，我的朋友，記着！』

「且不要早早說在嘴上……我的朋友，」亞里斯迪德·福密赤說。

醫生是一個帶着眼鏡的青年，他驚異地看着他，檢驗官臉上的表態，似對他沒有什麼好意，伯都尼科夫露着得勝的態度，警察長則簡直要向他撲來。

馬志諾夫的黑影忽現於旅舍門前。他偷偷地進來了，立在伯都尼科夫的背後，所以他的下頷到和伯都尼科夫的頭頂齊平。他的背後立了雜務牧師瞪着他那小紅眼睛。

「讓我們有點事，先生，」醫生提示說。馬志諾夫做出可怕的醜臉，突然向伯都尼科夫的頭上打着噴嚏，伯都尼科夫號叫了一聲！連忙坐下，隨即又跳過一旁，跌入檢驗官的懷裏，幾乎把檢驗官撞倒了。

『你可看見』這恐怖的商人指着馬志諾夫說，『你可見到他們是怎樣的人？』

庫瓦爾達撲嗤大笑起來。醫生和檢驗官也不禁發笑，旅舍門前人影漸漸增加了……疲憊欲睡的人影，帶着肥大的臉，紅漲着的眼睛，披散着的頭髮，個個都兇狠地呆看着醫生，檢驗官，和警察長。

『你們向那里去？』門口的守衛警察說着，一面抓着他們的敝衣，把他們推到一旁。但他是一個人對許多人，他們不顧什麼，都進來了立在那裏，酒氣亂噴，靜默着不做聲，祇裝着怪態。

庫瓦爾達看了他們一會，然後又看着那三個官員，三個官員都痛恨這些敝衣人的闖入，庫瓦爾達因笑說道：『先生，你們或者想認識我的這些住客和朋友？願不願？但不問你們願不願，你們遲早總必得來盡你們的義務。』

醫生現着不快的笑態。檢驗官緊閉着嘴唇，警察長見得走的時候到了，於是叫道：

『西丁若夫，快快！救他們拉一輛馬車來。』

『我去，』伯都尼科夫從一角落裏走來說。『你們最好今天把他帶走，先生，我要拆毀這座小屋，滾開要不然，我就要交給警察了！』

警察的叫子聲撒布着全天井。旅舍門前立着一簇的住宅，打着呵欠，搔着頭。



「那麼，你們不要我介紹了？這是你們的無禮！」亞里斯迪德·福密赤笑着說。伯都尼科夫從他的衣袋中取出一個錢袋，從錢袋中取出兩個五戈比的銀幣，擦到死者的足旁，一面交叉着手。

「願上帝垂憐……這罪惡者的殯葬……」

「什麼？」工頭大呼着，「你拿出來做葬費的嗎？拿着走，你這地棍！你怎敢拿出你偷的錢來做這忠實人的葬費呢？我要拆你的骨頭！」

「老爺！」這嚇慌了的商人對警察長號哭着，抱住他的手膀。

醫生和警察跳過一旁，警察去叫道：

「西丁諾夫，快來！」

這些「曾經爲人的動物」沿牆立着，伺看着，靜聽着，帶着無限的興趣，使他們渾身增加了活力。

庫瓦爾達一面對伯都尼科夫搖着拳，一面咆哮着，眼球轉動着，和野獸一般。

「地棍！賊子！把你的錢拿走！蛆子拿走……不然，我就拿來塞進你的喉嚨裏去……把你這幾塊錢拿着滾！」

伯都尼科夫伸出他那抖着的手來取他的錢，以一手遮着頭，生怕庫瓦爾達要打他，一面說道：

『你是我的證人，警察先生，你是好人！』

『我們不是好人，商人！』阿比多克說着，忿怒得祇是戰抖。

警察長心急地吹着叫子，一手護掩着伯都尼科夫，伯都尼科夫則把頭俯到他的肚子前，好像要插入他肚子裏去似的。

『你這癩蝦蟆！我要強迫你和這死人的脚接吻。你覺得有意味？』庫瓦爾達抓着伯都尼科夫的頸項。把他拋到門前，當他是一個狗子似的。

那些『曾經爲人的動物』急忙跳過一旁，讓他跌倒。他就跌倒在他們足旁，狂叫道：

『行刺啊！救命啊！行刺啊！』

馬志諾夫慢慢地舉起他的脚，用力地踏到這商人的頭上。阿比多克咬着牙給了他一個巴掌。商人四肢着地爬了一會，仰臥在天井當中，給衆人嘲笑。但正當這時候，兩個警察來了，警察長指着庫瓦爾達鄭重地說道：

『抓起來，把手和脚綁起來！』

『你不敢……我不逃開……你要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去……』庫瓦爾達一面說，一面避讓警



察。

那些『曾經爲人的動物』一個一個地不見了。有一輛馬車進了天井。幾個惡漢把死者的屍身搬出來了。

『我要有話吩咐你！你祇要等着！』警察長對庫瓦爾達警告說。

『怎麼，長官？』伯都尼科夫惡意地問着，見他的仇敵已經被縛着手足，又高興，又得意。『什麼？落了圈套嗎？啊！你祇要等着……』

庫瓦爾達這時安靜了。他在兩個警察之間直立着不做聲，呆看着教師的屍身搬上車子。捧着死者的頭的一個人身材很短，所以兩腿上車的時候，他不能同時把頭放到車上。屍身垂着一會兒，好像要落到地上，再撥進地下去，好離開這些妨礙他安定的愚笨而刁滑的人。

『把他抓起來！』警察長指着庫瓦爾達下令。

庫瓦爾達靜靜地向前行，也沒有人妨阻他，他經過放着教師屍身的馬車旁。他對死者俯着頭，但並不看着。馬志諾夫帶着強硬的臉色跟隨着他。這商人伯都尼科夫的天井隨即空了。

『現在走吧！』車夫一面叫，一面鞭着馬。馬車就在這天井不平的地面上行着。教師身上蓋着一堆

破衣，他的肚子凸着。這屍身好像在暗笑離開這旅舍的景象，永遠，永遠不再來了。伯都尼科夫跟隨着，兩眼釘視着車上，自己交叉着手，一面搖去身上的灰塵和雜物，他越是搖，越覺得快意而滿足。他看着亞里斯迪德·福密赤·庫瓦爾達的高大身材，灰色紅邊帽子，兩臂背綁着，在被牽着前行。

伯都尼科夫表現着征服者的笑容，回到旅舍裏，但突然停止了，祇是戰抖。他對面的門口立了一個老人，手裏拿了一根棍子，背上馱了一個大袋子，這是一個可畏的老人，襤褸的衣衫覆着他那骨瘦如柴的身軀。他屈身在他的負載物之下，把頭俯到胸際，就像要攻擊這商人似的。

『你是什麼？你是誰？』伯都尼科夫叫喊。

『一個人……』他以一種粗暴的聲音答着，這種粗暴使得伯都尼科夫覺得快意而甯靜，因而微笑起來了。

『一個人！真有像你這樣的人嗎？』他跨過一旁，讓那老人走過了。他走出了，口裏慢慢地說道：

『人們是有許多種的……聽上帝的意志……還有人比我壞些……更壞些……是的……』

烏雲滿布的天空，懸掛在這甌噐的天井和這衣衫雅潔的人之上，這人有挺直的鬚鬚，正在那裏跑着，用他的足步和他那銳利的兩眼測量着距離。在這老屋的頂上，有一隻烏鴉停着，鴉鴉地叫，頭時而掉



向前，時而掉向後。在那蔽着天空似乎欲墜的烏雲之中，有一種強硬而無情的東西，好像是他們預先集合攏來洗刷這不幸的，忍痛的，悲哀的地面上的一切濁物似的。

（宋桂煌譯）

# 坎 場

在這曠野的城市裏，我住着很煩悶，這裏最好的最美麗的要算那坎場了——我時常在那裏逛，有一天，就在兩個坎墩中間的窪地睡着了，像在搖籃裏似的，躺在那裏濃厚的，潤濕的，放着甜蜜蜜的香氣的草上。

我頭的附近的地上，一聲聲的敲打把我驚醒了；軟茸茸的推開着我，那地像在掀動着，叫喊着——我跳了起來，坐了；睡得很結實，眼睛似乎被睡夢的無底洞似的黑暗弄瞎了，一下子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在六月的太陽的金黃的火光裏，搖動着一個可怕的烏黑的黑點，貼到灰色的十字架上，而十字架輕輕的發着響聲。

後來——快得那麼難受——這閃爍着的黑點顯出了人的形象：一隻手抓住了十字架的橫槓子，



是個不怎麼大的老頭子，尖尖的面龐，下嘴唇底下濃濃的一簇銀光色的毛，還有武士式的往上捲着的粗粗的白鬍子。

一隻手伸在空中搖擺着，他專心致志地用腳後跟在地上踏着，那深黑的眼睛，乾枯的眼光斜過來望着我。

——什麼？

——蛇，——他回答，聲音是老爺式的低音，他伸出一只帶着戒指的長指頭，指着自己的腳底下，在那狹狹的，蓋滿了草的小路上，一條小雄蛇在抖動着，痙攣地揮着尾巴。

——這是雄蛇——我生氣的說。

老頭子用長靴的脚尖踢開了那放着灰黯的光彩的帶子，舉起了草帽，脚步很堅定的走開了。

——謝謝你——我說，他並不回過頭來，回答了一聲：

——如果是雄蛇，那就不危險的。

很快的，是墓碑之間消滅了。

我看了看天——大概是五點鐘光景。

曠野的風在坟上吹着。輕輕的搖動着草梗；在溫暖的空氣裏，白樺，菩提，赤楊和濃密的矮樹林，扇動着絲絹似的窸綽聲。這坟場上的夏天的瑣屑的聲響裏，聽得見一種馴服的憂愁——這聲音引起一種特別直接，特別忠實的，關於人和生活的想頭。

土墩上沉重的綠蔭的天幕，遮蓋着白的和灰色的墓碑，遮蓋着那些被雪磨光了的，被雨洗淨了的十字架和園地的柵欄——這豐富的植物隱蔽了塵俗的城市，就在附近，那裏是散佈着非常之多的灰塵，濃得像煤灰一樣；而且這還擋住了城市裏的糢糊的喧鬧，灰塵和惡毒的氣味。

我在無數的坟墩中間，在那亂七八糟的小路下走着；在綠蔭的空隙裏，看見那鐘樓上的鍍金的十字架，高高的，很認真的，在一切坟墓的十字架的上面，向天舉起着。在墓碑的腳邊，在坟場的懷抱裏，花花綠綠地開着些謙虛的花朵——花朵上面很忙亂地噓噓的叫着一些蜜蜂，胡蜂；草的禱告似的窸綽聲中間，勝利地插進了這生活的歌曲，並不妨礙人家思量着死。沒有聲音地飛過一些暗黑的鳥兒，牠們的飛過總使你要抖擻一下，不信任地看一看——是不是鳥呢……

到處閃動着太陽的金黃的火光，擠得密密的坟場似乎在搖盪着，那麼些坟墩好像暴風雨之後的



海面，那時候風已經小了，而海的碧綠的平面蓋上了一層光滑的，沒有泡沫的波浪。

從園地再過去，在蔚藍的空間，豎立着榨油廠和肥皂廠的冒着煙的烟窗；許多屋頂，在那一片粗布衣似的城市中間，像是花花綠綠的補綻；什麼都看見的眼睛向太陽皺着——這是擱樓的側窗。園地的那一邊立刻就是一片荒涼的綠色的草原，那裏搖盪着些可憐的乾枯的草梗。再過去——是火燒場，一片焦黑的土地，下面堆着一大堆一大堆的熏黑的垃圾，拆散了的爐灶，灰黯的灰堆，煤灰。放着臭氣的黑洞，燒壞了的地窖，張開着大口向着天；每天晚上市儈的管家婆——爲着節省起見——把泔水桶裏的東西倒在這些洞裏。野草堆裏歪歪斜斜地露着些龐大的燒剩的東西；打碎的玻璃在太陽底下花花綠綠地閃着光，彷彿在笑着。這焦黑的曠場，像半個圓圈似的環抱着墳場，而在那曠場的兩個地方有兩排新造的黃色房屋，好像兩個牙齒似的插了進來，——這是些矮小的，可憐的房屋，在這些垃圾和叢雜的牛蒡草，馬蹄草，苦蓬草的中間。

花花綠綠的鷄婆在懶洋洋地徘徊着，好像販賣什麼的女人；而結實的，紅黃色的公鷄，像是救火隊員。在地窖的洞裏，躲着些沒有家的狗，牠們帶着悲哀的眼睛；野草的亂叢裏，有些萎靡的老貓在追尋着麻雀。小孩子們在玩着，——看着也可憐，他們在這醜惡的土地上跳着，突然的又在那些骯髒的地的皺

紋裏不見了。

而在火燒場後面，拖長着一排惡劣的擁擠的小房屋，這些房屋塞滿了無聊的人物，蠢笨的，馴服的凸出着四方形的眼睛，望着坟場園地的瑣碎的紅磚牆和那上面的一堆烏黑的樹林。我就住在這些小房屋之中的一間——我那個小到極點的屋子充滿着燈油的氣味，而每天晚上我總要聽見房東的良善的歎氣和聲音；房東伊拉克利·威魯白夫是個國庫司的小官。我從窗子裏，經過那一片燒焦了的土地，望見坟場的時候，這坟場顯得很美麗，而且很親熱的引誘着我。

許多坟墩中間，那驚醒我的老頭子的黑影閃來閃去，彷彿在追逐着我——他的草帽，強烈的反映着太陽光，在十字架中間浮動着，像一朵向日葵的花。我也注意着他，而想着伊拉克利·威魯白夫：一禮拜以前，他的老婆——一個胖女人，兇惡的，長鼻子，貓似的綠眼睛——步行的走到基耶輔去禱告了；他就立刻從什麼地方同了一位胖胖的姑娘回來，對我說是他的表姪女。

——神聖的名字：葉夫朵吉亞，而我叫慣了『狄坎卡』請愛罷，但是我預先警告你：這姑娘是不准

……



龐大的，彎背的，剃得光光的，像個廚司務似的威魯白夫，總是很擔心地扯着褲子，他的褲子要從肚子上滑下去了，而肚子塞得滿滿的，大概裏面是塞滿了西瓜。他的厚厚的嘴唇貪吃似的張開着，在那沒有顏色的眼睛裏面凝結了一副吃不飽的飢餓的神氣。

每天晚上我聽見：

——狄坎卡，來呀，給我搔搔背看……在肩膀骨的中間……○。○。○。對了你這個……長了這樣大了……

——狄坎卡，尖聲兒的哈哈的笑着；我推動幾下椅子，或是把書扔在地板上，——尖利的叫喊和貪心的噉噉的聲音停止了，聽見一聲沉重的歎息：

——○。○。○。……像神父尼古拉一樣，替我們向上帝禱告罷……晚上喝的酸酒，你預備了嗎……？他們輕輕的走到廚房裏去了，在那裏叫着，咕咕着，像豬羶似的。

灰白鬍子的老頭子，像青年人似的很輕鬆的一跳，跳過一條小路，站在一塊灰色石頭的大墓碑前面，很注意的讀着題記。他的臉不像俄國人的，穿着一件深藍色的上衣，敞開着領口，一條黑領帶打鬆蓬

蓬鬆鬆的領結，很緊貼的托住了銀灰色的平服得像鑄就了的鬚鬚。倔強的鬚子之間——一個長長的脊梁很高的鼻子，面頰的皮膚上面——是細小的紅色血脈的網。他舉起了一只手遮在帽子旁邊，彷彿在給死人行敬禮，讀着題記的黑字，而一只眼睛看着我。這使我不舒服，我皺着眉頭往前走過去，繼續的想着自己那條街。

總是那麽樣，在坟墩中間那個昆馬沙晃來晃去，這是個悄悄地喝得醉醺醺的破產商人，昆孟·克洛泊託夫；跌跌撞撞的，時常跌倒去，他尋找着自己老婆的坟。彎着背，小小的鳥似的臉上滿是灰色的毫毛，眼睛像是有病的兔子，他整個身體似乎被尖利的牙齒嚼爛了的。他在這坟場上走了三年了，衰弱的腿幾乎要支持不住他的不這麼大的破壞了的身體，——當他絆了一下跌倒下去的時候，他很久不能夠站起來，吼着，在草上用手抓着，扯着，尖尖的鼻子在嗅着，他那鼻子紅得像是剝掉了一層皮。老婆死了葬在差不多一千俄里以外，在諾沃柴爾卡斯克，把而昆孟不相信這個，時常眨着潤濕的黯淡了的眼睛，喘着氣，咕嚕着：

——納塔沙……是呀，納塔沙呀……



赫里斯託福洛娃夫人差不多每天都要來的，她是個高個子的老太婆，戴着黑眼鏡，穿着灰色的簡單的，像神幕似的衣服，上面鑲着黑絨的邊緣，她那滿是骨頭的手撐着一根手杖，——而手指頭是畸形的長。她的萎縮的臉上，巴掌上的臉皮已經掛下來了，像是布條似的；用繡着花邊的三角巾紮着灰黯得發綠的頭髮，攔在太陽穴上，遮住了耳朵；——她很慢的走着，很確信地，無論什麼時候，無論對於誰都不讓路的。她有一個兒子在酗酒的時候打死了的，躺在這裏的什麼地方呢。

每逢禮拜天，吃過中飯，那個瘦腿的近視眼的七品官普拉沃特切夫，以前的教員，總是穿着帆布的上衣，口袋裏裝着一本書，通紅的手裏拿着手網，肩膀上用皮帶掛着一隻洋鐵盒子，走到墳場裏來；鼓起的尖尖的耳朵，像野兔子似的，他嘻開着嘴，笑得連耳朵都張開了，在墳場中間跳着，用他的手網在墳頭上揮着，像是一面白旗子似的，——他彷彿在死的面前請求着和平。

將近晚上的時候，他就回家去，——走過園地，就有孩子們在等着他，他們跳着，像小狗仔圍着一只鸞鷲似的，用各種各樣的聲音快樂的叫着：

——七品官兒，七品官兒！愛上了蘇希尼娜，蹣進了水窪子呀，七品官兒呀！

他先是不好意思地張開一張大嘴，像白嘴鴉似的咳了幾聲，蹬着腳，彷彿要在這些叫喊中間跳舞

起來了，而後來——生氣起來了，彎着背，抓着那手網往前衝，追着那些小孩子叫：

——給父，父親們……母親親們……

蘇希尼娜——是個叫化子：她終年到頭，不論什麼天氣，總坐在坟場的側門旁邊的小櫬子上，像一塊石頭似的癱在上面。她那磚頭似的大臉，帶着多年的醉態，全都是灰黯的斑點，這是凍壞了的，風吹酒醉，發腫了的；被太陽晒焦了的臉，她的眼睛浮動着，腐爛着。有人走過她的時候，她就伸出短短的手，拿出一只木碗，像罵人似的，用低音宣唱着：

——爲着基督……記念着父母……

有一天曠野裏來的風突然吹來了暗藍色的陰雲，沖下來了一陣暴雨，剛巧這老太婆在走回家的路上，她瞠着眼睛跌在水窪子裏；那普拉沃特切夫想要幫她爬起來，可是也在她旁邊摔了下去；從那時候起，全城的小孩子就給他搗亂。

還有些黑黢黢的，不做聲的，坟場上的老客人的影子，總在閃來閃去；這些人，大概一生一世就因爲些不會發鏽的回憶，像有條鎖鏈似的，把他們同這個坟場結合了起來；他們走着，彷彿沒有埋葬的死人，在找着方便的坟地，生活推開了他們，而死亡却沒有接受。



有時候，從長得很高的草堆中間，伸出一個沒有家的狗的憂鬱的凸出着眼睛的嘴臉，牠那聰明的眼光來得嚇人，——在這眼光裏，覺得到別離的悲哀，你等着罷，這畜生似乎立刻會用人的聲音，說出什麼真實的責備的話來。

有時候，這樣的一只狗站在墳墩上，垂着尾巴，輕輕的轉動着毛茸茸的淒涼的頭，——牠那麼長久的站着，似乎在想着什麼。難得叫的，如果叫起來，——那也叫得不這麼響，儘是拖長着聲音……在叢密的老菩提樹中間，白嘴鴉和烏鴉在忙亂着，還聽得見輕輕的小鳥兒的飢餓的叫聲，勸告似的呀呀聲。

秋天風吹掉了葉子，露出樹枝來，——那些黑色的鳥窠會像一些腐爛了的戴着毛茸茸的帽子的頭，——誰把這些頭斫下來了，掛在樹上，圍繞着那白得像糖做的教堂，紀念偉大的殉難烈女娃爾娃拉。秋天，在這墳場上什麼都在哭，都在癡癡地竄着，——風在哼着，像瘋狂了的，被死所掠奪了的情人……

那老頭子突然站在我的道路上，舉起了手，很嚴厲的指着白石頭的墓碑，高聲的唸了：

——『此十字架下葬着上帝的奴隸，尊敬的公民狄沃米德·彼特洛維支·烏索夫的身體，』完

了！

我。  
他整理一下帽子，把手伸在褲子袋裏用烏黑的清爽得不像老頭子的眼睛的嚴厲的眼光估量着

敬呢？  
——關於人再也不會說什麼了，『上帝的奴隸』就完了！然而爲什麼奴隸又配得上受公民的尊

——大概是一個什麼捐款的人罷……

老頭子用脚在地上蹬了一下，很有意思的說：

——那你就寫上呀！

——寫什麼？

——一切越詳細越好……

像兵似的邁着闊步，他走到前面去了，走到坎場的深處；我和他並排着。他只有我的肩膀那麼高，帽子簡直把他的臉全部遮住了，我低着頭走，想要看看他的眼睛，像看一個女人的眼睛一樣。

——這樣是不行的！——他不這麼高聲的，溫和的說，彷彿在抱怨似的。——這是暴露了野蠻，對於人，對於生活的不注意……



他從口袋裏拿出手來，在空氣裏畫了一個圓圈：

——這些是什麼意思？

——死，——我回答，莫名其妙的聳聳我的肩膀。

他搖了搖頭，向我露出了他那磨得很細膩的，尖尖的，難受的臉色，他的鬚子在抖着，當他講着清清楚楚的斯拉夫文的時候：

——『死者爲死所完全滅亡者也，』你知道這一切聖母的格言是哪是哪！

他沉默的走了十步，很快的在撒紐的小路上轉來轉去，然後，突然的，站住了。舉起了帽子，伸手給我。

——我們認識認識罷，青年人，我是：陸軍中尉薩瓦·雅珂夫列夫·霍爾瓦特，以前在國立馬廠當過差，還在內務府機關當過差。沒有受過審判和檢舉。現在一切職務都乾乾淨淨的辭退了。是個房主。錄居着。性格是不和氣的。

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

——湯籐夫省的副省長霍爾瓦特是我的兄弟。他比我小。他五十五歲，我六十一。六·十和一！是了。他說得很快，然而很清楚，彷彿心上在安排着每一個標點符號。

——看罷，陸軍中尉霍爾瓦特什麼都見過的了，我很不滿意墳場！無論什麼地方，到處都不滿意！他又很倔強的把手在空氣裏揮灑了一下，拗彎着十字架上的一根粗闊的曲棍。

——坐下來罷。我給你講……

我們在一個人的墳上的白塔的旁邊坐了下來，——陸軍中尉霍爾瓦特脫了帽子，用一塊藍手帕擦了擦額角和濃密的頭髮，在那疙裏疙瘡的腦殼上，頭髮像銀針似的豎立着。

——聽着墳——場！A？

他用肩膀推了推我，放低了聲音給我解釋：

——這裏應當掘窖才好！理智的窖，寶貴的教訓的窖。而我找到的是什麼呢？侮辱和可恥，侮辱了大家！『人人背負十字架，如負車輓，』都被我們侮辱了，你也要被侮辱，我也要被侮辱。你要懂得：『十字架，如車輓，』<sup>a</sup>可見得，大家都承認了，生活是困難的，沉重的，好好的尊敬一下過活的人罷，他們在生前爲着你們擋了重擔子和車輓，是爲着你們呀！而那邊，那些人是不懂得的！

他用帽子揮了一下，而在小路上，在十字架上，在墳墩上面，閃動着一個小小的影子，像鳥兒似的，飛到城裏去了。



鼓起着通紅的巴掌，抖動着鬍子，用一只年青的眼睛斜着看我，這陸軍中尉繼續的說：

——你以為這是個牛癡半癲的老頭子，再也沒有什麼了？不對，青年人，不是的！在你面前的人，是估量了生活的價值的。你看罷，難道這是墓碑嗎？這些墓碑給我說了什麼？什麼也沒有。這不是墓碑，而是人的蠢笨自己發給自己的護照，證書。在這個十字架底下是馬里亞，在那個底下是達里亞，亞列克謝伊，葉夫謝伊，大家都是上帝的奴隸，什麼特別的標誌也沒有！這真是混賬，在這裏，一些經過了困難生活的人被剝奪了生前的形狀，而這形狀是一定要保存的，爲着要教訓我和你，任何一個人的生活形狀，都是有教訓的；坟墓時常比小說還有趣，是的！你懂得我的話罷？

——不完全……

他很響的歎了一口氣。

——這是很容易懂的。首先，我不是上帝的奴隸，而是個人，理智地儘我的力量執行着他的良善的教訓。誰也不能夠，甚至於上帝自己也沒有權利要求我做什麼超過我所能做的事情。這樣？

我同意的點了點頭。

——啊哈！——陸軍中尉跳了起來，——這個樣，這個樣！

他很劇烈的一個動作，把帽子一直撤到耳朵邊，更加倔強了，然後，揮着兩隻手，用輕鬆的低音說：

——這是什麼坎場呢？這只是火燒場！

——我不懂你要怎麼樣，——我小心的說了。

他很活潑的回答：

——我要使，青年人，凡是值得注意的一切，都不要在人記憶裏消滅。而在生活裏，一切都值得你注意的。也值得我注意！生活沒有充分的密切，我們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沒有依靠，正因為我們對於人不大注意，先生……

神經質地從褲子袋裏換出一個沉重的銀烟盒，上面有個金黃的細扣，還有許許多多的題字，他把牠塞在我手裏，命令着：

——抽烟罷！

我拿了一支很粗的香煙，心上想着這個陸軍中尉：

——大概別人同你在一起總是不安寧的……

我們抽烟起來。烟非常之兇，然而老頭子深深的貪心的吸着，很響的從嘴裏和鼻孔裏噴出長條的



煙霧來，釘住的注意着那輕輕的風怎樣把這淡青的煙雲在坡墩上吹過去。他的眼睛黯淡了，深沉了。巴掌上的紅色，血脈不見了，而臉成了灰色的了。

——煙怎麼樣？——他輕輕的，半睡半醒的問。

——很兇！

——是的。這可以救我。我的人……是興奮得很，需要……

沒有講完，他就沉默了，很有味的吞着烟，看看那很大的琥珀烟咀。寺院的鐘樓上不大願意似的打着晚禱的鐘，——殷殷的鐘聲懶洋洋地，很倦乏地在空氣裏浮動着，而周圍的一切都變得更認真了，更憂愁了。

……不知爲什麼，我解脫不開的記起了伊拉克利·威魯白夫，他那氈呢的拖鞋套在笨重的脚掌上，嘴唇厚厚的，一張貪吃的嘴，說騙的眼睛，——整齊的陸軍中尉，簡直可以完全跑進這個龐大的空洞的身體，像跑進一只保險箱裏一樣。

……禮拜天，晚上。在火燒場上面紅的閃爍着打碎的玻璃，燒剩的東西歪歪斜斜的躺着，小孩子們

吵鬧的玩着，狗在跑着，誰也不妨礙誰，一切都被這城邊的吞沒着的寂靜聯結了起來，被這廣闊的展開了的曠野的空虛聯結了起來，一切都被沉悶的藍得糊裏糊塗的天幕蓋住了。坎場在這荒野中間彷彿海裏的一個島。

威魯白夫在大門口和我並排着坐在長櫬上，斜着淫慾的眼睛望着左邊。那邊，肥胖的，眼睛像牛似的花邊女工葉若娃，正在自己房屋的窗子底下，在那洋台上，替她的彼替卡·科使科達夫的八歲的兒子，在烏黑的捲頭髮裏捉着虱子。慣於很快的動作的手指正在起勁的揀着，她向着在窗子那邊的看不見的丈夫，——一個市場上的舊貨商，——用潤濕的喉嚨譏笑似的說：

——是呀是呀，禿頭鬼，怎麼啦……拿到了自己的價錢，是呀……你這個傢伙，該用這個蠟台照準你的卡爾美克（註一）的鼻子打幾下，蠢才！自己的價錢……

威魯白夫，歎着氣，懶洋洋地教訓我：

——自由是給錯了的，雖然我對於我的祖國只是小小的僕役，而這對於我是清楚的，明白的，應當是把一切地主的田地都作為國家的財產，這才是應當做的事體！那時候，一切老百姓，小市民——總而

（註一）卡爾美克是俄國一種民族，屬於蒙古種的。



言之——全體的平民就有了唯一的主人。平民不能夠好好的過活的，要是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的？平民是愛威權的，他們總要在自己之上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權力。隨便什麼人總在找着統治自己的權力

……

於是提高了嗓子，在每一個字眼裏都塞滿了甜蜜蜜的說騙，向着那隔壁的女人說：

——譬如，舉一個例子罷，做工的，一切都自由的女人……

——這是說我在那裏自由了？——葉若娃接應着，極端的準備着相罵。

——我這又不是責備你，而是敬重你，帕務斯卡……

——去給自己的小牛兒親熱親熱罷！

不知從那裏，在籬笆外面，響亮的飛出了狄坎卡的惡毒的問題：

——這又是誰是牛了？

威魯白夫沉重地站了起來，往院子裏走，接着說：

——一切人都需要獨一無二的權力來監督着……

他的表姪女和那隔壁的女人，互相挑擻着響亮的辱罵，在叫罵着。威魯白夫站在一個側門裏，像裝

在鏡框子裏似的，很注意的聽着，鼻裏咕嚕着，向葉若娃那邊側着一隻耳朵。而狄坎卡在叫着：

——照我的……照我的……

——不要你請我吃齷齪水（註二）——那露着牙齒的帕夫拉（註三）叫得滿街都聽見。

……那陸軍中尉查爾瓦特，從烟咀裏吹出了烟屁股，眼睛眼睛看了我一下，而有點兒不懷好意思的，我是這麼覺得，抖動着粗粗的鬚鬚說：

——我請問你，在幻想些什麼呢？

——想要懂得你……

——這是不難的，——他說着，脫了帽子，用牠搨着自己的臉。——這是兩句話就完了。事情就只在於我們對於自己，對於別人，都不尊敬，你覺得嗎？啊哈！這個樣子……

（註二）俄文「照我的」就是「照我的意思」，聲音和「齷齪水」相同，都是“po-moyennu”裏這是譯不出來的雙關話。

（註三）帕夫拉，就是帕務斯卡，都是葉若娃的名字。



他的眼睛重新又年輕了，清朗了，他那堅強的，熱得舒服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

——因為什麼呢？很簡單：我怎麼會尊敬自己呢；那沒有的東西，我到那裏去學呢，你要懂得：沒有！他移過來，離我更近了，壓低了聲音祕密的通知我：

——在我們俄國，誰也不知道他是爲着什麼？生出來了，過活了，死了，同大家一樣！然而，爲着什麼呢？這陸軍中尉又興奮起來了：臉發紅了，手的神經質的動作不必要地那麼迅速起來了。

——所有這些，我的先生，都是因爲人的工作一部份是被我們忘掉了，一部份是沒有了解，而主要的是隱蔽了，這個樣子！我有這麼一個意見……：就是一個草案，是的，一個草案……：這只要兩句話！

——*Н-о-о-о-о-о-о-о-о-о*——在坎墩上面，這小鐘的冷淡的歌聲沉悶地流過去。

——你想，每一個城，每一個鎮，每一個人所聚集的地方，都把自己的事件記錄下來，所謂『生活的書籍』不是枯燥的記載工作的結果的條目，而是關於每一個人的生平事業的活潑的敘述，<sup>a</sup>然而，不要官僚寫。寫是要城市議會，鄉區公事局。專門的『生活管理局』來寫，我不知道要誰寫，只要不是官僚什麼都要寫！一切，凡是關於一個同我們一塊兒生活過的，而已經離開了我們的人，凡是關於他所必須知道道的！

他伸出手去指着坟墩：

——我應當知道這些人爲着什麼化費了自己的一生，我靠着他們的勞動和智識生活的；我是生  
活！在他們的骨骼上的，你同意嗎？

我不做聲的點了點頭，而他得意的叫着：

——啊哈，你看罷？一定要把一切都記錄下來！凡是人做的好事，或是很有教訓的壞事！譬如：誰裝好  
了一個爐子，特別來得和暖，記下來！誰打死了一只瘋狗，記下來！造了一個學校，鋪好了一條蹣跚的街，第  
一個學會了好好的釘馬蹄鐵，一生一世用言論和行動反對虛偽，都記下來！一個女人生了十五個強壯  
的孩子，<sup>a</sup>這是很應當記下來的：這是一件大事，把強壯的孩子給這個世界！

用指頭點着那題記已經磨滅的墓碑的灰色石頭，他差不多叫起來了：

——在這一塊石頭底下，葬着這麼一個人的身體，一生一世他只愛了一個女人，一個這應當記下  
來！我用不着姓名，我只要事實。我要，我應當知道人的生活和工作。一個人過去了之後，就在他坟上的十  
字架上寫罷，——『十字架如車輓，』這是要記住的！——寫罷，給我寫，爲着生活寫，把他所有的事實都  
詳細清楚清楚的寫上！他爲着什麼生活的？大大的寫一頓，懂罷，這樣？



——是的。

陸軍中尉吞沒着字句，向遠處，向城那邊揮着手，熱烈的接着說：

——他們在那邊都是說謊的，他們故意把工作隱蔽起來，爲的要使人沒有價值；給我們看看死人的渺小，也就要暗示活人覺得自己的渺小！渺小的人就容易管理些，這想得魔鬼似的聰明！是呀，自然容易些！然而譬如我罷：試一試看叫我做一做我不要做的事看！

輕蔑地皺着臉，他簡直像放了一槍似的說：

——機關！

很奇怪！一看着，這老頭子的倔強，聽見他的結實的低音，勇敢地破壞這墳場的寂靜。高高的在墳塋上面，沉悶地，懶洋洋地融化着那平凡的鐘聲：

——*nn-o-n, nn-o-n, ...*

潤濕的草上的油汪汪的光彩不見了，熄滅了，一切都黯淡了；空氣裏充滿了墳墓上的野水仙，西洋葵，紫羅蘭花的香氣。

——不行，你們是說謊，我們之中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價錢，這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在這世界

上活過了六十年！不行，你們不要掩蓋：每一個生活都是可以而且應當宣布的；人是全世界的工作者，他在好的方面，壞的方面都是我的先生。全部的生活，整個的，都是注意不到的小人物的大事業，你們不要掩蓋他們的工作，把這工作拿出來看看罷！在死人坟墓的十字架上，把他的一切事實和一切功績都寫上罷；就算他們是渺小的，然而你們也要給人看看：你們會在渺小之中找到好的。現在你懂得我了罷？

——是的，——我說。——是的！

——這個樣子！

鐘聲慌忙的叫了兩聲，沉默了，只在坟場之上的空氣裏留下些悲哀的波動的聲音；而我的談話的客人又拿出煙盒子來，沉默着把牠遞給我，於是認真的抽起烟來。他的手，小小的烏黑的，像是鳥的腳爪，稍微有點兒發抖了，頭低了下去，好像一個復活節的天鵝絨做的雞蛋的樣子。

抽着烟，咕嚕着，不信任似的，皺着眉頭看我的眼睛：

——土地因爲人的勞動才有力量……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在土地裏找到自己的依靠……只要好好的知道和記得過去……

城市上面的捲曲的煙霧發紅了，許多側窗反映着鮮紅的光彩，使我記起威魯白夫的表姪女的通



紅的巴掌——這個姑娘，像她的表叔一樣，簡直「不准」人家關於她想到什麼好的，親熱的念頭。

在墳場的園地裏，烏黑的破破爛爛的叫化子的影子，一個一個地爬進去；那些十字架的影子，也像叫化子似的謹慎，躺到地上來了。

不知什麼地方，遠遠的，在昏暗了的綠蔭裏面，教堂裏的侍者懶洋洋地，不關心地，拖長着聲音唱：

——永永久久的紀伊……

——爲着什麼？——生氣地聳聳肩膀，那陸軍中尉霍爾瓦特問，——爲着什麼要永久的紀念也？她在這城裏醜的王瓜最好，浸的菌最好……也許，他是個最好的皮匠，或是，有一天說了這麼一句話，直到今天他住的那條街上還記得。給我解釋一下『人』罷！

他的臉上繚繞着那濃厚氣味的烟霧，叫人頭暈得很厲害的烟霧。

風輕輕的喘了一下，把草梗吹得向落下去的太陽那邊低頭，靜悄悄的了，而在寂靜之中一個發脾氣的女人的聲音很激烈的說了：

——而我說是左邊！

——塔涅池卡，唔，怎麼啦……

——忘記了！——吹出了一股拖長的像烟斗似的烟，那老頭子咕嚕着說，——忘記了自己的親人或是朋友躺在什麼地方……

在鐘樓的紅十字架的上頭，一隻老鷹在盤旋着，而在我們對面的墓碑石頭上，那鳥兒的灰黯的影子在爬着，一忽兒滑到石頭角落外面去，一忽兒又發現在石頭上。注意着這個影子是奇怪的舒暢。

——坎場，我給你說，坎場所應紀念的不是死的力量，而是生活的勝利，智識和勞動的凱旋，這個樣子！你想想看罷，照我的意見，坎場要成個什麼樣子！這是這個城市的整個生活的歷史，這可以引起對於人的尊敬心……或者，坎場是歷史，或者，用不着坎場！用不着過去，如果過去並不能夠給什麼！歷史是在寫着嗎？那是事變的歷史……而我要知道『上帝的奴隸』怎樣在創造事變。

他就很寬闊的揮了一下手，彷彿他的手都扯長了，指着那些坎場。

——你是個好人，——我說，——大概你生活得很好，很有趣……

他並不看我，輕輕的，沉思的回答：

——人應當做人們的朋友，他一切都是靠他們的，他所有的一切，他內部的一切，而我活得……  
睜着眼睛，他在周圍看了一下，彷彿在尋找適當的字眼。沒有找着，鄭重的重複了他已經說過的話：



——要把人擠緊些，使得生活密切起來！不要忘記已經走了一切的都是有教訓的，在『上帝的奴隸』的生活裏面，一切都充滿着深刻的意義……這個樣子……

在墓碑的白色的側面上，反映着紫紅的熱烈的夕陽，那些石頭裏面彷彿充塞了溫暖的鮮血；周圍的一切，奇怪的發腫了，擴大了，變得和軟些了，溫暖些了，雖然一切都是不動的，然而像是充滿了鮮紅的活潑的水氣，甚至於在草的葉尖和花鬚上都有紫紅的塵霧在放着光抖擻着。影子更濃厚了，更拖長了。在園地那邊，喝醉了似的聲音，一隻牛在滯重的呼吼着，鷄在那裏咕咕啾啾的，大概是罵那隻牛。不知什麼地方，像是教堂附近，很慌忙的，鋸子聲音在嘎着嗓子尖聲兒的叫喊。

突然間，陸軍中尉笑了起來，哭聲像天鵝絨似的毛茸茸的；他抖擻着肩膀，推推我，好漢似的把帽子移到耳朵邊。

——要知道，我自己承認，——他含着笑說，——很悲哀的料想了你……我想，你……一看，一個人躺着，<sup>嗎？</sup>我想，這是爲什麼，<sup>a</sup>再則，一個青年人在墳場上走着，臉是皺着的，褲子裏凸起着，哎，哎，我想！

——這是書，在袋子裏的……

——唔，是呀，我懂得，我想錯了！這是舒服的錯誤……然而有一天我看見了：在墳墩旁邊臉着一個

人，而在太陽穴上一顆子彈，就是一個傷痕。自然是……唔，你知道罷……

他向我眨了眨眼睛，又不大高聲的很和靄的笑。

——我自然沒有什麼草案，這不過是這麼的……幻想！很想要人活得好些……

歎了口氣，他沉思着，不做聲了。

——可惜我想要這個太遲了……十五年以前，我當着烏斯芒監獄的看守人……

老頭子忽然站了起來，看了一眼，皺着眉頭，很厲害的抖動着鐵鑄的鬚鬚，正經地，乾燥地說了：

——唔，我是走的時候了！

我跟着他走，很想要他再講，再講，用他那舒暢的堅固的低音講，然而他沉默着，很結實的，很準確的，像在閱兵時候似的，從坎墩旁邊走過去。

當我們走過教堂的時候，在那晚上的通紅的寂靜裏面，透過窗子上的鐵欄柵，並不破壞那個寂靜，一種憂鬱的抱怨和發恨的叫喊在流動過去，似乎是兩個人在爭論，其中一個用很快的口音搶着：

——你這是幹了什麼，你這是，你這是？

而另外一個，遠遠的，疲乏的回答着：

——不要你，你管，不要你管……

(蕭參譯)



# 草原上

我們離開白瑞可甫 Perekop 時精神壞惡到極點——饑餓得像狼一般，惡恨世上一切。花了十二小時的工夫，我們用盡我們的聰明與本領到處去設法賺點東西，或是偷點東西，等到最後我們自信這兩個法子都是萬難成功的時候，我們就決定還是向前走吧。走到那裏去呢？不過只是向前走而已。

這個決定是大家一致同意的。而且我們還決意走不論走到什麼地方去都行。我們最近所過的不過是這種生活的起首，我們雖是沒有把自己高聲表示出來，但在我們憤怒的饑餓的目光中儘可以看出我們的言語了。

我們一共有三個人，三個人都是最近在德尼白 Dnieper 的河岸上一個名叫克爾孫的小客寓裏才彼此認識的。

我們之中有一個從前當過火車兵隊的兵丁，隨後又做過波蘭鐵路上高等修路員；他長着紅頭髮，有一雙冷酷的灰眼睛，他是一個強壯的傢伙；他會說日耳曼話，他對於監獄中生活情形知道得很詳細。我們這位朋友，因有某種理由，不很喜歡說他過去的事情，的確的我們彼此都互相信得過；至少在浮面上我們彼此相信的，因為私地下我們自己都沒一個信得過自己的。

當我們第二個同伴——他是一個憔悴的矮人，有一副老是懷疑地緊合着的小牙齒——我說，當我們第二個同伴自述時候，他說他從前是莫斯哥大學的學生，我同那位兵丁都把此話信作事實。其實，不管他從前是個學生，是一個村長副官，或是一個賊，我們都是一樣看待。我們知道的就是初次相識的時候，他與我們同在一條水平線上——換句話，就是他也是正在饑餓的，受鎮上警察特別的注意，是村裏農人所懷疑的人物，用一只無力的，窘迫的，饑餓的野獸的恨心來恨世人，而且存心向全人類報仇。總而言之，他完全同我們是一類的人。

患難是黏緊人性，連背馳相反的人性都在內的，是最牢固的泥膠。我們目下自信都是在患難之中。我是第三人。我早年養成溫和的皮氣使我在我們當中說不了便宜自己的話。又不願顯拙直無能，所以對於委曲我的地方我總緘口不語。但是爲了記述我的品性起見，如你願意，我要補說我向來以爲



自己比別人好一些，直到現在我還是仍然保留這樣的意見的。

如此，我們離開白瑞可甫而向前走，我們那日的目的地是恰盤人 Chabans（南俄的牧人——譯者按）在那些人中往往可以討得一點麵包，那些人很少將漂泊者空手趕跑的。

我向兵丁并走着，『學生』在我們後面蹣跚着。在他肩頭上掛着一件好像是短褂的東西；他頭上載着一頂剪小的寬邊帽子；他的瘦細的腿上緊緊蒙着一條滿是補貼的灰色小袴子；他在途中捨着一只長靴的統身，他已從衣服的裏縫處撕下布條把這靴統扎在下腿上。他稱這種用法叫做無底鞋，他無語地蹣跚着，踐起許多塵灰，綠色的小眼睛四面窺視着。這兵丁穿着一件紅毛褂，這紅毛褂他自己說是在克爾孫『他自己的手賺來的；』褂外他穿着一件綿背心；他載着一頂褪色的軍帽，他的戴法是依規列上所載的『上面的薄片遮在左額上；』他小腿上穿着下垂着的襪統子。他赤着脚。

我身上也有衣服，也是赤脚的。

我們向前走着，我們四面都是壯偉的，廣蔓的草原，蓋在炎暑的無雲的穹蒼之下，看去好像在我們面前擺着一個大食盤一般。塵土的小道在牠上面穿切過好像一條長緞帶，小道滾熱燙我們的脚。東一塊西一塊地有糟蹋過的苞蘿，毛萋萋地十分像那兵丁的久遠未修的雙頰。

兵丁走着，一面粗魯地唱着：

『如此，哦復活聖節啊。

我們讚美你的聖名嘍。』

他手膊卜夾着一些像軍隊教堂的執事的公文的东西，他知道許多斷片的禮拜規列，無論何時只要我們話頭一轉到這上頭去，他老是詛罵這些東西的。

我們前面地平線之處漸漸聳起一些色線迷糊的淡影，那色影漸漸由衰落的丁香花轉成石竹桃色。

『這很明顯的是克里米 *Crimmean* 的山峯，』「學生」乾聲說道。

『山峯嗎？』兵丁叫道，『看見山峯現在還早着呢。那是雲彩——雲彩而已。你看不見嗎——那正像牛奶酸莓呢。』

我以為如果那真是雲彩而含有牛奶酸莓，那可真是可取的好東西了。這忽然喚醒我們的饑餓——我們過那些日子中的魔鬼。

『遇見鬼啊！』兵丁吐口痰咆哮道，『如果我們能遇見一個人啊！這兒一個人也沒有！我們要像冬



天的熊一般了，只是舐舐自己的爪掌。」

「我本說我們該向有人烟的地方去。」「學生」教訓地說道。

「你本說，是啊！」兵丁立時火起來，「說——你們學生都只知道說左近那裏是有人烟的地方呢？魔鬼知道那兒是的。」

「學生」默然無語，只是緊緊把嘴唇合着。日將落山，地平線上的雲彩的顏色千變萬幻，那是無論什麼文字形容不出的。空氣中含着泥同鹽的氣息，這乾燥的開味口的氣息更激起我們的食慾來。

我們肚裏有一種嘔吸的知覺，一種奇怪的難受的感覺。好像覺得周身的筋肉中的汁髓都一點點滴了出來——滴到什麼地方去再蒸發了，於是我們的筋力都失了彈力了。嘴裏同嗓子裏都充滿了一種棘刺的乾渴，頭裏十分矇矓，黑星在目前閃動起來。有時這些黑星形成熱滾的肉片——資養的牛肉。回憶給這種「過去的無聲息的情景」原有的香味，那時我們肚裏就像有一把小刀在割絞一般。

雖是如此，而我們仍然前走着，互相說各人自己的感覺，側斜地怒視我們周圍，心想或許我們可以看見一間羊欄，又靜聽着有無韃靼人用「阿爾巴」Arba（克里米所用的一種二輪車——譯者按）運水菓到阿爾米尼亞的 Armenian 市場去的車輪發出的尖軋聲。

但是草原上只是荒涼寂靜而已。

在這難過的一天的黃昏時，我們三個人一共吃了四磅黑麥麵包，五個瓜，走了大約三十五英里——我們所進的抵不上我們所花出的啊！——到白瑞可甫市場區去睡覺後，我們餓醒了。

「學生」勸我們不要躺下睡覺，當夜黑裏我們好去從事……但是在有次序的社會裏說到干犯財產屬有權總是件不對的事情，因此我只得不說了。在我就是于自己有利益我對於別人也是願意公正而不肯粗暴的。我知道我們這文明的人們，一日比一日更是心軟了，就是他們握着他們鄰人的項頸很明顯地存心要勒他，他們也做得十分溫和，他們要依着境况所許可的禮式。我自己項頸得來的經驗令我察出這種道德的進步，所以我很高興地自信說，這世界上件件東西都是向着完美上面發展去的。我們可以拿每年監獄，酒店，下處……的增加來說這驚人的進步是一年比一年建築得更其穩固。

如此，吞着飢餓的口涎，想法用朋友的談話來壓制着肚裏的劇痛，我們仍然在這荒涼的寂靜的草原上向前走着——在落日的美麗的彩光下走着，心中老是希望着有這樣或是那樣的事物發生出來。在我們前面是將落向那雲彩裏去的夕陽，我們後面同兩旁的草原向天上升起一種鴿白色的霧氣，把那可厭的地平線顯然不動地固定出來。



『弟兄們，我們拾點柴火做起個火堆吧。』兵丁從道上拾起一塊木頭說道：『我們得在草原上過夜了，露水將要下了。……牛糞，小樹枝子——無論什麼！』

我們四散開來，各去拾枯草以及一切可燒的東西。每次我們彎身向地時，立時熱烈地想整個兒躺下去——躺下去不動再吃着這肥膩的黑色東西——儘量大吃一頓，直等到吃不了時再閉眼睛去。只是吃啊！如果以後我們永遠睡着啊！吃着嚼着，感覺那熱的咬爛的東西漸漸地從我們口裏經過食管經過食道再走到我們那餓極的肚裏啊。

『如果我們能找着一些草根或是別的啊！』兵丁嘆道，『有的草根是可以吃的，你知道。』

但是在這黑色瘦瘠的泥地上並沒有草根。南方的夜黑得非常快，最後的一道陽光還沒消失而藍天上的星星已經閃耀了，我們周圍黑影漸漸地愈來愈厚，全草原都浸在一種無物的空虛當中。

『弟兄們，』「學生」說道，『前面靠左邊躺着一個人呢。』

『一個人？』兵丁的聲音很是懷疑：『他躺在那兒有什麼可幹的呢？』

『前去問他，他如果躺在草原上他就一定帶有麵包的。』「學生」解釋道。

兵丁向那躺着人的方向看去，吐口痰決斷地說：

『我們去他那兒吧！』

只有「學生」那副尖銳的綠眼睛可以看出那路左邊大約五十尋外地上突起的黑物是個人。我們向他走去，快快地在耕過的土塊上踐過，我們覺得這對於食物新生的希望使我們的飢餓更是銳利起來。我們已經走近他了。那個人一點不動。

『或許這不是一個人啊！』兵丁把我們大家的公同意見用話說了出來。

但是我們的懷疑當時就溶解了，因為那堆黑物忽然動了起來，形體漸大，我們看見果然是個活人，現在跪在地上一支手向我們伸指着。

他沈重地戰栗地向我們說道：

『再走一步——我就開槍！』

幽暗的空氣中機關尖尖地響了一聲。

我們當即站住，好像聽見命令一般，默靜了幾分鐘，這不順意的奇遇使我們啞然無語。

『你野獸！』兵丁高聲叫道。

『噯，我沒有過！』「學生」反省地說道，『帶一把槍走路，這很顯然的是個不錯的人啊！』



『哎！』兵丁叫道，『胆子也不小呢。』

那個人的姿勢一點不動，仍然是默靜無聲。

『咳，你在那兒吧！我們不用近你……只是給我們一些麵包。帶着有嗎？看基督面上給我們一點——被咒詛的人啊！』

兵丁最後的幾個字，自然地是在他牙齒間哼出來的。

那個人仍然默無聲息。

『你聽見了嗎？』兵丁火怒地失望地叫道，『求你給我們一些麵包啊！我們不走近你——擲給我們。』

『好吧！』那個人單略地說道。

他或者儘可以說『我親愛的弟兄們啊！』如果他真的說了這句基督徒的話，這種最神聖的最純粹的感情也不會像這粗簡的『好吧！』能激動我們，能開化我們的。

『不要怕我們啊！』兵丁柔和地說道，臉上微笑着，雖是這個人不會看見他的微笑的，因為他至少離我們有二十步。

「我們都是好人……我們是從俄國丘古般 Kudan 來。在路上把錢丟了，糧食也都吃完了，現在我們已是兩天沒有嚐一點東西了……」

「接着吧！那個好人說道。他的手一擲，一塊黑東西向我投來落在離我們不遠的一塊土塊上。」

「學生」趕去拾起。

「再接着——接着吧！再沒有了！」

「學生」拾起這塊禮物後，看去有四磅陳腐的麵包。這麵包曾經埋在土裏過，而且已經很陳腐了。第一塊吸住我們的注意力，第二塊使我們更是高興。陳腐的麵包比新鮮的更好，陳腐的麵包水分要少些。

「這樣——這樣——這樣啊！」兵丁說着，把注意力集中于分麵包上。「等等！我想這公平一點！學生，你的上面應該拆一點角下來給他」——他是說我——「他的太小了。」

「學生」不言不語，把他的一份麵包上折下一兩重的一塊。我攫取過來，塞進口裏。

我開始嚼着，慢慢嚼着，很難節制牙牀的抽動，那牙牀正要把石頭都磨成細粉了。當我感覺到我的食管的跳動，漸漸地把食物流運下去時，我得到一種極銳利的快感。一口一口地，滾熱地不可解地美味



難形容地終歸到了火燒一般的肚裏了，好像立時就變成血與筋肉一般。這一種奇怪的，平靜的，生動的快感與肚腹的充實成比例地溫慰着我的心，我那時的情形就好像半睡着一般似的。我忘了那些饑餓時代的倒楣日子了，我忘了我的同伴也正浸在這種我自己正在經驗着的狂悅之中了。

當我把手中最後的一塊塞進嘴後，我覺得一種十分再須要一些的慾望。

『他身邊一定還有——咒詛者加禍于他啊！——一些脂油或是一點肉。』兵丁叫道，他坐在我對面的地上用手抓着自己。

『一定的，因為麵包上有肉味兒……是的，我信他還有麵包。』「學生」說道；他又平靜地接着說，『如果只要他沒有一把槍啊！』

『他是誰呢？我奇怪。』

『一個鄙漢！』兵丁判定地說道。

我們緊擠着坐在一起，向我們那有旋轉手槍的施主的方向遙望着。那一邊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  
一點動靜。

夜的黑暗聚集在我們周圍。草原上是十分的寂靜；我們彼此聽得各人的呼吸。不時有

Svalik 是草原上一種無耳的齧鼠——譯者按）的嘯聲……星星，天上光明的鮮花，下照着我們……我們還想再吃點東西。

我所以榮耀地說——在這奇怪的黑裏當時我不比我的同伴好也不比我的同伴壞。我勸他們起來向那人走去。我們無須乎驚動他，但是在他手中有可吃的東西我們可得把牠吃盡。他會開槍的——讓他開好了！我們三人中踰倒的只會有一人而已，而且就是這個真是不幸踰倒，一粒輪旋手槍彈也不會結果了他的。

『我們去吧，』兵丁說道，一跳立了起來。

『學生』站起來慢慢的沒有兵丁那麼快。

我們于是走去；幾乎是跑了。『學生』跟在後面。

『同伴啊！』兵丁斥責地叫道。

我們聽見槍機一響。頓時發出一道火光，與振響之聲。

『沒有事了！』兵丁高興地叫道，他一跳就跳到那人面前。『現在，你這魔鬼，我可得同你算帳了。』

『學生』投身于那行囊之上。



「這魔鬼」倒在地，伸張開他的雙手發出一種喉管閉塞着的聲音。

「這是什麼鬼事！」兵丁伸起腳來踢這人一下驚異地叫道。「他爲什麼那樣呻吟啊？！咳！咳！這是怎麼回事啊？你是自己開槍打了你自己嗎？」

「這兒是肉同一些油煎餅與麵包——全有，兄弟們！」「學生」的聲音極高興的叫道。

「但是他爲什麼這樣痛苦呢？他剩得最後一口氣了！來吧，我們吃吧，朋友們！」兵丁叫道。我已從他手中將輪旋手槍取下，他現在停了呻吟不動地躺着。子彈盒裏只有一粒子彈。

我們又吃着——默靜地吃着，那個人也默靜地躺在那兒，一絲不動。我們一點不去注意他。

「兄弟們，我想你們如此都只是爲了麵包的原故嗎？」忽然一個粗燥的戰栗的聲音叫道。

我們大家都吃一驚。「學生」猛吞了一塊下去，變身向着地面咳嗽起來。

兵丁嚼着濫罵起來：

「你這狗東西！當心我把你當塊木頭來劈啊！或是你願意我們來活着剝你的皮嗎！我們要牠，牠就是我們的。閉住你的嘴，你這污鬼！好事情帶着槍出來走再向好人開槍！你這魔鬼咒詛的東西！」

他一面吃着一面毒罵，爲了這個原故他的罵失了牠的表情與力量。

『等我們吃完了，再來同你算帳。』「學生」心術不正地說道。

那時在黑間的沈靜的空氣中發出一種驚嚇我們的悲傷的聲音。

『兄弟們……我如何解說呢？我開槍是因為我嚇怕。我現在是從新阿早 New Athos……到司莫蘭斯克 Smolensk 政府去……哦，上帝啊！我得了熱病……病得像受日光火燒一般……我苦咬！我離阿早時已經有熱病了……我正在做木匠的工作……我的職業是個木匠……家中有妻子同兩個小女兒……有三四年我沒有見她們了……兄弟們……你們知道一切的！』

『我們在吃呢，不要討厭。』「學生」說道。

『我如果知道你們是平和的好人……你想我會開槍嗎？而且在這草原上，又是黑夜裏，兄弟們，你們一定不能說我開槍是有罪吧？』

他說着哭着，說的更準確一點他是在驚恐地戰栗地哀哭着。

『他是個守財奴！』兵丁輕笑說道。

『他身邊一定有錢。』「學生」說道。

兵丁霎眼望着他，微笑着。



『你多麼銳敏啊……我說，把柴火給我們些，我們點着睡覺。』

『如何對付他呢？』「學生」問道。

『魔鬼惹他！他愛同我們一同烤火就烤罷了——什麼？』

『他會跟我們的！』學生搖搖他那尖頭。

他去取我們先前揀好的柴火，捧在木匠的左近，把柴火點着，不一會就生着一個火堆了。火堆在這無風的黑夜裏安靜地燒着，照亮我們周圍一點地方。我們很難睡着，雖是吃了不少，我們還想再吃點晚飯。

『兄弟們！』木匠向我們叫道。他躺在三碼外，我覺得他不時在輕輕說着什麼似的。

『噢！』兵丁答應道。

『我能來你們那兒嗎——火堆那兒？我將死了……我的骨頭全碎了。哦，上帝啊！我看得很明白我是不能活着回家了。』

『爬過來吧，』「學生」決斷說道。

很慢地，好像怕丟了手或是腳，這木匠向火堆爬來。他是一個高的憔悴得怕人的人，周身好像都在

抖着，他那變大的幽暗的眼睛在說着他所受着的苦痛。他那繃摺的面上非常瘦，照在火堆的光中發出一種黃色的，土色的，死人色的氣色。他仍然在戰栗着，激起我們那可笑的憐恤心來。他那長瘦的手向火堆伸出，摩擦他的瘦的手指，慢慢地疲倦地捏着手指的骨節。最後我們都禁不住地望着他。

『你怎麼這般憔悴，你爲什麼自己步走呢？——爲的省錢嗎？』兵丁粗暴地問道。

『他們也是這般勸我……不要走水去，他們說，走克里米亞好——因爲空氣好，他們說。囉！我走不了。我將死了，禽鳥會來啄剝我的骨頭，誰也不知道我了……我的妻了……我的小女兒會老等望我回去……我寫信告他們的……草原上的雨水會淋洗我的骨頭……上帝啊，上帝啊！』

他像隻傷了的狼一般咆哮着。

『哦，魔鬼啊！』兵丁發怒叫道，站了起來。『你多麼假哭啊！你不能讓人家安靜嗎？你將死嗎？好，你死了，管住你的舌頭……你于誰有用呢？閉口不准說！』

『給他一木棍吧，』「學生」提議道。

『躺着睡吧！』我說，『你若想在火堆旁，就別嚷。實在的，你知道……』

『現在你已聽見了，』兵丁粗野地說道，『請你自己明白。你以爲我們要憐恤你，你要注意你，因爲你』



擲麵包給我們，並且還向我們開槍，你以為嗎？你這惡臉鬼啊！若是別人就會……噫！

兵丁說完就不說地直躺在地上。

「學生」早已經躺下了，我也躺着。那驚恐的木匠自己縮成一團，向火堆徐徐爬來開始默靜地凝望着牠。我躺在他的右邊，清清楚楚地聽見他的牙齒戰栗地發出的聲音。「學生」躺在他的左邊，把自己滾成一球後好像立時就睡着了。兵丁把手填在腦後，面向上的躺着，望着天。

「這是多麼好的黑夜啊？多麼多的星星！多麼暖和啊！」他說道，稍轉向我。「多麼好的天——一個牀頂，不是天。朋友，我愛這種漂泊的生活。這種生活固然是饑寒交迫，但是有時却也同空氣一般的自由……你上邊沒有管你的人……你是你自己生命的主人……雖是你把你的腦袋咬下來，也沒有人能向你說一句話……這是很好的，這幾天來我十分飢餓，十分生怒……而現在我躺在這兒好像一點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只是望着天……星星向我閃目；好像他們在說：這是怎麼回事啊，拉古丁？走去知道事物，在這世上不要做誰的下民……這就是你……我的心很快樂。你怎樣啊，木匠？不要生我氣，也不要恐怕。我們吃完了你的麵包，我知道，但是這沒有關係的；你有糧食我們沒有，所以我們吃了你的。你是一個野蠻的東西，你出來開槍打人。你不知道槍子可以傷害人嗎？方才我十分怒你，如果不是你病倒了

我一定要重重毆打你一頓，兄弟。至於說到麵包——明天你可以回到白瑞可甫到那兒買一些……你有錢的……我知道……你得熱病有多久了呢？」

有好半天在我耳旁我聽見這兵丁粗低的語聲與那木匠戰慄的聲音。夜色十分幽暗，幾乎是深黑了，地上什麼東西都看不見，一陣潮溼的薰風從牠懷中湧出。

這是黑一色的夜間，火堆上散出一種使人快活的暖氣。我的眼睛不自覺地閉了起來，而在眼前，好像在幻景中一般，浮過一種溫慰的澄清的東西。

……

『起來！醒來！我們走吧！』

我驚恐地睜開眼睛，趕緊站了起來，兵丁猛勁地拉着我的手肘幫助我立起來。

『起來，放出點神氣來呀！開步走！』

他臉上嚴肅而且忱憂。我四周一望，日頭已經起山，牠的玫瑰色的光線已經照在木匠那不動的烏藍色的臉上。他的嘴張着，牠的眼珠從眼巢中膨了出來，呆木地驚恐地凝視着。他胸前的衣服全撕了，他不自然地，破毀地躺着。「學生」的踪影沒有了。



『好，你看足了嗎？……來吧，我說！』兵丁激烈地說道，拉着我的衣袖。

『他死了嗎？』我問道，在這清晨的新鮮空氣中戰慄起來。

『一定的。他許會勒了你……你許會也死了。』兵丁說道。

『他誰呀？』學生「嗎？」我問道。

『嘎，還有誰呢？不是你吧？我想你也不會說是——我？嘎，你的好書？』他很伶俐地結果了這個人。

……將他的同伴留在難中。如果我早想到這一層，昨夜我就會把這「學生」殺死了的。我一下就會把

他打死……我一拳打在他的前額上，世上從此就少了一個壞良心的人。看見他所做的事情，把這事情

記住啊！現在我們得前走，使沒有人看見我們在草原上。你懂得嗎？鎮靜下來，我們今天看見這木匠被人

謀財害命。我們得去尋找我們的弟兄……看看他向何方去了，他到那裏過夜的。咳，設想他們捉着我們

……雖是我們身無一物……除了他的旋輪手槍放在我懷包裏！

『扔了牠，』我勸兵丁說。

『扔了牠嗎？』他想想說道，『這是一件貴重的東西啊。而且，他們許不會捉着我們的……不，我不

扔牠……有誰知道這木匠帶槍呢？我不扔牠……牠值得三個盧布呢……裏面還有一粒子彈。我是如

何地高興把這一顆子彈射進我們那親愛的同伴的耳內啊！我不知道這狗子偷去了多少錢？願他受咒詛啊！

「木匠還有小女兒呢！」我說道。

「女兒嗎？什麼……咳，她們會長大的，又不用我們去替她們找丈夫；她們又不想到我們……我們快走吧，兄弟。我們向那裏去啊？」

「我不知道……在我看來，那裏都一樣的。」

「我也不知道，我知道的也是那裏都一樣的。我們向右邊去吧……海一定在這邊。」

我們向右邊走去。

我轉身回頭看看。離我們遠處在草原中膨起一小黑堆，日光照在那小堆上。

「你是看看他還爬不起來嗎？不要怕，他不會起來追我們的。這位學生顯然的是做個一兩次欺詐的事情的，而且做得很好。咳，他很巧妙地把那事情放在我們身上。他還是我們的同伴呢！啊，兄弟！人是變壞了。一年比一年變壞了！」兵丁憂愁地說着。

草原上默靜而且荒涼，浮滿了光明的朝陽，在我們四周蔓延而去，直到地平線處與天相接，牠是如



此的光明，友善而且眩暈，好像覺得在這碧青的穹蒼之下，在這廣漠的自由的大地上，簡直是沒有一點黑暗的邪惡的事情存在的可能的。

『覺得餓嗎？兄弟？』兵丁說着，將他的 *Makharka*（農人用的烟——譯者按）捲成一支煙捲。

『我們今天到那兒去，去又怎樣？』

『問題就是這兒！』

.....

說到此處，這口述的人——我在醫院吊牀旁的鄰人——打住他的故事，向我說道：

『這就完了。我同這兵丁很是友善，我陪他走到加耳區 *Kars Districts* 他是一個有經驗的好人，是一個赤脚漂泊者的真正標本。我很尊敬他的。我們同路到小亞細亞去，然後互相不見了。』

『你有時還想起那木匠嗎？』我問道。

『你看我呢——或是你聽見我才所說。』

『再沒有什麼事嗎？』

他微笑起來。

『對於這件事情我的情感應該如何——你是這意思嗎！他所遭遇的非我之過，正如我遭遇什麼事情非你之過一樣。什麼事情發生都非誰之過啊，因為我們全都一樣——同是同族的野獸。』

（朱溪譯）



# 馬爾華

海——在笑着。

在熱風的輕輕的吹動之下，牠在抖動，一層細密的皺紋；耀眼的反映着太陽的光彩，蓋住了牠，而幾個銀光燦爛的笑窩向着蔚藍的天微笑。在海與天之間的蔚藍的空間，動盪着歡樂的波浪聲，那些波浪一個跟着一個的跑上傾斜的沙岸。這個聲音，和太陽的光彩，千波萬折地反映在海裏的，和諧地混合在一起，形成不斷的運動，充滿着活潑的愉快。太陽是幸福的，因為牠放射着光明；海呢——因為牠反射着太陽的歡樂的光明。

風親愛地撫摸着海的綢緞似的胸膛，太陽用自己的熱烈的光線溫暖着牠，而海，在這些愛撫的溫柔力量之下睡夢似的喘息着，使得沸熱的空氣充塞了蒸發的鹽味。淡綠的波浪跑到黃沙上來，拋擲着

雪白的泡沫，牠就在這滾燙的沙礫上輕輕的響着消散下去，潤濕着沙土。

狹長的沙岸，像是一座巨大的寶塔從岸上摔倒在海裏。這條沙岸，一頭像尖銳的螺絲釘似的戳在無窮的玩耍着太陽的空曠的水面裏，在遠處迷失了牠的根源，那邊的暑熱的霧氣蓋住了地面。從那邊跟着風，飛來了一陣重濁的氣味，在這裏，在清潔的海中，在蔚藍明亮的天幕底下，這是不可解的，侮辱的。沙岸的沙土上散布着魚鱗，還插着幾根木棒，上面掛着漁網，牠們的蜘蛛網似的影子落在地上。幾隻大船和一隻小船排列在沙地上，跑上岸來的波浪彷彿在招呼牠們到自己那邊去。排木，漿，筐子和木桶，亂七八糟的橫在沙岸上，這些東西之間有一座高高的草屋，是柳樹枝，菩提樹和草蓆的枝條編成的。這草屋的門口，在滿是節疤的木棍子上，放着一雙呢靴，靴底朝着天。而在這些混雜的東西上面，豎起了一根很高的旗竿，旗竿尖上一塊紅布在風裏飄動着。

在一隻船的影子裏，躺着華西里·列哥斯跌夫，這是沙岸上的看守人，這裏是革列奔施赤柯夫魚行的前綫崗位。他伏着胸口躺在那裏，兩隻手掌撐着頭，望着海的遠處，很注意的看那幾乎看不見的岸邊。那邊，在水上，閃動着一個小小的黑點，華西里很高興的望着那黑點越來越大的走近他。

他眯着眼睛——那波浪上的太陽光線像針似的刺着——滿意的微笑了：這是馬爾華來了。她來



到了，就要哈哈的笑着，她的胸脯要誘惑地起伏着，用和軟的手擁抱他，給他親嘴，而很響的，驚嚇着海鷗。講起那邊岸上的新聞。他同她就要煮起很好的牛耳朵，喝着燒酒，躺在沙上，談着話，親熱的玩耍着，之後，等天黑了，就要用茶壺燒茶，過着很有味的羊肉喝起茶來，然後躺下去睡覺……每逢禮拜天總是這樣，這是每禮拜的節日。而一清早，他沿着還在睡夢之中的海，在黎明之前的清新的昏暗中，載她到岸上去。她打着瞌睡坐在船尾上，而他划着船，向她看着。這種時候，她時常是很可笑的，很可笑又很可愛，像一隻吃得飽飽的貓兒似的。也許，她從船板上滑到了船底裏去，就在那裏捲做一堆的睡着了。她時常是這樣的。

這一天，甚至於海鷗都熱得倦極了。牠們並排着坐在沙上，張開着嘴，垂着翅膀，或是懶懶的浮在波浪上，不叫喊，也不像平常那麼野獸似的活躍。

華西里覺得船上不止馬爾華一個人。難道謝略施卡又纏住了她嗎？華西里在沙上沉重的翻了個身，坐了起來，用手掌遮在眼睛上面，心上很驚慌的看那邊來的還有一個什麼人？馬爾華坐在船尾上掌着舵。划槳的——不是謝略施卡，不大會划，要是謝略施卡，馬爾華可以不用掌舵的。

——華西里忍不住的叫了一聲。

沙上的海鷗抖動了一下，小心的防備着。

——日——日……——從船上傳來了馬爾華的鄉亮的聲音。

——你同着誰呀？

回答的是一片笑聲。

——見鬼！——華西里不高聲的罵了，吐了一口口水。

他很想要知道那來的是什麼人；他捲着煙捲，釘住着划槳的那個人的後腦和背看。槳打着的水的響亮的聲音散布在空氣裏；看守人的赤着的腳底下的沙在嘶嘶的響着。

——你這是同着誰？——他叫了，那時候他已經看得出馬爾華的美麗的臉上現着他所不認識的笑容。

——等一忽兒，你就知道了！——她笑着回答了。

划槳的回過臉來對着岸上，也笑着看了看華西里。

看守人皺着眉頭，回想着——這是誰，似乎是他認得的小夥子？

——起勁點兒划！——馬爾華在指揮着。



那船使勁的一衝，差不多半隻船都同着浪頭爬上了沙岸，往側面一歪就停住了；而浪頭往後退去，退到海裏去了。划槳的跳到岸上，就說：

——你好，爸爸！

——雅柯夫！——華西里沉悶的叫了一聲，也倒是驚奇比快樂多些。

他們擁抱着，在嘴唇上和巴掌上親了三次嘴；在華西里臉上奇怪同快樂和忸怩混在一起。

——我原來看着……怎麼一回事……心上痒痒的……ah，你，怎麼這是你？看着罷！我看這是謝略施卡吧？不是，看來不是謝略施卡！這是你！

華西里一隻手摸着鬍子，另外一隻手在空氣裏揮着。他要看一看馬爾華，然而兒子的兩隻微笑的眼睛釘住在他的臉上，那眼睛裏的光彩使得他不好意思。他覺得有這麼一個強壯漂亮的兒子，心上很滿意，可是，妍頭在旁邊又使得他忸怩，這兩種情感在心裏交戰着。他一隻腳換着別一隻腳的站在兒子面前，一個個的問題問着兒子，也不等待兒子的回答。他頭腦裏的一切，像是都混亂了，他尤其覺得不舒服的，是馬爾華的譏笑的話飛了出來：

——不要裝腔了……你那麼快活！把他同到草屋子裏去，請他吃點東西吧……

他回過身來對着她。她嘴唇上一種嘲笑的神氣，這是他沒有見過的，而她整個兒一那麼圓滾滾的，溫軟和新鮮的，像向來一樣，同時又是那麼變了樣的，新的。她那淡綠的眼睛從父親身上滾到兒子身上，用雪白的細密的牙齒在啃着西瓜子。雅柯夫也帶着微笑看着他們兩個，有幾秒鐘三個人都不做聲，這使得華西里很不舒服。

——我馬上！——華西里突然忙亂起來，向草屋那邊走去。——你們不要站在太陽裏，我拿點水就  
去……我們煮耳朵吃！我，雅柯夫，給你那麼好的耳朵吃！你們在這裏……隨意吧，我立刻……

他在草屋那邊的地上拿起鍋子來，很快的跑到漁網那裏，鑽進了那些漁網的灰色的褶襖裏，不見了。

馬爾華同着他的兒子也跑到草屋那邊來。

——唔，好漢子，我把你同到了父親這裏了，——馬爾華說，斜着眼睛看那雅柯夫的矮矮的身段。他迴過臉來對着她，臉上生着暗褐色的小鬍鬚，眼光閃爍着的說：

——是了，到了……這裏多麼好，那樣的海！

——寬暢的海……唔，怎麼，父親老得多嗎？



——不，沒有什麼。我以為他已經花白得多呢，而他的花白頭髮倒很少……還強健。

——你們有多少時候沒有見過了，你說？

——五年光景，啊……他從鄉下出來的時候，我才十七歲……

他們走進了草堂，裏面很悶氣，而草席上一股鹹魚的氣味；他們坐下了。雅柯夫坐在一個樹樁上，馬爾華坐在一堆麻袋上。他們中間有一個攔腰截斷的木桶，桶底朝上，當桌子用的，他們坐着，不做聲，互相注目的看着。

——這麼，你要在這裏做工了？——馬爾華問。

——那……我還不知道呢……要是找得着什麼工作，我是做的。

——我們這裏是找得着的！——馬爾華很自信的答應着，她那一雙淡綠的猜疑似的睜細着的眼睛直看着他。

他沒有看她，用襯衫的袖子擦着臉上的汗。

突然間她笑了。

——你母親有什麼吩咐和問好，叫你帶來給父親的吧？

——自然哩……怎麼樣？

——沒有什麼！

雅柯夫不喜歡她的笑——這似乎在刺着他。這小夥子回過去背着那女人，記起母親的吩咐了。母親送他走出圍牆的門的時候，靠在木板上，時常閃動着乾枯的眼睛，很快的說了：

——你給他說，雅沙……爲着基督，你給父親說，那個……母親只一個人，在那邊……五年過去了，她還只一個人老了，那個……你給他說，雅柯吳施卡，爲着上帝。母親很快就要做老太婆了……一個人，總是一個人！總在做着。爲着基督，你給他說吧……

她不做聲的哭了，把臉藏在衣兜裏。

那時候，雅柯夫沒有可憐她，而現在覺得可憐了……他看了看馬爾華，嚴肅的抬了一下眉毛。

——唔，我也來了，——華西里叫了一聲，一隻手拿着魚，另外一隻拿着刀，跑進草屋來。

他已經克服了自己的忸怩，把他深深的藏進自己的心裏，現在他已經很安定的看着他們，不過在

●雅沙，雅柯吳施卡都是雅柯夫的小名，在俄文裏，人名可以變做許多種形式，有些是縮小的意思，例如雅

沙或雅施卡就是「小雅柯夫兒」的意思，有些又可以表示放大，親愛，憎嫌的意思。



他的動作裏發現了他向來所沒有的忙亂。

——我馬上燒起柴火堆來……就來的……我們來談談吧。>>，雅柯夫，啊？

他又從草屋裏出去了。

馬爾華不斷的在啃着瓜子，很無禮的看着那雅柯夫，而他竭力的不看着她，雖然他很想要看。後來，因為沉默壓迫着，他就說了：

——我一個口袋忘記在船上了，要去拿來！

不慌不忙的站起着，他走了出去！代替他似的，華西里走進了草屋，低下身子來向馬爾華慌忙的，生氣的說：

——唔，你幹嗎同了他一起來？我給他說什麼好？你是我的什麼人？

——來了，就完了！——馬爾華很簡單的說。

——>>，你……沒有心計的婆娘！我現在怎麼辦呢？這樣，當着他的面，就那麼……一下子我家裏還有老婆，他的母親……你應當想到的！

——我很用得着想呢！我怕他，還是怎麼呢？還是怕你？——她問，輕蔑地眯着自己的綠眼睛。——你

剛才在他跟前那麼旋轉着我真好笑！

——你倒好笑呢，我怎麼辦？

——你以前早些想着這個就好了！

——那，我會知道他這麼突然從海裏鑽出來嗎？

雅柯夫腳底下的沙嘶嘶的響了，他們就打斷了自己的談話。雅柯夫拿來了一個輕輕的口袋，把牠扔在角落裏，斜着眼睛惡意似的看了看那女人。

她很起勁的吃着瓜子，而華西里坐在樹樁上，用手擦擦膝蓋，微笑着說了：

——這樣你就這麼來了……你是怎麼想起來的呢？

——這個樣子……我們寫了信給你……

——什麼時候我什麼信也沒有接到……

——唔？我們可寫了……

——大概信是失掉了——華西里發愁的說，——你看，真見鬼……啊？要的時候，偏偏失掉了……

——那末，你不知道我們的事情？——雅柯夫問，不信任地看着父親。



——那裏知道？我沒有接到信！

於是雅柯夫就說他們的馬死了，在二月初麵包就吃完了；做工呢，又沒有地方做。草料也不够，牛都幾乎餓死。總算勉強糊弄到四月間，後來就決定了耕過田之後雅柯夫到父親這裏來，找點工作，住這三個月光景。他們都寫信告訴了他，後來賣掉了三隻羊子，買了麵包和草料，於是雅柯夫就來了。

——原來這樣，——華西里叫了起來——這個樣……而……你們怎麼的……我寄了錢給你們……

——那錢有好多呢？修理了屋子……嫁掉了馬里亞……我買了一個犂……要知道五年的功夫呢！

——是了！不够用，啊？這樣的事情……啊呀，我那邊的牛耳朵要焦了！——他站了起來，走出去了。

華西里蹲在柴火堆前面思索着，那柴火堆上面掛着一隻鍋子，沸滾的泡沫在濺到火裏去。兒子給他所講的一切並不這麼感動他，然而他發生了一種不滿意老婆和雅柯夫的情感。五年來無論他寄多少錢給他們，他們家裏的經濟始終弄不好。如果不是馬爾華在這裏，他對雅柯夫還要說些什麼呢。自作主張的，也沒有得到父親的允許，就從鄉下出來了，——這點聰明倒有的，——而經濟却弄不好！家裏的

經濟，華西里直到今天過着快活的輕鬆的生活，是難得記起的；現在，突然的想起來了，這彷彿是個無底洞，五年以來他儘把錢往那裏面扔，這在他的生活裏，簡直像是多餘的東西，用不着的東西。他用羹匙翻動着耳朵，歎了口氣。

在太陽的光線底下，柴火堆的小小的淡黃的火苗是可憐的，暗淡的，青隱隱的透明的一股股的烟，從柴火堆飛到海邊去，迎着浪花。華西里看着那些烟，心上在想着現在他的生活要壞了，沒有先前那麼自由了。一定的，雅柯夫已經猜着了馬爾華是誰……

而她坐在草屋子裏，那一雙頑皮的挑戰的眼睛使得那小夥子不好意思；她的眼睛裏，一直不消滅的在耍着微笑。

——喂，看罷，你把未婚妻丟在鄉下了吧？——她看着雅柯夫的臉，突然的說了。

——也許，丟在那裏了，——那一個不大願意的回答。

——漂亮吧，怎麼樣？——她不經心的問。

雅柯夫不做聲。

——幹嗎不做聲……比我好些，還是不



他不由自主的看了看她的臉。她的巴掌黑黑的，很胖，潤濕的嘴唇——頭皮的微笑着，半開半闔的——在抖動着。粉紅的布衫，不知怎麼特別合式的披在她的身上，顯露着圓滾滾的肩膀和高高的彈性的胸脯，然而他不喜歡她那狡猾的謎着的綠眼睛，還在笑呢。

——你幹嗎這樣說？——他嘆了口氣，哀求着的說了，雖然想要說得很嚴厲。

——那要怎麼說呢？——她笑了。

——還要笑……笑什麼？

——笑你……

——唔，我給了你什麼？——他受着氣似的問，又在她的眼光之下低倒了眼睛。

她沒有回答。

雅柯夫猜到了她是父親的什麼人，這妨礙着他自由的同她說話。這個猜想並沒有使得他驚奇：他聽見過在外鄉的工作地方大家都是放縱得很，而且懂得，像他父親那樣強壯的人，沒有女人也就很難。過過這麼許多時間。然而，在父親跟前，在她跟前，都覺得很不好意思。後來，他記起了自己的母親——那麼一個女人，疲乏的，多話的，在那邊鄉下，一刻不放手的工作着……

——耳朵兒好了！——華西里跑進草屋來，說了，——拿羹匙來，馬爾華！  
雅柯夫看了看父親，想了：

——可見她時常到他這裏來的，連羹匙在什麼地方都知道呢！  
她拿了羹匙，就說要去洗一洗，並且她還有燒酒留在船尾上呢。

父親和兒子看着她的後影，只剩下兩個人，面對面的不做聲。

——你怎麼碰見她的？——華西里問。

——我在魚行裏問起你，她正在那裏……她就說：幹嗎在沙灘上走過去呢，咱們坐船去吧。我也要到他那裏去。就這麼來了。

——是呀……我有時候這麼想着：現在雅柯夫怎麼樣了？

兒子對着父親的臉好意的笑了，這一笑給了華西里一點勇氣。

——A……老太婆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雅柯夫不確定的說了，眨了眨眼睛。

——隨便什麼鬼也沒有辦法，我的好弟兄！——華西里揮着手叫了，——起先我忍耐了，不成習慣！



……我是有老婆的人。再則，她還可以補補衣服，這樣那樣……總之……Anna！女人，像死一樣，再也受不了的！——他誠懇的結束了自己的解釋。

——我又怎麼樣？——雅柯夫說，——這是你的事情，我又不是審判官。而他心上想着：

——那樣的人還肯替你補襪子呢……

——再則，我還不過四十五歲……她身上化不了多少，也算不了我的老婆……——華西里說。

——自然，——雅柯夫同意了而想着：——可是口袋總有點兒癟吧！

馬爾華手裏拿着燒酒和一串小麵包來了；大家坐下來吃耳朵。不做聲的吃着，很響的吮着骨頭，從嘴裏吐到門口的沙地上，雅柯夫吃得很多，很貪心的，馬爾華大概看着很喜歡——她親愛的微笑了，看着他那晒黑了的巴掌怎樣在鼓動着，很快的轉動着那潤濕的大嘴唇。華西里吃得不多，然而竭力的裝出一副神氣來，似乎很用心的在吃着。——這是因為他要沒有失錯的，不給兒子和馬爾華看出來，細細的想一想自己對於他們的態度。

海鷗的兇惡的叫喊打斷了親愛的波浪的音樂。暑氣比較得不那麼燙人了，已經有時候有一股涼

爽的空氣，充滿着海的氣味，飛進草屋子裏來。

吃過了有味的耳朵和燒酒。雅柯夫的眼睛矇矓了。他開始傻里傻氣的笑，打呃，打呵欠，而那麼樣看着馬爾華，以致於華西里認為必須向他說：

——你在這裏睡一會兒吧，雅舒特卡，●等喝茶的時候……我們叫醒你吧。

——這可以的……——雅柯夫表示同意，就倒在那堆麻堆上去，——A：。你們到那裏去哈哈！

華西里被他笑得不好意思起來，慌慌忙忙的走了出去，而馬爾華癡了癡嘴唇，招起着眉毛，回答雅柯夫：

——我們到那裏去，這不關你的事！你怎麼做？你還得給我們的上帝……G！這是你得做的事情，小夥子！

——我好吧！——雅柯夫在她後面叫着，——等着吧。我給你點顏色看！原來你是這樣的……

他還翻了幾個身，就睡着了，發紅的臉上帶着醉醺醺的吃飽了的微笑。

華西里把三根排木插在沙地裏，上面網在一起，用草蓆蓋了起來，這樣搭好了一個蔭棚，就睡在影

●雅舒特卡也是雅柯夫的小名。



子底下，用兩隻手墊着頭，看天。馬爾華在他身旁坐下來，他就回過臉去對着她，而他在他臉上看見了受氣和不滿意的神氣。

——怎麼，見着了兒子不快活嗎？——她笑着問了。

——哪，他……在笑我呢……爲着你——華西里憂鬱的說。

——唔，爲着我？——她狡猾的表示驚奇。

——還爲着什麼呢？

——>P，你這個可憐蟲！現在怎麼辦呢？不到你這裏來，還是怎麼？a唔，我不來了……

——看罷，你這個妖精！——華西里刺他，——B，你們這些人！他在笑，你也……而你們是我的最

親近的人！有什麼可笑的鬼！——他轉身過去，背朝着她，不做聲了。

馬爾華兩隻手抱着膝蓋，輕輕的搖着身體，她那綠眼睛看着光彩的快樂的海，微笑了，——那是懂得自己的美麗力量的女人所很多的凱旋的微笑。

一隻帆船在水面上滑過去，像是隻很大的，灰色翅膀的鳥。牠離岸很遠，而向着更遠的地方走，向着那邊，海和天混合在碧青的無窮的去處。

——幹嗎不做聲？——華西里問。

——我在想着，——馬爾華說。

——想什麼？

——就這麼想？——她動了動眉毛沉默了一忽兒，又添了一句：——你的兒子倒是個好漢，小夥子

……

——那你又怎麼樣？——華西里妒忌的叫了。

——又怎麼樣呢……

——你瞧着！——他的嚴厲的眼光，充滿着猜疑，看了看她，——你不要搗亂！我雖然和氣，可是，你不

要來惹我，是了！

他咬着牙齒，握緊着拳頭，接着又說：

——你今天一來就要着什麼似的……我還不懂得這個……唔，瞧着罷，要是給我知道了，沒有你好過的！你那麼笑着……一切那麼樣的……我也會對付你們這班娘兒們的……

——華西亞，●你不要來嚇我……——她很不開心的，也不向他看，就這麼說了。



——那是你不要開玩笑……

——你也不要恐嚇吧……

——我給點苦頭你吃，要是你放肆起來……華西里恨毒起來，威嚇着。

——你要打人嗎？——她回過身來對着他，好奇的看他那激動的臉。

——你是什麼伯爵夫人？我也打得的……

——我是你的什麼人，老婆，還是什麼？——馬爾華理直氣壯的，很鎮靜的問。不等到回答就接着說：

——你打慣了老婆，無緣無故的打，也想這樣來對付我嗎？唔，不行。我自己是太太，誰也不怕，你倒自己在

怕兒子呢：剛才在他面前那麼旋着，可恥！還要來威嚇我呢！

她輕蔑的搖搖頭，不做聲了。她的輕視的冷話壓住了華西里的恨毒。他從來沒有見過她這樣美麗。

——你放縱了，開了話箱了……——他說，又在恨着，又在鑑賞着她。

——我還得給你說：你對謝略施卡誇口，說我沒有了你，像沒有麵包似的，活也活不成了！你這是枉

然……也許，我並不是愛你，也不是來看你，我是愛這個地方……——她伸出手來在周圍畫了一個大

●華西卡也是華西里的小名。

圈子——也許，我喜歡的是這裏這麼空曠，海和天，一個卑鄙的人也沒有。至於你也在這裏，這對我沒有什麼關係……這彷彿是這地方的價錢……要是謝略施卡在這裏，我也會到他這裏來，你兒子要是在這裏，我也要來……你們給我哭壞了！我有我這樣的漂亮；只要我高興，隨便什麼時候挑選得着我所要的男人……

——原來這樣？——華西里發瘋似的吼着，突然抓住了她的喉嚨，——這樣呀，啊？

他使勁的搖着她，然而她並不逃避，雖然臉發紅了，眼睛充滿着血。她簡單的把自己的手放在他那壓緊着她喉嚨的手上，釘住着看他的臉。

——你原來是這樣的東西？——華西里吼着，越來越瘋狂的，——而沒有做過聲，狗皮……而抱我……而同我親熱……我給你！

他把她按在地上，很舒暢的在她頸子上打了一下，兩下，沉重的握得緊緊的拳頭。他覺得舒服，當他的拳頭一下子落在她的有彈性的頸子上的時候。

——哪……什麼，蛇？——他得意洋洋的問她？就把她推開了。

她也沒有叫一聲，沉默的，鎮靜的，倒在地上，背着了地，被蹂躪了的，通紅的，可是始終很美麗的。她那



雙綠眼睛，從眼睫毛底下，帶着冷酷的憎惡看着他。然而他，趕開着自己的興奮，舒服地滿意着出了一口惡氣，沒有看見她的眼光；等他得意洋洋的看了看她的時候——她微笑了，她的飽滿的嘴唇抖動了一下，眼睛裏閃爍着光彩，巴掌肉上顯出了笑渦。華西里驚奇的看着她。

——怎麼，你這個鬼！——他叫了，粗魯的扯了扯她的手。

——華西卡！……這是你打了我！——她悄悄的聲音問。

——唔，還有誰？——他絲毫也不懂得的看着她，不知怎麼辦才好？再打她一下吧？然而他已經沒有恨毒了，他的手已經不會拾起來打她的了。

——可見你在愛我？——她又問；聽着她悄悄的聲音，他覺得熱起來了。

——好吧，——他憂鬱的說，——你就得這樣！

——我倒想着，你已經不愛我了……我想：現在他兒子來了……他要把我趕走了……  
她笑了，奇怪的太高聲的笑聲。

——傻瓜！——華西里說，也不由自主的笑了，——兒子，他是我的什麼同伴呢？

●華西卡也是華西里的小名。

他覺得對她不好意思，可憐她，然而記起了她的話，他又嚴厲的說：

——這不關兒子的事……我打了你，這是你自己不好，幹嗎你來惹我？

——那我是故意的，試試你的……——她的肩膀靠到他身上去。

——試試的試什麼？這可試着了。

——不要緊！——馬爾華眯着眼睛，很自信的說，——我不生氣，這是愛着我所以打的？我還要爲着

這個報答你呢……她釘住着看，他放低了聲音又說：

——Jo，怎樣報答啊！

華西里在這句話裏聽出了對他很舒服的預約，心裏甜密密的激動着，他微笑着問：

——怎麼樣呢？

——以後就知道了，——馬爾華鎮靜的說，然而她的嘴唇抖動了一下。

——Jo，你，我的心肝！——華西里叫了，他那情人的手緊緊的捏着她——你知道，我打了你，你對

我更寶貴了！真的更親近了……是不是？

海鷗在他們上面飛過去。海上來的親熱的風把浪花差不多一直送到他們的腳邊；而不停的海的



笑聲儘在響着。

——曰曰，我們的事情！——華西里自由自在的吐了口氣，沉思地愛撫着滾在他懷裏的女人，——這世界上一切都是怎麼樣的：罪過的都是甜蜜的。你是什麼也不懂……而我有時候想起生活，甚至於可怕呢！尤其是夜裏……睡不着的時候……看着，你前面是海，你上面是天，周圍那麼黑暗，難受……而你在這裏只一個人那時候，自己覺得自己是那麼小，小……你底下的地在搖動了，而在地面上，除開你，誰也沒有。那樣的時候，要是你在這裏，始終還有兩個人呢……

馬爾華閉着眼睛，躺在他的膝蓋上，不做聲。華西里的粗魯的，可是很和善的臉，風吹日晒得棕色的臉低倒在她的身上，他那一部腿色的大鬚鬚刺着她的巴掌。女人不動，只有她的胸膛在很平均的高高的起落着。華西里的眼睛一忽兒看着海，一忽兒又落在這個和他很親近的胸膛上。她在她的嘴唇上親嘴，不慌不忙的，親得那麼響，彷彿在喝着滾燙的放着濃濃的油汁的稀粥似的。

他們這麼過了三個鐘頭，太陽開始落到海裏去的時候，華西里的沉悶的聲音說：

——唔，我去燒茶……客人快要醒了！

馬爾華像一隻溫柔的貓兒似的，懶洋洋地翻身過去；他不願意似的站起來，走到草屋子裏去。那女

人稍微抬起了一點眼睫毛，看了看他的後影，嘆了口氣，好像那些放下使他們疲乏的重擔的人似的。之後，他們三個坐在柴火堆的周圍喝茶。

太陽把海染上了夕陽時刻的活潑的顏色，淡綠的波浪放射着紅寶石和珍珠的光彩。

華西里用一隻白色的瓦杯在喝着茶，問着兒子鄉下的情形；自己也在提起。馬爾華不打擾他們，只在聽着他們的慢慢的談話。

——這樣，鄉下人還在過活？

——過活呢，無論怎麼樣……雅柯夫回答。

——我們弟兄們，難道要許多麼？一間屋子，麵包够吃，過節的時候一杯燒酒……可是，連這一點也沒有。要是在家裏養得活。難道我會到這裏來嗎？在鄉下，我自己是主人家，同大家一樣的人，而在這裏，是當差的……

——可是這裏吃得飽些，工作也輕鬆些……

——唔，你這也不要說！有時候，全身的骨頭都要叫喊呢。而且在這裏是給別人做，那邊都是給自己



——而你做着的錢可要多些，——雅柯夫鎮靜的回答。

華西里心上同意兒子的理由：——在鄉下，生活和工作都比這裏苦些；然而不知怎的他不願意雅柯夫知道。他嚴厲的說：

——你倒算過了這裏的工錢沒有鄉下，兄弟……

——像洞裏似的，又黑暗，又擁擠，——馬爾華笑着說，——尤其是女人的生活，那簡直只有眼淚。

——女人的生活到處是一樣的……光線也到處一樣的，太陽只有一個！——華西里皺着眉頭，看了看她。

——唔，你這是胡說！——她活潑起來的叫了，——我要是在鄉下，不管願意不願意，總得嫁人。嫁了的女人，永久是個奴隸：割麥子，紡紗，看管牲口，生小孩子……她自己還有什麼？只有挨丈夫的打罵。

——也不盡是打，——華西里打斷她的話。

——而在這裏，我不是誰的，——她不聽她，只管自己說，——像海鷗似的，要飛到什麼他方就到什麼地方！誰也不能夠擋住我的路……誰也不來碰我……

——要是碰了呢？——華西里笑着，提醒她的口氣似的問。

——唔，那我就哭哩！——她悄悄的說了，她那燃燒着的眼睛熄滅了。

華西里原諒她似的笑了。

——「口口，你那麼倔強，原來也是沒用，講些女人的話。在鄉下，女的是個生活裏有用的人……而這裏，她的生活只是放浪……」——他沉默了一會兒，又加上一句：——爲了罪孽。

雅柯夫，等他們的談話打斷了，就沉思地嘆了口氣說：

——這海像是沒有旁的了……

三個人都不做聲的看了看前面的空曠的去處。

——要是這裏都是田地！——雅柯夫用手畫了一個大圈子，叫了，——都是黑土吧！●正好耕種呢！

——那才是！——華西里好意的笑了，贊成似的向兒子的臉看了一眼，而兒子的臉甚至於因爲表示希望的力量而發紅了。他很舒服的聽見兒子的話裏那麼愛着土地；而他想，也許這種愛好很快就會有力的把雅柯夫叫回鄉村裏去，不致於受着雇工的自由生活的誘惑。而他，可以同馬爾華留在這裏，一切都照舊……

●俄國人的所謂「黑土」就是最肥沃的田地。



——雅柯夫，你這說得好！農民就得這麼樣。農民就靠田地才強壯；在田地上他總是活的，離開了牠，那就糟了！農民沒有田地，像是樹沒有了根：做傢具是行的，而長久活下去就不行了，要爛掉的！而樹林的好處也沒有了，四周圍都啃光了，鉤光了，什麼也不見了……雅柯夫，你這話說得好。

海在自己的懷抱裏迎着太陽，波浪的聲音奏着慶祝的音樂，而太陽的告別的光線，把波浪渲染成奇妙的，色度豐富的顏色。創造生活的，神聖的，光明的源泉，用自己的色調的美妙的和諧在同海告別，爲的要離得這裏望着牠的三個人很遠的地方，再用清晨光線的歡樂樂的光彩，去驚醒睡夢中的大地。

——看着太陽這麼落山，我的心都在化開來呢，真的，——華西里給馬爾華說。

她沉默着。雅柯夫的蔚藍的眼睛微笑了，望着海的遠處。二個人很久的沉思地看着那邊——白天的最後幾分鐘的熄滅的地方。他們前面的柴火堆裏的柴片燒化着。後面，夜已經在天上展開了自己的影子。黃的沙礫發黑了，海鷗不見了，——四周圍的一切都沉寂了，幻想地親愛着……甚至於不斷的嘈雜着的波浪，跑上隄岸的沙地來，也沒有白天裏那麼快樂吵鬧的聲音了。

——我坐在這裏幹嗎？——馬爾華說，——要去了。

華西里扭了一陣，看了看兒子。

——趕忙到那裏去！——他不滿意的咕嚕着，等一等，月亮要上來了……

——月亮又怎麼樣？就這樣我也不怕，又不是第一次夜裏從這裏回去！

雅柯夫看了看父親，眯着眼睛，藏過了笑容，又看着馬爾華，而她也正在看他，這使得他很不好意思。

——唔，怎麼啦！走吧！——華西里答應了，很不滿意的，煩悶的。

她站了起來，告別了，就慢慢的沿着隄岸走了；波浪滾到她的腳底下，彷彿在同她玩耍。天上閃動着爆發了一顆顆的星——是牠的金花。華西里和他兒子的眼睛在送着馬爾華，她的鮮明的短衫離開着他們，在昏暗中隱沒下去了。

——我的愛人……快一點來！

Da-da！貼緊我的胸懷！

——馬爾華的很高的尖利的聲音唱起來了。

華西里覺得她似乎站住了，在等着。他使勁的吐了一口口水，想着：——她這是故意在挑撥我，妖精！

——你聽唱呢！——雅柯夫笑了一笑。

她在他們眼睛裏，只剩了昏暗中的一個灰色的斑點了。



——不要可憐我的胸懷，

兩個雪白的鸞兒，嚶！

——她的聲音在海面上散開去。

——你瞧，怎麼啊！——雅柯夫叫了一聲，整個身體都像在往那邊牽過去了，那裏飛來了這誘惑的

字句。

——這樣，你在那邊經濟也弄不好啊？——華西里的嚴厲的聲音問了。

雅柯夫莫名其妙的，看了看他，又重新恢復了以前的姿勢。

沉沒在波浪的聲音裏，那頑皮的歌曲的零碎的個別字句，還傳到他們的耳朵裏來：

——……ah……這樣的夜裏

……我一個人……怎麼能睡！

——熱得很！——華西里愁悶的叫了，在沙地上翻着身，——已經夜裏了……還是熱！這討厭的地

方！

——這是沙在白天裏晒熱了……——雅柯夫轉過身去，彷彿躊躇着的說。

——你怎麼笑嗎？——父親很嚴厲的問他。

——我？——雅柯夫傻頭傻腦的問，——笑什麼？

——那正是，啊，沒有什麼可……

而透過着波浪的聲響，也不知是嘆氣，還是悄悄的親愛的叫喊，在傳到他們這裏來。

過了兩個禮拜，又到了禮拜天了，華西里·列哥斯鐵夫又躺在自己草屋附近的沙地上看着海，等着馬爾華。空曠的海笑着，要着反映的太陽光，一層層的波浪在生長出來，跑上沙地，把自己頭頂上泡沫扔在沙上，又滾到海裏去，融化在海中心。一切仍舊是十四天以前的樣子。不過華西里，以前很鎮靜而自信的等着自己的妍頭，而今天却很性急的等待着。上一個禮拜天她沒有來——今天應當來的了！他不懷疑她會不來，然而他想要很快就看見她。雅柯夫今天不會來打擾：前天他同了幾個工人來拿漁網，說禮拜天一早上城去買襯衫呢。他在漁塲上找着了工作，十五盧布一個月，已經去捉了幾次魚，現在神氣很強壯，快樂。他身上，像一切工人一樣，有一股鹹魚氣味，也像他們一樣的骯髒，破爛。華西里想起了兒子，就嘆了一口氣。



——他不要在這裏生根了吧……放浪慣了……那時候，恐怕不肯回到鄉下去了……我得自己

……

海裏除開海鷗什麼也沒有。那邊，海和天之間有一條狹狹的沙岸隔開着的地方，有時候發現些小小的黑點，在沙岸上移動着，又不見了。而船呢，始終沒有，雖然太陽光已經差不多垂直的落到海裏了。平常，在這個時候馬爾華早就在這裏了。

兩隻海鷗在空中互相抓緊了，打起來，打得羽毛都飛下來。兇狠的叫喊沖破着波浪的歡樂的歌曲，這歌曲是那麼經常的，和諧的，同明亮的天的凱旋的寂靜混合着，彷彿是太陽光在海而上愉快地玩耍的聲音。海鷗落到了水裏，互相的打着，忿怒和疼痛的狂叫，重新又飛到空中，互相的追趕着……而牠們的朋友——一大羣海鷗——似乎沒有看見這個鬭爭，只在貪心地捉着魚，鑽在那淡綠的透明的玩耍着的水裏去。

海——空曠的那邊，遠遠的岸邊，並不發現那熟悉的黑點。

——你不來嗎？——華西里自言自語的說，——唔，算了吧！你以為怎麼樣……

海在笑着。

華西里站了起來，跑到草屋子裏去，想要自己燒中飯吃，然而又覺得不想吃，於是重新回到原地方，躺下來了。

——要是謝略施卡來了也好！——他心上這樣叫了，強迫自己想那謝略施卡，——這是個惡毒的小夥子。隨便什麼人，他都要笑；對隨便什麼人，他都要揮拳頭。強壯的，識字的，見過世面的……可是個醉鬼。同他在一起很快活……娘兒們見不得他，雖然他來得不久，一些娘兒們已經都跟着他跑了。只有一個馬爾華難得他遠遠的……她可還不來。這個該死的女人！也許她生氣了，因為上次打了她？可是，這在她難道是什麼新鮮事情嗎？別人……是怎麼打的！現在他還得給她……

這樣，想着兒子，又想着謝略施卡，尤其想着馬爾華，華西里在沙地上翻來翻去，儘在等着。不安的情緒不知不覺地在他心裏產生着陰暗的猜疑的思想；然而他不願意想起這樣的念頭。他自己對自己隱藏着這種猜疑，一忽兒站起來，在沙地上走着，一忽兒又躺下去，這樣一直到晚上。海面已經暗下來了，而他還要在望着遠處，等着船。

這一天馬爾華沒有來。

躺下去睡覺的時候，華西里愁悶的罵着自己的職務，使得他不能夠到岸上去；他睡着去的時候，還



時常跳起來——在睡夢裏他時常聽見，似乎遠遠的不知什麼地方響在響呢。那時候，他總把一隻手遮在眼睛上面，而望着烏黑的模糊的海面。在對岸，在魚行那邊，亮着兩堆柴火堆，而在海裏什麼人也沒有。

——好吧，妖精！——他威嚇着。後來就很沉着的睡熟了。

而在漁行那邊，這一天原來出了這麼一件事情。

雅柯夫一清早就起身了，那時候太陽還沒有那麼熱的晒着，而海上吹着一陣勇敢的新鮮的空氣。他從木柵裏走到海邊去洗臉，跑到岸邊，看見了馬爾華。她坐在一隻拖船的船尾上——那拖船是扣在岸邊的——她那赤着的腳掛在船邊，在梳着濕的頭髮。

雅柯夫站住了，用好奇的眼光看着她。

一件布衫，胸口沒有扣好，從一個肩膀上褪了下來，肩膀是那麼白，很有味的。

波浪打着船尾。馬爾華一忽兒抬起頭來望着海面，一忽兒又低倒身子，她的赤着的腳差不多要碰着水了。

——洗了澡，還是怎麼？——雅柯夫叫了。

她的臉回過來向着他，眼睛一閃的看了看他，重新又梳着頭髮，回答了：

——洗了澡……你這麼早就起身了嗎？

——你比我還早……

——我算什麼榜樣呢？

雅柯夫不做聲了。

——照我這樣子過活，你的腦袋很難禁得起哩！——她說。

——O？瞧你多麼可怕！——雅柯夫笑了，就蹲下來洗臉。

他用手掌掬着水潑在自己臉上，咕嚕着，覺得清爽。之後，用短衫的邊緣擦着，他問馬爾華：

——你幹嗎儘來嚇我？

——而你幹嗎向我瞪着眼睛？

雅柯夫記得，他並沒有比看漁場上的別的女人多看了她，然而現在突然的向她說：

——如果你……是那麼牛奶似的！

——你父親要知道你這樣淘氣，他得給你的頭頸牛奶吃呢！

她狡猾的頑皮的看着他的臉。



雅柯夫笑了，就爬到拖船上。他也沒有懂得她說的是他的什麼『淘氣』，然而她既然這麼說，可見他很使勁的看了她。他覺得很舒服，很快樂。

——父親又怎麼樣？——他說着，沿着船邊向她走去，——你是他買了的，還是什麼？

同她並排坐了，他釘住了看她的赤着的肩膀，半露着的胸口，她的整個身影——那麼新鮮，茁壯，發散着一股海水氣味的。

——哪，你這麼雪白的！——他讚賞着的叫了起來，仔細的看了她。

——不是給你的，——她短短的申明了，也不看他，也不整理好自己的敞開的衣服。

雅柯夫嘆了一口氣。

在他們前面展開着早晨的太陽光線裏的無窮的海。小小的玩耍着的波浪，風的親愛的呼吸所產生的，悄悄的撞着船邊。遠遠的在海裏，像是牠的綢緞似的胸膛上的一條癩痕，看得見那邊的沙岸。沙岸上，在蔚藍的天的背景上，插着一根旗竿，只看得見那細小的一點——那塊布在風裏飄盪着。

——是了，小夥子！——馬爾華並不看着雅柯夫的說，——我很有味的，可不是給你的……誰也沒有買了我，也不受你父親的管束。我自己這麼過活……可是，你不要來惹我，因為我不願意站在你和華

西里的中間……我不要吵架，糾紛……懂得了

——我又怎麼樣了？——雅柯夫奇怪了，——我又沒有碰你……

——你也不敢來碰我！——馬爾華說。

她那麼說着，那麼輕蔑雅柯夫的口氣，使得他，一個男人，一個普通的人，受着了侮辱。一種倔強的，幾乎是惡毒的感覺抓住了他，眼裏裏都冒火了。

——O？我不敢？——他叫了起來，向她那邊移過去。

——不敢！

——唔，我要怎麼碰一下呢？

——碰碰看！

——那又怎麼樣呢？

——我給你後腦子上一下，你得鑽在水底裏去。

——A，唔，來吧！

——碰碰看！A！



他的熱烈的眼光繞了她一週，突然，很有力的手掌從旁邊把她抱住，壓緊了她的胸口和背部，碰着了她的熱烈而茁壯的身體，他整個人都燒起來了，喉嚨裏彷彿有什麼東西在壓緊着。

——哪唔……打吧唔……怎麼？

——放手，雅施卡！——她很鎮靜的說，想從他的發抖的手臂裏出去。

——而想給我後腦子上來一下呢？

——放手！瞧着，不是好玩的！

——唔……你不要嚇我！巴，你……好莓子！

他貼緊在她身上，厚厚的嘴唇親着她的紅暈的巴掌。

她頑皮的笑了，緊緊的抓住了雅柯夫的手，突然，全身很用力的一動，往前撞了過去。他們互相抱着，沉重的一堆落到了水裏去了，沉沒在泡沫和浪花裏。之後，在波動的水面上露出了雅柯夫的浸濕的頭，嚇壞了的臉色，旁邊，馬爾華也鑽了出來。雅柯夫拚命的揮着手，打開周圍的水，吼着，叫着，而馬爾華高聲大笑着在他的周圍游着，用手掌掬着鹽水潑他的臉，鑽到水裏去，避開他的亂揮着手。

——見鬼！——雅柯夫叫着，醒着鼻子，——我要淹死了好了……真的……要淹死了水……那嚟

苦的……Ah，你……淹死了！

然而她已經放了他，而像男人似的用手划着，向岸邊游。到了那邊，很敏捷的跳上了拖船，站在船尾上笑着，看雅柯夫很慌忙的向她游過來。浸濕的衣服貼在她的身體上，畫出了她的從肩膀直到膝蓋的身影；雅柯夫游到了船邊，一隻手抓住了她，貪心的眼光釘住了這個差不多是裸體的女人，而她很快樂的在他上面笑着。

——唔，爬出來，海狗兒！——她笑着說。跪了下去，伸出一隻手給他，而另外一隻撐在船邊上。

雅柯夫抓住了她的手，興奮的叫着：

——唔……現在站好吧！我給你洗……個澡……

他站在水裏，水齊着她的肩膀，把她往自己身邊一拉；波浪齊過她的頭，撞在船上，濺了馬爾華一臉的水。她皺了皺眉頭，笑着，突然叫了一聲，往水裏一跳，她的沉重的身體撞倒了雅柯夫。

他們又玩耍起來，像兩條大魚似的，在淡綠的水裏互相濺着水，叫喊着，醒着鼻孔，鑽到水裏去。

太陽笑着，望着他們，而漁行房屋的玻璃窗，反映着太陽光，也在笑着。他們的強壯的手打着水浪，水在喧鬧着，海鷗被人的吵鬧驚嚇了，尖利的叫喊着在他們頭上盤旋，而從海的遠處跑來的波浪時常淹



沒着他們的頭……

最後，他們累了，喝飽了許多水，爬到了岸上，坐在太陽底下休息。

——呸！——雅柯夫皺着眉頭吐了一口，——唔，這水也壞透了。還有那麼許多！

——世界上壞透了的東西多得很，譬如小夥子，老頭子，就有多少！——馬爾華笑着，擠着自己頭髮

裏的水……

她的頭髮是暗色的，雖然不長，但是很濃的，蜷曲的。

——你所以愛上了老頭子啊，——雅柯夫狡猾的笑了，用手臂攔推推她的肋骨。

——有的老頭子比年輕人好。

——要是父親那麼好，可見兒子是更好……

——瞧你那裏學來的，這麼會誇口？

——鄉下姑娘們時常給我說，我這小夥子很不壞。

——姑娘們懂得什麼？你倒來問問我看……

——你是什麼人？還不是姑娘？

她釘住了他看了一眼，而他懷好意的笑了。於是她突然正經起來了，很生氣的對他說：

——以前是的，可是生過了一次孩子了！

——碰得巧，可是不見得好，——雅柯夫說了，哈哈大笑起來。

——傻子！——馬爾華很激烈的對他說了，就轉過身去背着他。

雅柯夫膽怯了，沉默着，癢着嘴唇。

他們兩個人不做聲了半個鐘頭，在太陽底下轉動着，使得他們的浸濕的衣服快一點晒乾。

在木棚裏——這些些狹長的醜陋的屋宇，屋頂是往一邊斜的，——工人們醒過來了。遠遠的，他們似乎大家都是相像的——都是那麼赤着腳，襤褸的，破破爛爛的……他們的發啞的聲音傳到了海邊，不知是誰在捉着一隻空木桶的底，沈悶的打擊聲飛散開來，彷彿在敲着一面大鼓。兩個女人咕咕刮刮的相罵，狗在叫着。

——醒過來了，——雅柯夫說，——我今天想早一點上城的……倒同你鬼混了一陣……

——同我在一起是沒有好處的，——她又像是開玩笑，又像是正經的說。

——幹嗎你總是這麼嚇我？——雅柯夫很驚奇的笑了。



——你瞧罷。父親要給你……

這一次提起父親，突然使得他生氣了。

——父親又怎麼樣？

——他很粗魯的叫了，——父親我自己也不是小孩子了……什麼了不得

的事情……這裏不是那種規矩……我不是瞎子，看得見的……他自己就不是聖人……他在這裏也不那麼客氣……唔，也就不管我。

她嘲笑的看着他的臉，好奇的問了：

——不要管你打算幹什麼？

——我？

——他鼓起着嘴巴，挺着胸膛，彷彿在搬起什麼沉重的東西，——我嗎？我能幹的事多着呢！

新鮮的空氣把我吹够了，我身上的鄉下灰塵都吹掉了……

——這麼快？

——馬爾華嘲笑的叫了起來。

——還怎麼樣？

——我就要把你從父親那裏奪過來。

——唔真的？

——還怕嗎？

—— Да? 唔?

—— 你那麼的，—— 雅柯夫激動的起勁的說，—— 你不要來挑撥我！我……瞧着罷！

—— 什麼？—— 她鎮靜的問。

—— 沒有什麼！

他轉過身去背着她，不做聲了，像個有作爲的自信的小夥子的神氣。

—— 你這個頑皮傢伙！那個夥計有一隻小黑狗兒，看見過了？你就像那小狗兒一樣。遠遠的就在叫着，彷彿要咬人，走近去，牠可夾着尾巴就跑！

—— 唔，好吧！—— 雅柯夫發狠的叫了，—— 你等着吧！你會看見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會看見的！

而她對着他的臉笑了。

一個高高的，青筋滿臉的，紫銅色的人，披着一頭亂糟糟的火簇似的深黃的頭髮，慢慢的步伐，搖擺着身子，向他們走來。他那一件綿紗短衫，背上破了一個大洞，差不多一直破到領頭邊，不結腰帶；爲的要袖管不致於落下來，他把牠們捲到肩膀上。袴子像是各種各式的破洞拚湊起來的，脚是赤着的。臉上滿是密密的酒刺，兩隻深藍的大眼睛放着光彩，很傲慢的；鼻子很寬同上翹着，使得他的整個身影帶着那



種寫意的野腔野調的神氣。走到了他們跟前，他站住了，他的身體從那無數破洞的衣服裏露出來，在太陽底下閃爍着，高聲的醒着鼻孔，兩隻眼睛疑問似的看着他們，裝出一付可笑的面孔。

——昨天我謝略施卡稍微喝了點兒酒，今天謝略施卡的口袋像隻沒有底兒的筐子……借兩角錢來！我反正是還的……

雅柯夫聽了他這樣勇氣勃勃的話哈哈的笑了，而馬爾華看着他那破破爛爛的樣子，笑了一笑。

——給吧，鬼東西！給我兩角錢，我替你們行結婚禮，好吧？

——Ah，你這個小丑！難道你是牧師？——雅柯夫笑了。

——傻瓜！我在烏革里赤的牧師那邊當過看院子的……給兩角錢……

——我不要行結婚禮！——雅柯夫拒絕他。

——不管怎樣？給吧！我不去告訴你父親，說你在偷他的美人兒，——謝略施卡堅持着自己的要求，用舌頭舐着乾燥，裂開的嘴唇。

——造謠去吧，他會信你的……

——我要造謠起來，他一定得信！——謝略施卡說，——那他要怎樣幹你，Ah

——我不怕！——雅柯夫笑了一笑。

——唔，那我自己來幹！——謝略施卡鎮靜的聲明了，擠着眼睛。

雅柯夫可惜那兩角錢，但是，已經有人警告過他：不要同這個謝略施卡糾纏，甯可滿足他的要求。他也不會要多，可是，如果不給他，他會在工作的時候給你搗一個什麼亂子，或是無緣無故的打你一頓。雅柯夫記起了這些話，吐了口氣，伸手到口袋裏去。

——這樣才好！——謝略施卡獎勵着他，就在他們傍邊的沙地上坐下，——永久聽我的話，你就聰明了。而你——他向馬爾華說，——快要嫁給我吧？快一點兒吧，我是不肯長久等着的。

——破爛貨，你……先把破洞補補好，再來說話，——馬爾華回答。

謝略施卡批判地看了看自己的破洞，搖搖頭。

——你最好把自己的裙子給我一條。

——這樣！——馬爾華說着就笑了。

——真的！給我，有什麼舊的嗎？

——你自己買條褲子去吧，——馬爾華勸他。



——唔，我還喝完這幾個錢好些……

——好些！——雅柯夫笑了，手裏拿着四個五分銅元。

——還怎麼樣說？牧師給我說的，人應當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皮肉，而是心靈。我的心靈要燒酒喝，可不要禱子。把錢給我唔，好了，現在有酒喝了……而你的事情，我還是要給你父親講的。

——講吧！——雅柯夫揮了揮手，很驕傲的眨着眼睛，推推她的肩膀。

謝略施卡看出這種神氣，吐了一口口水，又說：

——要幹你，我也不會忘記的……等我一有空閑的功夫，就給你這麼一頓！

——爲什麼？——雅柯夫驚慌的問。

——那我也不知道……唔，你快要嫁給我吧？——謝略施卡又對馬爾華說。

——你倒給我說說看，我們怎麼辦，怎麼過活，那時候我再想想吧，——她很正經的說。

謝略施卡看了看海，眯着眼睛，舐舐嘴唇，說了：

——什麼也不幹，我們要逛呢！

——那兒來吃飯呢？

——唔，——謝略施卡揮了揮手，——你和我媽媽一樣的想法。什麼，怎麼樣？我那兒知道，什麼，怎麼樣呢？喝酒去了……

他站了起來，離開了他們，馬爾華的奇怪的笑容和小夥子的不痛快的眼光送着他。

——瞧罷，是個什麼樣的司令官！——雅柯夫說，這時候謝略施卡離他們已經遠了，——要是在我們鄉下，這樣的打哈哈的傢伙，早就幹了他……給他一頓好好的教訓，就完了……而這裏怕他呢……馬爾華看了看他，透過牙齒的說：

——A，你這個小豬仔！你懂得他的價錢！

——什麼不懂得不懂得！這樣的傢伙五分銅元一大把，而一把就有百來個呢。

——也算了！——馬爾華嘲笑的叫了，——這是你的價錢……而他……到處都去過，地心裏都鑽過，誰也不怕的……

——我又怕了誰？——雅柯夫勇敢的問。

她沒有回答他，沉思地看着跑上岸來的波浪的玩耍。正在搖盪着那沉重的拖船。桅桿左右的晃着，船尾一起一落的拍着水。響聲是那麼大，那麼可恨！——彷彿拖船要想離開海岸，跑到那廣闊的自由



海裏去，而他恨着那扣住了牠的練條。

——唔，你幹嗎不走？——馬爾華問雅柯夫。

——我要上那兒去？——他回答。

——你要上城……

——不去了！

——唔，到父親那裏去吧。

——你呢？

——什麼？

——你也去嗎？

——不……

——唔，我也不。

——你整天要在我跟前轉着嗎？——馬爾華鎮靜的問。

——我也不那麼希罕你……——雅柯夫回答了，受着侮辱的感覺，站起來，離開了她。

然而他說不希罕她，這是說錯了的。沒有她，就煩悶得很。同她談話之後，他發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

一種模糊的反對父親的抗議，深沉的不滿意他。昨天沒有這樣，今天同馬爾華碰見之前也還沒有這樣……而現在覺得父親在妨礙着他，雖然父親是在那邊，很遠的海那邊，在那眼睛勉強看得見的一條沙岸上……後來，他又覺得馬爾華怕父親。要是她不怕的話，那他同她的事情就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了。

他在漁行一帶走着，看着那些人。那木棚的影子底下，謝略施卡坐在一隻木桶上，彈着三弦琴，裝着鬼腔，在唱：

——警察先生！

待我客氣點兒吧……

領我到局裏去，

省得我跌到爛泥裏吧……

二十來個人，也都是那麼破破爛爛的，在圍着他，所有的人——這裏所有的一切都放散着一股鹹魚的氣味，硝石的氣味。四個女人，醜陋的，齷齪的，坐在沙地上喝茶，把茶從一把洋鐵大茶壺裏倒出來。而一個工人，雖然還是早晨，可已經喝醉了，在沙地上滾着，要想站起來，又倒下去。不知什麼地方，有個女人



在叫喊着，哭着，壞了的手風琴的聲音傳過來；到處閃爍着魚鱗。

正午的時候，雅柯夫在一堆空木桶中間找着一個有陰影的地方，他就在那邊一直睡到將近晚上，醒過來之後，又在漁行一帶踱來踱去，感覺着一種模糊的要到什麼地方去的慾望。

走了兩個鐘頭右左，他在離得漁場很遠的地方，在一叢小白楊樹底下，找着了馬爾華。她側着身子躺在那裏，手裏拿着一本很破爛的什麼書，看見他來就微笑了。

——瞧，你在這裏！——他說了，坐在她的旁邊。

——你找了我很久了嗎？——她很自信的問。

——難道我找了你。——雅柯夫叫了起來，突然他明白了，這正是這麼一回事：他找了她。這小夥子心上覺得奇異，就搖搖頭。

——你認得字嗎？——她問他。

——認得……不過不大行，已經忘掉了……

——我也不大行……你在學校裏學了嗎？

——在鄉村小學。

——我可不是自己學會的……

——唔，

——真的……我在亞斯特辣罕一個律師家裏當過廚娘；他的兒子教我讀書的。

——可見也不是自己……——雅柯夫解釋了。

她看了看他，又問：

——你不想讀書？

——我不……那有什麼……？

——我可喜歡，你瞧，我這是向那夥計老婆討來的一本書，在讀着呢……

——講什麼的……！

——講一個聖人亞列克賽。

馬爾華沉思地給他講了一個青年，富貴人家的兒子，他丟了他的父母，丟了自己的幸福走了，後來又回到父母家裏，但是簡直是個叫化子了，破破爛爛的，就住在父母的院子裏，同狗睡在一起，一直到死沒有說出他自己是什麼人，她講完了，悄悄的問雅柯夫：



——他這是幹嗎？

——誰知道他？——雅柯夫不關心的回答。

一堆堆的沙，和浪所掃來的，圍住了他們。遠遠的傳來一陣沉悶的，黑暗的吵鬧聲——這是漁行那邊在吵鬧。太陽在落下去，沙地上反映着牠的光線的淡紅色的反光。可憐的白楊樹，受着海上吹來的微風，稍稍搖擺着自己的稀少的樹葉。馬爾華沉默着，像在傾聽着什麼。

——你今天怎麼沒有到那邊……沙岸上去？

——你問牠幹嗎。

雅柯夫斜着身子，很貪心的眼光看那女人，心上想着怎麼對她說他所要說的話。

——我這麼一個人，靜悄悄的……只想要哭……或是唱曲子。不過，好的曲子我不知道，哭呢，又難為情……

他聽見她的聲音，那麼靜悄悄的，親熱的。然而她說的話沒有感動他的什麼，只不過使得他的慾望更加強烈起來。

——你，那麼吧，——他沉着的說，向她那邊移過去，但是並沒有看她，——你聽着吧，我給你說……

我是個年輕小夥子……

——蠢笨的，蠢笨……的！——馬爾華深信似的拖長着聲音說，搖搖頭。

——唔，就算蠢笨的，——雅柯夫發恨的叫了，——難道這也要聰明嗎？蠢笨，也好！我給你說，你願意

同我……

——不願意！

——什麼？

——沒有什麼？

——你不要搗亂……——他小心的抓住她的肩膀，——你想想……

——滾開，雅施卡！——她嚴厲的說，推開了他的手，——滾！

他站了起來，向周圍看了一眼。

——唔……要是你這樣，我才不希罕呢！你們這樣的人在這裏多得很……：你以為你比別人好些

嗎？

——你這小狗仔，——她鎮靜的說，站了起來，揮着衣服上的沙。



他們並排着向漁行那邊走去。走得很慢，因為腳時常陷到沙裏去。

雅柯夫粗魯的勸她滿足他的慾望，而她很鎮靜的笑他，回敬他一些帶着刺的話。突然的，他們已經走近漁行的木棚的時候，他站住了，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

——你這是故意挑動我？你這是幹嗎？我給你……瞧着罷！

——放手，我給你說！——她脫出了他的手，走了過去；而迎着她，謝略施卡從木棚角落裏鑽了出來，搖擺着自己的火焰似的蓬蓬鬆鬆的頭，很兇惡的說了：

——廷過了好的！

——你們都去見鬼吧！——馬爾華惡狠狠的叫了。

而雅柯夫在謝略施卡跟前站住了，很憂鬱的看着他。他們之間離着十步路光景。

謝略施卡看着雅柯夫的眼睛。這樣站了一分鐘，像兩隻羊子想要撞一撞額角似的，可是他們沉默的走開了，各自走各自的路。

海是靜悄悄的，給夕陽晒得通紅；漁行一帶，一片很沉悶的吵鬧着，這中間，很清楚的聽得出一個喝醉了的女人的聲音，歇斯替里地在叫着些無聊的字眼：

……Ta-Agarga, matagara,

我的馬塔尼茨卡！

醉呀醉了的呀，打了的，

打呀，打爛了的呀——a！

這些字眼，醜惡的，像地皮蟲似的，在漁行一帶爬開去，這裏充滿着硝石和爛魚的臭味，——就這麼爬着，侮辱那波浪的音樂。

朝霞的溫柔的光彩裏，海的遠處安靜的沉睡着，反映着那珍珠似的雲影。沙岸上，一些漁夫半睡半醒地在來往着，把漁網放進船裏去。

一大堆灰色的漁網從沙地上爬進船裏，堆在船底裏。

謝路施卡像向來一樣，不戴帽子，半裸體的，站在船尾上，用發啞的喝醉了的聲音在催促着漁夫。風在耍着他的破爛的短衫和深黃的頭髮。

——華西里！那幾根綠槳在那裏？——不知是誰這麼叫着。華西里皺着眉頭，臉上像十月裏的天色



似的，正在把網裝進輪裏去；而謝略施卡看着他的彎着的背，舐舐嘴唇，這是他想喝酒的神氣。

——你有燒酒嗎？——他問。

——有，——華西里沉着的說。

——唔，那我不去了……在留『乾艙』裏吧。

——好了！——沙岸上有人叫着。

——開船來！——謝略施卡指揮着，從船上跑了下來，——你們去吧……我留在這裏。瞧着，網撒得

大些，不要纏住了！放得平穩些，不要打了結……

船推下了水，漁夫從船邊上跳進了船艙，揀起了槳，舉了起來，準備打下水去。

——！

許多槳很齊的打在波浪上，船衝到前面去了，衝進了那映着朝霞的水的廣闊的平原裏去了。

——！——掌舵的指揮着，許多槳像一隻大烏龜的腳爪似的，一齊在船沿上舉了起來……！

——！……！……！

●『乾艙』就是岸上的意思，——專指提麻時候在岸上拖網的地方說的。

來，說：

岸上，在漁網的『乾艙』這邊，剩了五個人：謝略施卡，華西里，還有三個人。其中一個在沙地上坐下

——再睡一忽兒……

那兩個也學了他樣，於是沙地上就蜷着三個身體，披着醜陋的破爛衣服的。

——禮拜天你爲什麼沒有來？華西里問謝略施卡，同着他走到草房子裏去。

——不行……

——喝醉了？

——沒有。我看守了你的兒子和他的乾媽，——謝略施卡鎮靜的說了。

——這也算是工作！——華西里斜着嘴巴笑了笑，——他們是小孩子，還是怎的？

——還要壞些呢……一個是傻瓜，那一個是發了瘋……

——馬爾華發了瘋嗎？——華西里問，他眼睛裏冒着兇惡的火星，——她多早晚是這樣的？

——她嗎，好兄弟，心同身子不相稱哩……

——她這個壞心腸。



——壞的，你們……這些吃泥土的蠢嘴畜生什麼也不懂得……你們只要婆娘的奶子，她的脾氣兒就不要的……而人的精華都在脾氣裏……沒有脾氣的婆娘，好像沒有鹽的麵包。沒有弦子的三弦琴，你會得到牠的什麼趣味吧？狗崽仔……

——瞧你，昨天喝出了那麼些大道理來了……——華西里刺他。

他很想問一問謝略施卡昨天在什麼地方，怎麼看見雅柯夫和馬爾華的，可是又不好意思。

走進了草屋子，他給謝略施卡倒了一杯燒酒，希望謝略施卡喝了這麼一大杯立刻就要醉的，那時候，他自己會給他說起他們的事情。

然而謝略施卡喝完了，咳了一聲嗽，整個兒人都發亮了，坐在草房子的門口，伸着懶腰，打着呵欠。

——喝這麼一口，簡直是吞了一團火……——他說。

——唔，你那麼喝法！——華西里叫了，奇怪着謝略施卡那麼快的吞下了燒酒。

——我會的……——那赤腳漢點了點他那深黃的頭，用手掌擦着潤濕的鬍鬚，教訓人家似的說起來了！——我會的，好兄弟！我什麼都幹得快，幹得痛快，沒有什麼轉彎換角，一下子就幹了！什麼都是這樣！至於幹到什麼地方，那反正是一樣！從地上只會跳到地上，不會跳到什麼別的地方去的……

——你想到高加索去呢？——華西里問，悄悄的繞到自己的目的上去。

——我要的時候就去，我要的時候，我一下子就幹了，完結！或是我的打算成功，或是額角上一個瘤……簡單得很！

——還有再簡單的嗎？你彷彿沒有頭腦的在過活……

謝略施卡嘲笑的向華西里斜了斜眼睛。

——你是聰明傢伙！在鄉區裏，鞭了你幾頓啊？

華西里看了看他，不做聲。

——好得很，你們的長官用鞭子從後面把聰明往前趕……謝！你唔，你的頭腦又幹得什麼？你有了那頭腦中什麼用？你能够想出什麼來？那就是了！我就沒有頭腦也一樣的幹，沒有什麼空話，一定比你跳得遠些……——這赤脚漢誇口的說着。

——這倒不錯……——華西里笑了，——你還要跳到西伯利亞去呢……

謝略施卡真心真意的哈哈大笑起來。

他沒有醉，不管華西里怎麼在等待着，這使得華西里發恨。再給他一杯吧，有點捨不得，而謝略施卡



醒着是拿他沒有辦法的……然而那赤脚漢自己來救了他。

——你爲什麼不問起馬爾華？

——我問他幹嗎？——華西里不關心的拖着響音說，預覺着什麼似的發抖着。

——她禮拜天不是沒有來嗎？……你問吧，她這幾天怎麼樣過活……嘿，吃醋吧，老鬼！

——她們那樣的多着呢！——華西里輕蔑地揮了揮手。

——他們那樣的多着呢！——謝略施卡挑撥着他，——呂，你們這些野地主的鞞皮的鄉下人給

你們蜂蜜，給你們泥漿，你們都當牠麵湯……

——你幹嗎儘在稱讚她？來給她拉繮了，還是怎麼？我可早就給她繮上了！——華西里嘲笑的說。

謝略施卡看了看他，不做聲，又很鄭重的向華西里說，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知道她同你一塊兒過活。我沒有來妨礙你，用不着……可是現在這個雅施卡，你的兒子在

纏着她，你揍他一頓，要見點兒紅聽見嗎？不然，我自己來揍……你是個好鄉下人……橡樹似的傻瓜：

……我沒有妨礙你，這你得記着……

——原來這樣！你也在纏着她？——華西里沉着的問。

——我也，要是我知道我也……我簡直把你們都打開，掃清我的道，就完了……不然，我要她幹嗎？

——那你又來糾纏些什麼？——華西里猜疑的問。

這一個簡單的問題大概使得謝略施卡驚奇了。

他睜開着兩隻大眼睛，看了看華西里，大笑了起來。

——我糾纏些什麼鬼知道是什麼……這是這婆娘，她是那麼帶着胡椒的……我喜歡……也許我可憐她，不知怎的……

華西里不信任的看着他，然而心上覺得謝略施卡是誠懇的說的真心話。

——要是她是個沒有動過的姑娘，唔，還可以說可憐她。這樣，可有點兒怪！

謝略施卡不做聲，看着遠遠的海裏，那船在調頭。船頭向着岸了，這樣畫了一個半圓形。謝略施卡的眼睛很公開的看着，臉是和善的，簡單的。

華西里看着他，心上軟了下來。

——你這說的對，她這個婆娘實在好……就有點兒瘋瘋癲癲……雅施卡嗎？唔，我得揍他！瞧這小狗仔……



——我跟他不對勁兒……謝略施卡說。

——他同妳去親熱嗎？——華西里摸着鬍子，咬着牙齒的問。

——他，你瞧着罷，會像樺頭似的夾在你們倆口子中間，——謝略施卡很自信的說。

海的遠處，太陽出山的時候的光線像扇子似的放射出來了。混在波浪的喧鬧中間，從海裏的船上傳來一聲低低的叫喊。

——扯呀……

——起來，孩子們！到網那邊去！——謝略施卡指揮了。

他們五個人很快的就已經揀起漁網的一頭。從水裏扯起了一根長繩，綳得緊緊的像絃子一樣，扣在岸上，而那些漁夫扯動着皮條，哼着，扯着那條繩。

漁網的另外一頭，扣在船上，在波浪裏滑動着，往岸邊拉。

美麗的，新鮮的太陽，升在海面上了。

——你要是看見雅柯夫，叫他明天到我們這裏來一趟，——華西里向謝略施卡說。

——好的。

船靠了岸，漁夫們從船裏跳到沙地上，扯緊着自己那一邊的網索。兩邊的人漸漸的走近來。網上的浮標，在水上跳動着，形成了一個整齊的半圓形。

那天很晚的晚上，漁場上的工人正在吃晚飯的時候，馬爾華很疲倦的，沉思着坐在一隻底朝着天的破船上，望着那昏暗裏的海。那邊，很遠的，有火在閃爍着；馬爾華知道這是華西里燒的柴火堆。孤獨的，彷彿迷失在烏黑的地海的遠處的火，一忽兒很鮮明的閃動着，一忽兒又在隱下去，似乎疲乏得很。馬爾華很憂惱的看着這一個紅點，那麼迷失在荒野裏，在不斷的波浪的喧嘩裏微弱的抖動着的火光。

——你坐在這裏幹嗎？——謝略施卡的聲音在她背後響了。

——你問牠做什麼？——她並不看着他的問。

——好玩呀。

他不做聲的看她，捲着紙烟，吸起來，就騎在船背上。之後，很和氣的說：

——你這個奇怪的婆娘，一忽兒躲着隨便什麼人，一忽兒又差不多要掛在隨便那一個的項頸上

去。

——我也要掛在你的項頸上？——她不關心的問。



——不是我，是雅施卡。

——你看着眼熱？

——MEH……來談談心吧？——謝略施卡提議，拍着她的肩膀。她側着身子坐在那裏，他看不見她

的臉，只聽見她短短的說了：

——說吧。

——你怎麼，丟開了華西里嗎？

——我也不知道，——她回答了，沉默了一忽兒，又說：——你問牠幹什麼？

——就這樣……

——我現在生他的氣。

——爲了什麼？

——他打了我。

——唔……？……這他是……？你就給他打嗎？*u-ai*！

謝略施卡奇極了。他從側面看着她的臉，嘲笑的噘着嘴唇。

——我要是高興，也就不給他了，——她生氣的反駁。

——那你是怎麼的呢？

——沒有高興。

——可見得，你很愛那隻貓兒呢？

——謝略施卡譏笑的說了，他紙烟裏的烟霧噴了她一臉，——唔，

給打了！我倒以為你不是那樣的人……

——你們這些傢伙，我誰也不愛，——她又不關心的說了，用手揮開那些烟霧。

——撒謊，去你的吧？

——我為什麼要撒謊？——她問；謝略施卡聽她的聲音也就了解她的確用不着撒謊。

——你既然不愛他，你怎麼准他打你呢？——他正經的問。

——我難道知道嗎？你幹什麼這樣釘住了問？

——怪得很！……——謝略施卡搖了搖頭，說了。

他們兩個很久的沉默着。

夜已經近了。天上慢慢移動着的雲的影子，落在海面上。波浪上響着。



華西里那邊沙岸上的火熄滅了，然而馬爾華還望着那邊。而謝略施卡望着她。

——聽着！——他說，——你知道你要的是什麼嗎？

——要是知道就好了！——馬爾華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很低的回答了。

——這樣，是不知道了這不行！——謝略施卡很深信的說，——我可總是知道的！——他又有點兒

憂鬱的加了一句：——不過我是難得要什麼的。

——我總在要着什麼，——馬爾華沉思的說，——要什麼呢？……不知道。有時候，想坐一隻船，到海

裏去，遠遠的去，再也不要看見什麼人。而有時候，又想把每一個人都翻過來，叫他圍着我轉。看看他，笑笑

他。一會兒，我什麼人都可憐，尤其是自己；一會兒我會把大家都打一頓。然後，打我自己……：可怕的死吧

……我又發愁，又快活……：而人都是那麼木頭似的。

——人都是爛壞了的，——謝略施卡同意了，——那個吧，我看着你，看吧，你又不是貓兒又不是魚

兒……：也不是鳥兒……：可是，你總有點兒什麼的……：你不像那些婆娘們……

——借借上帝！——馬爾華笑了。

從一排沙堆後面，在他們左邊，月亮出來了，在海上洒滿了銀光。這很大的溫柔的月亮，沿着蔚藍的

天幕，慢慢的往上浮動，鮮明的星的光彩在牠的均勻的幻想似的光線裏暗淡了，溶化了。

馬爾華微笑着。

——A……你知道？我有時候覺得，要是晚上在這木棚裏放一把火，那才慌亂得好玩呢！

——那是多麼那個的！——謝路施卡讚賞着的叫了起來，突然，他推推她的肩膀，——你知道什麼

……我教給你，來玩一套好把戲要不要？

——唔？——馬爾華很有興味的問。

——你把這個雅施卡好好的幹了一頓了吧？

——簡直在冒火呢，——她笑了。

——把他同父親鬪一鬪，真的！那才好玩兒呢……他們像狗熊似的扭起來……你去燒一燒那老

頭子，這一個也來牠一下……等忽兒，我們把他們兩個牽在一塊去……a？

馬爾華回過身來向着他，釘住着他那深黃的很快活的微笑着的臉。他那臉，在月亮的光線底下，比白天太陽底下要不那麼花花綠綠些。在那臉上，並看不見什麼惡意，——一點也沒有什麼，只有好意的，稍微帶點兒頑皮的微笑。



——爲什麼你那麼不喜歡他們？——馬爾華猜疑的問。

——我？……華西里倒沒有什麼，好好的。一個鄉下人。而雅柯夫是壞蛋。你瞧着罷，我是不喜歡一切鄉下人的……混蛋！他們裝着那麼孤哀子似的人家，給他們麵包，給他們一切。他們還有鄉董會，什麼事都替他們做……他們有農場，田地，牲口……我是一個鄉董會的醫生，那裏當過車夫，看過了他們……後來，流浪了許多時候。有時候，跑進一個村莊，要一點兒麵包吧。去你的！你是誰，是什麼，護照拿出來……打了不知多少次……一忽兒又當我是偷馬賊，一忽又無緣無故的……就把我關起來。他們哼着叫着，的裝腔，可是過活是會的。他們有靠山——有田地。我有什麼可以對付他們的？

——你難道不是鄉下人嗎？——馬爾華很注意的聽着他的話，打斷了牠。

——我是城裏人！——謝略施卡帶着點兒驕傲的說，——烏革里茨城的城裏人。

● 俄國革命以前。農奴制度的身份條例是很嚴密的。社會上的人分做三種：一種是貴族。直譯是「宮裏人」；一種是商民。直譯是「城裏人」（又有「市會」——「傭人」的意思。）一種是農民。「鄉下人」；貴族同僧侶是高等階級（等級）。商民和農民是低等階級——沒有政治權利的；然而商民和農民又有各自不同的規矩。再則不論後來各人做什麼職業，每人照世襲的身分領護照。上面寫着「商民」或「農氏」某某；沒有護照就算來歷不明。一步都走不成的。

——我是帕甫里斯人，——馬爾華沉思的通知了。  
——誰也不來保護我！而鄉下人……他們這些鬼東西倒會過活呢。他們有鄉董會，還有一切等等的。

——鄉董會又是什麼？——馬爾華問。

——什麼鬼知道這是什麼！這是給鄉下人幹下來的，他們的官廳……不要管牠……你說正經事情吧！叫他們倆個打一架，a什麼也不會有的，就只打架罷了……華西里不是打了你嗎？唔，叫他的兒子給你報仇。

——那又怎麼呢？——馬爾華笑了笑，——這倒好的……

——你想想看……人家爲了你打起來，這一個打斷那一個的肋骨，看着不好玩嗎？只不過爲了你的幾句話……你只要舌頭動兩動，就成！

——謝略施卡很久的，起勁的給她講着她的作用的有味兒，他同時又在講笑話又在正經的說。

——呂，要是我做了個漂亮的娘兒們吧！我在這世界上要搗這麼一個大亂呢！——他結果這麼叫了起來，兩隻手抓住了頭，緊緊的抱着，眯着眼睛，不做聲了。



他們走散的時候，月亮已經高高的掛在天空。沒有了他們，夜晚格外美靚了。現在，只剩得無窮的，凱旋的海，給月亮照得銀光閃爍的，再則是碧青的，滿佈着星星的天。還有些沙堆，沙堆之間幾叢白楊樹，以及沙地上兩排狹長的齷齪房屋，像是兩口極大的，做得很粗糲的棺材。然而所有這些，在海面前都是可憐的微小的，那些望着牠們的星也很冷淡的閃爍着。

父親和兒子面對面的坐在草屋子裏喝燒酒。燒酒是兒子拿來的，爲的不要氣悶的坐在父親這裏，而且也想討父親的好。謝略施卡給雅柯夫說了：父親爲着馬爾華很生他的氣，還說要把她打個半死，並且告訴他，馬爾華知道他父親這麼威嚇她，所以不肯上他雅柯夫的手。謝略施卡笑了他。

——爲了你的搗亂，他要給你一頓呢！把你的耳朵扯到丈把長呢！你還是不要給他看見好！

這個深黃色的討厭的人兒的譏笑，使得雅柯夫對父親發生一種尖銳的惡意。而馬爾華又在耍着，一忽兒很頑皮的瞧着他，一忽兒又那麼憂愁的，這使得他想要占領他的慾望十分的厲害起來……

於是雅柯夫來到父親這裏，看着他，彷彿他是路上的一塊石頭，要跳過這塊石頭是不可能的，要繞過去又不行。然而雅柯夫覺得自己一點兒也不怕父親，他深信的，看着他那憂鬱的兇惡的眼睛，似乎在

向他說：

——唔，你碰碰看！

他們已經喝了兩次酒，然而什麼也沒有說，除非是幾句關於漁場上的生活的不重要的話罷了，在海中間，面對面的，他們互相積聚着氣忿，他們兩個人都知道這場氣惱是很快就要爆發的，立刻要燒着他們的。

草屋子裏的草蓆被風吹着浙瀝簌拉的響着，木板碰着木板，旗桿上的那塊紅布在嚕嗦着什麼似的。所有這些聲響都是很膽小的，像是遠遠的私語，糶糊的不堅決的在請求着什麼。

——怎麼樣，謝略施卡還是儘在喝酒吧？——華西里憂鬱的問。

——喝呢，天晚上是喝醉了的，——兒子又倒了一杯燒酒，說。

——他是完了的：看吧，這裏的自由生活……沒有恐懼的……你也要變得這樣的……

雅柯夫簡短的回答：

——我是不會這樣的！

——不會？——華西里皺着眉頭說，——我知道我說的什麼……你在這裏多少時候了，第三個月



了，也快要回家去了，而你錢積了多少呢？——他生氣的把杯子裏的燒酒倒在自己嘴裏，手抓住了鬍子，那麼一扯，他的頭都搖擺起來了。

——這麼一點兒時候，在這裏也積不了許多，——兒子很有理的回答。

——既然這樣，你也不用在這裏淘氣了：回鄉下去！

雅柯夫不做聲，笑了一笑。

——幹嗎歪着臉？——華西里威嚇着的叫了，兒子的鎮靜使得他氣忿，——父親在說話，你却笑呢！瞧着，放肆得太早了吧？我不要揍你……

雅柯夫倒了燒酒，喝了。粗魯的糾纏侮辱了他，但是他熬着，不願意說他心上要說的話，爲的不要惹他父親動氣。他在父親的那麼嚴厲冷酷的閃爍着的眼光底下，有點兒膽怯。

而華西里看見兒子一個人喝了，沒有給他倒上，更氣忿了。

——父親給你說回家去，而你冷笑給他看，禮拜六就來算賬，到鄉下去聽見嗎？

——我不去！——雅柯夫很堅定的說，倔強的搖了搖頭。

——這是什麼話？——華西里大吼了一聲，兩隻手撐在木桶上站了起來，——是我給你說話，還是

誰？你這個狗東西，反叛了父親了？你忘記了？我可以怎麼幹你？你忘記了？

他的嘴唇發抖了，臉癱瘓的歪斜着；兩根青筋在太陽穴上鼓了起來。

——我什麼也沒有忘記？——雅柯夫悄悄的說，不看着父親，——你倒什麼都記着嗎，瞧着罷？

——不用你來教訓我！我把你撕得個粉碎……

雅柯夫避開了父親伸到他頭上來的手，咬緊牙齒的說：

——你不要動我……這裏不是鄉下。

——不准做聲！我到處都是你的父親……

——這裏不會到區裏去挨鞭子的，這裏沒有那個，那個『區裏』——雅柯夫笑了笑，和父親臉對臉的；他也慢慢的站了起來……

華西里，眼睛裏充滿着血，伸長着項頸，搜緊着拳頭，向他兒子臉上噴着熱氣，混着一股燒酒氣味；而雅柯夫向後仰過去，他那憂鬱的眼光很注意的跟着父親的每一個動作，準備着抵抗，表面上很鎮靜，可是滿身都是熱汗。他們之間有一隻木桶，就是那當桌子用的。

——不會吃鞭子？——華西里啞着聲音的問，彎着背像要跳的貓兒。



——這裏大家平等……你是個工人，我也是。

——原來這樣？

——唔，怎麼樣呢？你幹嗎這麼兇我？你以為我不懂？你自己先就……

華西里吼了起來，那麼快的揮了一下手，雅柯夫沒有來得及避開。一下打在他的頭上；他身子晃了一晃，咬緊着牙齒看着他父親的野獸似的臉，他父親又舉起了手。

——瞧着！——他警告他父親，握緊着拳頭。

——我給你瞧！

——算了吧，我說！

——Ha……你……你把父親……父親……父親……

他們在這裏不擠了，腳底下糾纏着一些鹽包的麻袋，推翻了的木桶，木樁。

雅柯夫用拳頭打開着他的打擊，雪白的臉，滿身是汗，咬緊了牙齒，像狼似的冒火的眼光，在父親跟前慢慢的往後退；而那一個向他走上來，發狠的揮着拳頭，兇惡得像個瞎子，彷彿突然的，很奇怪的全身聳動着——像隻野豬，發狠得滿身的毛都豎了起來。

——放手好了，算了吧！——雅柯夫兇狠的鎮靜的說着，從草屋子的門裏走到外邊來。父親吼着，向他衝上來；但是他的打擊只碰着兒子的拳頭。

——瞧吧，你怎麼……瞧吧……——雅柯夫挑撥着他，自己覺得比他活潑得多。

——等着吧……等會兒……

然而雅柯夫往側面一跳，就向海邊跑。

華西里跟着追上去，低着頭，兩隻手伸在前面，可是，腳底下絆着了什麼，就跌倒在沙地上。他很快的跪着爬了起來，坐在地上，兩隻手撐在沙上。這麼一鬧，他簡直一點氣力也沒有了，發愁的號叫着，感覺着不滿意的侮辱像在燙着他，自己覺得了衰弱的苦痛……

——你這該詛咒的！——他嘎聲的叫着，伸長着項頸向着雅柯夫看，而從自己的發抖的嘴唇上吐下了一口瘋狂的口沫。

雅柯夫靠在一隻船上，很注意的看着他，而用手擦着挨了打的頭。他的一隻袖子扯破了，掛在線上，領口也撕碎了，滿是汗的雪白的胸膛在太陽底下閃爍着，彷彿塗了一層油似的。他現在覺着輕蔑父親；他以爲他還要強健些呢，而現在看見父親那麼掙動着，很可憐的坐在沙地上用拳頭在威嚇着他，他微



笑了，這是強者對於弱者的原諒而侮辱的微笑。

——我終生終世的……詛咒你！

華西里那麼高聲叫喊的咒罵，使得雅柯夫不由自主的看了看海的遠處，看看漁行那邊，似乎以為那邊也聽得見這無力的叫喊。

然而那邊只有波浪和太陽。於是他向旁邊吐了一口口沫，說

——叫吧……對誰發狠呢？還不是只對你自己……咱們既然這麼着，我可要說……

——不准做聲！……走開，不要見你……走！——華西里叫着。

——我是不到鄉下去……在這裏過冬了……——雅柯夫說，還儘在注意着父親的動作，——我在這裏好些，我知道的，不是傻子。這裏輕鬆些……到那邊去，你可要騎上我的背了，要怎樣就怎樣；這裏，嘿，瞧吧，咬一口吧！

他對父親裝了一個鬼臉，笑了，不怎麼高聲，然而那麼笑着使得華西里又冒起火來，他跳起來，抓着一支槳，就向他來，啞着聲音的叫喊：

——對你父親？這是对父親我打死……

然而等到他憤怒得像瞎子似的跳到了那隻小船的時候，雅柯夫已經離他很遠的了。他在逃着，他的那隻扯破了的袖子在空中飛舞的跟着他。

華西里用槳扔他，槳沒有扔到，而這位鄉下人又衰弱得沒有氣力了，伏在那隻船上，用手指甲抓着木頭，看着兒子，而那一個遠遠的在向他叫：

——怕點難為情吧！已經花白鬍鬚了，還要爲着婆娘，兇狠得像野獸似的……日，你！而我是不到鄉下去的……你自己去吧……你在這裏沒有什麼事幹的……

——雅施卡不准做聲！——華西里吼着，蓋過了他的叫喊，——雅施卡！我揍死你……滾開！  
雅柯夫不慌不忙的走了。

父親的遲鈍的，瘋狂的眼睛看着他走。看吧，牠已經矮了些，腳彷彿沒在沙裏去了……他沒到了腰部……沒到了肩膀……連頭都沒下去了。沒有了他……然而過了一分鐘，離他不見的地方稍微遠一點，他的頭，肩膀，後來，整個的他又露出來了……他現在更小了……回過身來望着這邊，在叫喊着什麼。

——你這該詛咒！該詛咒的，該詛咒的！——華西里回答着兒子的叫喊。而那一個揮了揮手，又走了……又在沙堆背後不見了。



華西里還很久的望着那一邊，直到他那不舒服的姿勢使得他的背痛起來，他本來是靠在船上半躺着的。他受了傷似的，站起來，骨頭裏的疼痛使得他搖搖擺擺的了。腰帶纏住了他的肋骨，他用木強的手指解開了牠，拿到眼睛跟前看了看，扔在沙地上，然後，向草屋子走去，在沙地上的一個深坑前面站住了，記起了他剛才在這裏摔了一交，如果他沒有摔倒，那一定捉住了兒子。草屋子裏，什麼都翻了身。華西里的眼睛在找着酒瓶，後來在麻布堆裏找到了，就把牠揀了起來。瓶塞緊緊的塞住着瓶口。燒酒沒有流掉。華西里慢慢的打開了瓶塞，把瓶口塞在自己的嘴裏，想要喝了。然而玻璃瓶在敲着他的牙齒，而燒酒從嘴裏流到鬚子上，流到胸口。

華西里的頭腦裏在亂哄哄的響動着，心覺得沉重，背上疼痛得像在裂開來。

——我老了，可不是……——他自言自語的說，就在草屋門口的沙地上坐了下來。

他前面是海。波浪在笑着，像向來一樣的喧鬧着，玩耍着。華西里很久看着這水，記起了兒子的貪心的話語：

——要是這裏都是田地都是黑土的最好耕種呢？

極難受的感覺抓住了這位鄉下人。他狠狠的擦着自己的胸脯，向四周圍看了看，深深的嘆了一口

氣。他的頭低低的垂下了，而背也彎下去了，彷彿一副重擔壓在他背上。喉嚨裏緊緊的在壓着。華西里咳了一陣，畫了個十字，看着天。沉重的思想壓住了他。

：：爲了他，因爲一個『逛着的婆娘』●，就丟開了自己的老婆，而他同老婆在勤苦的勞動裏過了十五年以上的生活，爲了這個緣故：：上帝罰了他，叫他的兒子反抗他。這樣，上帝！

兒子踐踏了他，撕破他的心：：他這麼蹂躪父親的心靈，殺死他還嫌不够呢！爲了什麼？爲了個壞透的女人，過着那樣濫汙生活的女人：：他老頭子同這女的牽纏着，忘記了自己的老婆和兒子，也是罪過：：：

於是上帝的神聖的震怒提醒了他，上帝經過他的兒子打擊了他的心，這是公平的懲罰：：這樣，上帝！：：：

華西里彎着背坐在那裏，畫着十字，時常眨着眼睛，洒下那些迷着他眼睛的眼睫毛上的眼淚。

太陽落到海裏去。天上，靜悄悄地熄滅着通紅的霞彩。從無聲的遠處，向着這位鄉下人的臉——被眼淚潤濕着的臉——吹來了一陣暖和的風。他沉沒在懺悔的思想裏，一直坐到睡着。

●『逛着的女人』在俄文裏就是娼妓，或是『規則的』女子的意思。



同父親吵架之後一天，雅柯夫同着一幫工人，坐着輪船拖着的拖船，到離着漁場三十俄里的地方去捉鱈魚。過了五天，他一個人坐了帆船回來了——派他回來拿糧食的。他到的時候正是中午，工人們都吃了午飯休息去了。熱得受不了，晒熱的沙礫燙着腳底，而魚鴨和魚刺還在戳着。雅柯夫小心的走到木柵那邊去，自己罵着自己沒有穿靴子。懶得回到船上去，而且他趕緊要吃點東西，去找馬爾華。在海裏過着沉悶的生活的時候，他時常記起她。他現在想要知道：她見過父親沒有，父親同她說了些什麼……也許，他打了她一頓是不害事的……好馴服些！她實在倔強頑皮得很……

漁場上靜悄悄的，空曠得很。木柵裏的窗子開着，而這些大木箱也在熱得喘氣呢。躲在木柵之間的夥計們的辦公室裏面，有一個小孩子喘着，在哭。在一堆木桶背後傳出了不知誰的低低的聲音。

雅柯夫勇敢的向他們那邊走去：他覺得他似乎聽見馬爾華的說話。然而，走到木桶邊，向裏面一看，他往後就退，皺着眉頭，站住了。

木桶後邊，在影子底下，深黃頭髮的謝略施卡胸膛朝上的躺在那裏，兩隻手放在頭底下。他的這一邊坐着父親，而那一邊是馬爾華。

雅柯夫想着父親：

——他在這裏幹嗎？難道丟了那個安靜的差使，調到漁場上來，爲的接近些馬爾華而不讓自己去近她？鬼要是母親知道了他的這些把戲……走到他們那裏去，還是不呢？

——這樣！——謝略施卡說，——就這麼再見了唔，怎麼呢！走吧，去掘地吧……

雅柯夫高興得眨眼睛。

——我走了……——父親說。

於是雅柯夫很勇敢的走上去，問好了：

——好朋友！

父親眼光一閃的看了看他，回過去了，馬爾華連眉毛都沒有動一動，而謝略施卡的脚踢了踢，用沉重的聲音說了：

——哪，心愛的兒子，我們的雅施卡路遠迢迢的回來了！——接着又用他平常的聲音說：——剝他的皮來蒙鼓，像剝小羊子的羊皮一樣。

馬爾華悄悄的笑了。



——熱得很！——雅柯夫坐下來說。

華西里又看了看他。

——我，雅柯夫，正在等着你，——他說。

雅柯夫覺得他的聲音比平常格外低些，而臉色也像是新鮮些。

——我來搬糧食的……——他通知了，就向謝略施卡要烟絲捲紙烟。

——我沒有烟絲給你這傻瓜，——謝略施卡一動不動的說。

——我要回家去了，雅柯夫，——華西里很有意思的說，用指頭在沙地上挖着。

——這樣，怎麼呢？——兒子坦白的看了看他。

——唔，你……留在這裏嗎？

——是了，我留在這裏……我們兩個人都到家裏去幹什麼？

——唔……我什麼也沒有說的。你要怎樣吧……也不是小孩子了！不過你得記着那個……我是  
不長久的了。活，也許還要活些時候，做工可不知道怎樣了……嘿，我已經做不慣田地裏的工作了……  
這樣，你記着，你那邊還有個母親呢。

他大概很不容易說出來。字眼像是粘在牙齒上。他撫摸着鬚子，他的手在抖着。

馬爾華釘住了的看他。謝略施卡眯着一隻眼睛，另外一隻圓滾滾的，望着雅柯夫的臉。雅柯夫心上充滿着快樂，怕表示出來，不做聲，看着自己的脚。

——不要忘记母親……瞧着，她只有你一個兒子——華西里說。

——那說什麼——雅柯夫蜷着身子說——我知道。

——那就得了，只要你知道……——父親不信任的看了看他，說——我只不過說，不要忘记。

華西里深深的嘆了口氣。有幾分鐘，四個人都沉默着。後來，馬爾華說了：

——快要打鈴上工了……

——唔，我走了……華西里站起來，說。大家也跟着站起來。

——再見吧，謝爾革伊……你要是到了沃勒加河，也許，來看看吧……辛毗爾縣，馬茲洛村，尼古

洛·勒柯夫區……

——好吧，——謝略施卡說，緊緊的握着他的手，不把牠放出自己的滿是青筋，長着深黃的汗毛的

● 謝爾革伊就是謝略施卡的大名。



手掌，微笑着，看了看他的憂愁的認真的臉。

——勒柯沃·尼古爾是個很大的鎮……很遠就有人知道的，我們離着這鎮四里路，——華西里解釋着。

——唔，唔……我要來的，只要有機會……

——再見！

——再見，好人兒！

——再見，馬爾華！——華西里很沉着的說，不看她。

她慌不忙不用袖管擦了擦自己的嘴唇，兩隻雪白的手搭在他肩膀上，不做聲的，很認真的，在他的巴掌和嘴唇上，親了三個嘴。

他不好意思起來了，嘴裏糲糊的咕嚕着什麼。雅柯夫低倒了頭，隱藏着笑容，而謝略施卡輕輕的打了個呵欠，看着天。

——你路上熱得很呢，——他說。

——不要緊……唔，再見吧，雅柯夫！

——再見！

他們面對面的站着，不知幹什麼好。悲哀的字眼『再見，』那麼時常的，那麼單調的在這幾秒鐘裏飛舞在空中，驚醒了雅柯夫心裏對於父親的溫暖的情感，然而他不知道怎樣表示：像馬爾華那樣，抱一抱父親，還是像謝略施卡那樣握一握父親的手呢？而華西里看見兒子的姿勢和臉色表現着猶豫不決的神氣，心上覺得侮辱，他又感覺到了對着雅柯夫就有點兒近於害羞。這感覺是他記起那邊沙岸上的事情，以及馬爾華的親嘴所引起來的。

——這樣，記着母親呀！——最後，還是華西里說了。

——得了！——雅柯夫溫和的微笑着，叫了，——你放心吧了……我已經……

他點了點頭。

——唔……完了！你們在這裏過活吧，上帝保佑……不要抱怨……那個，謝列加，那個小鍋子，我埋在地裏了，在那隻綠船的船尾底下。

——他要那鍋子幹什麼？——雅柯夫很快的問。

● 謝列加也是謝略施卡的小名。



——他，派了我的差使……到那邊岸上去！——華西里解釋。

雅柯夫看着謝略施卡，又看了看馬爾華，就低倒了頭，隱藏自己眼睛裏的快樂的光彩。

——再看吧，弟兄們……我走了！

華西里向他們鞠了個躬，就走了。馬爾華跟着他就走。

——我稍微送你一下……

謝略施卡在沙地上躺下了，雅柯夫正要跟着馬爾華走的時候，謝略施卡一把抓住他的腳。

——[Prn！]哪裏去？

——等忽兒！放手……——雅柯夫已經脫了出去。

然而謝略施卡又把他的另外一隻腳抓住了。

——同我坐一會兒……

——Da！唔！搗什麼亂？

——不是我搗亂……你坐下！

雅柯夫坐下了，咬緊着牙齒。

——你要什麼？

——等忽兒！你不要做聲，我想一想，再給你說。

他威嚇地用自己的傲慢眼光的看了看小夥子，雅柯夫就服從了他……

馬爾華和華西里不做聲的走了一阵。她從側面看着他的臉，她的眼睛奇怪的放着光彩。而華西里憂鬱的皺着眉頭，不做聲。他們的腳陷在沙裏去，他們走得很慢。

——華西里！

——什麼？

他看了看她，立刻又回過臉去了。

——要知道我故意使得你同雅施卡吵架的……你們其實也可以就這樣在這裏過活，不吵架，

——她平靜的說着。

——你這是爲了什麼？——華西里沉默了一忽兒，就問。

——不知道……就這樣！

她聳聲肩膀，笑了。



——做了件好事！Бэ，你呀！——他的惡毒的聲音刺着她。

她不做聲了。

——你把我的小夥子帶壞了，全都弄壞了！Бэ-бэ！妖精，你這個妖精……不怕上帝……不識羞……

：你幹的什麼？

——那得幹什麼呢？——她問他，她的問話裏又像是驚慌，又像是發恨的聲音。

——什麼？Бэ，你……——華西里心上爆發着對於她的尖銳的毒恨，叫了。

他非常之要想打她，把她踏在腳底下，踩在沙地裏，用靴子踢她的胸膛，她的臉。他握握緊拳頭，回頭看了一下。

那邊，在木桶後面，雅柯夫和謝略施卡的身影聳在那裏，他們的臉正對着他。

——走開吧，走！我不要揍了你……

他差不多直對到她的臉，用悄悄的聲音罵着。他的眼睛裏充滿着血，鬚子在抖動着。手不由自主的伸到她的頭髮邊去，那些頭髮露在包頭布外面。

她鎮靜的用自己的綠眼睛看着他。

——我要打死你，你這個娼妓！等着吧……再飛一陣子……人家會把你的腦袋都打碎呢！

她笑了笑，不做聲，之後，深深的嘆了口氣，給他說：

——唔，算了吧……再見！

就陡然回轉身去，往後走了。

華西里在她後面吼着，咬着牙齒。而馬爾華走着，儘在用心把自己的腳放進那些清楚的華西里印在沙地上的深深的腳印裏去，放進了，她就竭力用自己的腳在踏平牠。這樣子。她慢慢的一直走到木桶邊，那裏的謝略施卡迎着她問：

——唔送，走了？

她肯定的點點頭，就同他並排着坐下。雅柯夫看着她，親熱的微笑了，扯動着嘴唇，彷彿他在悄悄的說着什麼，只有他自己聽得見。

——怎麼呢，送走了，可惜起來了吧？——謝略施卡又問她，說着這幾句歌曲裏的句子。

——什麼時候到那邊去，那沙岸上？——她用問題回答他，頭向海那一邊點了一點。

——晚上。



——我同你去……

——好得很……這我喜歡……

——我也去！——雅柯夫堅決的說。

——誰叫你？——謝略施卡眯着眼睛問。

破鐘的發抖的聲音響了——叫上工了。這聲音，一下接着一下，慌慌忙忙的在空中飛過去，在快樂的波浪聲之中死滅了。

——哪，她會叫我的！——雅柯夫說着，挑戰似的看着馬爾摩。

——我？我要你幹嗎？——她奇怪着。

——我們說直話罷，雅施卡！——謝爾革伊嚴厲的說，從地上站了起來，——你要是來纏住她，我就打碎你！你一個指頭碰一碰，我揍死你這蒼蠅！腦袋上拍一下，這世界上就沒有你！我是很簡單的。

他的整個臉。整個身子，結實的手，一直伸到雅柯夫的喉嚨邊，這一切都肯定的表現着：對於他這都是很簡單的。

雅柯夫退了一步，壓住了似的說。

——等會兒她自己就……

——啐，還要在這裏！你是什麼東西？你這狗東西，羊肉不是給你吃的，要是扔幾根骨頭給你，你還得說聲謝謝……唔，睜着骨碌碌的眼珠子幹嗎？

雅柯夫看了看馬爾華。她的綠眼睛對着他的臉笑，那是侮辱的輕蔑的笑呵；而她那麼親熱的側着身子靠在謝略施卡身上，使得雅柯夫滿身都流汗了。

他們並排着走了，離開了他，稍微走過了些，兩個人都高聲的笑了。雅柯夫把一隻右腳緊緊的踏在沙裏，氣急的喘着，就在這緊張的姿勢裏僵住了。

遠遠的，沿着死板的黃沙的波紋，一個烏黑的小小的人影兒在動着；他的右邊，快樂的強大的海在太陽底下閃爍着，而左邊，直到地平線為止，儘是些沙——單調的，憂愁的，荒野的。雅柯夫看了看那個孤獨的人，眨着眼睛，充滿着氣忿和煩惱，兩隻手重重的擦着自己的胸膛……

漁場上，工作沸騰起來了。

雅柯夫聽見馬爾華的飽滿的潤濕的聲音，她在高聲的叫着：

——誰拿了我的刀……



波浪響着，太陽照耀着。海在笑着。

(陳節譯)

# 一個人的出生

這是在近海的科圖爾河流域，蘇封與奧添底爾之間，發生饑饉的九十二年（一八九二）的事。  
——當閃爍着光波的山間小河的流水，在潺湲地作着快人的聲音的時候，很清晰地，聽見海的鈍重的波音。

秋天，

科圖爾河流的白泡沫中，月桂樹的黃葉，像跳躍着的小蛙魚般，閃閃地轉旋着發光。我坐在河邊的石上，把月桂葉錯看作魚兒，好似連鷹鳥白鷗都上了當，在對河左右，一叢臨流的樹木後邊，正懊喪地啼着。

在我的頭上，栗樹的菓實，已染上金黃的顏色，脚下是散亂着許多枯葉，像割下的人的手掌一般。可以望得見的對岸的榆樹，已經完全赤裸了，像破碎了的魚網似的，向下垂着。樹枝上，灰紅色的山啄木鳥，便如掛在網裏的一樣，黑的喙鑽進樹皮裏，卜卜的啄着，一啄出了蟲來，便被旁邊的山雀和玄鳥（這遠



從北國來的客人）搶着含去。

我左邊的山峯上，沉重地垂着含雨意的烟雲，兩頂上直沿得有黃楊樹的綠色的坡，匍伏着雪的白影。老毛樺和菩提樹的樹洞裏，可以探到醉人的蜂蜜，這蜂蜜的醉人的甘味，古代曾醉了大旁貝的兵士，把有名的鋼鐵般的羅烏聯隊，幾乎打得全軍覆滅。這蜂蜜是蜜蜂採了月桂和菩提的花造成的，而過路人却從樹洞中把它拿去，和在一種用麥粉做的，叫「拉伐西」的細點心中喫。

我坐在栗樹下的石上，一邊被發怒般的蜜蜂包圍着，一邊取着蜂蜜，然後把麵包片蘸在裝滿了蜂蜜的小鍋中，飄然地看着疲倦的秋陽底怠懶的遊戲，慢慢地喫着。

高加索的秋空，像偉大的聖人們——他們又是極偉大的破戒者——為從銳利的良心之眼，隱秘他們的過去，而用黃金，土耳其玉，綠寶石建造的廣大的寺院裏的，壯麗的大殿內部一般，四周的羣山，披薩馬爾剛特與西愛馬愛的貼克明人用絲織成的絨織，而且在忘卻全世界與一切的這裏，滿飾着像要向太陽的眼中，說「這是你的東西，一切都是你的」那樣的情景。

白髮長鬚的巨人，像孩子般的張着大眼，走下山來，毫無吝惜地把種種色色的寶物，撒散四處，裝飾了地面。我潑然地眺望着山頂上像蔽着厚的銀層般的雲的流動。山頂的凹處，巧妙地蔽着樹木的生動

的衣服，好像成功巨人的手下似的，在這土地之一隅，行着鮮美奇麗的變化。最高的職，便是在地上創造人類；人類看見許多優美的萬物，而且對於美，他的心頭，是甚樣甜蜜而靜寂地鼓動。

但有時也有痛苦，也有燃燒胸頭的憤怒，而且也有憂鬱會吸心頭的血液。可是太陽，卻不是永遠含着憐憫的眼眺望人類的；太陽的爲人類，盡了極大的勞力。但惡人決無在此世絕跡之理，當然，好人也相當存在。在這兒祇限於嘗試着矯正惡人，如果無效，則再加以改造。

在我左手的灌木頂上，動着黑色的人頭，幽然地在波音河光之中，聽見人聲——這是受饑災的人們，在蘇封做完了道路工事，到奧添底爾去找工作的。

我認識這些人們，他們是奧爾羅夫縣人，我會和他們一同做工，因爲昨天完了工事，大家都被解雇了，我比他們先出來，因爲爲看日出到海岸來的。

他們是四個農夫，和一個高顴骨的青年懷孕婦人。那婦人捧着高到鼻尖外的大肚子，泛着蒼白的眼睛。在灌木的茂密上，可以看見包着黃布的她的頭，但這一會被風吹了，卻像茂盛的向日葵般的不懈地搖動。在蘇封，她的丈夫因多喫了生菓死了；我和這些人一同住在一個木棚裏，照着善良的俄羅斯的習慣，他們用周圍五俄里都可聽見的大聲，哭訴了自己的不幸，他們實在是被命運打擊的可憐的人。



不幸鞭驅着他們，使他離開自己的故鄉，像秋風吹枯葉般的把他們吹到這地方來。這地方的陌生的，自然的壯麗，奪去了他們的魂膽，而困難的勞動條件，結果終於令他們絕望。

他們在這兒，泛閃着沒生氣的疲殆的眼，絕望地眺望着眼前的一切，互相作着苦笑，低聲地談話。

「啊喲……這真是什麼的地方……」

「正像從地中鑽出來的一樣，什麼都不成……」

「對啦，可是，石頭倒是有的啊……」

「不能說是甚樣壞的地方呀……」

於是他們想起會用自己汗血灌溉的故鄉，科壁里的浩廣的谷間低地，鯨封的畜牧場，摩克萊尼克的，——無論那兒的一握泥土，對他們都是祖先的遺物，都使他們憂鬱地懷戀。

在他們的隊伍中，還有一個農人的老婆高身材，板一樣的平扁，做着馬臉，貪戀地看着東西，煤炭般的黑的斜眼。

到了晚上，她帶了那頭包黃布的婦人，走出木棚，坐在木柴堆上，兩手托着下頰，擰着頭，用發怒一般的聲音唱歌。

墓地後是草的青氈，

就是砂原上，也可鋪上白布，

可愛的先生呀，如果你高興。

我便向你行禮。

頭包黃布的婦人，不時地低着頭看自己的肚子，大抵總不作聲，可是也有時像忽然想起般的，用着懶怠的鄉下氣的嗶聲，加入了唱，這唱歌簡直和哭一樣。

甜蜜的是愛情。

這是與你最後的相逢；

這是我的姻緣。

在南國的夜的沉鬱的黑暗中，聽着這像哭一般的兩人的歌聲，令人想起北國的雲之曠野，飄雲之音與狼的遠吠。

不久之間，這斜視眼的婦人，患了瘧疾，睡在布擔架裏，送到城那邊去了——這婦人一邊在擔架上發着抖，一邊好似還在唱墓地與沙原之歌似的，不歇地呻吟。



黃頭布的一個，好似融在空氣中的一般，不知什麼時候，忽然不見了。

我喫完了麵包，用樹葉包了鍋中的蜂蜜，放進布袋裏，從容地用木棒打着小路的硬泥塊，跟着動身了的他們後邊走去。

我走出了狹的灰色路的交叉口，右手邊，青碧色的海水正在波動，好似被眼睛看不見的木匠，用幾千柄木鉋鉋過了一樣，白的鉋痕，被又潮濕，又溫暖的健康女子的氣息一般的風趕着，很快地逃上岸來。把土耳其式的小船，傾側右舷的一個板着面孔的技師——神氣十足的人——風帆也恰如他的大頭頸一般，膨脹地孕滿了風，向蘇封方面溜也似的駛去。不知什麼緣故，那個蘇封的技師，說起話來，把「慢兒」訛作「辦辦兒」把「開船」訛作「該船」。

「辦辦兒地！幹麼你這樣忘着船，捉你到警察所去……」

他老是歡喜爲一些小事，送人到警察所去，一想到他這副身體，大概在遠古以前，早已給墳墓裏的蚯蚓，鑽空了骨髓，便覺得滑稽。

徒步走路，感得如在空中游泳般的快樂。愉快的想頭，穿着漂亮衣服般的聯想，漸漸在回憶中，作起迴旋舞來。心靈中的這迴旋舞，正在海波的白浪紋裏，水面上雖然泛濫不定，但海底卻是沉靜的，像銀色

的海中的魚兒一般，鮮豔滋潤的青春的希望，靜靜地流泳。

路向海邊繼續着，曲折地直延到潑洗着波濤的沙灘邊爲止。對着好似正想注視林叢與波面的海原的蒼空，做了個行禮般的姿勢，在綾帶一般的道路上跨着大步。

風，從山崗吹來——好像快要下雨了。

……忽然，聽見灌木林中，有低抑的呻吟之聲，這是無論什麼時候一聽見會震慄心魄的人呻吟。撥開了灌木看，正是那黃頭布的婦人，背靠着胡桃樹根上，頭側在肩邊，歪着嘴睜着眼坐着。她的兩手接在正起抽搦般的大肚子，喘着怕人的不自然的喘息；一邊按着肚子，一邊露出狼一般的黃色的牙齒，低聲地呻吟。

「怎麼了，給誰打了麼？」

我走近她身邊，屈着身問。

好似灰堆中的蒼繩一般。她兩手搔挖着裸足，苦苦地搖着頭澀聲說了。

「到外面去……不要臉的……到外面去……」

立刻我知道是發生了什麼事了，我曾經碰到過這樣的事，可是仍不能不驚惶起來，婦人只是拖着



長聲呻吟，濁淚從飽漲的眼裏，流到蒼白浮腫的臉上，使我忍不住不走得近些看她。我把布袋，水壺，小鍋子丟在地上，想扶她伏着身子睡倒，叫她把兩腰屈在膝上，她打我的臉和胸，把我推過一旁，像熊一般的叫着，帶奔帶爬地，爬進前面的一叢灌木中去了。

「下流胚……惡魔……」

撐在地上的兩手，一個挫折，她便砰——地把臉孔撲到地面，兩隻腳還在抽搖。

我一面吃着碰頭，一面仍想盡所知的方法，屈轉了她的腿，使她向下伏着，這時候，胞衣已經出來了。

「躺倒了身子產吧……」

我說了一聲者後，便跑到海灘邊，洗了洗手，仍跑回去，動手做收生婦。

婦人兩拳叩着自己周圍像火過的白樺皮般的乾癟的地面，還隨手搔着枯草，向嘴裏亂塞，在張着狂氣充血的眼的不像人樣的可怕的臉裏，滿塗了污泥，胞衣已破了，小小的腦袋便出來——我必須按往她抽搖的腿，照料嬰兒出來，還得留心着不讓她把枯草塞進自己呻吟的口裏去。

我們還稍稍地互相吵了嘴，她罵我，我叫她不要這樣大聲，自然，她是爲了痛苦，大半還是爲了羞恥，我是爲自己的困惑，和對她的憐憫……

「主呀！她呻吟着，灰白的嘴唇吹着涎沫，映在太陽光裏的褪色的眼，泛溢着做母親的難受的痛苦的淚，這是把她全分做兩個的痛苦。」

「快到外邊去吧……不識羞的……」

怯弱失力的兩手，不歇地想把我推開，但我卻自信地說：

「傻子……快產吧……喂……」

看女人的眼淚，是受苦的事，她的眼淚也傳染了我的眼睛，心頭好似被痛苦迫壓着，我也覺得要怒罵了：

「喂，快呀！」

於是，我的兩手上便來了一個人類——一個通紅的。我的眼中已溢滿了淚，可還看得出這是全身通紅的。這紅的東西，還沒完全和母親的肉體分離，似乎已對人世懷了不滿，掙扎地牽動着手足，發出有力的聲來。他的眼是藍色的，紅皺的臉上，生着踏扁一般的滑稽的鼻子，而且抖動着嘴唇：

「啊外……啊外……」地啼着。

身體完全是精滑的，一不小心，真會從我手上落下，我站起身子，凝視着他，終於臉上浮出了微笑。



——永永地凝視着，真是非常有趣的東西——這其間要做什麼纔好，可完全忘掉了

「請你割一割斷……」

母親低低地說了，閉着眼睛的她的臉，作着死人般的土色的，蒼白的嘴唇，微微地顫着。

「用小刀子割好了……」

我的小刀，在木棚時，已被人偷去了，我使用牙齒咬斷了臍帶頭。嬰孩以奧爾羅夫縣式的低音噉着，母親微微地笑了。她的深洞般的兩眼，閃出驚人的光芒來，她在裙子裏措了措黑的手，去探身上的衣袋，顫着嚙出了血的嘴唇。

「不行不行……衣袋裏有帶子……把臍帶繞起來……」

拿出帶子來，我把臍帶繞好給她，她臉色益加清明地微笑了，這微笑幾乎使我目眩。

「以後再收拾吧，我把孩子去洗一洗……」

她擔心地說：

「當心呀……靜靜兒地……當心呀……」

對於這赤紅的小人類，卻用不到甚樣當心，因為他祇是握着拳頭，喧嘩着姿情地喊。

「啊外……啊外……」

「小東西……好好兒的……再吵一吵我會把你的腦袋摘掉……」

有趣地潑着我們兩人的海波，一跳到他身上，他便叫得更厲害了，我把手撫着他的胸背，他祇是泛着眼睛，尖着喉嚨叫。海波陣陣不歇地撥着他。

「吵吧吵吧，奧爾羅夫先生！拚命哭吧……」

抱了他到母親的地方，她正躺着身子，在產後的陣痛裏閉着眼睛嚙嘴唇，可是還帶喘帶呻地，在喘息中提起垂死般的低聲：

「抱來給我……把孩子抱來給我……」

「孩子在等着你呀。」

「我說你快抱給我……」

她巍巍顫顫地伸手捉開上衣的胸扣，打開了自然爲二十個孩子準備着的胸脯，我幫她把這倔強的奧爾羅夫君，送進母親的懷裏，他便立刻好似滿足了一切，不再作聲了。

「好一場辛苦！」



母親輕輕地透着氣，在布袋上搖着頭髮蓬鬆的頭。忽然好似低低地叫了一聲——立刻張開了晴明美麗的眼睛——母親的神聖的眼睛，發着碧色了；——眺望着蒼空，在這眼睛中，融燃着感謝與歡喜的微笑。她沉重地舉起手來爲自己孩子劃了十字……

「歸光榮於你……純潔的聖母……歸光榮於你。」

沉沉地伏下兩眼，她又低聲地喘着沉默了，忽然，帶着事務式的硬聲：

「阿哥，請把我的布袋打開來……」

把布袋的帶紐解開來給她，她茫然地看着我無力地微笑了。瘦削了的臉頰與流着汗粒的額上，利然地帶上了羞紅。

「請你到那邊去……」

「我實在懶得不想動了……」

「快快……請到那邊去……」

我退到了附近的灌木林中，雖然覺得懸懸，但胸頭卻完全平靜了，好像有一隻可愛的鳥兒，靜靜地唱着歌兒，原來這鳥歌是和海的不絕的波音一樣，就是整整地聽上一年，也幾乎不會聽厭的。

在不遠的何處，小河好似小姑娘給朋友們談自己的戀人似的，潺湲地流着作聲……

灌木林上，已經看見黃布的頭。

「喂，喂，嫂子，走路還太早呀！」

她手扶着灌木的枝，坐下去了。沒血氣的灰色的臉上，漂着碧湖般的大眼睛，靜靜地說了。

「你看——好好兒睡着了……」

孩子好好兒睡着，但我一眼看來，這孩子也跟普通的孩子一樣，別無特殊的優點，如果有什麼不同，便在於這孩子是睡在奧爾羅夫縣，疏落的灌木林下的鮮色的秋葉堆上。

「媽媽也睡睡纔好呢……」

「不要……」她搖了搖低着的頭說：

「我還有事，非到那邊去不可。」

「奧添底爾？」

「是嚟……我們來的時候走了多少里路……」

「你想走去麼？」



「聖母娘娘！不走怎樣辦？她會幫助我……」

祇要自己相信聖母跟在身邊，什麼都無口說的必要。

她含着溫柔的愛撫，眺望林叢下小而肥胖的臉，伸舌子舐舐嘴唇，輕輕撫着跳動的胸脯。

我拾了些枯枝，架了石塊，準備燒茶。

「現在，請媽媽喝點茶吧！」

「好，正想喝……胸頭乾得厲害……」

「你那些同鄉，丟了你走了麼？」

「不是丟的，爲什麼問這樣的話，是我自己留下的。他們剛纔還叫我……幸而是這樣，否則還不能

跟他們離開……」

她飄了我一眼，拿手遮着臉孔，紅紅臉含羞地微笑了。

「你還是第一次做產？」

「第一次呀……你到底是什麼人呢？」

「人就是人呀……」

「這自然，自然是人，有了嫂子麼？」

「那裏是轄得起老婆的身分……」

「說謊吧！」

「爲什麼？」

她低眼想了一想：

「那末爲什麼知道這女人的事呢？」

終於，我說了謊。

「這是學習的呀，因爲我是學生——懂麼？」

「那裏，學生就什麼都知道麼！我們村裏那神父的兒子，從前也是大學生，可是仍然神父自己教他的……」

「我卻是這樣知道的呀，我去弄水來……」

婦人屈頭在孩子的身上，聽他的呼吸——接着回頭望了一望海那邊。

「我也想洗一洗，水性是不識的……怎麼樣的水……鹹苦的麼……」



「洗洗好的，水很不錯！」

「這樣麼？」

「真的，比河裏的暖，這河裏的水，簡直冰一樣的冷……」

「真的？」

這時候有一個埃勃哈齊（高加索山中的人種）人，頭低垂到胸口，好似正打瞌睡，騎在一隻小馬上，在外面走過，那馬兒不住地搖着耳朵，張着圓的黑眼睛側目看我們，哼哼地動着鼻子；坐在馬上的人，也留心拾起戴着聳聳的毛帽子的頭來，偷眼看我們的一邊，一會兒，又把頭低下去了。

「你看那邊的人好奇怪，真可笑。」——奧爾羅夫的婦人，低聲地說。

我走開去，跑到小河邊，水銀般閃爍着光的流水，激潑着岩石，好似唱着歌的一樣，秋樹的葉子，飄到河流中，有趣地轉舞。——好美麗的景色。洗了手臉，盛滿了一水壺的水，正要走回去，看見那婦人正從林叢出來，倉皇地望着四周，在找覓一個地方。

「你什麼了？」

婦人吃了一驚，臉轉了色，把一件什麼東西，藏在身後。我就立刻看出了。

「交給我，讓我拿去埋了。」

「噯，不行呀；如果有浴室的休息室，便放在地板底下……」

「以後在這兒，也許有人會來造浴室吧……」

「胡說吧！不小心給野獸跑來了腳，怎麼辦呢……這樣的地方，如果埋在田裏，纔妥當……」

她退到旁邊，把一包濕滋滋的沉重的包，交了給我，還低聲帶羞地囑托着我。

「埋得深一點，對不起，如果想我的孩子可愛，便請埋得深一點。」

我埋好了回來看時，她正一隻手向前伸着，跌跌着從海裏爬起來，裙子一直濕到帶邊，但是臉上微帶着緘意，好似正在滿心高興，我跑到正一手扳着樹枝的地方，把她撿起來看時，老大的吃了一驚。

「真是跟野獸一樣強健的傢伙！」

一會兒，兩人便喝着和蜂蜜的茶，她低聲地問我了。

「他不讀書了麼？」

「不讀書！」



「不多喝酒麼？」

「拚命的喝酒呀，媽媽！」

「你真是什麼男子！我還記得，我來蘇封的時候，你爲食糧的事，和上司吵架，那時候，我想你這種人，就是人家要來吞吃你，你也是不知道怕的……」

舌頭舐着刮在浮腫的嘴唇裏的蜂蜜，碧色的眼睛不歇地斜看着剛出生的孩子在熟睡着的灌木林的一邊。

「那孩子什麼辦呢？」——她嘆了一口氣，望着我說了：「承你幫助了我——真是說不出的感謝……可是這種事於孩子有沒有好處呢……那我可知道了……」

她喝着茶，因爲吃了一點東西，又劃了十字。我正收拾着自己的傢伙時，她好似要睡着般地低着頭，沒生氣的眼睛，凝然地注視着地面，像是正在想着什麼。一會兒她站了起來。

「真的——要走麼？」

「走呀。」

「喂，媽媽，你看！」

「聖母麼？把孩子抱來給我！」

「好，抱給你吧……」

爭執了一會，她終於讓了步，我們一共並着肩走了。

「身體祇是搖搖晃晃地，真沒辦法……」她這樣地說着，作着可憐的微笑，把一隻手靠上我的肩頭。

俄羅斯國土的一位新客，這位背負着未知的命運的人類，抱在我的兩手裏，呼呼地吹着斷息。海興着波濤，作着激昂的波音。四周好似用樹木編成的白織物一般。灌木林呼嘯着。一到午後，太陽便耀出光來。

我們靜靜地走着，母親不時地停下腳來，深深地喘息，抬起了頭，好似要眺望兩脅，海，森林和山岡，却把眼睛落在孩子的臉上，——在溢滿苦淚的她的兩眼中，幾乎是驚人地，重新輝閃起來，燃起熄滅了的青藍色的愛的火焰。

突然，她站下來說：

「主呀！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照這樣地，到世界的盡頭為止。只要是照這樣地下去，祇要這孩子能



好好地，以母親的奶養育下去，沒有不足，便再沒這樣的事了，可是……」

……海在嘯着……

（健南譯）

## 笑話

一個醫生，紅頭髮，大鼻子，他那冰冷的手指頭摸着耶歌爾·白珂夫的身體，就用一點兒不含糊的低音說：病是錯過了時候的了，是危險的了，當這個時候——白珂夫覺得自己受了侮辱，這正像他年輕的時候，當着新兵，在土耳其戰爭那一年，打傷了一隻腿，在耶尼·薩格洛伊地方的一個小樹林子裏，樹上盤着許多籐籬，烏黑的晚上，雨把他淋濕了，他腿上的疼痛不慌不忙地把他的身體從骨頭上剝下來似的。

——這是怎麼的呢？難道我就要死了？

那醫生坐在桌子跟前，預備寫藥方，他在試着發鏽了的鋼筆尖，說了幾句聽不懂的話；而白珂夫心上難受得很，也就沒有聽他，只望着窗子，——街上的風吹着雞毛，木屑和灰塵。

——你，酒喝得那麼多……

病人心上罵着那個醫生，就反駁他說：



——這不是原因，喝酒的人還少嗎，可並不是個個都不到時候就死的！

而他的理智却暗示着他：

——哪——那個雞，雞還要活呢；牠還要生雞蛋，孵出小雞來；而你——可要死了！你那些困苦艱難的勞動就算是白費的了。

白珂夫不做聲的把醫生送到了門口；他赤着腳，拖着拖鞋，穿着一身單布衫褲，披着灰色的睡衣，看了看鏡子，那裏面非常清楚的反映着他的狹長的滿是骨頭的面孔，兩隻憂鬱的淡綠色的眼睛，筆直的鬍鬚——從巴掌上和下巴頰上一直拖到胸口。不好的面孔。

白珂夫歎了一口氣，輕輕的哼了幾聲，就在靠窗的皮椅子上坐了下來，抹了抹鼻子，覺得右邊肋骨底下病又在動起來了，不斷的刺痛着肝部，全身像喝醉了似的軟弱，受了欺侮似的苦痛。

——喝得多了！而你用什麼安慰自己呢，傻瓜——他還在問着那個醫生，看着他坐到馬車裏去。

——把自暖壺拿來？

胖胖的一個蠢婆娘——廚娘亞加菲亞站在門口問着。

——你這個紅臉婆娘，我給你說過好幾次了，叫你不要把椅子放在窗口太陽底下！你看，這椅子晒

得成個什麼樣子怎麼啦，你以為太陽亮着是專為躡躑傢具的啊？

——那是你自己搬過去的——亞加菲亞一點兒不動氣的回答了。

白珂夫記了起來的，確是他自己很痛的搬過了這張沉重的椅子，這使得他看着那婆娘的不動氣的態度，更加發火了。

——滾你的蛋！

亞加菲亞不見了，白珂夫看着她的背影想着：

——這婆娘還要活四十年呢，而我可要死了！財產怎麼辦呢？老婆也沒有來得及討，事情忙得緊。應當一打完仗就討老婆的，現在兒女也可以有的了。太小心了。醫病也醫得太遲了。怎麼會知道我的生命這樣短呢？

他低了頭，自言自語的訴苦了：

——唉，你呀，上帝，上帝……

最糟的最討厭的事情，是沒有人可以承繼財產，二十年來費了這些氣力和心計積聚起來的財產。捐給寺院或者什麼別的慈善事業理智不能夠同意。白珂夫知道得很清楚：牧師，神甫，一切管理『上帝



的地上產業』的人——都是靠不住的，他們也都是黑暗的有罪孽的人，和他自己一樣。就是上帝也不行；白珂夫對於上帝是很小心的，不信任的。他總覺得，上帝很知道他的事情和想頭，上帝很精明的追究着他；正是上帝——而不是別人——屢次妨礙他，屢次反對他的貪心，而貪心對於生活其實是必需的，是人的天性。常常有這樣的情形：一切都布置好了，準備好了，忽然間心靈裏彷彿燃着了一根火柴，小小的火燄搖蕩着，驚醒了一些灰色的雲霧似的思想，害怕起罪過來了，害怕起懲罰來了，有時候，還引起一些似乎是可憐別人的感覺。白珂夫總會趕走這些情感，抑制這些情感的。

他很明白，這並不是鬼給他開玩笑，而正是上帝在耍他，上帝強迫他違背着自己的理智，對別人讓步；他受着了這種可笑的恥辱，就給契聊談——契聊是他所很喜歡的一個吃閒飯的人，是個駝背，眼睛像鳥似的，很膽小的。

——爲什麼『可憐別人』是我的責任呢？人家沒有可憐過我。誰也沒有給我什麼慈善。

——自然，那是蠢事，——契聊表示同意。

耶歌爾·白珂夫記起了他，就拿起手杖來，——其實是一根掃地刷帚的柄，——在地板上敲了幾下；過了兩三分鐘，一點兒沒有聲響的從門口鑽進了一個小小的駝背，他的兩條腿是彎曲的，夾纏在一

起，他的人就像個開瓶塞的螺旋機似的往上衝着。

——唔，怎麼樣了？——他眨着大母雞似的眼睛，很膽小的問着。

——我應當死了，聽見沒有？

契卿用手掌在自己的沒有鬚鬚的黃臉上摸了一轉。

——也許是瞎說的罷？

——不是的，我自己知道。

——這樣太早了。

——正是這句話了。哼，算了罷；死嗎，就死好了，這也沒有辦法的了。我是個兵。不過，這些財產怎麼辦

呢？

那駝背倒着茶，兩隻腳在地板上擦着，嘆了口氣說：

——照法律，財產要歸你的外甥亞珂夫·莎莫夫。

——可是他是我的從堂姊妹的兒子！——白珂夫很氣忿的吼着，因為氣忿，他肋骨底下的刺痛更

加厲害了——我還不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總共也沒有看見過他五次。



——但是，照法律……

——法律！——白柯夫咬着牙齒，很粗魯的罵了幾句。

——那麼，捐給慈善事業罷，——契卿很不願意似的勸他。

——那可不；我不把我的種籽種在石頭地裏。

——這當然不是好玩的。

白柯夫想了一想，又很生氣的說了一陣，始終託那個駝背明天就去請外甥來。

——我要看看，究竟是怎麼樣的傢伙。

亞珂夫·莎莫夫就在那天晚上來了，很恭敬的鞠躬着，並不伸過手去，只說：

——給你問好！

他的聲音不大響亮，可是很高的很有力量的，字眼裏面含蓄着一定的意思；很明顯的——這並不是空洞的字眼，而是充滿着好意的。他的身量不大高，很有骨格的；他那風吹日晒的臉上，閃爍着兩隻柔和的平靜的淡藍色的眼睛；左邊耳朵的上面，很倔強的豎起着一簇淡顏色的頭髮，像是哥薩克式鬚腳；一個大鼻子的下面有些光亮的鬚鬚。他這個人的神氣的確有點兒堅強，清潔和動人的地方；白柯夫立

刻就覺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向來的習慣對於人總是不信任的，他心上就想着：

——那張臉是個蠢相。大概還是個愛玩女人的。

這位青年穿得很寒酸，一件藍布襯衫，帆布外衣，同樣的褲子，穿着長統的皮靴；白珂夫很仔細的看着他，一面自己痛着儘是咳嗽，一面很正經的問他這個外甥——究竟怎麼一個人原來亞珂夫還只十九歲，是個木材商的店員，在教堂的合唱隊裏唱着『第一個次中音』喜歡釣魚，喜歡讀書。白珂夫聽着他的很安靜的敘述，很不舒服的想着：

——他講話的神氣，彷彿在對着牧師懺悔。哼，講鬼話，他一定猜着了爲什麼叫他來的，所以裝着好人的樣子。

忽然間違背着自己的意志，他趕緊的說了出來——他的黑暗的臉上還表現了一種譏笑的神氣，

——我要死了，

他聽見的回答是：

——唔，幹什麼呢？

——怎麼『幹什麼？』——白珂夫很奇怪很生氣的問他。——我是有病！



白珂夫很堅決的對自己說：

——這小子是個蠢材！

然而亞珂夫·莎莫夫很堅定的很親愛的說了一篇話，從來也沒有見過他這種堅定的信仰：

——隨便什麼病都有法子治的，譬如用胡蘿蔔汁。一年以前，我開始得了肺癆；我那乾爹的母親，一個很慈善很聰明的老太太，就給我說，每天早晨喝一碗胡蘿蔔汁，空着肚子喝。就這麼治好了。

莎莫夫很好的笑了一笑，用手摸摸頸子和胸口；而白珂夫覺得外甥的平靜的說話彷彿減少了他的疼痛。

——那是肺癆，我這是另外的病。

——肺癆也是病。不，你一定要試一試胡蘿蔔汁，或者酒精浸過的薑汁。薑汁還要厲害；牠裏面有硝石，而硝石是抵制腐爛的第一樣好東西；醃魚的時候，總在裏面加一些硝石，防牠腐爛。一切病都是腐爛。

亞珂夫·莎莫夫說得非常之有，意思他的話一句一句的滑過去很，輕整彷彿像，唱歌這就把白珂夫對他這個年輕外甥的不信任的態度打消了。

——你怎麼知道的呢？

亞珂夫很高興的，像對着老朋友似鈞，把他怎麼認識了一個有教育的人，而且是個釣魚的好手，可惜去年秋天自殺了。——都講給白珂夫聽。

——這是爲什麼？

——爲的失戀……

——唔，自殺總是蠢的！

——太倔強了。

——這是什麼意思？

——他自己的感情倔強得很……

——唔唔，——白珂夫哼了一聲，自己想着：

『這小子很好。愛講話，自然，還年輕……』

這樣很輕鬆的說着，又過了不久時候，沙莫夫才看了看牆壁上掛鐘的懶洋洋的時針，說他有要緊的事去，很恭敬的辭別了，就走了。

耶歌爾·白珂夫躺在沙發上，思想起來。長久的給人家談話總使得他很疲倦——談什麼呢？一下



子就可以看得出的：人家要你給他什麼！你自己也永久都知道：你要人家給你什麼。而這一個——却有點特別，雖然還是小孩子。很謙虛的，並不來變親眷，一次也沒有叫我舅舅，他而且一定知道我這位舅舅是很孤獨的。也許——他故意這樣狡猾？又不像。

契柳在棧房裏看着搬柴，柴搬完了，他很疲倦的，滿頭是汗。才走上來，坐在桌子旁邊。

——來過了？

——來過了。

——唔，怎麼樣？

——一下子就猜得透嗎？不過，他很親熱，這是看得出的。

契柳倒着茶，很餓的很起勁的嚼着麵包和香腸，注意的聽着主人的深沉的思索着的談話。

——他愛安慰人。安慰的人就是欺騙的人，我不相信他們。親熱也是一樣。這不是我所要的性格。人已經這樣慣了，彷彿上帝專門叫他們來互相譏笑的。

——這是對的！——那駝背贊成着，他自己因為殘廢了，給人家無情的譏笑了一世。

——就是這句話了！鬼作弄我們，彷彿作弄着鬥雞似的。『人犯罪，鬼好笑；上帝的意思，誰也不知』

道。」上帝呢，彷彿警察廳長進了戲院，儘看着，並不做聲……

白珂夫很長久的講着一些受了欺侮的話，後來，很疲倦的閉上了眼睛說：

——你沒有聽見過他的什麼，那個亞珂夫？

契柳把蜂蜜塗着麵包，連椅子轉過來，對主人說：

——他的東家個託夫說這小夥子很勤快的，可是有時候會存許多幻想。

——這是什麼？

——個託夫也不會解釋，而我以爲大概是亞珂夫愛做些多餘的事情，不應當做的事情。我也問過教堂裏的副牧師，他可稱讚得不得了，自然，他的說話是相信不得的，他們是好朋友，一塊兒釣魚的。那女房東說，亞珂夫只有同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才喝酒，而他的朋友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孔諾諾夫那邊的鐵匠，銅匠，剃頭師父……

——他也找不到省長給他做朋友呀。

——他從不帶着女人到自己家裏的，很愛乾淨，清爽，慈善得很。

——慈善的？



——是的。

——這樣年輕就這麼樣！這……這樣……可見得你去打聽，他知道了，他大概也猜着了爲什麼我去叫他？

——不見得會知道；我是很小心的。

白珂夫不做聲了，想着。

——唔，怎麼辦呢？只有這樣了。你始終再去打聽打聽。而且，再叫他到我這裏來，我似乎忘記了叫他。白珂夫很憂鬱的發恨似的叫着：

——不行，你想想——我這是幹什麼幹着，幹着，心上犯着多少罪，到臨了，爲着誰呢？爲着外人，爲着個奶臭還沒乾的小夥子，啊？

——這個笑話是不大好，——那個膽小的駝背，眨着圓滾滾的眼睛，很堅定的說了。

病彷彿專等着醫生的判決似的，醫生來過之後，牠特別起勁的往前趕了；肋骨底下的刺痛更加厲害了，理智都糝糊起來了，白珂夫覺得他身上的每一個地方都有一些愁悶和氣惱的小蟲兒在那裏不

斷的工作着，蠕動着。

——怎麼樣了？——契卿問着。

白珂夫很生氣的吼着：

——難得很，第一次死，沒有經驗。

他喜歡開玩笑，也真的會說笑；這種本領，在人家受了他的欺侮而抱怨他罵他的時候，很能夠幫他的忙。

——這是上帝命令我來克服你的，——他往往這樣對人家說。

然而現在的玩笑可沒有用了，他不過照着向來的習慣和契卿開玩笑，其實契卿已經受不了玩笑了。白珂夫整天的躺在沙發上，頭向着壁角落裏，在神像底下；覺得頭腦裏的思想漸漸的空虛起來了，空空洞洞的，像個鈴鐺似的，只有一個想頭在裏面敲着，響着：

——我要死了。這是爲什麼。

有時候，爲着要逃避這個問題，他又想起一些忘記了一半的禱告文的字句：

——敬請造物天主，萬能上帝：欽賜洪福，免墮地獄，暨一切兇殘……奸猾魔鬼，日鬼，夜鬼……



而覺得這些字句，並不能夠緩和上帝的意志——他的不可避免的早死，所以愁悶和氣惱的兇狠就更加厲害了。

他站了起來，把灰色的呢睡衣披在肩頭上，經過鏡子旁邊走到青隱隱的無底洞似的窗口去——鏡子裏面就反映出一個囚犯似的長影子，黑暗的面孔，模糊的眼睛，亂糟糟的鬚鬚。他在鏡台上拿了一把木梳，坐到椅子上去，梳了梳頭髮和鬚鬚，看看街上，看看房屋——那些房屋之間都有濃密的花園隔開着，建築得很結實，很鞏固，都是準備過幾百年的。

街上很冷靜，沒有人，很熱。房主人都到鄉下的別墅裏去了，在許多人家的大門口只有看門的懶洋洋的獸着。很靜，只有小鳥兒在花園裏忙忙碌碌的吵着，牠們倒也不妨害人家想着上帝的「不公平道」——看罷，這些房屋都在地底下打有深深的牆腳，這些磚瓦砌的「人的窠兒」還不知道可以支持多少年呢；而人呢，那建築房屋的人呢，用自己的手的勞動裝飾着這個地面，却註定了過一個短短的時期就要死的，——這是爲着什麼？爲着什麼要罰我——葛沃爾吉勳章的騎兵，第二行會的商人，耶歌爾·伊凡諾夫·白珂夫還沒有活够，還沒有活到五十歲的人，——這樣早就死呢？難道他的罪過比別人多些，難道犯了罪過就要叫人去死嗎？

晚上，亞珂夫·莎莫夫來的時候，病人覺得輕鬆些，外甥的談話趕開些憂愁的思想，引起他對這個小夥子的很厲害的好奇心，要想了解這個青年；又非常之羨慕這個青年——他倒還要活好久呢，可以生活得很安靜，很富裕，而且都只靠別人的力量；可以不犯什麼罪過的過活。這真是不公道的，甚至於是開玩笑的蠢事！

亞珂夫的談話很有趣；白珂夫常常很適意的覺得這些談話的新奇，然而他發見了外甥的字句裏面聰明和蠢笨很奇特的糾纏在一起，這妨害他決定一個對付莎莫夫的確定的態度，而他很急急乎的要決定這個態度。

——他因為年輕，還是因為天性這樣蠢的呢？——白珂夫自己問着自己，一面聽着亞珂夫·莎莫夫，而亞珂夫出神似的微笑着說：

——像大家一樣的過活，沒有意思，而不像大家一樣，又不容易。

——這是不錯——白珂夫表示同意，——但是，人也有各種各樣的！

而這一位很美麗的小夥子，並不反駁他，可始終很倔強的說：

——主要的地方，大家是一樣的，如果仔細的看一看。



這使他覺得討厭。

——什麼是主要的？

——總想靠別人的力量。

白柯夫摸了摸鬍子，沒有做聲，很注意的看了幾眼。外甥說的是不錯的。然而他自己將要靠別人的力量，就是他白柯夫的力量過活，——他懂不懂得這件事呢？如果懂得，那麼，他說的話是反對自己的利益的，可見得他的蠢；如果不懂得——也是蠢。

白柯夫竭力想要找着亞柯夫性格之中的最主要的一點，他就說：

——生活，好孩子，好比打仗，道理是很簡單的：不要錯過了好機會！

——非常之對。所以就有一切的不痛快的事情。

——沒有這個是不行的，沒有不痛快的事情！

亞柯夫笑着，不做聲。

白柯夫覺得外甥那樣姑娘似的臉上的微笑，來得個不湊巧，沒有理由，用不着的，有點兒欺侮他「原諒」他的神氣。

——看罷，他自以為是個聰明脚色呢，——他心上想着，眯着眼睛看了看亞珂夫。

更不痛快的是看見亞珂夫·莎莫夫在談話的中間忽然不做聲了，眼皮垂了下去，不做聲，彷彿他知道什麼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不願意說，只在要着茶杯裏的調羹，或者衣服上的骨頭紐扣。

這種沉默，有一次簡直使白柯夫生氣了，他吼着叫了起來：

——你怎麼啦，懂得人家給你說的話，還是不懂？

亞珂夫很恭敬的，甚至於很抱歉似的回答：

——懂得，不過我不同意！

——這又爲什麼呢？

——我是另外一種想法。

——什麼樣的你說出來！你說——你反駁好了！你爲什麼原因要不做聲呢？

亞珂夫仍舊是那麼恭敬的說：

——爭論，我是不喜歡的，也不會。我想，爭論只會更加固定大家的不同意。

——這樣說起來，大家應當不說話，還是怎麼樣？



然而外甥並不回答他，而只顧繼續他自己的意思說：

——要知道大家爭論着，並不是要找着真理，而是要把真理隱瞞起來。真理對於人是很簡單的大家都像小孩子似的，愛自己的親人，像愛自己一樣，那就好了。要反對這種道理，其實是難為情的。

——好孩子！——白柯夫很討厭的想着，並且生氣似的笑了，雖然笑使他的刺痛更加厲害。

——你怎麼啦，能够像小孩子似的過活嗎？會那麼樣愛親人嗎，唔？你呀！自己剛才同意過的，說生活就是打仗，而現在說：嘿，好兄弟，這太不行了！

亞柯夫不怕他的譏笑，仍舊輕輕的很倔強的說：

——可是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去避開生活裏的那些不幸。所以應當往這方面去想。

——往什麼地方那一方面？

——生簡活單些，像小孩子一樣。

——唔，你這個人真蠢！小孩子是世界上最淘氣的人，你難道不知道你看他們，像畜生似的，你抓我，我打你。

外甥微笑着，不做聲。

白珂夫很想罵他一頓，可是熬住了；他痛得發吼，很憂鬱的說了：

——唔，好罷，你去罷！我累了。

白珂夫坐在窗口，看着花園那邊的天上淡紅色的雲在漸漸的散開去，他很深沉的思索着：糊塗的小夥子！他的頭腦裏盡是些酸果漿。這小夥子真糊塗，捉摸不住他，沒有辦法。

——唉，上帝！到處是題目，謎子……

亞珂夫吃東西吃得很慢，這是壞脾氣：懶惰的人才那麼慢慢的吃。而且吃得很少，像老爺們似的一塊一塊的細細的嚼，嚼得長長久久，彷彿是個老頭子，雖然他的牙齒是很好的很堅固的。他還總在思索着，而在他那樣年齡，有什麼想的？走起路來也是不勇敢的，也在思索着似的，彷彿走在別人的地皮上。他臉上有一點兒『紅姑娘似的』什麼神氣，假使不是那一簇頭髮，那簡直是個女人的臉。

——像小孩子似的過活……傻瓜！你這麼試一試看！也許他倒還不是傻瓜，不過是個簡單的——心腸軟的小夥子，苦頭吃得太少，心腸還沒有硬呢？而且因為年輕，這小夥子希望不要欺侮別人，也不要欺侮自己，就這麼沒有罪過的過活？這還不壞，不過隨便怎麼樣也是不可能的！

白珂夫想起他自己的艱難的生活，他覺得他自己真可憐，而且，也有一點兒苦惱的可憐他的外甥。



——他也知道，不跟大家一樣生活是不容易的，他就應當懂得：沒有罪過，像『沒有牛油的稀飯，是乾燥的，工作是壞的！』人總想睡在柔軟的床上。亞珂夫始終還不討厭的，他裏面總應當有些白珂夫家的血統。

然而契卿來的時候，白珂夫譏笑似的說起來了：

——唔，好兄弟，我的承繼人不這麼勇敢，不好好先生生活，他說，要像小孩子似的，你聽見過沒有？

——這是福音聖經上的話，——那駝背很膽小的說了。

——這是什麼意思？

——福音聖經。基督，那裏……

白珂夫很生氣的咳了一聲嗽，摸摸發熱的肋骨，咬着牙齒的說。

——基督是上帝的兒子，而我是伊凡。白珂夫的兒子，鄉下人的兒子，這要有個分別的基督沒有

販過柴，也沒有在我們這班人中間過活。

他發狠起來了，用拳頭在皮椅子的臂膀上敲着。

——你要是想爲着基督生活，那就要脫掉你的衣服，丟掉你的靴子，赤着腳在刀尖上去走！頭髮也

都剃掉頭髮！

這樣的興奮使他疲倦了，他皺着眉頭，不做聲了，後來，又很憂鬱的罵契卿：

——你也不要胡說：基督，基督！基督和駝背是不配對的，你聽——聽見嗎？沒有益處的小鳥兒在唱歌，而人在死下去。基督是不知道這些的。

契卿很小心的插了一句話：

——在赫夫西曼園子裏，基督也抱怨過自己的命運的。

這使白珂夫非常的高興，他又興奮起來很快的說：

——怎麼樣？我記得的！就是這句話了！早死對於他都是很苦惱的。而我還是個人……他病態的喘了口氣，深深的坐到椅子裏去，伸直了腳，抱怨着說：

——怎麼辦，契卿啊？我的財產要落到什麼人手裏去呢？這簡直是躑躅我；收集着；積聚着；犯着罪過，忽然間都往地洞裏一丟啊？

他很可憐的很生氣的說了長長久久，伸直了手，用手指頭戳着窗台上的花盆；而契卿垂着頭聽他說，用手指頭在自己的彎曲的腿的尖尖的膝蓋上打鼓似的敲着。



——別方面說起來——他歎了口氣又說——如果不要亞珂夫，也不捐給慈善機關，那麼，財產都要白送掉，拿去充公……

白珂夫露出着牙齒，笑笑：

——彷彿我是剝奪了一切權利的，判決了要我做這個終身的苦工？

——正是。笑話就在這裏！

——巧妙得很，啊？

——沒有出路……

他們兩個人很長久的沉默着，始終還在找出路，後來，那駝背勸他請亞珂夫·莎莫夫住到家那來，可以仔細些看看他，教教他生活的道理，——也許那小夥子會更加正經些，那時他要覺得財產加在人身上的責任了。

就這麼決定了。

雨像鞭子似的打着窗子上的玻璃，風呼啦呼啦的吼着；電閃的閃光照耀着街上的玻璃色的昏暗

的天色，而青灰色的光線闖進半明不暗的屋子裏來，——那時候，窗台上的花彷彿在掉下來，一切東西都在顫動着，沿着地板滑到那個一張白紙似的門洞那邊去。

琉璃瓦砌的壁爐裏面很熱的燒着木柴，耶歌爾·白珂夫對着牠的火門坐着，烘着他的冷腳；在他的灰色睡衣上，在膝蓋和胸口，閃動着溫暖的淡紅的斑點，照耀着一部分的鬚鬚，而面孔留在陰影裏面，——閉着眼睛像瞎子似的面孔。

契柳畸形的蜷着身子，坐在一張矮矮的腳凳上，兩隻手藏在駝背底下的胸口，用他那隻奇怪的眼睛，閃動着火燄似的，從下往上看着亞珂夫的臉；而亞珂夫的肩膀靠在壁爐的邊上，低低的，彷彿講故事似的說着：

——要知道財產越是積聚得多，人家的恨毒和妒忌也就越是來得多。窮人看見極多的財產……

——嗚嘿嗎，——白珂夫哼了一聲，張開眼睛來，而契柳歎了口氣，把鐵叉伸到爐子裏去。撥動着柴火；柴炭猛烈的爆着，濺出一些火星，落在爐子後面的銅盤裏。

白珂夫的腳划動着，踏着銅盤裏的火星，低了頭看着：一切都不好，都那麼不舒服，契柳的臉彷彿牛皮的似的，像個扯破了的皮球，——玩得太久了！而在他的腦袋上豎着一些呢絨似的灰色頭髮；田雞似



的嘴很奇怪，張開着，而駝背的耳朵——也像畜生似的。像鬼似的。亞珂夫彷彿像一張圖畫，畫在那白色的琉璃瓦上的，雖然他穿得得漂亮，一切都是新的，可是並不見就好看些。

——怎麼啦？

——白珂夫譏笑似的問，——照你說起來，這些窮人就想來搶劫富人麼，還是怎麼樣？

——一定應當要公平分配財產的……

——這樣，——白珂夫說——這樣好兄弟，你的想頭不行的！

——幾百萬人都這樣想。

——你數過了嗎？

——民衆真正氣憤得很，——契卿很小心地插了一句話，眼睛看着火爐，——大家都不滿意？

白珂夫很不自然的抬起了眉毛，吼着：

——你，不要做聲！看見嗎——我也不做聲！

外甥搬到他家裏來之後還沒有滿兩個月，白珂夫就漸漸的聽見那個駝背很小心地贊成亞珂夫的說話。契卿已經很諂媚的奉承這個小夥子，——他這個狗東西，居然覺得有了新的主人了。

——唉，這些人……

外甥是特別的蠢笨，或者是個狡猾的傢伙。簡直不懂得他要的是什麼？他說話呢，說得很溫和，很親熱，顯然是要不知不覺的叫人和他同意——說生活裏的一切不幸，一切混亂，來源都是財富。這種思想是畸形的，古怪的，不是他亞珂夫的思想，這是他的虛僚。爲着什麼？他已經知道舅父死了之後，他就是富人了，他也不像是個喜歡叫化子的人，會把財產分給窮人。他的確有些做主人的好脾氣，對於一切東西都很敬重，很愛惜，很喜歡秩序，清潔。他立刻就把看門的管束好了，自己幫他把弄得亂七八糟的院子整理好了，到處都看過，家裏事情都照料得到，有一個夥計偷東西也被他捉住了。叫化子呢——他很明顯的是不喜歡的……

然而，他始終是模糊的小夥子，隨便怎麼也捉摸不定他：究竟真正的他在那裏？那一簇頭髮。他腦袋裏面，他的腦筋裏，大概也有這麼一簇倔強的頭髮。

忽然間，他故意講些討厭的異乎尋常的邪說，故意要求嚇嚇病人，惹我病人動氣，這樣要早些叫我進棺材嗎？這種猜想非常的驚動了白珂夫，他有一次簡直的問亞珂夫：

——你幹什麼說這些廢話？

——爲着要清楚——那外甥回答着，凸出着兩隻羊子似的眼睛。他的眼睛也是矛盾的：有時候看



起來，這小子的確是個親人，好人，然而更多的時候却睜着兩隻呆呆的眼睛，一動不動的，彷彿看不見似的。——他講那些邪說的時候，他的眼睛總是這個樣子。

——必須要清楚。要叫大家一致的講好了，互相的幫助……

——互相的幫助，去反對誰呢？——白柯夫很生氣的問。——仇恨在什麼地方？你要懂着：仇恨就在人心裏！

——大家分離着是不能夠過活的。——那青年很倔強的堅持他的意見。——一句老話：『不要搨風，結果要變成大風暴的！』必須要擠出民衆大家的良心來，不然，就要發生全體民衆的暴動的……

——哼，你胡說！——白柯夫發怒的叫了起來。

他日裏夜裏的想着：亞柯夫能不能做承繼人呢？這些思想佔據了他，使他想不到死了，有時候甚至於覺得病痛也好些了。

——糊塗的小夥子，糊塗東西！每一個叫化子都知道，生活的真正保障，人的靠山，是財富，是財產。甚至於地底下的土老鼠都懂得……

夜裏，地球上的一切都沉悶的不做聲了，彷彿都在想着過去的一天，而人的思想似乎更加滯重了，

差不多可以看得見，這所謂理智的形象，像一股煙氣似的，慢慢的拂拭着，到處散出那些黑暗的線索；白珂夫很驚心的聽着，猜想到樓上的人還沒有睡覺；他甚至於覺得他聽得見亞珂夫的倔強的說話，看得見他的眼睛，以及那駝背的驚奇的發皺的面孔。一定是亞珂夫在講着要變更國家的法律，要限制皇帝的權力——他甚至於在這些問題上都敢撒野的，小孩子！

關於這些事情，以前土耳其戰爭的時期大家曾經喊喊喳喳的講過，現在大家又想起來了，因為又有戰爭了。這是些「文人」的胡鬧，因為他們自己不願意去打仗，怕人家叫他們去打鎗。那一次，他們甚至於想殺掉皇帝，可是遲了一些，打完了仗才殺掉的。

——所有這些把戲多麼蠢笨！耶穌納文也打過仗；達威德皇帝很仁愛的，還寫了祈禱詩，也沒有能夠避掉戰爭，牧師神甫都打過仗。高貴的王侯和韃靼人打過。聖·亞列山大·聶夫斯基也無情的打了瑞典人。可是，他們之中誰也沒有被人殺掉，多麼糊塗和蠢笨！

白珂夫躺得疲倦了，就坐到窗口去，看着星，看着那月亮的臃腫的女人似的臉，許多屢很榮耀的裝飾着那個天，而從天上流下來的却只是愁悶。

● 耶穌·納文—Jesus Navin英文拼法是Joshua這個希伯來字。這裏他想的都是些古舊歷史的傳說和聖經上的古典。



大教會裏的神甫，阜多爾老爹總是這樣說：

——人對於天上的奇妙景象，賞識得太少了，——然而這位老爹玩紙牌却要作弊的，至於『普萊飛朗斯』●那簡直不能夠同他玩。

白珂夫記起來了，他有一次和這個神甫相罵起來，他因為對神甫說，天上並沒有什麼奇妙，只不過教人想到自己的無聊，遠不如白天太陽照着的赤裸裸的天。夜裏，天上不過蒙着一些雲，比較的不討厭，那時候你看不見牠，彷彿沒有似的。人生出來就是在地上的，一些神甫想從地上把人引誘到天上去，那好像徵兵的官吏，在結婚的時候，把新郎官叫去當兵。那個神甫非常的生氣……

花園裏的樹木這樣濃密的被一層黑霧蓋着，彷彿有人用桐油把牠們浸過似的。城裏那麼清靜，簡直叫人忍不住，而要叫起來：

——火着了！我們燒罷！

——唉，上帝，上帝——白珂夫心上抱怨着，——這是怎麼的呢？爲什麼你這樣欺侮我？我難道比別人更加有罪過些嗎，還是怎麼樣？

●『普萊飛朗斯』(Pferants)是一種很複雜的牌方法。

他就想起自己的一些熟人的事情來：他們還都比他壞，還要貪心，還要妒忌。他是有良心的，所以沒有知心的朋友，很孤獨的過了一生，不慌不忙的，準備着鞏固的巢穴，爲的要想同一個美麗的慈善的老婆，平平靜靜的過活。在自己旁邊有一個慈善的美麗的女人，使他穿得像洋囡囡似的漂亮，過節的時候，同着她去游玩游玩，坐着雙馬車，稱讚稱讚她的打扮，她的柔軟的身體上的寶貴的裝飾，叫別的女人都來羨慕這些，——那是多麼好。好……

他眯着眼睛，在昏暗裏看看那些笨重的傢具，想起來他買這些東西的時候是抱着什麼樣的希望的，東西是有很大的意義的，人在這些東西當中住着，彷彿像在炮台裏似的。假使從這房間裏把一切東西都搬了出去，這間房子簡直像一口大棺材了。

——唉，上帝爲着什麼？

他覺得欄樓上，駝背住的地方，亞珂夫還在吵鬧着，像一部縫紉機器似的，輕輕的用好些字句縫着自己的邪說。

——他的思想是很倔強的。這倒不壞，雖然是些孩子氣的思想。就是我年輕的時候，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麼。



白珂夫的思想，不知不覺的，轉變了一種色彩。反正都是一樣的——除出亞珂夫，也沒有別的承繼人，這是他的福氣！白珂夫心上這樣決定了，不過覺得這是違背他自己的理智的，他想要自己給自己辯護，可是，又想不出什麼理由來，除非是：這小夥子還謙虛，很清醒的，有了錢之後——還會聰明起來的。

然而有些時候，他暫時忘記了莎莫夫是他的承繼人的時候，他覺得非常的喜歡這個亞珂夫·莎莫夫。他很奇怪的感覺到外甥的那些倔強古怪的思想裏面有一種特別的理智，不是他耶歌爾·白珂夫所有的理智，對於他是異樣的，然而這倒是從心裏面發出來的理智，沒有受着生活的蒙蔽，爲的是堅決的信仰着什麼。白珂夫往往聽着外甥的巧妙的字句，有時候簡直是不懂得的字句，很輕鬆的表演出一些意思，他差不多羨慕他，所以故意的皺着眉頭，爲的是要遮蓋自己的不由自主的微笑，他想：

——巧妙得很。小鳥兒雖然是灰色的，唱起來倒是甜蜜的，我這種人就唱不出。他這小鬼頭却輕鬆得很……

白珂夫尤其喜歡的，是亞夫珂講他以前的東家個託夫的生活，講個託夫的奇怪的酒醉，他聽着這些故事，甚至於大笑起來，張開了露着牙齒的嘴，吼着，擠着眼睛，很快樂的。看見自己的仇敵的可笑和可憐，自然是有興趣的；而且發見自己的承繼人的精明的尖利的眼光能够看得見人的弱點和畸形，也是有

趣的。

——你說得巧妙！這是有益處的，看得見一個人的蹺了的脚是那一隻，總是有益處的。他左脚蹺了，再打他的右腳；他右腳蹺了，再打他的左腳！

而亞珂夫用他的清爽的口音描寫着：

——個託夫要是想大喝酒的時候，他就叫了工程師巴勒禮斯基來，他們兩個人總要變着許多花樣，喝這麼十幾天。花樣是這麼樣的：叫那個當差的赫里斯託福爾晚上到花園裏去，把二十幾瓶酒埋在地底裏，到處都埋幾瓶，而且要地面上看不見瓶口。而一清早，兩個人拿着鏟子到花園裏去找『鮮菌』，一面找着，一面用鏟子掘。找着一瓶燒酒，就很高興的叫起來：白的！他們兩個就在亭子裏把燒酒喝完了，再去找『菌』；『紅菌』就是紅酒，『香檳菌』是香檳酒，『黃毛菌』就是白蘭地酒，『暗灰菌』就是麗客兒酒。這樣整天的找着，喝着，找到什麼就喝什麼。有時候先喝麗客兒酒，喝了一瓶再去找別一瓶。喝得來，個託夫在草地裏跑着，裝着納吳虎東諾莎爾皇帝，爬在地下，唱着歌劇『仙人』裏的詞句：

——我是誰都不愛的人；

——一切活着的傢伙都要咒罵……



而巴勒體斯基躺在地下哀哀的哭着，因為不能夠用牙齒把酒瓶從地裏面拔出來，他哭着，埋怨着：

——我的力量到那裏去了？

白珂夫笑着，雖然笑使他痛得更加厲害；而莎莫夫講着，却表示出很明顯的可憐的意思。

——自然，這很可笑的，可是我很可憐這種人，——這種人的力量非常之大，其實他們可以搬運幾座高山，而他們只用幾隻手指頭做事。情說人貪心，這句話完全不對；不，對於工作的貪心，我却沒有見過！

——你還年輕，所以見得太少，——白珂夫說，他說這句話不過是要反駁一下，其實他心上却想着：

——這小夥子，真不懂得他。說起事情來，他的確像個做主人的，說得對：人對於工作沒有貪心，都是些懶鬼！然而這又來得奇怪，沒有見過的職員，工人倒反抱怨主人家工作得不好！還說：工作要認真。然而假使他要這樣說法，要大家認真的工作，拿出全部的力量來，那麼，他那小孩子似的思想就應當肅清。

——亞珂夫，你是個糊塗蟲，——他很憂鬱的厭煩似的給外甥說，——你總有什麼地方沒有想透呢，輕狂的……

莎莫夫不做聲，垂下了眼皮，想要摸平那一簇頭髮，而那簇頭髮反而更加翹得起了。

忽然間，商人們都驚慌起來了，整天的滿街都是馬車跑來跑去，他們像魔鬼似的坐在馬車裏；白河夫從窗子裏看看這些向來不會慌亂的人這樣不安靜的騷動着，就問契卿：

——他們鬧着些什麼？

他看見那駝背的憂愁的臉變了樣子，彷彿一朵花似的開開了，烏鷄似的眼睛已經失掉了那種病態的模糊；這種受人譏笑的小人兒，甚至於走起路來都堅定些了，不像他向來似的那麼膽小的轉動着兩隻彎曲的腿；現在他走動起來，彷彿他的身體裏面，他的駝背裏面，有什麼東西在那裏很得勁的跳動着。他很活潑的眨着眼睛，揮着手，扯動着吊褲帶，講了些完全懂不了的——向來沒有的，城裏面的大亂子，這裏面參加的有市議會，有同業公會，有商人，有貴族，甚至於牧師神甫。

——這裏，耶歌爾·伊凡納支，這樣的笑話鬧了出來……

——等一等。省長在城裏嗎？

——怎麼不……

——皇帝好嗎？

——很好的……



——唔？

契卿笑了一笑，那樣的笑法是他所不會有的，很不好的微笑。

——你問什麼？

——傻瓜！

亞珂夫一定能够講得清楚些，一定說得出城裏面究竟出了什麼事情，然而他到莫斯科去了，已經去了兩個禮拜，還在參觀京城呢，而城裏面，越來越厲害的充滿着向來沒有的忙亂和吵鬧，像是耶穌復活節似的，或者，又像是平常日子的大火災裏的吵鬧。

——究竟在幹着什麼呢？——白珂夫很生氣的責問着。

——你知道，耶歌爾·伊凡納支，民衆要求……

——等一等，不要嘩啦嘩啦的什麼民衆鄉下人？

——鄉下人也……

——也什麼？

——也要求土地。

——要誰的？

——誰知道。

他再說下去，就說得個亂七八糟；這個駝背在椅子上轉來轉去，好像螃蟹在滾湯裏似的，很不好意思的笑着，咕嚕着：

——大家都要算賬了……

他擦擦手，眼裏閃閃鑠酒醉似的快樂的眼光，這是和他的驚慌的說話相反的，而他那兩隻彎曲的腿很討厭的在椅子底下亂划亂動。

——生活的一般的侮辱現在說起話來了，理智開始清算了，大家都同意，再也不能夠忍耐這樣的  
生活了……

——什麼樣的，你這個兩個背的魔鬼？

——這就是這個生活了！大家很膽大的講着一切，有些人簡直說這幾天以前差不多是睡着的，過去的日子只是做夢，真的！堅決，倔強……

駝背是坐在白河夫的側面的，他旋過身子去，把他那個老頭子似的赤裸裸的臉向着白河夫，他身



上那件紅褐色的衣服就聳了上去，堆在他的尖尖的駝背上，露出一段白襯衫出來，皺得像一個大布包。還有吊褲帶，他的褲腳管上濺了許多泥，差不多一直濺到膝蓋上。

——我同這麼討厭的人住在一起，——白珂夫想着。

——真正的笑話，耶歌爾·伊凡納支，大家都跑到街上來了，在市議會附近擁擠着。

——滾你的蛋！

白珂夫剩了自己一個人之後，很煩悶的想起來了：

——這樣無聊的小蟲兒，他還要來驚動呢！我給他幾個錢，叫他不要住在我這裏了。現在有了亞珂夫，我用不着他了……

亞珂夫在一天下雨天的晚上回來了，他在喝酒的時候就下樓來，很神氣的，彷彿從教堂裏受過了洗禮回來。他似乎有點兒什麼東西在他身體裏脹緊了似的，那一簇頭髮翹得更得勁了，眉毛很擔心似的壓在眼睛上，聲音放低了，啞了。就是坐在椅子上，亞珂夫也沒有向來那麼客氣了，而用腳把椅子勾到桌子那邊去。這更加使白珂夫覺得驚慌，預先感覺到什麼不幸的事情。

——唔，莫斯科怎麼樣？

他外甥很不痛快的一句一句的咬着字句。開始思索着的講，然而他謬得非常的響，彷彿在審判廳裏做證人似的。——已經宣了誓，一定講真話。他講了很久，不回答白珂夫的生氣的問話，而常常停頓着，記憶着，或者想着什麼字句。

——講鬼話！故意來嚇我的，——白珂夫這樣想着；亞珂夫不理他的問題使他覺得受了欺侮，他很生氣的看着那個駝背怎麼不安靜的在椅子上旋轉着，而且張開着那田鷄似的嘴，似乎想要插進幾句自己的話。

——串通了，這兩個鬼……

亞珂夫講了些異乎尋常的事情：一切等級的人，不知道爲什麼，忽然間都憤激起來了，要求改良生活，各人要求各人的利益，大家都喝醉了似的，互相打起來了。

——唔，將來要怎麼樣呢？——白珂夫不信任似的很生氣的問。

亞珂夫·莎莫夫想了一想，大聲的嘆了一口氣，就說：

——將來很不好呢，假使不能夠達到全體民衆的良心的發現和互相的幫助，可是，我也不能夠瞞你：也許會有真正的武裝的革命。



——胡說！——白珂夫很堅定的很堅決的說，——那裏來的武裝，什麼樣的武裝？你胡說。你不過利用我是個病人，自己不能夠上街去……：：：：：你在恐嚇我，要嚇死我。——他用拳頭在桌子上敲着，茶碗都被他敲得跳起來，他凸出着眼睛，吼着：

——我不是老太婆，什麼神奇古怪的事情，我是不信的！我不怕什麼，也不怕我還活着，財產的主人還是我……

他停止了，看見他外甥的臉脹得通紅，連椅子往他那邊靠過來，並且還氣喘似的咳嗽着……

——既然這樣，我們倒要說說明白，他那外甥彷彿是在釘着釘子似的說：——

——你懷疑我要想得你的財產，孔斯堂廷·德美特里耶維支●也給我說過的，你可想錯了，這對於我是很大的侮辱。你的財富，我是不需要的，我拒絕接受這些財產，我甚至於可以寫一張申明書，說我不接受遺產，今天我就寫好了給你。我搬到你這裏來住，不過因為你一個人冷靜，有病，很煩悶。我還知道你的性情是直爽的，還有些好脾氣，比許多別人都要好些。譬如那個中學堂的教員白克爾，你完全可以照着法律逼迫他，叫他破產，叫他變成叫化子，嘉季美爾斯基家的姑娘們也是這樣，可是，你沒有這麼幹。所

●這就是那駝背的名字。

以我敬重你，所以我住在這裏。現在，我可不能够了！再見罷！

亞珂夫的喉嚨完全啞了，最後幾句話簡直是噁噁啞啞的說完了的，他咳嗽着，站了起來，往門那邊走去，一面還說：

——自然，我很感謝，然而我也後悔……

——等一等！——白珂夫叫了起來，急急的抓住了睡衣的腰帶，不知道爲什麼，把那腰帶的鬚子抬得高高的，一直齊到肩膀。——等一等，不要發火！——然而亞珂夫·莎莫夫已經走出了房門。於是白珂夫就站了起來，伸長着手，手裏還抓着腰帶的盡頭，像拉着纏繩似的，對契柳叫着：

——去叫他回來！

駝背跳了起來，旋了一個轉身，出去了。

——請說罷，哼！——白珂夫自言自語的說着，很奇怪的-looking 房門，靜靜的聽着樓梯上的低低的說話聲音。使他奇怪的並不是亞珂夫拒絕接受他的財產，而是亞珂夫知道那個蠢貨白克爾的事情，那白克爾是落到了高利貸的手裏的，還有嘉季美爾斯基家的美人似的姊妹們，幾乎被她們的游蕩的父親破產了的。



——『我敬重，』他居然說這樣話！委屈了。簡直是個小孩子。

——傻孩子！——他很不意思的迎着莎莫夫說，——你爲什麼這樣發氣，啊，唔，坐下來！遺產要歸

你接受，並不單是我的意思，而且是照着法律……

亞珂夫·莎莫夫抓着椅背，低低的，可是很堅定的說：

——關於遺產的話，我不願意談。

——啊，唔？你就這麼不願意麼？

——不願意。也許很快一切遺產都要取消呢。

——這又是什麼呢？——白珂夫搖動着睡衣腰帶的鬚子，問着，——你坐罷！

他覺得了非常的事情：好比餓着肚子的叫化子，突然的得到了很好吃的東西，應該有這樣的感覺。

——你不要生病人的氣！誰也不能夠剝奪你的遺產，這是有法律的！

亞珂夫坐下來，說：

——這種法律就要取消，爲了牠只會發生一些不幸的事情。

——唔，好罷，我們取消牠，——白珂夫開玩笑的同意了，看着他的外甥。他覺得亞珂夫有病，他那女

的。孩子似的臉乾枯了，嘴唇發黑了，他常常用舌頭去舔牠，癢了下去的眼睛很愁悶似的看着，眼光是模糊的。

——你不要有寒熱罷？

——沒有——亞珂夫說着，摸摸他那一簇頭髮，——不過，你不要開玩笑，現在有很大的民衆運動反對富人。還有一些議論，說要沒收財產……

——不要怕——亞珂夫很自信的安慰他，——不要怕，不會沒收的！

——我不怕，我自己也贊成……

白珂夫儘量的深深的吸了一口空氣到胸膛裏去，吼着，又很響的吐了一口氣，彷彿要連胸口的刺痛都吐出去，然後，他用那種堅定的清楚的字句，好像神甫多爾宣教似的說了。

——人沒有了財產，簡直是赤裸裸的骨頭，而財產就是血肉，你懂嗎？這是肉！

他用手在皮椅子的手臂上拍了一下，又重複了一句：

——肉，人活着就是爲着要用肉去完完全全達到自己的慾望。世界都是滿足慾望的世界，一切的工作都是爲着這個。誰要求得少，他自己就不值什麼。



——現在就是大家要求一切了，——亞珂夫笑着插進了這麼一句。

——這又是什麼。要求什麼？你不要相信人家嘴裏說的，要相信做的。單是要還是不行的，還得做才行。等到一切東西都很多了——大家都够用了，那時候大家就滿意了。

白珂夫儘可能的溫和的給他外甥說：

——我不是蠢人，我懂得：你總想一切都照基督的辦法，簡單，乾淨。基督願意把一切都平分，這是不錯的，不過要知道他那時候的世界是個窮世界，而我們這個世界是個富有的世界。基督的時候，人本來就不多，他們要的也很少，可是，要分給大家也還是不夠。而現在我們更加貪心了，我們這些人多得很，而每一個人，一切都想要。可見得：一定要工作，積聚，儲蓄……

白珂夫覺得自己的思想很奇怪，這些思想是忽然的發生的，沒有受他的意志的支配，彷彿是個外人就這麼忽然跑來了，不過雖然是個外人，却是很有趣的。這使他很不好意思起來了，然而有一個思想他覺得是聰明的，正確的，很容易去解決生活裏的罪惡的糾纏，他自己聽着這個思想，又重複的說：

——可見得，先要工作，要積聚一切東西，然後再平均分配給大家，甚至於殘廢的人，什麼事情不會做的人，也分給他們一切窮苦和醜態都消滅連罪惡的影子也沒有。這個樣子。大家都吃得飽，大家都活

着。誰會幹什麼，就幹什麼，誰也不會再兇狠妒忌的來謀害你。人人自己就是聖人。這樣！正是這樣！人人自己就是聖人！

白珂夫說着，漸漸的覺得更加奇怪了，這種思想很有力量的發展下去，可以沒有窮盡，而且很容易找着需要的字眼。他甚至於覺得這一股充實的思想早就隱藏在他的心靈的裏面，永久隱藏着的，而今天活動起來了，發展起來了，放出無窮無盡的堅固的線索。這一股思想的開展，幾乎要閉住他的呼吸，彷彿白珂夫是在冬天的很滑的道路上極快的跑過去。非常之容易的講着這些新的字句，好像他常常想着牠們似的。覺得自己有了一種新式的聰明，是很有趣的，看着那個駝背聽得像喝酒醉了似的笑着，然亞珂夫伏在椅子上，他那女孩子似的眼睛很親近的看着自己。所有這些是那麽感動，那麽挑撥着使人聯系起來的力量的感覺，甚至於白珂夫的眼睛裏都發現了親愛的眼淚；他突然間衰弱下去。倒在椅背上，很疲倦的閉了眼睛，咕嚕着：

——誰做了人家的眼中釘還會覺得有趣呢？而需要是克服不了的，需要工作，這種需要是多麼大呵，唉！要趕緊才好，人人都有死在等着他……

契卿從椅子上跳起來，很擔心似的說：



——耶歌爾·伊凡納支，你累了，躺躺罷，亞沙！——我們攙他去！

他們用手扶着白珂夫，把他放在床上，很小心的替他蓋好被窩，就悄悄的走了，駝背彎着腳走在前面，而亞珂夫摸着頭上的那一簇頭髮，低着頭，跟在他後面。

白珂夫這樣過了幾天，自己覺得過生日似的得意，彷彿比尋常的一切都高超了，被契卿和亞珂夫的溫暖的伺候所包圍着。這幾天裏，他衰弱得多了；不能够不請一個看護婦來服侍他，那看護婦又瘦又長，像一根竹竿似的，是個不大做聲的女人，臉上有些麻子，眼睛是沒有顏色的。白珂夫很馴服的看着自己的力量溶化下去，透過自己的雲霧似的情緒，模糊的看見契卿的黃臉拉長着，很擔心似的，眼光很驚慌的閃爍着，躲藏着，而亞珂夫也更加沉默了，臉色是蒼白的，總是皺着眉頭；他，亞珂夫，一天總要出去幾次，回來之後也不大願意講起外面的事變，很小心的。

——他們可憐我呢，——白珂夫想着，——兩個人都可憐我呢。不肯驚動我。看起來我是快完了。

然而關於死的念頭沒有以前那麼驚嚇他了，那種侮辱的意義似乎消滅了些，沒有那麼痛苦了，雖

● 就是亞珂夫·莎莫夫的小名。

然不自由的還要想着：

——現在能够再同亞柯夫在一起多過些日子也就好了。契卿也是好人。現在他們了解我了。我把我的心攤在他們面前，他們就了解了。

他心上笑着，想起自己的承繼人：

——我可證明了給他聽，應當怎麼樣去了解所謂財產？他這小子，心上不安甯呢。還說：分給窮人！唉，這些人……

——城裏面有些什麼事情？——他問那個看護婦，心上想檢查檢查駝背的糶糊的消息和外甥的小心的報告。

——還在那裏暴動呢，——那女人不關心的回答着，彷彿暴動是市民的極平常的玩意兒，好比酒醉或者做生意。她時常打着呵欠，用拳頭遮着嘴，打了呵欠，又很快的畫十字，她那沒有顏色的眼睛裏面，睡夢像是永久的凝結住了，而她那沒有聲音的脚步又像貓一樣的活潑。

城裏面的鎗聲從禮拜六夜裏，禮拜天的一清早開始，那天正下着雨，灰色的天色。起初的幾次鎗聲，聽得遠遠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軟軟的在空氣裏響着，而空氣正被毛毛細雨浸濕了，沉得很低。



白柯夫聽着這鎗聲有好幾分鐘，那聲音彷彿是烏鴉在啄着潮濕的洋鐵皮的屋頂。

——出了什麼事情了？——他叫醒了看護婦問她；她聽了一聽，仰起頭像蛇似的，看着灰色的窗框裏。

——不知道。你要藥嗎？

——不要做聲。

響聲密起來了，漸漸的近了，常常拍拍拍的響着，彷彿算盤上的珠子似的，給一個能幹的算學家滴滴搭搭的打着。

——像是放鎗呢，——白柯夫很憂鬱的說，他已經很確定知道這是鎗聲，他本來是個老兵，耳朵是有經驗的，——你去叫醒樓上的人……

看護婦走了，在昏暗裏搖擺擺的，彷彿風吹着她，一隻手抓緊了後腦子上的頭髮。白柯夫坐在床上，還是聽着，用發抖的手摸着頭髮和鬍鬚。

——開鎗了，狗崽子！這是誰打誰？

看護婦很快的從樓梯上跑下來，在房門口就用她那很蠢的尖利的聲音叫着：

——放鎗了！在打這個屋頂，打你的……

——傻瓜，——白珂夫很嚴厲的說——放的是空鎗。

——哎，不是的……

——不要做聲！這是操演。在城裏面不能夠用子彈放鎗的。

——哎，不是的！老伯伯，不是的……

那女人跑到窗口，把窗子打開了，——瑣碎的響聲飛進了屋子，白珂夫聽得出這是步鎗和手鎗的聲音。啊哈，這是一個炸彈；窗子上的玻璃都震動得響起來了；白珂夫的窗子的斜對過，那些屋子的窗子上很慌亂的散出些火光來。那女人畫着十字，坐在地板上，也哼起來了：

——上帝伊……

契柳穿着大衣戴着帽子，走近來了，在地上旋轉着，用腳趾頭走着路，他的臉被燈光照着，好像死人似的，和銅似的顏色。

——這是幹什麼？——白珂夫問，——亞珂夫在那裏走了。



——什麼時候到那裏去了？

那駝背把帽子脫了，賠罪似的張開兩隻彎曲的手：

——我，耶歌爾·伊凡納支，給他說的，叫他不要去，不要！雖然他們的確欺騙了……

——誰欺騙？

——官廳，政府。而亞沙說不行，同志們……混賬，他說。他同着孔諾諾夫的鐵匠……

白柯夫明白了什麼似的，彷彿有人用鞭子打了他一下；他把腳從床上放下來，吼着：

——睡衣？我要到窗口去喂婆娘……

看護婦在窗子裏看了一眼，揮着手說：

——你們自己知道！火着起來了。我要回去……

然而她不但沒有走，甚至於沒有從地板上爬起來，就這麼跪在窗子前面。

契卿給白柯夫穿着衣服，咕嚕着：

——窗子裏不要飛進了什麼來呢……

——不准做聲——白柯夫很嚴厲的說——王八蛋！賊竊家……

放鎗的聲音很近了。甚至於聽得見拖長着的叫聲：

——啊，啊，啊……

大門的門栓響了，門礮的一聲關上了，不知道什麼地方兩把斧頭斫着樹，尖利的女人的聲音很驚慌的叫着：

——從花園裏跑……

白珂夫走到窗口，看見街上跑着一匹黑馬，上面騎着一個人，這使得那匹馬的樣子像一隻駱駝，而聽着那馬蹄的不平均的響響，可以知道牠的腳已經蹣了。有三個黑影子，緊貼着柵欄和牆脚，一個跟着一個的斜着走，在昏暗之中閃過去，最後一個手裏還拖着—根竿子，竿子的末梢掃着人行道上的石子，磕碰着人家的牆脚。

——這是賊——白珂夫想着，自己覺得心裏面的沉靜很沉重的擴大起來，空空洞洞的，在裏面反映着一切聲響，而思想却在沉沒下去，熄滅下去。哪，一顆子彈「噓的」一聲過去了，樹上的枯葉響動了一陣。

——這是打中了斜面的——白珂夫估計着，他聽見契聊的膽小的聲音：



——你走開些，不要站在窗口了……

他拍拍契卿的肩膀：

——暴動，這叫做？

——工人暴動，耶歌爾·伊凡納支……

——亞珂夫，亞沙在暴動裏面？

——他同着孔諾諾夫的……

——去，——白珂夫說，把手伸在窗口裏，指着街上，——去叫他叫他立刻回來罷。你怎麼啦，混蛋，一

直不做事，瞞着我……

契卿賠罪似的咕嚕着：

——亞沙給你說的武裝的……

——去！亞沙要是死了，我要你的命！

白珂夫的下巴頰那麼抖動着，彷彿他的鬚鬚掉下來了。他伸直着身子，好像站在戰綫上似的，灰色的，高大的他，站在那個模糊的窗框子裏，凸出着眼睛，咬緊着牙齒，他的脚在抖着，睡衣糾纏着，從他的肩

膀上滑下來。

契卿走了。

——我要回家去，——看護婦又重複的說了一句。

滿街都罩着濃霧；白珂夫儘看着街上，很沉重的坐到椅子上。放鎗的聲音稀了些，少了些，斧頭還在砍着，一個什麼東西掉下來了，碰的一聲碰在柵欄上，又像是碰在大門上，打碎了些木板。不懂得是什麼一回事：爲什麼電線這樣纏得緊緊的，儘在抖動着？後來，快得異乎尋常的在街上，鬨動了沉着的聲音。脚步聲，樹木折斷的聲音，還有一個熟人的很高的可是啞了的聲音叫着：

——把大門拆下來！院子裏有木桶，搬出來……

——這是我院子裏的木桶，——白珂夫心上想着。

而在窗子底下的街上，有人叫着：

——把電線結在路燈上！拉過街那邊去……砍那電桿……脚，脚，混蛋……

——這是亞沙的聲音，——白珂夫自言自語的說着——是他的！

白珂夫倒也並不要猜想亞珂夫在幹什麼，然而他始終把胸口伏在窗台上，咕嚕着。



——他在防守着。不放人家進來。

看護婦跳了起來，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嘴裏唸着：

——哎唷，上帝！上帝……這些強盜……

——坐下來！——白珂夫叫了一聲，——我給你一棍子！不要做聲……

他拿起那個棍子，平常敲着地板叫契腳來的那個棍子，威嚇着看護婦。他的下巴頰還在抖動着，鬚子戳到嘴裏去；他托着鬚鬚，然而下巴頰垂下去了；而他心裏的沉靜更加可怕起來，空洞得更加厲害，街上的響聲，叫喊聲，樹木的折裂聲，以及遠遠的鎗聲，都跑進他的心裏來。

——放在地上！——大門口有個什麼人的低音的聲調在指揮着。

天色已經大亮了，霧裏的人影子已經看得很清楚，至多不過一百個人，他們都聚在白珂夫的房屋的左邊，而把電桿子橫在地上，攔住了馬路，大家拉着電線，像拉着鯨魚的鰓似的。從隔壁人家的院子裏拿出一些壓平了的柴草，拖出一輛車子，嘩啦嘩啦的搖動着木柵欄；許多房屋的沉默的窗子，都在呆呆的出神的看着這種忙亂的景象；並且看得出玻璃窗裏面偶然閃動着人的影子。

遠遠的，軍隊的號筒在吹着歸隊號。

——小心些，——那個低音的聲調又叫了一聲；有個什麼東西在響動着，咕哩介拉的響着，拍的一聲倒在街面的石頭上了。

——都在破壞呢，——白珂夫說着，回過身子去對着看護婦，彷彿要求她的意見，——你聽見嗎？在拆毀着呢！

他冷得發抖，把睡衣裹着胸口，更加從窗子裏伸出去些，看見了亞珂夫：他肩膀上擱着一把鏟子正在跑到大門口去，後面還有十幾個人跟着跑過去，手裏都拿着鎗，斧頭，還有些拿着車杠，他們大家一下子都碰在大門上，亞珂夫像貓似的鑽進了院子，就叫着：

——把大門都卸下來拿那些木桶……

所有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像做夢似的，白珂夫看着，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看護婦的神經病似的叫喊才驚醒了他：

——咬脣，強盜……

大門衝開了，人都跑進了院子。

——站住！——白珂夫集中了自己的最後的一些力量，拚命的叫了一聲，——站住，你們這些惡鬼！



亞沙，趕走他們！

他看見了仰起了的亞珂夫的圓圓的臉，像個麥餅似的，並且聽見他的叫喊的聲音：

——他們騙了我們，舅舅殺人呢……

跟着，聽見駝背的訴苦似的聲音：

——耶歌爾·伊凡納支，走開些！

在邊的一扇大門舉了起來，搖動了一下，嘩朗一聲倒在院子裏去了，好些人推住那扇大門，拾到馬路中心去；而另外一些人又在搖那第二扇大門，滾出那些木桶，而這些人之中就有那個小小的駝背，也在忙亂着。

那時候，白珂夫嘴裏罵娘罵祖宗的罵着，抓起一盆仙人掌就對着那些院子裏的人擲過去。那個花盆離得他們很遠的落在地上。白珂夫看見了這個，但是還對看護婦叫着。

——把花拿過來，還有椅子，一切，一切！

他叫得那麼可怕，使得那女人更加縮成一團，不做聲的在屋子裏亂跑，從窗台上拿過一些花盆去，手哪，脚哪，亂拖亂踢的把些椅子搬過去；而白珂夫搖搖擺擺的，盡了最後的氣力，痛得盡在哼着，還在把

一切東西，只要他搬得動的，都扔到那些人的頭上去，他扔着，吼着，極野蠻的罵着：

——亞史卡，我要殺死……孔史卡，駝背鬼……

誰放了一鎗，玻璃很尖利的響了一陣，天花板上掉下了一些灰片，那看護婦叫了一聲，跌到在地板上，兩隻手撐着地板；白珂夫回過身子去對她叫：

——胡說，你還活着呢！拿那個給我，屍尸……

同時，在街上很近的地方，鎗聲響了起來；而在大門口有個很尖利的聲音叫着：

——他們繞了過來了，啊……

白珂夫看見他外甥坐了下來，往院子裏爬，轉動着一隻脚；而那個有鬍子的人，丟掉了車杠，臉朝着地上跌倒了，他的頭這麼一碰，連帽子都碰了下來；立刻，從霧影裏鑽出了一些灰色的兵士，彎着身體走到大門口來，伸出了刺刀，叫着：

——投降罷！躺下來……

大家對着跑的人放鎗。

白珂夫發狂似的哈哈大笑，伸出了一手指着下面，兩隻脚直跳，吼着，大聲的叫：



的……

——戳那一個，那一個……爬着的，戴着帽子的，戳他那個駝背，哪，坐在木桶背後了，那個，那個駝背

看護婦開開了別一扇窗子，也叫了起來：

——戳呀……戳呀，趕呀……

(蕭參譯)

# 英雄的故事

我。  
兒童時代，一般人們還不知道害怕的時候，我就怕蟑螂，蜜蜂和老鼠；後來，打雷，飛雪，黑暗更苦惱了

打雷的時候，我怕看被閃電映射着的玻璃底蒼白的戰慄，緊緊地閉上了兩眼。不知是誰，這樣告訴我——也許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就是閃電把天空弄得四分五裂的時候，在那邊——晴天般的青空底那邊，呈現着偉大的地獄之火。青空——是瀰漫全世界的野火底煙霧；天星——是野火中底火花。這地球，也許是某刻兒會發火，而且，恰像丟進烽火中的櫻桃核一般，像太陽一般燃燒起來，然後變做炭，變做第二個月亮懸掛在空中。

我尤其怕黑暗。我不以為「黑暗」是「無光」而覺得是對光明懷着敵意的一種獨自的力。黑暗



底不能感覺的灰色的塵埃，隱蔽了空間，濃黑地吞沒了樹林，人家和屋中底家具時，我等待着黑暗之塵埃濃厚到石塊底硬度，而且其中一切的生物變成化石，我也變成化石。我希望幾時接觸一下黑暗。我把一隻手伸到沒有點燈的角落裏，小心心地曲起手指，捏起拳頭，同時由手掌底觸覺感到了不快的潮濕的冷氣。

我明白這類觀念對於十歲或十三歲的少年嫌太複雜，但是那時的我似乎正懷着這樣的觀念。

然而最使我害怕，使我害怕得幾乎發狂的，是冬雪底拂曉的音響與呻吟。地上底萬物瘋狂般地旋轉，樹林恰像努力着要離開地面，飛到雪之國中一般，搖擺着身子；惡魔似的夜，在這夜中，我感到某種惡意的力量決心要掃蕩地面，把街道，森林從地上吹開，而把我一人留在蒼白凄寒的荒野之死的沉默中。我底胸中充滿了不可測的空虛底苦味，我底被恐怖襲擊了的心臟如「空」與「海」之間的一隻蚊蟲一般，忐忑地悸動着。可咀咒的惡作劇的風底瑟瑟的聲音，在我體內銳利地震響，要把我底身體凍碎了！我把頭埋在枕裏，用手指塞住耳朵，但是，這破壞的，殘酷的聲音仍舊襲擊着我底胸腔。

也許有人以為我因為是病弱的兒童，所以如此吧；但是並不然。我覺得我是體力強壯，營養優良，比我底同輩們身高年長的，別的人們認為我是與年齡不相襯地天真。

是的，肉體上我是健康的，而且覺得這對於自然現象恐怖底原因正在於我底健康中——這是不可解的，是以即將到來的「死」放在面前的人類之自然的，生物學的恐怖。

我確信：病人是不能如健康的人一般，以那同等的力量來感覺恐怖的。

我是母親底獨生子，已記不起父親——做過教師管轄區底建築家的父親；他在我四歲時就去世了。母親底弟弟——孤獨的祭司——我底舅父爲我代替了父親底責任。舅父如母親，女傭杜尼亞，水夫根尼以及我家其他的一切人們一般，都同樣地愛我寵我。

「爲什麼不能沒有飛雪呢？」我問舅舅：

高大，肥胖，清麗，愉快，而且彈優美的「六弦琴」●玩急性的骨牌戲的他，親密地抱起我，說一些安慰的話。但是那並不能安慰我。

「『自然』這樣地安排的呀。這是上帝底意旨！」

而且一面撫弄着我的頭髮，一面對母親說：

「這孩子底頭腦有哲學的氣味呢？」



有一次，他非常歡欣地對我談了話。他底流暢的話，圓潤的言辭，支配這世界的所謂「上帝」「自然」以及他底關於人類理性底三種力的敘述，我很喜歡地聽了。但是我不能了解這三種力底神密的聯繫，而且話愈多聽，「上帝」愈加遠遠地去到不可解的黑暗之中，「自然」愈加成了可怕的東西，「理性」底任務愈加模糊起來了。

粗俗，然而非常麻煩的比喻浮在我底頭腦中，那是這樣的——「自然」這東西是洗衣婦加拉賽伐。這女人十分魁梧而垢污，綽號叫莫克萊伊亞。她與馬棚並排，在我家院子裏住了四十年左右了；我觀察着她，但在這期間中，她底肥胖紅潤的，傲慢多脂的眼睛射着凌人的光輝的臉孔，好像沒有改變。她已四十歲光景，可是在工作上不知厭倦的她，在放蕩中也同樣不知厭倦。如她底許多同輩的女人一般，她害着「色情狂」——對於少年男子的狂熱症，她懷着像變態性慾的男子欲求破壞處女底貞操一般的貪慾，以誘這些年輕的男子。

厚臉而狡猾的她，在清醒時嬌豔得可愛，她底歌曲似的聲調罪惡地震盪，臉孔更加龐大，傲慢的眼迷惑地微笑。

但是幾乎每星期六，總是一天到晚猛烈地醉酒，無聊的狂暴捉住了她。她發揮起健康的男子般的

氣力與非破壞不止的盲目的慾望，毆打三個與自己同樣卑污的女友，敲碎食器，打破椅子和沙發，有時更用斧頭劈碎了水夫尼根底水桶。尼根是信仰堅深而少講話的溫順的老人，夏天常常穿着完全像死人一般的白衣服。

有時，她手脚被綁着躺在地上，我站在馬棚門邊聽尼根對她講話：

「你不顧惜生命嗎？莫克萊伊亞！」

她嘎聲地回答：

「但是——對於我，生命是什麼泥？什麼也沒有給我——什麼生命！」

她狂暴時，在院子裏的警察底臉上表現出了人類底理性，警察沉默地用拳頭打莫克萊伊亞底脚，緊揪着她底嘴唇，吼將起來，而且以垢污的臺布結成的繩索細綁了她底手和脚。她決不抵抗，僅僅一面微笑，一面囉嗦：

「啊，啊！縛呀！縛呀！惡魔呵！」

警察用繩子把她團團地纏縛起來，一面哼着鼻子，以牙齒裏透出來的聲音下判決：

「我認識你，我把你……」



覺得那昏醉的洗衣婦可怕的，只我一人，我瘋狂似地怕她，她給我煽起了尖刻的嫌惡與難於克制的愉快的感情。

「她爲什麼生存呢？」我問舅父：

他一面愛撫着我，一面這樣回答：

「理性是不能解決這問題的啊！『爲什麼？』——對於這問題，除了上帝的意旨之外，不能發見別的解答。」

敢於告白的是以「自然」與洗衣婦相比較，而以人類底理性與韃靼人的警察相比較，這粗雜的譬喻不僅支配着我底青春時代，卽至現在，我也許還被這譬喻束縛着。不待說，這譬喻很顯明地是「非理性」的，然而對於我，對於人類，却強化，深刻化了我對於人生底諸現象——抱有敬意的人生諸現象——的恐怖。

蚊蟲也許使我傳染熱病，老鼠也許傳播瘟疫；我知道了這些事情的時候，使我大大地喫驚，難道那般無用的蚊蟲尙且是我底仇敵，胆怯的老鼠也是我底仇敵嗎？

我以孩童式的質問——「爲什麼？」難倒了舅父，終於惹怒了他。

「哼！我要教訓你一下！」他繃起濃眉來說了：「你這樣大的孩子不是發那般厭人的議論的。老實說，這是不能不責備你的。你應當留心！」

母親也同樣地對我說：

「不要纏着舅父問呀！爲什麼不絕問這些乏味的事？不許這樣！」

然而雖這樣說，另一方面，舅父與母親却在熟人面前繼續誇耀我底好奇心。母親和舅父底這類事，鼓起了我底自愛心，同時，使我對他們的態度冷淡起來，我已經感到自己在同僚中是優秀分子了，因此同僚中沒有我底朋友，當然，在中學校裏以爲我是胆怯者，所以嚴格地被排斥了。而且我是鈍重而不敏捷的，感到危險的遊戲惹不起我底興趣。我怕中學校內部底吵架。街上的孩子們對於中學的敵意，使我想起了野蠻人加斯塔費馬爾對於歐洲人般的本能的敵意。這樣，使我很早就感到「孤獨」底光榮，而且含混地了解了這孤獨底意氣——自由地培成獨立不羈的個性之唯一的領域。

我是中資的學生，雖不是熱中的，却真摯地用過功。

舅父曾鄭重地講過自然科學底智慧，但這不能消滅了我對於自然現象的恐怖；不，恐怖連減也沒減去一些。年輕的基達諾夫非常熱心地教過自然科學。這位先生是位圓團團的活潑的男子，很像猴



子，中學生們把他取了個綽號叫「皮球」。關於物質構成，他有一個自己的假說。他崇拜電氣，而且曾在授課鐘點中喊過：

「電力之中隱藏着人生底一切的謎，而不久，我們就要解決這謎！」

他像畸人似地，戀愛方面，幾乎每年總有新的羅曼斯出來。我覺得他輕薄的，我發見他有些與滑稽家相同的成分，而且我因此感到了侮辱。某次上課中，我有了一些不能理解的東西，這事惹怒了他，他這樣對我說：

「你雖然却是用功的青年——但是你不歡喜科學。而且我不明瞭你是特別歡喜什麼的。以我看來，你用功的地方不是這學校，而是神道學校。」

歷史先生是密里諾伐克。他，脊骨像貓背般高高地聳起而且有着光禿的頭，老太婆般無鬚的臉和大的喉嚨，對於我似乎覺得不快和醜陋。圖邊的黑眼鏡幾乎遮住了臉孔底三分之一。毫不檢束地朦朧地以無確信的踉蹌步調走着路。他底長統皮靴底後跟常常踏歪了，褲子底膝部縐摺得可笑。我注意了他怕馬這一件事。從這邊底「人行路」橫過到那邊底「人行路」之前，他要長時間地細心環顧周圍，等着馬車通過了，然後側着頭，一面幾乎跌倒般地搖擺着身子，一面很快地走過去。

他以圓滑枯萎的聲音講歷史底故事，只有把沙皇底橫暴加以合理的解釋時，帶有幾分活氣。他把兩手插進褲袋裏講着。但有時却慢慢地伸出了左手，把曲成鈞形的一個手指舉到肩膀那末高，然後說：「彼德大帝是橫暴的，但這是情勢所要求的。」

他底敘述雖然枯燥無味，但歷史却富有可怕的事情，使我感到興趣。在諾伐克底鐘點中，因為我特別地列舉了狂暴性底事實吧——他聽完了我底回答，就像有確信般地點頭說：

「是的，正是這樣。伊凡雷帝不能不狂暴，這是情勢所要求的。是的。」有時，他以我作為學生們底模範，但這却惹起了中學生們對於我的敵意。我七年級的時候，諾伐克在街上遇到我，要我到他那兒去看他。

「明天晚上，稍遲一點……」他低聲補說：

他寄宿在一個嚴厲的少說話的老婦人家的院子裏底廂房內，他底薄暗的房間被書本埋沒了；房間底正中有一張也堆滿書堆的龐大的桌子。靠壁是睡床，壁角裏是衣櫥。院子裏落着溫暖的雨，樹葉發出了奇妙的聲音。這乾燥的，絲般的聲音在諾伐克底房中，無論如何是必要的，似乎這是填滿這房間底黑暗的。灰色的蝴蝶兒飛進開着的窗上，在桌子用綠色罩子遮着的電燈上面團團地飛旋。



諾伐克側着綠色的禿頭，一面看着桌子，一面像弓般彎起身體，灰暗的臉色一動也不動，如幹歷史語言科底入學準備一般靜靜對我說：

「馬加洛夫，您對歷史富有興趣，我要幫您個人地研究那一種學科。我要送書籍給您指導讀書。」他說着「您，」他對我講的話誘惑了我，以此我接受了他底提議，他從桌上拿起一冊美麗的襯了莫洛哥皮封面的，並不大的書，用手掌撫摩着牠。

「是這本書，應當好好地留心讀完這本書。這要請您鄭重些！關於這書，以後我和您討論吧。」

這是加拉伊爾底「英雄論，」我是不大歡喜讀正經書的，從外國文中翻譯來的冒險小說俱使我滿足。然而我卻誠摯地讀完了這本小書。現在已記不得這書合不合我的意，但這書中却有些成分滿足了我從魯濱遜·克拉蘇，或庫巴，馬因·德過及格斯塔夫愛末爾等主人公們底冒險中涵養成的文學趣味。

諾伐克爲我展開了這小書底哲學的時候，我非常喫驚。他以陰冷的迫力，並不大聲然而鄭重地說：民衆在本質上是無個性的，精神上是原始的，單純的。民衆只有一個希望，就是擴大生活外表的便利。他們與認識生活底祕密欲求無緣，「創造」對於他們是不可知的有害的。他們用自己底力量連自己底

粗惡艱苦的生活條件也尙不能改善——大家是不能發明，不能考察的——創造，發明，制律的人，常常是唯一的人，是個人，是個性。

「民衆常常由榨取個性底精神的力量而生活。」這些可紀念的言辭冷冷地在我心中震響。而且在我底眼前，鈎般彎曲的一個手指恰如要控出我底眼前一般微動着。他底喉嚨在言辭底襲擊之下不愉快地膨脹着。

「若是沒有伊凡雷帝，彼德大帝，愛加特里娜女皇，普希金，哥哥里，杜斯退夫斯基，也許世界上底人們會不知道俄羅斯。歷史常是個人底事業，英雄們所創造的結果。創造了意大利的是但丁與斐多拉爾嘉，創造了英吉利的是密爾頓，休謨，虎勃斯等。」

他舉出了許多人名，但關於他們，我除名字以外什麼也不知道。他問道：

「若沒有拉勃萊，雷卡爾和波爾特爾，法蘭西將成什麼樣兒？若沒有哥德，飛喜推和華格納爾，德意志將成什麼樣兒？歐洲諸國國民，若沒有給他們以生氣，給各國民以獨創的面貌的詩人們和思想家們，將成什麼樣兒？請看阿非利加，底黑人，加爾姆伊克人，其爾基斯人和巴休基爾人罷！……：……：……：」

他兩手放在桌上，神經質地很快地搖動着手指，更加放低了聲音——這點，使我相信我是聽着除



諾伐克之外沒有誰知道的祕密，尤其迫我緊張地注意起來。現在也還記得，那時我非常希望他除去眼鏡——眼鏡是他身上親近我的唯一的東西。我沒有看見他發脾氣過——不，就是燥急也沒有看見過。冷然憂鬱的他在教室裏面恰如幹慣了冗繁的事務的職員一般，常常鎮靜而圓潤地工作着。然而那晚他變了，我在他底低聲的言辭中聽到了激怒和憎惡。而且他在我底眼前削去了他底侮辱的虛偽，似乎告訴一般。話語顯然醉倒了他。他癡癡地曲起自己底長身體，言辭與言辭之間，奇妙難聽的特有的聲音和吃吃地從他底喉嚨中湧出：

「這……這……這……這……這……」

「天才與國民是無關係的。」他說：「我國底最偉大的天才——普希金是阿拉伯人底子孫；鳩哥夫斯基是半土耳其人；萊門多夫是蘇格蘭人——是的！你——明白嗎？天才——是在於國民之外的，他是超越於國民的，常常是超越的！無論那一國裏，你都能發見別國底血統的指導者。誰鼓勵民衆底生氣，誰領導民衆前進，這不是問題，不論基督是猶太人，不論柏拉圖是希臘人，不論老子是印度人或是中國人，誰都是同樣的。盧梭，托爾斯泰——是同樣的精神，而且本質上是同樣的事情。英雄或指導者是與大衆幾無任何共通點的個性底種子……」

我在他底話語中感到一種真理，而這真理使我感到了一種什麼義務。這使我不快地興奮起來。

「一個人與多數人——不是同一的東西——不是的。」他底聲音震動了我底耳膜：「個人——是被多數人確認的現實底仇敵，所以他往往被多數人所憎惡。歷史——那是一人對多人所具的敵意；在民衆中，是由於平和的愛好所惹起的敵意，在人類中，是由於活動的熱情所鼓動的敵意。因此，歷史往往被狂暴所充滿，而且正是不能不如此的。」

他一面送我，一面嘮叨着：

「不可相信社會主義者們，他們底學說，是危險的，是澈底地被虛偽所浸透的；這學說是反對人類的——明白嗎；不可以相信。」

並且他還長時間地講過一些社會主義的可怕；但是，疲倦了的我已不懂得那些。我肩上的輕而粘的一隻他底手，他底手指底戰慄以及眼鏡玻璃背面底黑光，我現在也還記得——這一切都使我不愉快。

當然，我把這些思想簡單化了：也許把他更加弄複雜了。我開始聽到這些未知的思想時是十七歲。通過沉默的街道而回到家裏，同時，對於新的事情，我感到不滿意。這晚以前，生活對於我是很簡單的東



西。我不是沒有感到什麼英雄的嗎；爲着某事，對某人或某物而戰鬥的鬥士底任務，我不是不會幻想過嗎？我是極平凡的少年，是體質虛弱而爲母親所嬌寵的少年。母親非常擔心着我底健康，而且幾乎使我感染了病態的危懼。手裏捧着書躺在沙發上，驚嘆主人公底敏捷與勇敢，感覺自己與罪惡底區別，這是我所歡喜的事。憐憫不幸的人們，命運怪滑稽地磨折這不幸的人們，對於這些，我歡喜微笑，這是愉快的。樂於人生底不安與危險的人們，樂於爲鄰人底幸福而盡力的人們——知道有這類人們存在是有興味的事。然而——個人方面，這樣的人家我是不必要的。

諾拉伐克與加拉伊爾對於我也同樣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在家中躺在床上，以被壓迫般的心情這樣想：我對於英雄或民衆有怎樣的必要呢？我確信與這般人太不接觸了。街上，在我底周圍住着幾萬的人們；但是那些人們不知道加拉伊爾底哲學，不以牠爲必要；而且不是以英雄，指導者和社會主義——那般使諾伐克愚鈍地興奮的一切——爲不必要嗎？

想起他關於社會主義的不安的話，我還有幾分可笑——我知道，在中學底第七學年底班中，有幾個以社會主義者自居的誇大的少年。不知道爲什麼，做他們底指導者的是貴族郡代表者底兒子波羅多夫，這尤其使我不高興。他是個討厭的傢伙，是中學校底英雄。大概他會把一個醉酒落水的女人從河

裏拉起來吧；因此他就像水手一般放開腳來走路，吹着口哨，從齒縫裏吐着唾沫。

我底班裏也有英雄——那是預審推事底兒子盧多梅特夫，美貌，力大而酒量宏。關於他底放浪，學生間發生了傳說。他被人畏怕，被人羨慕。他繃起眉來，以超人底侮蔑眺望一切人。回答教師的時候，老是講些非常的怪話。對於這，不單學生們要笑，有時教師也不約而同地大聲哄笑。只有諾伐克不笑，而低聲地說：

「是的，但是這是你爲着使人發笑而想出來的。我記你二分。」

盧多梅特夫對於先生的不關心的態度很合我底意，而且羨慕他底能運用某種特別句語的能力。這些句語緊粘在我底記憶中。在基達諾夫底鐘點中，他說：

「我歡喜曲線。覺得曲線有生命，有獨自運動的能力；而直線是絕望的，死的。」

對於這類的話，大家也是大聲哄笑的。

基達諾夫對於這話感到恍惚，而喊道：

「你有好的頭腦，但你是可咀咒的怠惰者，是罪人。」

我一面思考諾伐克底話，同時想出了中學校中所有的「英雄們」底故事。試把他們當作將來創



造歷史的人們來想像而且決心要好好從諾伐克那兒逃避。因此我選了簡單的方法——中止了歷史底研究。起初，他好像不注意這事似的，但後來說出來了：

「哼，這人是很好的。」

不久，他招我到他家裏，用醫生對生病的孩子說話的口氣，開始問我爲什麼不用功。我對他說了怎樣的謊話，雖已記不得，但那時會使諾伐克惱怒的頑固的慾望，却至今還記得。這慾望沒有達到。他抓着我底肩，立刻講同一的事情，民衆對指導者和英雄們鬥爭的事件了。

「即使肉體被破壞，那末也往往是勝利的。」——他說服我，但是我想：他若是除下眼鏡，那末充滿狂亂的人類底眼睛將在我底前面輝耀吧！

我確信我不能爲我幹什麼，就離開了他那兒。爲什麼從他那兒逃去呢？

祖父突然急病死了！他是來參加育爾頓底十字架行列時凍了喉嚨，染了咽喉炎，然後被白癩性鎖球菌侵害了腦子，在兩天之內，這壯美康健的人就死去了。看了祖父底傾斜的蒼白的臉孔，散亂的鬚鬚和像止爲恐怖而倒豎着般的，紛紛披散在枕上的頭髮時，我想：誰也決沒有如我一般深刻地感到可怕的「死」之愚昧和可悲的「生活」之不安。

鐘聲何等憂鬱地鳴響着，而傳報祭司之死啊！

這死壓迫了我！

祖父是我所歡喜的。他是健康，快活而可信賴的人。他懷着「一切的世界圓滿地在進行」這平和的確信。他一面呵呵地笑，一面說：

「歡喜笑的人能度優美的生活。」

那末，鎖球菌爲什麼必要？那是歡喜笑，還是怎樣？現在已不能夠問他。而且也不能聽那零的低音弦之震響般的最低音底的笑聲。

「喂！請記住這句話：愈是愚笨的人愈多疑問；這是拉克丹齊也明白的。」

他或把自己底滑稽的意見傳達給他人；或把某人底思想接合到別人底思想上去。而且歡喜非難牧師或哲學家；指出他底錯誤，於是他就笑而反問：

「誰以這樣的事爲困難？我說普魯東是懷疑論者，也可說是增加了這世間底微小的不愉快嗎？」  
他常常這樣說：

「信仰着。因爲這是無意義的。」然而我對他說「這」是多餘的事情時，他反對了：「不然，因爲這



是關於信仰本身的。」

他被莊嚴地運到坟墓中。葬入鐵般的泥土裏去了。——我在坟墓上一直站立到坟墓被雪埋沒。這天濃密地落着雪。我底身體中恰如脫落了什麼骨頭一般，我頹然地不想歸到中學校裏去，我感到了壓迫。

然而諾伐克不久却被招聘到彼特爾普爾格去了，那兒，他在內閣中工作。我一面送他，與他交往雖不愉快，但我驚奇地感到：他底出發對我更不愉快。這大半是因為祖父之死，使我底感情很敏銳了吧！對於我，人類中底這樣的人是必要的。

當然，我也有幾個朋友。他們飲燒酒（是 Водка 底意譯）造弄中學生底謠言，出入於娼妓館。我是憎惡燒酒的，很怕被他們同化。婢女杜尼亞不斷地使我滿足了男子底慾望。杜尼亞是三十幾歲底女子，無恥，狡猾，而富有金錢的貪慾。我對於姑娘們是小心，胆怯，而不能與她們交談的。雖然沒有什麼可說，——但是她們中底大部分沒有讀過我所愛讀的書。有時我說歡喜仲馬底小說，她們就傲慢地嘲笑了我。

我底母親歡喜美好的景物。她底生涯之中，在這事上感到最大的興味。她把烹調專家聚集在自己

底家裏，養着他們。但後來，他們在各人自己底地方供養母親。

她美貌，熱情，而有着嬌愛動人的眼光。她娉婷地行走，紆緩地講話；這對於她是重要的，是被男子愛戀的地方。

我七歲的時候，母親與醫生發生了羅曼斯。這醫生是剛畢業的快活的青年。母親反對我入大學。她害怕「政治運動」，確信我不久將參加學生運動而死於監獄或放逐之中。歇了一年，中學校要休業了。她很容易地說服了我。那年中，母親有了要否使；我結婚的疑問；總之，我是贊成不要結婚。結婚底話確是有了，然而——沒有效果。我拒絕了結婚。我底微少的性生活底經驗使我對性生活有一些執拗的思想，這就是造成了生理學的懷疑論底有秩序的一套。僅為獲得短促的緊張底一瞬間，值得長年月地每天忍受各色各樣的困難與不安嗎？僅為着這刻兒，就把懷着不同的心理，有着探訊你底思想內容與思考方法的權利的一個異性擁抱到自己底身邊，這是值得的嗎？若是可說「妻子是菜食中底湯」，那末妻子每天應有不同的味兒。

我雖然是讀書的，但知道女子要求着愛好着英雄——強有力的美貌底男子。生活，我愈了解生活，愈確證了這點。但是却使我明白了：我關於戀愛所讀的一切，都是使人類陷於犬馬般的無恥中的狂妄。



的，要隱蔽醜惡態度的，像無花果的葉子般可多可少的無止境的意想。對於婦女，甚至對於處女，我都常常感到虛偽的戲劇般的成分。而且，我能毫無畏懼地說，她們還有要吸在男子車上的寄生的慾望。我覺得，女子那樣屢次照鏡，並不是爲着檢查誘惑的武器是否整齊，乃是因爲她們信仰着自己底現實的生涯。

大概，這類思想底出現，是在我二十歲以前。當時我不能單純底想像自己做「夫」做「父」也不能決心採取掠奪他人底獨立，破壞他人底平穩的行動。

一年之後，我進了醫科大學。第二年，證明了母親底預言。我無意識地被牽引到示威運動中，警察把我與許多學生一同推進莫斯科底牧場中；後來我被送到了故鄉。母親嚇得發瘋，已經兩次斷然聲言不許我到莫斯科去。若是我違反了這點，也許母親死去了！我沒有反對母親。因爲反對團體底騷動與政策，我被大學驅逐出來了。尤其是，以爲在這剩現的騷動之中創造出學者，由此產生國家底精神的力量，這真是不可思議的。醫生是不宜於我的學問。我厭惡解剖紛亂的屍體底內臟；口裏含着香煙的快活少年，成了用奇形怪狀的解剖刀挖出心臟的屍體，自己想像也很可怕。含着香烟，兩眼被煙燻得閃灼着的這些年輕的男子們，在兩三日間是好好地活着。這比屍體更使我怕。他們會戲謔，會歡笑，靈魂，從他們

底互相偽飾的，被生活底秘密與許多底醜態剝下了痕跡的腐爛的肉體中，消逝到那兒去呢？對於這問題，我覺得是荒唐而疏忽的。當然，我知道：他們中底一部分是被「理解人類底構造」的誠懇的希望所激動的。——然而對於我，較此更不可理解的是對那神祕的力——使這有機體運動，鼓動人們去感覺思考這有機體的神祕的力，他們幾乎完全沒有興味。

而且浮蕩快活的少女克拉佛茄·伊華諾佛娜底屍體躺在他們面前底桌上。兩天之前，她飲硝鎘水自殺了。她底眼睛突出，眉端凸凹不勻，一邊的眉比另一邊的高。在因恐怖與病疾而腫脹起了的眼眶上張着眼瞼。嘴唇像發着無聲的叫喊般張開着。然而，我們似乎聽得到這聲音。喊聲激起了我底昏眩與痙攣的嘔氣，同時不絕發展，以刺激性的氣息擴散到空氣中。

我底同鄉盧多梅特夫當剖開屍體底變了綠色的腹時，往往懷然而舒緩地說：

「賣淫——是神經質的女人底生意……」

他和現在站在桌旁，把手蕩在背後的那學生，都認識這少女；而且我知道：他們兩人恐怕都會利用過這屍體——盧多梅特夫現在冷靜地在解剖屍體。我不希望他或別人講到憐憫這已死的少女的動聽的話——不必要的，輕蔑生活的話。老實說，我對這般人是什麼也不期待，什麼也不要求的。他們對於



我是難堪的存在。我一走開，盧多梅特夫就在背後嘲笑了。

「頭腦雖笨，鼻子倒是美豔的。」

大家都同樣地嘲笑我。我不是「有朋友」的人！然而盧多梅特夫却是固執狂妄的人。他是一等的雄辯家，是「大學」學生底團體中和「政治運動」反對者底團體中有着相當的作用。有些人害怕他，有些人憎惡他，也有不像主人對狗般地愛他。

這樣，我離開了大學，一點也不感到留戀。過了幾個月，母親底知心的醫生荐我到縣衙裏工作。——醫生底弟弟是那里底特別待遇的工作者，我在衙署中平靜地過了兩年。在這里，我度過了「日俄戰爭」與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革命底瘋狂的時代。

縣知事是相貌醜陋，嘴唇厚脹的，有病的老人。他有一種擔憂，擔憂發見白朗甯式短槍底彈子所打不穿的甲冑般的短衫。高我一級的上官，醫生底弟弟，是三十五歲光景的人，穿着塗了琥珀漿的衣服。有着光亮的禿頭。他拚命地頑撲克，對空間底恐怖戰慄着。而且努力收集磁器。我底同僚——一半像家畜，一半則如奇幻。

他們之中，只有孤兒多洛斯多夫是一個黢黑的敏捷的孩子。他以十分敏捷一點著稱。街上所發生

的一切，他都知道。而且每天帶進一些神經質的，令人緊張的，喚起混亂的東西到這衙署底薄暗的，烟霧瀰漫的室中來。在那為繁茂的菩提樹底葉蔭所遮蔽的窗前，他與我相對而坐。有時是天朗氣清，有時則微風拂拂，他底微黑壯麗的臉上飄動着陰影底斑點。——這少年，似乎想出了酷毒的惡意的事情，沉默地笑着。

我常常注意着：人們底手是怎樣的東西？他底有着纖細指頭的黑手，使人想起猛鳥底銳細的腳爪。他不絕神充氣足地，恰如花苞底忽開忽閉般地舞動着手指。

無疑地，他們墮落者所有的野獸底感覺，立刻理解了我。而且如煩鬧的秋蠅般，東拉西扯，唵唸不休地講到從戰線上歸來的兵士底野蠻的狂暴，講到為兵士所煽動的農民底叛亂，講到都會底氣分，也講到那恰如地面將全為牠所佔據般地擴大開去的恐怖。他自己雖好像並不畏怕但他却顯然歡喜驚嚇我。

「事情正在發生！」他以難聽的，可憎的接吻般底響聲說出最後的字，同時靜靜地說。

「什麼事情正在發生？」

他靜靜地吹着口哨，不回答我，只用紙遮住他自己底尖的鼻子，讀着那紙。或者兩眼順次一開一閉



地看那紙；他顯然是歡喜生活底無秩序的。在本質上，對於火起，殺人，或街端底不幸等等，他並不是自慰的冷淡無關的旁觀者，也不是對悲劇和喜劇都同樣地有着興味的劇場底特等席上的觀客。不，我感到——暴動使他歡喜，實際上，他自己能使悲劇發展，而且準備着要演悲劇。結果，他要我期待那必然粉碎我底生活的不幸。

在這樣的心情中，我被派遣到一個像隱匿在庭院山川之間般的，有小羣衙署在着的街市中去。他被農夫威嚇，從馬上跌下，成了殘廢者。我從這屋底窗中看到了農民燒毀地方底房屋的情形。

黃昏的時候，川流對面的林蔭中，遠遠地馳向東南的黑雲，像正被太陽映射着一般，轉成了鮮紅。然而黑暗密佈在草原上的時候，上端像鋸齒般的稻子看去好像在森林上面。那時，最初發火處底左邊，火光映照着天空。差不多同時，我聽到了奇怪的震響聲，車子底傾軋聲和狗底吠叫聲。堆積在那河岸上的乾草發了火；一處，二處，三處，——三處底火光照徹了街道。街上，有貨車底行列和貧民之羣底蟻般的行列。工廠底長烟囪從黑暗中突出。雜草叢生的地面上聳立着磚砌的建築。棺材蓋般長方的灰色堆棧發了火。映照在有圓柱和假山的白屋上。河水清晰了起來，鮮紅地像沸騰一般。我如做夢般看了這一切。

逼近窗下的幾個黑影驚醒了我。

「人類行動平等」其中一人這樣說：

這類句子難堪地銳化了我底視覺，我所見的一切傾注進了我底心坎，同時恐怖攪亂了我底心境。然而在記憶裏面却響着可厭的話：

「事情正在發生！」

烏黑的人濤逼近了家中底假山。我壞了玻璃底碎片或框底的音響，狗叫般的喊聲和口音不懂的會話，都清晰地聽到了。赤色的河水中看得見傾斜而迅速地馳着的船。槳像甲蟲底腳般划着。我推想：這是市民去搶劫的。

一天晚上，我徹夜在窗邊或坐或立，看着人們底螞蟻般的工作。火光映照之下，他們把角突的東西和龐大的包裹偷到各方面去。互相推擠，恰如爭鬥一般。記得有兩個人互相搶奪一個白的什麼塊，突然打碎，像雪片般飛散了開來。不自然似的赤色的馬在河岸下疾馳。細雨不絕地落着，火燄以紅色的簞子掃蕩了地面上的建築。黑暗中瀰漫着的烟霧，更加濃密起來了。火燄鮮紅地映射着黑暗，把牠分裂而流佈到更加遼廣的四方。然而黑暗還是濃密，人和馬底影子變成了紫，變成了黑。這兩種瞬間幻影緊張地出現，又重復消逝，消逝到黑暗之中。我憶起了孩童時代的黑暗之可怕。但是現在，黑暗更加濃密起來，火



燄和起火的人們都在黑暗中喘息，我想，若是永遠地消失，那怎麼好呢？等到早晨，雨大起來了，火燄也被壓到地面上，而衰退，而消失；這般貧民和馬却都沒有消隱掉。我欣喜地眺望着這些。

正午，街中底廣場上舉行善良的人們底集會。他們殺死了兩三個叛亂羣中的人。他們舉起了聖像和旗幟在街道上遊行。黃昏，我出發的時候，街道變成了荒野，暗夜即將到臨，像被恐怖麻痺着了一般。同樣，我也感到了自己底荒涼。我底思考麻痺起來了，今天所見的記憶中，只是火燄底燃燒。自己底勞動成果之破壞，同時是貧民底集團在蠢動。在人類之前喚起了恐怖，同時，我所有的存在都充滿了兇惡的煩惱；我底理性恰撞在石頭上一般，撞着了這無可懷疑的瘋狂的事實。

回到縣城去的途中，我遇到了一隊步兵。前面，留着人參色的鬍鬚的長脚的陸軍上校騎在馬上。兵士勇敢地踏着泥路，唱着關於烏鴉的呆笨的歌。中尉從我這兒聽到了叛亂已經完結的消息，高興起來了。他毫不顧忌，神氣十足地笑，很使我喫驚。回到衙中，憲法擁護者也很擔心地來問我羣裏所發生的事情，同時，我想：他們也同樣是不能隱蔽眼中底欣喜的光輝的吧！我覺得他們底擔心並不是誠懇的。我以為狼狽是虛偽的。就是我們底衙署中，也妄亂地現出了某種新的，滑稽而不愉快的氣分。然而心驚胆戰地坐在椅子上的多洛斯多夫却懷着敵意地微笑，好像更加強烈地有着憤怒。

關於他底事，我發見有告訴國家保安部長官陸軍上校裴爾的必要。多斯洛多夫被監視了。不久他家裏經了搜查。——於是我底本不能瞞欺我了；多洛爾斯多夫與某革命的組織有了聯絡，被逮捕了。——被逮捕者之中，我祖父死時所囑託的助祭者是最危險的人，這使我非常驚愕。

談論大家都明白的事件，竊讓屈辱的政府底弱點，以及使叛亂之燄激化起來的政府的失策等——這是非常無聊的——是我所憎惡的。

我親眼所見的都是可厭的事情。在我們底窗邊，我看見了罷工的工廠與肥皂工廠的工人——醜惡的半野蠻的人羣——舉着紅旗前進。他們胆怯地窺探着人家的窗戶而走去。他們好像完全期待着人家將灌注熱的湯給他們。在這羊羣中担任牧羊底職務的是生病的老人巴拉姆欽。他是曾被高等警察處罰過的流刑者，急進報紙底通信員。藥局助手哥里多斐爾格揮舞着一面旗。——自基督以來，沒有猶太人就沒有不幸：一個要驅使羣衆犯罪的我所不認識的少年，像牧場底狗般從羣衆底旁邊跑了過來。

這也是和在那市鎮底河對面所見的螞蟻底行列一般。只是，這邊人們底狀貌更加大，更加可怕。風在吹拂，吹動了憤怒的紅旗，吹亂了頭髮，更吹得襤褸的衣衫瑟瑟飛舞，人們混亂地走向前去。一人迅速



地走去，另一人小心地以遲緩的步調走去。好像他們都以同等的力量，或在探求恐怖，或要立刻欲與危險衝突，或者在思考着怎樣逃避危險。

老實說，羣衆自身沒有使我驚愕；可是領導着羣衆的狂人却使我害怕。這天底那刻兒，狂人在俄國所有的街頭領導着盲目的羣衆，可以左右着他們底動搖的政權。我想像着這事時，胸中感到了那少年時代喚起我底無智的恐怖的冬風之呼呼的呻吟聲。

在廣場中底市會「議事廳」前面，「衛生局」底工人用棒子打死了老人巴拉姆欽。運貨馬車夫殺了哥里多裴爾格。然而羣衆却四散了！第二天，市裏舉着紅旗的人和抬着皇帝底像片的人又在街頭遊行了。有人拋了炸彈，爆發起來，炸去了騎巡底脚。還有幾個人受傷，猶太人的女學生被殺，總之，狂亂的日子必然要發生的一切，都發生了！心裏驚恐的有病的我，沒有到街上去。我以難於抑制的力量憶起了諾貝克先生底演說。理解了他說過偉大而嚴重的真理：

「歷史——是個人的事業，是英雄所創造的結果。」

一人指導許多人是顯明的事實。工人羣衆被可憐的生病的老人指導着。然而這英雄底瑣事却由羣衆底瑣事來說明。指導着大家，站在他們前面最先死去的一人，是英雄主義；這是我所不能否定的。

關於這點，我想了長久，當然我不是做「英雄」，乃是忠實地開始探求英雄——探求能把我底生活隱蔽在他底周圍的英雄，然而——誰是這英雄？那兒有這英雄？

我覺得：上校裴爾氏相貌不是有些像這英雄嗎？他底擁護國家秩序的祕密危險活動，迎合了我底心情，滿足了我少年時代由讀犯罪小說而滋長起來的趣味。上校從外貌上看是有魅力的。他帶着純粹的俄國人底臉色。是身長體健的人。他底灰色的眼睛沉靜地微笑着。他以寬大的口氣講話。在他底酒脫之中有着滑稽。他扮做工人出席革命家底集會。據說在他們裏面有他底愛人。

我想要爲他做事，把這意思傳給了他：裴爾長時間地詢問到我底私生活。而我底回答不能使他滿意。我想到這事也並不覺得遺憾。他說我在服務者之中有着不壞的地位，同時，我却太謙遜，太胆怯。而順從似乎還不足。

「潛入到革命家中去，對你是爲難的吧？你是非常老實的。但是潛入到革命家中，不久你一定會被他們壓迫，而被捕一兩次吧！」

他底話中有一點什麼無聊的手工業的東西。或者，他恰如獵人講到野獸一般說：

「革命家——是十分敏捷的青年。對嗎？是非常好的青年呢。」



他一面點着香烟。一面想了一下，繼續說：

「你所熟識的團體中，你考慮着什麼，請告訴我。因為同伴間，這也是有效的。」

可是，送我出來的時候，突然像疲乏了一般地說：

「說實在話——一切都不是那樣的。這類事情，問題是很簡單的。他們掠奪我們，要我們一絲不掛；但是我們提議：即使從我們這裏拿去西裝，長衫（●）却要留着。而且，若只想要如以前底生活一般地生活，那末，即使是殘酷的奇蹟，但要完成牠的堅決的人，對於我們也是必要的。這就是一切。」

我明白他對於我不是必要的人，我離開了他那兒。於是，我立刻寫信給諾伐克，表明了我底精神與希望。在反動報紙底論文上。我知道了諾伐克在君主主義者之間是負着相當職務的。而且我相信能從他那兒得到好的忠告。我收到了兩個字的電報：

「速來」

以此，我重覆出發到他那兒。我五年未會到他了，可是在這期間，他一點也沒有改變。他底孩子般的小小的臉孔底三分之一，依舊被黑的眼鏡遮蔽着。如從前一般地結着垢污不堪的領帶；而且，在這五年

（●）長衫是意譯，原文為“Rupasca”是一種俄國的上衣。

間，似乎外套連一次也沒有脫下過，褲子也像沒有換過似的。他很枯萎，臉和額底皮膚都蒼白了。但稀薄得幾乎光禿的頭髮却是灰白的，他底房屋與我們市中的狹窄污穢的房子沒有兩樣，陰暗地滿堆着書，中間擺着小桌。這屋子院子中底僅有的看不見的窗子開在有石洞的牆上。牆間有通到下一院子去的門，門上有嵌了垢污的玻璃的窗子。非常悲哀而沉悶。

爲大都會底瘋狂的騷擾所眩惑而在迷霧中昏朦的我，坐在桌旁聽着沉靜而可親的聲音，心中寧靜了。雖是日間底下午三點鐘，但電燈却輝映在桌上底書本間。可是諾伐克却手插在袋裏，扁平的拖鞋摩擦着地板，漫步踉蹌地在房間裏徘徊。他問我：

「你要求什麼擁護什麼？」

我突然之間一點也沒有想過，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回答了。

「我想，我要從對我懷着敵意的一切之中擁護我自己。」

「呵！」他在我底面前站住，側着頭說：「一點也不錯，這正是一切人們底回答。」

他以泰然自若的態度反覆述說了我所知道的一切。這一件事，是最近我多番思考過的。——他坐在桌頭，轉向我這邊，用腳擾亂了演說底節奏，同時說了這樣的話：



「在生活之中沒有相當地位的好巧而有野心的人，和頗信理智底力量而忘掉生活底的盲目人，努力要獲得權力。——雖然這在較平庸的人們更認自己為重要，偉大的時候正當的努力。但是他們犯着謬誤；這謬誤不可避免地必然的結果放在人類指導者——堅信把國家組織在確固的相輔並互助底基礎上的人類指導者——手中的艱難工作上。社會主義者，革命家以為在大衆之中煽動反抗權力的意志，煽動理智底能力，的是錯誤的，其實，那不過煽動羨慕，怨恨，復讎等本能而已。」

「都是本能。」

他說：然後手從袋裏伸出，五個鉤般彎曲的手指接近我底臉。

「人及大衆之中，沒有社會的目的底本能。牠既不存在也不發達。國家之類對於你我是不要的。同樣對於大衆也不是必要的，但是你都意識地遵循國家組織底必要性；民衆於對這事却是無識的。一切的人，從本性上說都是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愈前進愈成爲無政府主義者。但是，人們明白無政府底時期尙未到來；在這時期到來以前，大衆將根據自己的精神法則而分裂爲個人——意識到自己底應當生活的力量，意義和權利的個人吧！」

他更加低俯下身子來問我：

「社會主義者底謬誤，爲什麼罪孽特別深重，你明白嗎？漠視權力的勇敢的君主政治，爲什麼能够最迅速地引導我們到無政府，無權方，個人絕對自由的境地，你懂得嗎？好好地想想看，那末你能清晰地明白這決不是謬論。一切新的真理都好像謬論，其中最可驚的真理是：大眾分裂爲數萬滿足自己的個人，而其中底一人則成爲各個一人底敵人。」

他離開了桌子在房間中徘徊，他像個身長腰細的幽靈，在黑暗之中不覺此世之存在。他那兒似乎有點什麼奇幻的東西。這使我憶起一個否定的人。他們底姿態在我前面底書上矇矓地閃耀。他們底生活常是孤獨而神奇的，但命運却是冷淡的。

他更嚴格地忠告我，要我分外忠實地讀杜斯退夫斯基，根斯丹欽萊恩契夫或尼采。

「是的。」他說：「正是這些。以無政府主義者關涉到精神存在，而以君主主義者關涉到這樣的意識。」

後來他告訴我，有人要找一個謙遜而忠實的書記。

「現在是盧多梅特夫在服務着的。你記得嗎——盧多梅特夫？」

「盧多梅特夫？」我問。



「是的，是盧多梅特夫。但這人是疏忽而怠惰的。而且不要結婚……然而是很有材能的人。」

「盧多梅特夫！」——我一面在電燈底紅光矇矓地映射着的房間中徘徊，一面想說我頭腦笨的是他。現在，有誰會相信我底腦子較盧多梅特夫的好了。

這所謂「誰」就是有着濃密的黑鬚和不勻整的身體的顴骨高突的人。他底鬚髮蔓延到肥厚的下脣中。但上脣却被濃鬚遮蔽着。他底很大的耳朵有些討厭，恰如不單要聽出我底話。而且要聽出我底思想一般地豎着。像機關車底司機要那兒常看到的一樣。

他以柔和溫順的眼光看事物。他底手是很珍重愛護的。手底皮膚恰如皮手套底外表一般發着光。一面摩擦着指甲底周圍，一面明瞭而沉靜地說：

「你是特別被舉荐的。這應當證明。我要求你完成事物，要求你謙遜。此外——什麼也不希望。請注意，我是嚴格的。」

他很小心地用手指擦了電鈴。似乎像小孩子擦鈴一般分外滿意地擦了電鈴。盧多梅特夫進來了。我底主人點頭指着我給他看。

「這是你底代理者，你去好吧？」

「好的。」盧多梅特夫答：

在被小的壁櫥隔住，有一扇對着廣場的窗子的房間中，他驚叫道：

「你？」

「怎樣，以後？」我問：

「你，」——他顯然觀察着我，一面反復說：「這真奇怪！」

我沒有問他，爲什麼「奇怪。」他也沒有回答我底問題。他也是沒有畢業就出了大學，不知爲什麼到波斯去，在那兒住了二年：這是我後來知道的。他把一個什麼紙卷放在我面前，很擔心地說：

「黃色的包中，我私人的文書也許雜在裏面，你若看見，請捺電鈴通知我，我來拿。」

他燒着香烟，張開手套，粗率地——當然不是真心的——祈望我底成功。是的，小心拘謹的人是常常注意的。

我從窗中看見了下面底廣場——廣場中，到處有人走着。有的簡直像蛙般一面撲撲地跳，一面走。在霧靄之中看去，他們都像肥胖般粗大地蠢動着。不在他們之間而在他們之上的奇妙的街市之咆哮的騷音幾乎不能聽見；美麗乾燥的房間中，孤零零地只有一人，這對我愉快的。



然後我開始翻檢文書，很希望尋出盧多梅持夫底包子。但是沒有發見。差不多過了兩年，這黃色包子到了我底手，我很希望知道盧多梅特夫爲什麼那樣担心地講到那包，以及他怕着什麼。但盧多梅特夫已馳溺了帆船！我期待着他就其更悲慘的結局。

文書之一，朗讀起來考察着是很愉快的。很吸引住我的是關於「重組國家」的一個案子。這是把俄國劃分爲區域，各區域設置具有副王底權力的區長。這使人想起浪漫主義泛濫的羣雄割據的時代。我底注意集中在讚賞上，竟沒有聽見主人開了我的房門；靜寂之中響起了他底明瞭的語聲時，我很嚇了一跳。

「沒有讀文書的心要，紙包裏面應當有寫着內容底詳細摘要的目錄。你不可不知道這目錄。此外——都是多餘的。時機還早哩！」

他目光炯炯地望着自己底兩脚，一面以一手撫摩着另一手底手背，一面平靜而嚴格地以這腔調講了五分鐘許。他愛着自己底手。

「那活動特別惹起我底興趣的人物名簿，你應當隨時放在眼前。他們自己的談話和文字，或有關於他們的談話和文字都必須注意。」

我站着聽了他底話。他對我頭也不點，手也不握地出去了。但是這並不使我不舒服。他底鎮靜與話語底機械的正確很合我底意。在他底粗率的身體與鈍重的動作中。我預想到某種強有力的東西。而且包圍着他的祕密使我愉快地興奮。

我在被文書充塞得一年年狹窄起來的房間中，與他底書齋並排，平穩地住過了七年許。這期間中，俄國無疑地較以前平穩。使俄國平穩的，是我的主人底不折不扣的工作與我底僅少的幫助所致；我有這樣想的權利。

生活恰如歸向古舊底河床一般，更加平安而自由地流瀉。自由，這不是平安嗎？街道中，夜較日更爲自由；這不是笑話，不是譏諷，不是這樣的。我底判斷是從人類底真實的，有機的利害出發，而不是從空想的利害出發的，人希望自由地生活，但生活底瑣事妨礙着他。人愈離開大眾則愈自由。

無疑地。我底主人存君主主義者底團體中負着極重要而顯然獨立的任務。他在高大的五層樓房中佔據了四間。這屋被並不小的市鎮中底許多市民擠滿了。担任他家底事務整理的瑞士人沙霞，一個有着棕色的纖細的毛髮的溫和的姑娘。主人差不多不在自己底家中接待客人，至少，日間到他這兒來的人是極稀少的；即使來，也只是姓名嚴謹的人。



孤獨而少說話的他，自早晨十點鐘起即不作聲地坐在自己的書齋中，讀，寫，而且常常檢查許多信件。信底一部分似乎顯然是特別重要的東西，他把牠們放在自己底桌上與嚴謹的壁櫥中，縣知事與和尚長老寄信給他，大臣底祕書與保安局底大官們在電話中叫他。他與一切人們都同樣很純熟地——與我說話時一般強有力地講話。三點鐘。他到餐館裏去喫午飯，黃昏底郵件送到以前，準確地回家。我也三點鐘回，七點鐘着手黃昏底工作；用打字機打成主人底信——沒有熱情，然而堅信着自己的思想力的，君主主義之有確信的擁護者底信——一直工作到八點鐘。他以嚴肅的句子與冗長的文章寫作，歡喜用古風的教會斯拉夫話。

「叛亂之精神使爲明顯之狂亂精神，由於敵視其根本神聖之秩序故意喚起之生活利便及其物質方面之羨慕與渴望，以及關於教師管轄區，倘可敬之閣下預爲紀錄，則至爲有益……」。

我主人因爲受檢閱，所以把自己底信與報告送給諾伐克。由他加上紅批，用史實與引用作爲例證，然後送回。

我把他底任務解爲對於革命思潮的自由獨立之觀察者底工作。他在反對派底代表者處，能敏銳地指摘出那極巧妙地被隱蔽着的革命思想底步伐。他們底幾十個名字被他抄在一個表上；而我則必

須在報紙上查明他們在國會、出版物及演講等方面的活動。他信仰爲反抗革命而存在的政府，對於這些懷着敵視的態度。有時，他一面送諾伐克一面說：

「保安局是極粗暴的不學無術者所把持的。」

我與他平穩地度日。我歡喜我底工作，我立刻學會曝露隱秘的思想，我在各文句或語言旁邊加上線條，以巧妙地曝露那充滿惡意的虛偽而貧弱破壞的思想。

訪問主人底次數較任誰都多的是諾伐克。他——我這樣覺得——不論下雨降霧以及落雪的日子都來。影子般幾乎沒有實體的他，萬分沉靜地在地面上走着。我感到，把瘦冷的手插在褲袋中的他底樣兒是有意義的象徵。在這點上，我看出他在肉體方面是絕對禁忌接觸生活的，而他底影響到生活上的精神影響力則成了我所最易感覺的顯著的東西。我在一切擁護專制政治底基礎與原理的出版物中感到這種力量；而且我明白了我底主人——被諾伐克底力源所推動的機械——由這種力量而生活，呼吸。

諾伐克在我底房間中與主人分別的時候曾經如往常一般低聲地說：

「現在應當摘明的，是一切時代，一切民衆中，最激烈的思想底謎妄好歹都須處以『死。』正是用



「死。」

「是在這樣執行的。」主人注意起來了。

「是的。但是因為是祕密地暗中執行，所以沒有威嚇性。必須制定公開的死刑。死刑——若是公開地執行，那末絞刑官們會大胆起來；大胆是確證行為之正當的。正是如此。數量上的弱者（少數者）公然行動，因而在平凡的死中給與偉業底榮耀與英雄主義底光明。數量上的強者，因為是多數者，所以握着死刑的權利，因之祕密中使「處刑」一事，自然的合法的自衛行為變形為犯罪。懂嗎？這裏隱藏着不合理的愚蠻。這還不卑劣嗎？」

他站在階上底門口加說：

「然後是拷問！——公開的拷問。這是在白日之下，大眾之前公然執行的。」

我底主人一面溫柔地撫摩着手，一面點頭。諾伐克去後，他經過我底旁邊時說：

「你底先生是個非常的人。」

呵，對的！我明白了。我看到諾伐克時，我底對於人們的恐怖幾乎消失，而變成對於教師的近於虔敬的恐怖。而教師却更加失去實體，像起影子來了。

我尊敬着主人。他底生活反映在我底眼中，是獻全力於人類和平底偉大工作的信徒之偉業。他獨坐在兩街交叉處的房子底三層樓上有窗的書齋——面對着遠處展開着地面上人們雜沓的廣場底書齋——中，我相信，在統制生活上，他是給與了偉大幫助的。是的，他是機械，他是由諾伐克底力而轉動；但他底嚴格的鐵般的鎮定却使我嘆服。他隨時都以同一的言語與同一的思想強固地連結，而以鎮定的聲音清晰地說出來；這使我滿意。

他底影像無意地在我眼中閃動了。我想這是心臟底鼓動。

國家保安部底代表在契愛夫地方槍殺了大臣時，主人跑到我底房間中來，面色蒼白，緊閉着眼睛，揮動着潤澤的手，兩腳戰抖，慌亂地嘎聲叫道：

「殺掉了該死……被我說中！我不是寫着嗎——你懂吧？殺了的那般傢伙，哼！什麼保安部都弄到法院裏去，全體弄去……」

當然，我對於他的態度改變了。我不能忘去他因激烈的恐怖而轉青的臉色。從此開始放棄了以前般的沉默從順的態度。我二次改正了他底話多的信中底句子，但他似乎不高興。從那時起，我開始與他講時事——這使他驚慌，他因動着山羊般的眼睛望我，對我喊將起來，代替了回答。



紅起耳朵，發出憤怒的呼喊問：

「你預備做我底先生嗎？」

但是他到自己底房間中約去了五分鐘，重復開開門，站在門檻上像教誨一般溫柔地說：

「我確是知道那大臣底真意向的。」

我沉默地諒解了他。

「馬加洛夫君，大體，你底工作都使我滿意。你底工作更加成了意識的了。真感謝你！」

我覺得可以自做，不知不覺地想：這大概是被他自己底怒喊聲所驚，同時是怕侮辱了我吧！

從這天起，他不如以前一般取機械的態度了，開始在自己之前感到是一個人。

此後不久，他以問「你好嗎」時一般的口氣這樣問我：

「你結婚了嗎？」

「沒有。」

「很好。」他說：「在現代，『妻子』這東西對於真摯的人們是累贅的。」

稍想了一下之後，補說：

「我們是在進軍。是的，我們是如兵士一般地在進軍中。而且，正在放步槍……」

我一天早晨，他緊捏着我底手，很擔心地開始問我對於軍事的態度：

「恐怕我們會獲得勝利吧！」

我驚喜交加地感謝他——戰爭是外科手術。牠能剖開國家底皮膚上的患部。我明白了若是以戰爭獲勝，那末也會戰勝革命。

「當然，」他說：「我們必須以為會獲得勝利。必須這樣相信。在現在底狀態中，戰爭對於君主國是可懷疑的幸福。」

那時，我是政治上的不逞分子——說出了要把學生與被宣傳鼓動了的工人都送到最前線去的希望。

「那是很好的思想。」他睜着眼睛，一手撐在我底桌上支着身子，同時說：「那是優良的策略——若是利用保安部與警察廳底材料或工廠管理局底名簿，那末……哈哈……」

這兒，我第一次看見他笑——他下唇嚴肅地下垂，鬚鬚倒豎着，隱隱然露出了全副的齒列。他閉着



眼睛；但多毛的臉孔却一點不動。只有額上底縐紋顫動了幾秒鐘而已。

我要敘述狂暴的戰爭之惡夢，這君主政治之偉大的有害的錯誤。啊！若是與我們的德意志一致對抗歐羅巴，那將怎樣呢？我們要像壓碎盛腐卵的污穢的籃子一般壓碎革命，而且全世界將歸於我們底手中。世界不知道勝於戰爭的宿命的錯誤。將以為戰爭是苦痛，關於戰爭的思想是燃盡了精魂的東西。

戰爭在我面前如殺戮般明瞭地暴露了我們底沉痛的有機的醜惡——我國數百萬人之間，找不出一個能夠統制這渾沌的人。因而只產生徒知飲食睡眠的類似自己的庸懦者；而且為着這卑鄙的目的，不惜使那準備着要破壞那進入乾涸已極的喉中的一切的人們流於破滅。

後來，我看見擾亂底增大——所有的黨底機關報，都會為此而叫喊；有的絕望，有的歡喜。反對派在報紙或國會方面對反動派鳴不平的言辭中，擾亂底聲浪也傲慢地震響着。這類不平較之平常更成了欺瞞的，厚顏無恥的。到處感到酷毒的霧氣與擴大的叛亂底毒蝕。我明白：這是我底主人給和尙長老，縣知事或大臣的信所不能驅散的。

「社會團」發生了；這顯然是略奪的市街或地方議會底一種聯盟。——這是迅速地蛀掉「專制」這貂皮大氅的蠢蟲。

從我底房窗中眺望下面底廣場，人們似乎已經與以前不同了。依然身段低矮，在霧中顯得肥胖的他們，更加加快了步伐。在我吃午飯的飯館中，國家生活的放肆更加增大了。這放肆底源泉顯然是國會。國會很快地使理智墮落，使理智感染了愚昧的批評底大胆。

一到黃昏，我歡喜在電影院中佔一個位子，觀賞灰色的沉默生活。我歡喜觀賞有虛構的危險或燦爛的滑稽等興味的的生活——無需思考的想像的生活。電影恰如用白布拭去灰塵一般，從人們底心中拭去現實生活底印象，因而給人們強烈的感動。

然而我在這裏也覺得有某種故意選定的懷有敵意的東西。俄國人要參看美麗的玩具般的小國底一小都市，以比較或批判，於是就在銀幕上映寫一個較我國底都市更秩序整然的都市。用一切手段喚醒於生活的不滿。於是我憶起了裴爾上校底這樣的話：「這，只有奇蹟纔能使牠滅絕。這是峻烈的奇蹟，然而却是使人迷惑的奇蹟。」

我底主人——不是使人迷惑的人。我更加敏銳地理解他了。而且感到自己似乎被欺騙，侮辱了；在諾伐克那兒，我更始想使他贊同我底意見。

「是的。」站在屋角底窗邊的瘦長的他說：「你是這樣感到人類——是沒有的！沒有人類。到處都



是理論家與批評家，沒有真的意志的人。」

薄暗的玻璃窗籠罩着灰色，陰慘的暗氣充滿了房間。諾伐克在這兒想着完全不能感覺的東西，他底臉色較平常更像死人，聲音毫無生氣地響着。他什麼也不能說得我同意。意氣沮喪去了。在街口上，我經驗了峻烈的近乎瘋狂的狂暴性底襲擊。突然，難堪的戰慄纏住了我，對於行人發生了要像狗般這樣地叫喊的慾望。

「沉默！」

後來在納伐河岸的半圓形的花崗石共公椅上坐了許多時候，我想：若是我獲得了權力，那末我是知道應當怎樣處置人們的。但所有的人們都擁抱着貧困，飢餓，破滅之畏懼與死亡之恐怖而生活的；這些恐怖以外的東西，都不過是「思想」底創造者們附加在人們身上的罷。了這不是用以慰藉他們，欺騙別人，使他們雖了悟，恐怖之野獸般的狂亂，生活是無意義的可怕，但不停止爲人類而工作罷了！

以前不接近我的思想在我身邊產生，恐怕正是這晚底事情吧！我以爲實際上不問是誰，凡人都同樣地是懦怯者。大概，他所怕的東西並不是人們所怕的，乃是畏怕着人們吧。人們非常衆多，而且他們對他都是很無緣的。對於人們的恐怖將賦與人類底生活本能以對人極端殘酷的權利。這是不可爭的顯

明的權利，因為牠的根源在於自衛底本能中。伊凡雷帝如一切所謂「暴君」一般，確然是懦怯者，懦怯者底辦法永遠是殘酷的，一切的辦法都是無情的。這是正確的，此外都是不會有的事。只有常感到生活危險的人能決然行動。「英雄」底英雄主義——恐怕不過是人類底絕望之極端的表現罷了！而且這樣說法也是正確的——英雄主義是卑怯的人們底絕望的行爲。

是的，若是我獲得了權力，我將留下自己的可怕的光輝的回憶，傷毀世界上一切暴君底名聲，而且要像洗手帕一般蕩淨人類底污濁。

正從這晚起，我感到生活更帶叛逆性，而且激急地開始變化了。某種毒辣的東西——某種犯罪的，以確信期待着的東西，在人們底平坦——其實是殺氣騰騰的面上出現。是什麼呢？他們底懶懈的腦中產生了怎樣的誘惑的幻影呢？也許他們夢見了他們已經無所畏懼而且能從常道進到歧路上去。

他們是在探求着指示他們怎樣進行新的步伐的人們吧？是在探求抓住他們而且率領他們前進的人們吧？

此後，幾月過去了。那時我以確信期待着我底主人說抓住支配大眾的權力。他也懷着這確信。他緊張，瘦削起來，開始更加用力地不絕撫摩自己底手。他底山羊般的眼中閃耀着不快的青光，我更屢次看



到他底牙齒如飢餓者一般清朗地射着光輝。我想到了等待着我的東西，胸中感到了絕望底力與恐怖底鼓動之生長。這是創造英雄，支配着大眾的力量。我所期待着的東西若發生，那末敢說人們真正地將看到一個可怕的人。

然面變化發生了。街上底家屋吐出了所有的人們。有生命的飢渴的蠕蠕蠢動的羣衆向廣場中奔去。旗幟底紅斑，槍聲，又是旗幟底紅斑——他們使我想起了肉店底營業。

後來，諾伐克像全身碎裂了一般彎着身子衝進我底房間中來。話語塞住了喉嚨，一面把我推進了主人底房間，一面沙啞地絕叫：

「怎樣你還坐着？給我撕了，給我燒了……你瘋了嗎？革命呢！——已被捕了！我低信在那兒給我撕了，啊啊，給我燒了……拋到火爐裏去……」

他倒在火爐旁底安樂椅上，除下眼鏡在膝上摩擦，一面呻吟道：「你到底怎樣了？給我燒了！」

我開始看他的眼睛。那眼睛微小蒼白而沒了睫毛，已起了炎症——那是隱藏在紅的眼瞼中的。眼瞼竟灌滿了膿。我久久地凝視着他低眼睛。然後使他從安樂椅上站起來。

「無賴漢！」我對着他底眼睛說——我兩腳戰慄，在我低胸中，心臟紛裂地聽到了微細而兇暴的

狂濤底聲浪。

「無賴漢！」我一面搖着先生一面說：「英雄之教導者嗎……啊？暴徒，你底英雄是怎樣存在的？」他跳起來，用彎曲的手指拉着我底手喊：

「請不要笑……我不是壞的……革命家……你不要笑……背叛者……」

「無賴漢！」我以從未嘗到過的歡喜對他說：「我畏怕你，我信仰你；你，我相信是強而可怕的人。但是，我現在信仰什麼，畏怕什麼呢？你殺滅了我這兒底恐怖了！不中用的東西！」

於是我衝開了他出去了。

……一年光景，我入獄了。在獄中，我接近了一羣無賴漢。以此把我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給了我以搜查犯人底代表者的地位。誰殺了人——這，我是能够很簡單地查出的。現在，我自己是無賴漢。絞刑吏也做。無論那方面都有關係。

（華蒂譯）



## 高爾基年譜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新歷二十九日）生於尼什尼·諾甫哥羅特城。尼什尼·諾甫哥羅特，是伏爾加河上流的一個歷史上的古城，位置於莫斯科和喀山這兩個大城市的中間。父親瑪克辛·彼西科夫，因為祖父生性暴躁，受不過他的虐待而跑到這地方來的。做過家具匠，家屋裝飾匠，染匠等職業。母親出身於染色舖老闆加希林之家。

一八六九年——全家移住於臨裏海的阿斯德拉亨市（Astrakhan）。

一八七二年——父親死了。母親帶着五歲的高爾基再回到諾甫哥羅特城，寄住在以吝嗇鬼出名的外祖父加希林的家裏。

一八七三·一八七四年——外祖父加希林拿聖經和禱告書這一類的書來給高爾基發蒙，開始教他讀點書。

一八七六年——入小學校，但不到幾個月就染了天花而退學，從此後他就沒有再進過學校了。

一八七八年——母親死。外祖父的曾經在資本主義底「幸福」之下一度繁榮過的染色舖，現在再也不能順利地維持下去了，就要破產的現象一天天在明顯着。因此高爾基在有錢人的孩子還在抱着哄着的年紀，就開始了用自己的力氣去賺錢的生活。這一年的秋天，他第一次被送到一個皮匠店裏去當了一名學徒。

一八七九年——高爾基從皮匠店裏逃了出來，到一家繪圖所裏去做了練習生，但在那裏所學的並不是繪圖，而是一些零零碎碎的茶房的工作。

一八八〇年——春，不堪虐待離開了繪圖所，獨自逃到伏爾加河邊，做了一個輪船上的廚子的徒弟，被派做洗濯食具的工作。這廚子叫做施姆路，性情很好，從



他高爾基最初的知道了讀書的滋味。聽着施姆路的指示，他讀了仲馬的傳奇，果戈理的小說。因為他的埋頭讀書，招致了同伴的妒忌，終於被他們趕走了。後來再回到了繪圖所。

一八八一、一八八二年——當了一家聖像店的小徒弟，學畫聖像，有時也負着聖像到各處去叫賣。

一八八三、一八八四年——充當尼治哥羅特定期市的小劇場裏的雜役。又做過修繕市場建築物的監督者底小助手。

一八八四年——從讀書的興味，使他感到了該有一些有系統的學問的必要。因此在這年夏，他獨自的流浪到喀山，想進喀山大學去讀書，可是這種理想立刻在現實前面幻滅。大學原為特權階級而特設的學府，是培植哥兒小姐的地方，決不是高爾基一般揀破布的赤脚孩子所能隨便進去的所在。這時他貧困得一文也沒有，整天在船碼頭上踱着，看可能找到一點零碎的工作做做。到了秋天，才到

一家麵包店裏去當了一個小伙計，每月工資只三盧布，這是高爾基少年時代最痛苦的時代。也就在這一年，他開始和當地的一個革命的學生團體發生了關係。那些學生們中的「急進派」和「民情派」之間，常常在討論會裏發生很激烈的論爭，高爾基也常常跟着出席這種喧囂的會集。

一八八五年——在這一年裏，他做過園丁，看門人和一個小歌劇班的合唱員，這是一個江湖流浪的賣藝團體，在這裏高爾基有一個同事叫謝利耶平，他，就是現在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獨唱家。

一八八七年——高爾基離開了麵包店以後，流浪了好多地方，體驗了各種職的生活。由於讀書和苦心思索，使他和同業的人們疏遠了，那時他底心境變得很憂鬱。說他是下層社會出身的那種名聞，使他在那些大學生之中佔據了特殊的地位，時間長久了，他漸漸相信他們中底大多數人底「革命性」主要地是被表現在討論之中的。在俯視他是「可以造就的原料」的這些人們之中，他沒有要好



的朋友。他底生活，依然是紛亂，覺得自己是和一切人疏遠的人。因此他決心要自殺。在十二月十二日，他用手鎗射了自己底胸部，幸虧不是致命傷。他即刻醒悟了過來，覺得這是一種羞恥，而回復「向長遠的頑強的生活」前進了。

一八八八年——再回到麵包店工作。在那裏他開始了革命的實際活動，他煽動工人們起來反抗店主。晚上，他常常坐在工人們的中間，徹夜的誦讀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窮人們一般的作品給他們聽。夏，在克拉斯諾維獨夫村，他和革命的「民情派」者羅瑪司一道從事在農民間的宣傳。並着手組織由貧農合成的組合，開示貧農們以脫開批發商人和富農們底盤剝的道路。這種事情使得村中底富農們都起來攻擊他和羅瑪司，燒了羅瑪司在那裏開的一所作爲活動中心的店舖，逼他破了產；並把他倆從村莊裏驅逐出去了。秋，他離開了羅瑪司，就沿着裏海去流浪，在一家漁業公司裏做了一時工作。

一八八八、一八八九年——這一年他從湯薄夫縣流浪到杜勃林克車站，在那兒當了